民國叢書

第五編

·52·





第五編

·53·

民國叢書

第五編

·52·

文學類

中國詩史（上、中）

陸侃如 馮沅君合著

上海書店

陸侃如　馮沅君合著

中國詩史

上

本書據大江書鋪1931年版影印

序　例

中國詩史共分三卷：卷一為古代詩史，自中國詩的起源講起，至漢代止，以詩經，楚辭及樂府為主。卷二為中代詩史，自漢末講起，至唐代止，以五七言古近體為主。卷三為近代詩史，自唐末講起，至清代止，以詞及散曲為主。卷首有"導論"一篇，略述本書的材料及分期等問題。卷末有"附論，"略述現代白話詩及無產詩的運動。前後論及者凡三千餘年，計五十餘萬字。

此書是我和沅君合寫的。起先我打算一個人寫。在北平讀書時，便寫成導論及古代詩史。後來在上海教書，卽以此稿作講義，並續寫中代詩史。時沅君正在上海講詞曲，故以近代詩史託付她。我自己又寫一篇附論，全書就此完成了。

這幾年來，我和沅君得到師友們的幫助很多，都是我們所極感激的。（為行文便利計，書中均直稱其名。）

關於"散曲"一部分，材料很難搜集。南京圖書館及北平圖書館裏的朋友們都給我們種種方便，還有幾位以私人藏書見借，是尤其應該致謝的。最後讓我們謝謝大江書鋪裏的朋友們，他們居然願接受這部沒有銷路的稿子。其他如北新書局等，也都願印此書，雖未成爲事實，然其好意是不應埋沒的。

民國十九年夏，陸侃如記於上海寓廬。

中國詩史

中

陸侃如 馮沅君合著

本書據大江書鋪1931年版影印

序　例

中國詩史共分三卷：卷一爲古代詩史，自中國詩的起源講起，至漢代止，以詩經，楚辭及樂府爲主。卷二爲中代詩史，自漢末講起，至唐代止，以五七言古近體爲主。卷三爲近代詩史，自唐末講起，至清代止，以詞及散曲爲主。卷首有"導論"一篇，略述本書的材料及分期等問題。卷末有"附論，"略述現代白話詩及無產詩的運動。前後論及者凡三千餘年，計五十餘萬字。

此書是我和沅君合寫的。起先我打算一個人寫。在北平讀書時，便寫成導論及古代詩史。後來在上海教書，卽以此稿作講義，並續寫中代詩史。時沅君正在上海講詞曲，故以近代詩史託付她。我自己又寫一篇附論，全書就此完成了。

這幾年來，我和沅君得到師友們的幫助很多，都是我們所極感激的。（爲行文便利計，書中均直稱其名。）

關於"散曲"一部分,材料很難搜集。南京圖書館和北平圖書館裏的朋友們都給我們種種方便,還有幾位以私人藏書見借,是尤其應該致謝的。最後讓我們謝謝大江書舖裏的朋友們,他們居然願接受這部沒有銷路的稿子。其他如北新書局等,也都願印此書,雖未成爲事實,然其好意是不應埋沒的。

民國十九年夏,陸侃如記於上海寓廬。

中國詩史 下

陸侃如　馮沅君合著

本書據大江書鋪1932年版影印

總　目

總目終

古代詩史詳目

詳目終

中代詩史詳目

詳目終

近代詩史詳目

詳目終

間文藝的人。例如張志和之放浪江湖，白劉之尙通俗，擬民歌，都是明證。

章二終

章三　晚唐五代詞人

溫庭筠

詞在中唐只是微有萌芽而已，到晚唐方略具規模。這個時期的作者雖仍舊多由詩人兼差，但已有赫然爲一代宗匠的大家。這位大家就是溫庭筠。

溫庭筠（西歷八二〇?——八七〇年?）字飛卿，太原（今山西陽曲附近）人。他的事蹟已詳中代詩史中，玆不贅述。

溫庭筠的詞本有握蘭，金荃二集，但現在均已散佚。現存的詞約數十首，具見花間集，金奩集諸選本中。

講到溫詞的風格，我們可用豔麗二字概括牠。怎樣說溫詞豔麗呢?這可就牠的本身尋證據。在溫詞中，無論寫容色，寫服飾器用，寫景物，大都用很藻麗的辭句。其寫容色的例子如:

小山重疊金明滅，

鬢雲欲度香腮雪。（菩薩蠻。）

蕊黃無限當山額。（菩薩蠻。）

臉上金霞細，

眉間翠鈿深。（南歌子。）

其寫服飾器用的例子如：

新帖綉羅襦，

雙雙金鷓鴣。（菩薩蠻。）

翠鳳寶釵垂𦆰䍁，

鈿簟交勝金粟。（歸國謠。）

水精簾裏頗黎枕，

暖香惹夢鴛鴦錦。（菩薩蠻。）

其寫景物的例子如：

杏花含露團香雪。（菩薩蠻。）

雨晴夜合玲瓏日，

萬枝香裊紅絲拂。（菩薩蠻。）

芙蓉凋嫩臉，

楊柳墮新眉。（玉蝴蝶。）

所以如果我們說話刻薄點，我們可以說，温庭筠的詞，

有好多首都是依仗這些錦，綉，金，玉等富麗的字面湊成功的。這種崇尚豔麗的結果有成功，也有失敗。如：

鶯語，

花舞，

春晝午，

雨霏微。

金帶枕，

宮錦，

鳳凰帷。

柳弱蝶交飛，

依依。

遼陽音信稀，

夢中歸。（訴衷情。）

這類詞都是情辭並茂，富麗而無匠氣的作品。這便是溫詞成功的處所，如：

小山重疊金明滅。（菩薩蠻。）

鳳凰相對盤金縷，

牡丹一夜經微雨。（菩薩蠻。）

驚塞雁，

起城烏，

畫屏金鷓鴣。（更漏子。）

這些句子都有隱晦艱澀的嫌疑。又如：

日映紗窗，

金鴨小屏山碧。

故鄉春，

煙隔斷，

背蘭釭。

宿妝惆悵倚高閣，

千里雲影薄。

草初齊，

花又落，

燕雙飛。（酒泉子。）

這首詞確有點前後舛錯的嫌疑。因爲此詞的背景，若就"千里雲影薄"，"日映紗窗"諸句看，顯然是白晝；但就"背蘭釭"句論，又似乎是夜間。（"釭"字的解釋固然很多歧異，但"蘭釭"則似指燈言；如王融詩說，"蘭釭當夜明"，白居易詩說，"蘭釭耿無煙"，皆其例。）這些隱晦艱澀，前後舛錯的作品，便是溫詞失敗的處所。周濟以美

婦人喻詞，曾評溫詞道：

> 毛嬙，西施，天下美婦人也，嚴妝佳，淡妝亦佳，粗服亂頭，不掩國色。飛卿，嚴妝也。（介存齋論詞雜著。）

這段評話雖是深於詞者的吐屬，但還不十分精確。因為"嚴妝"這個比喻，只代表溫詞的優點，未代表牠的劣點。王國維論溫詞道：

> "畫屏金鷓鴣"，飛卿語也，其詞品似之。（人間詞話。）

這方是精確的評語。"金"和"畫屏"固然可使"鷓鴣"富麗，但同時也足以斬喪"鷓鴣"的生意；溫詞的成功和失敗，都包括在這五字中了。

不過，以上所述，只是就溫詞的大體立論，實際上，溫詞中也有幾首以淡雅稱的，如：

梳洗罷，

獨倚望江樓。

過盡千帆皆不是，

斜暉脈脈水悠悠，

腸斷白蘋洲。（憶江南。）

梧桐樹，

三更雨，

不道離情正苦。

一葉葉，

一聲聲，

空階滴到明。（更漏子。）

這都是大家公認的佳作。

最後讓我們論述溫庭筠在詩史上的地位。我們認為他能在詩史上佔個重要位置的原因，不外下例二種：

（1）溫庭筠以全力為詞。關於這一點，我們有三證：一，唐人的詞，因為牠們的作者多是詩人，所以皆附詩以傳；溫庭筠不然，他有握蘭，金荃等詞集。二，握蘭，金荃雖均已散佚，但現存的溫詞還有數十首，遠非其他唐詞人所可比擬。三，中唐詞人的詞多似詩，溫庭筠的詩却常類詞。溫詩中，如：

簌簌金梭萬縷紅。（織錦詞。）

蘭釵委墜垂雲髮。（郭處士擊甌歌。）

剪斷鮫綃破春碧。（曉仙謠。）

滿樓明月梨花白。(舞衣曲。)

這些句子都很類詞。又如:

家近長信往來道，

乳燕雙雙拂烟草。

油壁車輕金犢肥，

流蘇　曉春雞早。

籠中嬌鳥暖猶睡，

簾外落花閑不掃。

衰桃一樹近前池，

似惜容顏鏡中老。(春曉曲。)

這首詩在他的集中本作古詩，但有人竟題爲木蘭花。

(2)詩詞的異點，到溫詞始漸顯著 劉毓盤在詞史中曾說:"其所創各體，如南歌子，荷葉杯，蕃女怨，遐方怨，訴衷情，定西番，思帝鄉，酒泉子，玉蝴蝶，女冠子，歸自謠，河瀆神，河傳等，雖自五七言詩句法出，而漸與五七言詩句法離，所謂解其聲，故能製其調也。"這段話很可供我們的參考。溫詞中，如訴衷情，河

傳，更漏子諸調，其句法的參差，叶韻的繁變，唐詩中絕難找出先例。溫詞不獨句法與詩異，其意境也與詩不同。如：

花落子規啼，

綠窗殘夢迷。（菩薩蠻。）

囘首兩情蕭索，

離魂何處飄泊。（河瀆神。）

這種淒迷，哀婉的意境，很易知道牠出於詞而不出於詩。

（3）十國詞人頗多祖述溫庭筠的。十國詞人中，如牛嶠，魏承班等，鍊字，遣詞，大都與溫庭筠近。清俊如韋莊，其詞似亦有效溫者。王士禎在花草蒙拾中論溫詞道，"溫李齊名，然溫實不及李。李不作詞，而溫爲花間鼻祖。"亦卽此意。

有此三種原因，溫庭筠遂赫然成了一代宗匠。

其他晚唐詞人

晚唐詞人，除溫庭筠外，還有幾位。這幾位中，有兩三位還有點詩名，其餘的連詩名也沒有，只爲他們有一兩首詞流傳，所

以略述於此。此外，還有幾首唐無名氏的詞，也附帶着提提。

我們所要論的晚唐詞人是：段成式，張希復，鄭符，皇甫松，司空圖，韓偓，李曄（唐昭宗）等七人，以下依次敍述。

段成式（西曆八一〇？——八六三年）字柯古，臨淄（今山東臨淄附近）人。他是唐相段文昌之子，曾任校書郎，尚書郎，太常少卿等官，並出守九江，縉雲，廬陵三郡，後退居襄陽。他爲校書郎時，"研精苦學，祕閣書籍，披閱皆遍"；與李商隱，溫庭筠齊名，當時號爲"三十六體"。他的詞，只存了一首平庸的閑中好，今錄之如下：

> 閑中好，
>
> 塵務不縈心。
>
> 坐對當窗木，
>
> 看移三面陰。（閑中好。）

這首詞是他同鄭符，張希復遊永壽寺作的。據他的遊長壽寺聯句序，知此詞作於唐武宗會昌三年。

張希復（西曆八一〇？——八五〇年？）字體善，常山（今浙江常山附近）人。他的事蹟多不可考，我們只知

道他是段成式的朋友，曾做過集賢校理和學士。他的詞也只存閑中好一首，這首詞是——

閑中好，

幽磬度聲遲。

卷上論題肇，

畫中僧姓支。（閑中好。）

這自然也是首平庸的作品。

鄭符（西曆八一〇？——八五〇年？）字夢符，滎陽（今河南滎陽附近）人。他曾任校書郎，與段成式，張希復等遊，餘未詳。他的閑中好，見全唐詩。這首詞是——

閑中好，

盡日松為侶。

此趣人不知，

輕風度僧語。（閑中好。）

這件平凡的作品，便是現存的，惟一的鄭詞。

皇甫松（生卒未詳）睦州新安（今浙江建德附近）人。他的行事已不可考。我們只知道他是皇甫湜之子。花間集於集中諸詞人，只要是作過官的，皆稱其官爵，於皇甫松則只稱為"先輩"，可見他並未入仕。他的事蹟

不可考,許就爲此。皇甫松的詞,現存十餘首。(花間集所載的浪淘沙,楊柳枝,採蓮子;全唐詩所載的拋球樂,怨回紇均是五七言詩,故此處不收。)在此十數首中,雖然天仙子,摘得新,竹枝等詞曾彼人稱許過,但都無深意;皇甫松的傑作,還應該推憶江南二首,今錄一首爲例:

闌燼落,

屏上暗紅蕉。

閑夢江南梅熟日,

夜船吹笛雨蕭蕭,

人語驛邊橋。(憶江南。)

這首詞意深語俊,在唐詞中,也應居上品。

司空圖(西歷八三七——九〇八年)字表聖,河中虞鄉(今山西虞鄉附近)人。他於咸通末舉進士,歷任禮部郎中,知制誥,中書舍人等職,後歸隱中条山王官谷。龍紀,乾寧間,徵他出仕,他未應命。天祐初,他被詔入朝,但以"野髦丐歸",未仕。朱全忠受禪,召他爲禮部尚書,他遂不食而死。他在少年時本負俊才,有大志,晚歲歸隱後,便日與名僧高士,笑傲林泉間。他的詞只存兩

泉子一首：

買得杏花，

十載歸來方始拆。

假山西畔藥闌東，

滿枝紅。

旋開旋落旋成空。

白髮多情人更惜，

黃昏把酒祝東風，

且從容。

這首詞當是他晚年"退棲"後的作品。他的含意很深長。歐陽修的詞道，"把酒祝東風，且共從容"，似襲此詞末二句。

韓偓（西歷八六〇？——九二〇年？）字致光（光一作堯），京兆萬年（今陝西長安附近）人。他於龍紀元年舉進士，初佐河中幕府，後任左拾遺，諫議大夫，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兵部侍郎等職。時朱全忠當權，他因爲依附朱全忠，便被貶爲濮州司馬，再貶榮懿尉，徙鄧州司馬。天祐初，朝廷復他的原官，他未赴，南依王審知而卒。他的詞存五首（王國維香奩詞輯本所收的多是詩非

詞)。他本來很歡喜做豔體詩，所以他的詞多很綺豔。就中較著名的一首是——

侍女動妝奩，
故故驚人睡。
那知本未眠，
背面偷垂淚。
嬾卸鳳凰釵，
羞入鴛鴦被。
時復見殘燈，
和烟墜金穗。(生查子。)

這首詞頗能寫出閨人嬌羞矜貴的情態，婉轉有風致。此外，如浣溪沙寫女子飢肉之美道：

雪飢仍是玉琅玕，

也是渾成而逼眞的詞句。

李曄(八六七——九〇四年)是唐懿宗的第七子。他於僖宗文德元年(八八八年)嗣位，是謂昭宗。光化三年(九〇〇年)，便爲宦者劉季述等囚禁起來了；天復元年(九〇一年)雖得復帝位，但不久宦者韓全誨等又刼他幸鳳翔，後二年卽爲朱全忠所殺。全唐詩曾敍述他的

性格和創作的背景道：

> 帝攻書好文，而承唐明寇亂之後，唐祚日衰，遺詩隻韻，皆其播遷所致也。

他的詞存二首。（據全唐詩，李詞還有巫山一段雲二闋，但尊前集於“標目雲間賀”闋下注道，“上幸蜀，宫人留題寶雞驛壁”則此首恐不出李曄手；又按二詞的內容都很輕豔，與李曄的環境不符，故不收。）今錄一首爲例：

登樓遙望秦宮殿，
茫茫只見雙飛燕。
渭水一條流，
千山與萬邱。
　遠烟籠碧樹，
陌上行人去。
安得有英雄，
迎歸大內中。（菩薩蠻。）

這首詞的本事，中朝故事曾說過：乾寧三年，李茂貞之變，李曄次華州，韓建迎歸郡中。他鬱鬱不樂，每登城西齊雲樓遠望。明年秋，製此詞。牠的背景既如此，宜乎牠的意境如此衰颯悲涼。“言心聲也”，李曄這首詞尚不失

爲"心聲"。

晚唐的七詞人已如上述。他們所存的詞雖只二十來首，但詞的演進的痕跡却很清楚的在這些詞中呈現出來。段，張，鄭諸人的時代較早，他們的作品便較粗淺；皇甫松，司空圖諸人的時代較晚，他們的作品便較段張諸人的成熟多了。

次論唐無名氏的詞。講到唐無名氏的詞，我們可將這些作品分爲兩組:

(1)作期可考而作者難考的詞。這類詞計十六首，見於金奩集的十五首，見於全唐詩的一首。金奩集載漁父十五首：一，"遠山重　水縈紆"闋；二，"釣得紅鮮劈水開"闋；　，"桃花浪起五湖春"闋；四，"五嶺風烟絕四鄰"闋；五，"雪色髭鬚一老翁"闋；六，"殘霞晚照四山明"闋，七，"極浦遙看兩岸花"闋；八，"洞庭湖上晚風生"闋；九，"舴艋爲舟力幾多"闋；十，"垂楊灣外遠山微"闋；十一，"衝波棹子橛頭船"闋；十二，"料理絲綸欲放船"闋；十三，"風攪長空浪攪風"闋；十四，"舴艋爲家無姓名"闋；十五，

"偶然香餌得長繩"闋。這十五首詞，向來都以為張志和作，近人曹元忠，朱孝臧等方定為中唐詞人和張志和的作品。這十餘首詞內為是和張志和的，所以牠們的內容也都是歌詠漁家生活的；但就其藝術論，則似不及"西塞山前白鷺飛"的超妙。十五首詞不能全錄，特舉一首為例：

衝波棹子橛頭船，

青草湖中欲暮天。

看白鳥，

下長川，

點破瀟湘萬里煙。（漁父。）

"看白鳥，下長川，點破瀟湘萬里煙"，這幾句頗能寫出江天薄暮的景物。這首詞自然是十五首中的傑出者。至全唐詩所載者乃菩薩蠻一首：

牡丹含露眞珠顆，

美人折向庭前過。

含笑問檀郎：

"花強妾貌強?"

檀郎故相惱,

須道:"花 好。"

一面發嬌嗔,

碎挼花打人。

稿齋贅筆說,"宣宗時,有婦人斷夫兩足者,上戲語宰相曰,'無乃碎挼花打人?'蓋時有此詞。"(詞林紀事引。)據此,則這首詞應是唐宣宗時的作品。唐宣宗本愛唱菩薩蠻,他稱述此詞,自是可能的。這首詞雖欠蘊藉,但寫女子的嬌憨的情態却頗盡致,牠能盛傳 時,或即爲此。

(2)作者與作期均不可考的詞。這類詞計二十五首,見於雲謠集雜曲子的十八首,見於燉煌零拾小曲三種的六首,見於懷古錄的一首。一九〇七年(清光緒三十三年),甘肅燉煌千佛洞發現了些唐人寫的卷子。其中有題"雲謠集雜曲子"者,存無名氏詞十八首(原題三十首,傾杯樂以下佚)。這十八首詞是:一,"征夫數載"

闋(鳳歸雲)；二，"怨綠窗獨坐"闋(鳳歸雲)；三，"幸因今日"闋(鳳歸雲)；四，"兒家本是"闋(鳳歸雲)；五，"燕語啼時三月半"闋(天仙子)；六，"燕語鶯啼驚覺夢"闋(天仙子)；七，"羅幌塵生"闋(竹枝子)；八，"高捲珠簾垂玉牖"闋(竹枝子)；九，"華燭光輝"(洞仙歌)；十，"悲雁隨陽"闋(洞仙歌)；十一，"蓮臉柳眉"闋(破陣子)；十二，"日暖風輕"闋(破陣子)；十三，"風送征軒"(破陣子)；十四，"年少征夫"(破陣子)；十五，"孋景紅顏越衆希"(浣沙溪)；十六，"髻綰湘雲淡淡妝"闋(浣沙溪)十七，"青絲髻綰臉邊芳"(柳青娘)；十八，"碧羅冠子結初成"(柳青娘)。與雲謠集雜曲子同時發現的還有詞三種，一種寫在小紙上，其他二種寫在心經紙背。這三種詞共六首：一，"春雨微"闋(漁歌子)；二，"侶客在江西"闋(長相思)；三，"哀客在江西"闋(長相思)；四，"作客在江西"闋(長相思)；五，"叵耐靈鵲多滿語"闋(雀踏枝)；六，"獨坐更深人寂寂"闋(雀踏

枝)。這二十四首詞的辭句和內容大部是俚俗的，但牠們有兩點值得我們注意：一，這些俚俗的詞應該是民間的作品。我們如此主張的理由是：甲，在燉煌發現的文藝，如歎五更，禪門十二時，季布歌等都是民間的作品，準此而推，我們說雲謠集雜曲子與小曲是民間的作品，也還不十分武斷。乙，在這廿四首詞中，如：

高捲珠簾垂玉牖，
公子王孫女，
顏容二八小娘，
滿頭珠翠影爭光，
百步惟聞蘭麝香。
　口含紅豆相思語，
幾度遙相許。
修書傳書與蕭郎：
"儂若有意嫁潘郎，
休遣潘郎爭斷腸。"(竹枝子。)
　　　　巨耐靈鵲多滿語，

送喜何曾有憑據。

幾度飛來活捉取，

鎖上金籠休共語。

"比擬好心來送喜，

誰知鎖我在金籠裏。

欲他征夫早歸來，

騰身却放我向青雲裏。"（鵲踏枝。）

這兩首詞，無論在辭句上，抑在內容上，和溫庭筠，韓偓諸人的作品都判若霄壤。二，這些俚俗的詞很可以證明詞的產生應始於民間。唐代文人所做的詞皆甚短，每首大抵不越六十字，而雲謠集雜曲子中，竟有長至八十餘字者，例如：

怨綠窗獨坐，

修得爲君書。

征衣縫了，

遠寄邊虞。

想得爲君貪苦戰，

不憚崎嶇，

中朝沙磧裏，

只憑三尺，

勇戰奸愚。

豈知紅臉淚滴如珠，

枉把金釵卜，

卦卦皆虛。

魂夢天涯無暫歇，

枕上長噓。

待卿迴，

故日容顏憔悴，

彼此何如。（鳳歸雲。）

又唐代文人作的天仙子，如皇甫松的"晴野鷺鷥飛一隻"與"躑躅花開紅照水"二闋，是單調，而雲謠集雜曲子中的天仙子却有後叠。就詞體的演進論，在詞的初期，詞調的長短，很可以表示牠產生的早晚，所以這些長調都可以視爲詞已有了相當進步時的現象，同時也可以證明民間的詞實早於文人的詞。懷古錄載唐無名氏詞一首：

門外猧兒吠，

知是蕭郎至。

剗襪下香階，

寃家今夜醉。

　扶得入羅幃，

不肯脫衣睡。

醉則從他醉，

還勝獨睡時。（醉公子。）

此詞可謂寫盡醉人與服侍醉人者的情態了，惜少蘊藉，故意味不深長。

五代詞人　所謂五代詞人，實際上只有後唐和後周的作者。因爲梁晉漢對於詞都沒有什麼貢獻。後唐的作者有李存勗（後唐莊宗），毛文錫，牛希濟三人；後周的作者有和凝一人；今並敍之如後。

李存勗（西曆八八五——九二六年）本是沙陀（今新疆哲克得里克附近）人，原姓朱耶，唐貞元時，他的先人歸唐，討賊有功，因賜姓李。他是晉王李克用的長子，

少年善騎射，膽勇過人。九〇八年，李克用死，他嗣位爲晉王。當李克用將死時，授他三矢，囑他必報梁，燕，契丹之仇。他果然於十餘年內，北却契丹，東滅燕與梁，完成了亡父的遺命。九二三年，他卽帝位，但在位不久，至九二六年，因爲臣下作亂，便死於亂軍中。就李存勗的家世和武功上推想，我們心目中不免要顯現個粗豪魯莽的武夫。事實上，他的天才是多方面發展的。他精音律，善度曲。五代史補說：

> 初莊宗爲公子時，雅好音律，又能自撰曲子詞。其後，凡用軍，前後隊伍，皆以所撰詞授之，使揭聲而唱之，謂之御製。（五代史莊宗本紀引。）

五代史闕文又說他精博弈：

> 莊宗嘗因博戲，覩骰子采有暗相輪者，心悅之，乃自置暗箭格，凡博戲並認采之在下者。（五代史莊宗紀引。）

對於俳優，他嗜好尤深。他不獨愛好伶人，而且身爲伶人，與優人雜戲。他不獨爲伶人而死，而且焚化他的遺骸者便是伶人，伴他的遺骸被焚者也是樂器。

李存勗的詞只存三首。這三首詞是如夢令，陽台

夢，一葉落。(李於這三詞外，本還有首歌頭，但此詞過長，且以鋪敍爲主，與唐五代的一般作風不類，恐是僞作，故不收。)這三首詞的調名皆取詞中語句爲之，應皆爲自製曲。在這三首詞中，以一葉落爲最，錄之如下：

一葉落，
搴朱箔，
此時景物正蕭索。
畫樓月影寒，
西風吹羅幕。
吹羅幕，
往事思量著。

這首詞的辭句極淡，極質；其意境卻極深，極婉。試讀"畫樓月影寒，西風吹羅幕，吹羅幕，往事思量著"，誰還相信牠的作者是位能征慣戰的代北健兒。

毛文錫(生卒未詳)，字平珪，南陽(今河南南陽附近)人。他是唐進士，仕蜀爲翰林學士。九一四年(前蜀永平四年)遷禮部尚書，判樞密院事。九一六年(前蜀通正元年)拜司徒。九一七年(前蜀天漢元年)，以與宦者唐文扆爭權，文扆譖之，遂被貶爲荊州司馬。王衍降

後唐，他也隨之入後唐，和歐陽炯等，並以詞翰供奉內廷。

毛文錫詞現存三十餘首。在他這些詞中，有個最大的結痞。這結痞便是"以詞翰供奉內廷"。因爲他的作詞的動機在供奉內廷，所以他的作品常犯着兩種毛病：

(1)頌聖，(2)敷衍題意。毛詞中，如：

不如移植在金門，
近天恩。(柳含烟。)
堯天舜日，
樂聖永無憂。(甘州遍。)

這都是頌聖的例子。如：

寶帳欲開慵起，
戀情深。(戀情深。)
永願作鴛鴦伴，
戀情深。(戀情深。)
何時攜手洞房迎，
訴衷情。(訴衷情。)
何時解珮掩雲屏，
訴衷情。(訴衷情。)

這都是敷衍題意的例子。詞的初期原多"本意",但必將調名硬嵌詞中,且一連數首,不稍移易其地位,這也是唐五代詞中所少有的。這種膚泛的,機械的作品,充其量也不過"大致勻淨"而已,絕不會產生什麼驚人的作品。故毛詞雖存三十餘首,而率露,平庸者居多。其深婉,疏朗者如——

休相問,

怕相問,

相問還添恨,

春水滿池塘,

鸂鶒還相趁。(醉花間。)

又如——

深相憶,

莫相憶,

相憶情難極,

銀漢是紅牆,

一帶遙相隔。(醉花間。)

然亦不過此二詞與"夕陽低映小窗明"(虞美人),"紅紗一點燈"(更漏子)等片語隻句而已。

牛希濟（生卒未詳，隴西〔今甘肅附近〕人。）他是前蜀詞人牛嶠的侄兒。他也曾仕蜀做過翰林學士和御史中丞。九二五年（後唐同光三年）降於後唐，明宗命他爲雍州節度副使。據說他初降唐時，唐主曾命蜀舊臣賦蜀亡詩，他的一律末句道：

古往今來亦如此，

幾曾歡笑幾潸然。（堯山堂外紀。）

由此可知他雖降後唐，而終不免眷懷故國。

牛希濟詞現存十餘首。他和牛嶠雖是叔侄，但他們的作風却大異。嶠喜藻麗，希濟則尚自然。牛詞中的寫景語如：

春山烟欲收，

天澹星稀少。（生查子。）

洞庭波浪颭晴天，

君山一點凝烟。（臨江仙。）

寫情語如：

去年春，

今日意，

斷人腸。（酒泉子。）

記得綠羅裙，

處處憐芳草。生查子。）

這些句子都清新而無雕琢氣。至於"新月曲如眉"一首，則幾乎是白話詞了。

和凝（西歷八九八—九五五年）字成績，鄆州須昌（今山東東平附近）人。他歷仕五朝。梁貞明二年（九一六年），舉進士。後唐時，知制誥，知貢舉。晉天福五年（九四〇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入漢，封魯國公。入周，爲侍中。他以文章名，有演綸，游藝，孝悌，疑獄，香奩，籯金等集。

和凝的詞本來很多。舊五代史說：

> 平生爲文章，長於短歌豔曲，尤好聲譽，有集百卷，自篆於版，模印數百帙，分惠於人。

古今詞話也說：

> 凝好爲小詞，布於汴洛，洎入相，契丹號爲曲子相公。

這都是明證。但他的性子是畏首畏尾的，他只怕他的相位爲他的豔曲所犧牲了，遂不惜焚毀他的作品。北夢瑣言說：

晉相和凝少時，好爲曲子詞，布於汴洛，泊入相，專託人收拾焚毀不暇。

不過，據宋人說，他那次焚詞是經過番選擇的，並未將所有的詞全數焚去；其存而未焚者名紅葉稿。劉毓盤說，宋本紅葉稿清季尚存杜文瀾處，大字，一卷，詞凡百餘首，可惜現在我們不易看到了。劉毓盤的紅葉稿輯本載詞幾三十首，雖去宋本尚遠，然通行的似已盡於此了。這二十餘首詞顯示給我們三種特點：一，在這二十餘首詞中，尚微微保存着"豔曲"的影子。如：

伴弄紅絲蠅拂子，
打仙郎。（山花子。）
肌骨細勻紅玉軟，
臉波微送春心。（臨江仙。）
樹連枝，
魚比目，
掌上腰如束。
嬌嬈不禁人拳跼，
黛眉微促。（麥秀兩岐。）

這些詞的態度都很狎昵，且多是肉的描寫。二，除開男

女的情事，和詞所寫者便是歌頌昇平。如：

春入神京萬木秀，

禁林鶯語滑，

蝶飛狂。

曉花擎露妒啼妝。

紅日永，

風和百花香。

烟瑣柳絲長。

御溝澄碧水，

轉池塘。

時時微雨洗天光。

天衢遠，

到處引笙簧。（小重山。）

這與"正是神京爛熳時"（小重山）諸詞並可爲例。三，在這二十餘首詞中，常遇見極藻麗的辭句。如：

鴛錦蟬紗馥麝臍，

輕裾花草曉烟迷。（山花子。）

星靨笑偎霞臉畔，

蹙金開襜襯銀泥。（山花子。）

碧羅冠子穩犀簪，

鳳凰雙颭步搖金。(臨江仙。)

這些句子都很類溫庭筠。寫男女間事的詞易流於狎媟，歌頌昇平的詞常失之膚淺，過尚藻飾者又不免晦澀；所以和凝的詞雖在當時曾流布汴洛，贏得曲子相公的稱譽，而其中殊少深刻感人的。不過在和詞中，也未嘗沒有可傳誦的，例如：

含恨含嬌獨自語，

"今夜約，

太遲生。"(江城子。)

歷歷花間，

似有馬蹄聲。

含笑整衣開繡戶，

斜斂手，

下階迎。(江城子。)

二詞寫閨人期待所歡的情態亦復真切自然，雖不甚深刻。

章三終

章四　十國詞人

韋莊

十世紀前期，與梁，唐，晉，漢，周並立的還有十國，故我們於敘述五代詞人後，再敘述十國詞人。所謂十國詞人，就是吳，南唐，閩，前蜀，後蜀，南漢，北漢，吳越，楚，南平諸國的作者。梁，唐，晉，漢，周雖曾據有中原，被歷史家認爲正統，但牠們在文學上的貢獻，實不能與十國比。就量的方面論，五代的作者只有李存勗，毛文錫，牛希濟，和凝等四人，十國的作者則有韋莊，牛嶠，薛昭蘊，魏承班，尹鶚，李珣，張泌，馮延巳，李璟，李煜，顧敻，歐陽炯，鹿虔扆，閻選，毛熙震，孫光憲等十數家。就質的方面論，韋（莊），馮（延巳），李（煜）詞意境之深，堂廡之大，也非毛文錫，和凝諸人所能夢見。李煜將在後邊專章研究，此處依次敘述其餘諸人，而先敘前蜀的大詞人韋莊。

韋莊（西歷八五〇?——九一〇年）字端己，杜陵（今陝西長安附近）人。他的生年，論者多推定在八五五年與八六〇年間。他們的理由是因爲太平廣記將他列於"幼敏"類，故斷定他作秦婦吟時不過廿餘歲；秦婦吟作於八八三年（中和三年），由此上推，他當然生在八五五年至八六〇年間。如果這個推測是對的話，則他自江南北歸應試時（八九三年）不過三十餘歲，猶在壯年，何以他在江南浪遊時做的詩已說：

浪跡花應笑，

衰容鏡每知。（南遊富陽江中作。）

剛回到長安不久時做的詩也說：

應到去後苔生閣，

嵇阮歸來雪滿頭。（過樊川舊居。）

因此，我懷疑韋莊北歸應試時年紀總在四十以上。不過他追懷江南浪遊的詞却說：

如今却憶江南樂，

當時年少春衫薄。（菩薩蠻。）

是他初到江南時尚屬個翩翩少年。他在江南前後凡十年，初到江南時既是"年少"，則北歸應試時，年紀雖已

過四十然去五十似尚遠。有此兩種原因，我們遂假定他生於八五〇年左右。他是唐相韋見素的後裔。韋家雖是唐代的大姓，但韋莊自己却很貧窮，所以他的詩說：

性爲無機率，

家因守道貧。（曲江作。）

摧殘不是當時貌，

流落空餘舊日貧。（寄舊知。）

他雖是個貧士，但他在少年時却很放浪。他的憶昔詩道：

昔年曾向五陵遊，

子夜歌淸月滿樓。

銀燭樹前長似晝，

露桃花下不知秋。

西園公子名無忌，

南國佳人號莫愁。

這便是明證。

在韋莊三十來歲時，他逢着晚唐的浩刼。這浩刼便是黃巢之亂。這次變亂的成因，據說是爲"四民皆組綬，九十墮耕桑"，上下驕奢之故。這次變亂的結果，不但糜

爛了河南，山東諸地，更於八八〇年，陷長安，嚇得唐僖宗飛到四川。黃巢和他的黨羽在長安盤據了兩三年。此時不獨"內庫燒爲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而且是"家家流血如泉沸，處處冤聲聲動地"。韋莊此時因爲應舉之故，也困在圍城中。他此時不獨要"臥草陸如兔，聽冰怯似狐"的躲避強盜，而且"胸中疑晉豎，耳下鬬殷牛"的鬧嬰重病。這次驚心動魄的，悲慘的遭遇，使他在後三年作成一時傳誦的長篇敘事詩秦婦吟。

中和初（八八一年？）他離長安，經陝州，至洛陽。在洛陽住了些時，因爲陝洛間也不很平靖，遂於中和三年（八八三年）春暮避亂到江南。他這次南遊是攜家人同行的，所以他的詩說：

> 避世移家遠，
> 天涯歲已週。（避地越中作。）
> 回首烟樹各天涯，
> 婺女星邊遠寄家。（夏口行寄婺州諸弟。）

但他的家人似乎不盡在一處。唐才子傳曾說：

> 黃巢亂後，韋莊益窘，移家於越，……其弟妹於衍方各散寓焉。

他這次南遊，可以說足跡遍大江南北。他到過江蘇（有題姑蘇凌處士莊諸詩），浙江（有桐盧縣中作諸詩），江西（有南昌晚眺諸詩），湖北（有楚行吟諸詩），湖南（有湘中作諸詩），安徽（有過當塗縣作諸詩）。他這樣由洛而吳，而越，而贛，而楚（王國維說），終又由浙泛汴歸秦。他這次南遊始於中和三年，終於景福二年（八九三年），所以他的詩中談及江南浪遊時，每以十年爲言，例如：

往來千里路長在，
聚散十年人不同。（關河道中。）
滄海十年龍景斷，
碧雲千里雁行疎。（寄從兄遵。）

他這次南遊雖號爲"避地"，實不免有所干謁。他原是個有志於功名的人。他雖曾說過"又擬滄浪學釣翁"，却又說"平生志業匡堯舜"，"有心重築太平基"。所以秦婦吟的內容雖然寫的他八八〇年長安的浩劫，但作者的目的似乎是以此詩爲干謁貴人的"敲門磚"。此詩末數句道，"願君舉棹東復東，詠此長歌獻相公"，此相公疑即當時鎮海軍節度使鎮守潤州的周寶（王國維說）。又考

他的詩中有：陪金陵府相中堂夜宴，觀浙西府相畋遊，宜莊諸詩。這些"金陵府相"，"浙西府相"，等等，雖未敢確定他們是誰，但其爲當時專制閫外者無疑，韋莊曾爲他們的門客又無疑。他這次南遊的生活很浪漫。他的菩薩蠻說：

如今却憶江南樂，
當時少年春衫薄。
騎馬倚斜橋，
滿樓紅袖招。
　翠屏金屈曲，
醉入花叢宿。

這便是他的口供。他不獨沈溺於色，又沈溺於酒，所以他的詩說：

正是落花饒悵望，
醉鄉前路莫回頭。（東陽酒家贈別二絕句。）

他爲什麼如此沈溺酒色？爲的是江南女子的聲色，在在使他心醉；爲的是紛擾的政局，流落的生涯使他心傷。他的詞道：

鑪邊人似月，

皓腕凝霜雪。（菩薩蠻。）

琵琶金翠羽，

絃上黃鶯語。（菩薩蠻。）

這是前者的例證。他的詩道：

江畔玉樓多美酒，

仲宣懷土莫悽悽。（江上逢故人。）

伯倫嗜酒還因亂。（時卜蘭芷村居留別郡中在仕。）

這便是後者的例證。有此兩種原因，於是這位"洛陽才子"便"醉入花叢宿"了。

為了進取功名，為了思慕故鄉，他終於景福二年北歸。他這次北歸是在是年的秋日，所以他的詩道：

猶喜故人天外至，

許將孤劍日邊歸。

懷鄉不怕嚴陵笑，

只待秋風別釣磯。（旅中感遇寄呈李祕書昆仲。）

秋煙漠漠雨濛濛，

不卷征颿任晚風。……

來時楚岸楊花白，

去日隋堤蓼穗紅。（自孟津舟西上雨中作。）

他這次北歸，家人似未攜行，所以他的投寄舊知詩說：

萬里有家留百越，

十年無路到三秦。

此詩外，又有寄江南諸弟等詩。他這次北歸，初抵長安時頗不得意。最使他牢騷的，便是景福二年下第一事。他的詩道：

皆乘駿馬先歸去，

獨被羸童笑晚眠。

對酒暫時情豁爾，

見花依舊涕潸然。（癸丑下第獻新先輩。）

他當時的喪氣，失望，於此可見。次如舊居的荒墟，故人的凋喪，撫今思昔，也都使他難以爲情。集中這類詩很多。

但當他癸丑下第時，本抱着"來年公道似今年"的希望，果然"平地一聲雷"，他於乾寧元年（八九四年）舉

了進士，並任校書郎之職。"迴首便辭塵土世，彩雲新換六銖衣"（放榜日作），他此時是何等滿足！

經過了數年校書郎的生活，他便入蜀了。他入蜀先後凡二次。第一次入蜀，應在乾寧三年或四年（八九六年或八九七年）的秋間。我們這樣假定的理由是：

（1）他的過樊川舊居自注道，"時在華州駕前，奉使入蜀作。"考昭宗於乾寧三年七月幸華州，至光化元年（八九八年）八月始歸，是他這次入蜀必在乾寧三年七月以後。

（2）北夢瑣言稱，光化元年，韋莊表陸龜蒙，孟郊等十人贈右補闕，是他在光化元年前似已由蜀北歸，他之入蜀似應在光化元年前。

（3）他的過樊川舊居詩道，"却過樊川訪舊遊，夕陽衰草杜陵秋"，是他離秦的時期應在某一年的深秋。光化元年八月昭宗已歸長安，則這個深秋似應屬於乾寧三年或四年。

第二次入蜀，應在光化三年（九〇〇年）的初夏。我們這樣假定的理由是：

（1）浣花集敍說，"庚申夏，以中諫□□□□，奉□

春，應聘爲蜀奏記。"□□□□四字雖不可解，但全唐詩話說，"李詢爲西川宣諭和協使，辟爲判官，以中原多故，潛欲依王建，建辟爲掌書記"，是他入蜀在前，應聘爲奏記在後。辛酉（天復元年）春已爲王建奏記，則"庚申夏，以中諫□□□□"，似應指入蜀言。庚申是光化三年，所以我們依王國維說，假定他在此年第二次入蜀。

（2 他的和同年韋學士華下途中見寄詩道，"綠楊城郭雨淒淒，過盡千輪與萬蹄。送我獨遊三蜀路，羨君新上九霄梯。……正是清和好時節，不堪離恨劍門西。"他第一次入蜀既在深秋，則這次夏初遊蜀似應指第二次。

唐末本已成了個羣雄割劇的局面，王建在昭宗初已據兩川同山南西道，後又被封爲蜀王。韋莊本是個有志於功業的人，故隨李詢到蜀後便依附王建，到王建辟他爲記室後，他便與唐斷絕關係。據全唐詩話說，此後不久，唐曾召他爲起居舍人，但他未受命，在天復三年（九〇三年），他雖曾北歸一次，不過那是代王建來聯絡

朱全忠的，實際上，他已非唐朝的臣屬。他在蜀似頗有些建樹。唐詩紀事載：

正當凋瘵之秋，好安凋瘵；勿使瘡痍之後，復作瘡痍。

這便是他爲記室時彈劾藉故擾民的縣令，而傳誦一時的名言。他此時雖忙着做政治活動，但在文學上仍很努力。今傳的傷灼灼，贈峨嵋彈琴李處士諸詩，皆可證爲在蜀的作品。他選王維，杜甫等一百五十家的詩，名爲又玄集，續姚合的極玄集；更修葺杜甫浣花溪邊的舊居，自己住在那裏。梁開平元年（九〇七年）朱全忠稱帝，他便與諸將佐向王建勸進。王建卽位，他爲左散騎常侍，累官至吏部侍書平章政事，前蜀開國的一切典章制度多出其手。開平四年（九一〇年），卒於成都花林坊，葬白沙。

韋莊的詞現在只存五十餘首。這五十餘首詞可分爲三部分來研究：一，爲江南浪遊而作的；二，在西蜀作的；三，創作背景不可考的。爲江南浪遊而作的詞約有下列諸首：

（1）"金翡翠"（歸國謠）。

（2）"紅樓別夜堪惆悵"（菩薩蠻）。

（3）"人人盡說江南好"（菩薩蠻）。

（4）"如今却憶江南樂"（菩薩蠻）。

（5）"勸君今夜須沈醉"（菩薩蠻）。

（6）"洛陽城裏春光好"（菩薩蠻）。

（7）"深夜歸來長酩酊"（天仙子）。

這部分詞雖只有這一點兒，但牠們大都是深刻而充實的作品。例如：

須愁春漏短，

莫訴金杯滿；

遇酒且呵呵，

人生能幾何！（菩薩蠻。）

我們讀了這詞，心目中自然顯現個滿腔悲憤，故作達語的酒徒。又如：

洛陽城裏春光好，

洛陽才子他鄉老；

柳暗魏王堤，

此時心轉迷。

桃花春水淥，

水上鴛鴦浴。

凝恨對殘暉，

憶君君不知。（菩薩蠻。）

我們讀了這詞，心目中自然顯現個睹物懷人，自傷落魄的遊子。至如：

紅樓別夜堪惆悵，

香燈半掩流蘇帳。

殘月出門時，

美人和淚辭。（菩薩蠻。）

牠又顯示給我們個溫馨而淒絕的境界，使我們戀戀地去追尋個中境地，個中人物。總之，在這幾首詞中，有作者的歡笑，有作者的惆悵，有作者的頹廢，有作者的浪漫。這種作品是作者的生命與身世的整個的表現，與那些只憑片時的靈感或肉感來寫作者不可同年而語。在西蜀作的詞約有下列數首：

（1）"何處遊女"（清平樂）。

（2）"春晚風暖"（河傳）。

（3 "錦浦春女"（河傳）。

這幾首詞都很平庸。其中如：

春晚，

風暖，

錦城花滿，

狂殺遊人。

玉鞭金勒，

尋勝馳驟輕塵，

惜良辰。（河傳。）

此詞不過言蜀地如何繁盛，俠少如何豪華。又如：

何處遊女，

蜀國多雲雨。

雲解有情花解語，

窣地綉羅金縷。

妝成不整金鈿，

含羞待月秋千。

住在綠槐陰裏，

門臨春水橋邊。（清平樂。）

此詞不過言蜀女如何都麗和妖冶。牠們雖都有富麗的辭藻，但缺乏活躍的生命，實是韋詞中的"下乘"。創作背景不可考的詞很多。在這些詞中却有不少傑作。如：

燭燼香殘簾未捲，

夢初驚。

花欲謝，

深夜，

月朧明。

何處按歌聲？

輕輕。

舞衣塵暗生，

負春情。（訴衷情。）

這首詞以華美，細膩勝，頗似溫庭筠的傑作"鶯語花舞春晝午"。又如：

四月十七，

正是去年今日，

別君時。

忍淚佯低面，

含羞半斂眉。

不知魂已斷，

空有夢相隨。

除却天邊月，

沒人知。(女冠子。)

這首詞以明白，自然勝，可與溫庭筠的名句"梧桐樹，三更雨"並傳。

以上是分論韋詞，以下更通論牠的一般風格。韋詞的一般風格，不外清俊二字。所謂"初日芙蓉春月柳"(周濟對韋詞的評語)，"絃上黃鶯語"(韋詞的詞句，王國維曾用以評韋詞)，也都是這個意思。牠所以能造成這種清俊的風格的原因，最重要的是牠無論寫人寫物都崇尚渾成。韋詞中寫景的句子如：

春水碧於天。(菩薩蠻。)

雲淡水平烟樹簇。(謁金門。)

寫人的句子如：

金似衣裳玉似身，

眼如秋水鬢如雲。(天仙子。)

暗想玉容何所似，

一枝春雪凍梅花。(浣溪沙。)

寫情的句子如：

萬水千山不曾行，

魂夢欲教何處覓。(木蘭花。)

咫尺畫堂深似海，

憶來惟把舊書看。(浣溪沙。)

這些句子都是"羌無故實"、"語出經史"，脫口而出便自真切的勝語。這便是所謂渾成。我們以清俊二字論韋詞便是為此。

最後講講韋莊對於其他詞人的影響。在十世紀早年詞人中，雖有薛昭蘊，李珣諸人做他的同志，但他的影響似乎到南唐始大著。在南唐詞人中，馮延巳李煜都和他有關係，而馮韋間似更密切些。他們三人相近處約有兩點：一，以詞寫身世的風氣雖成於馮李，却淵源於韋莊。韋的菩薩蠻實可與馮的蝶戀花，李的虞美人，浪淘沙並比。二，他們都喜用渾成語。如馮的——

敧枕殘妝，一朵

臥枝花。(相見歡。)

又如李的——

砌下落梅如雪亂，

拂了一身還滿。(清平樂。)

這都和前面所舉的，韋莊的浣溪沙，謁金門相彷彿。至於馮韋二人相近處，便是他們都常在詞中表示着作者

的倔強態度。關於這一點，在韋詞中，我們可舉下列二例：

未老莫還鄉，
還鄉須斷腸。（菩薩蠻。）
此度見花枝，
白頭誓不歸。（菩薩蠻。）

在馮詞中，我們可舉下列二例：

醉裏不辭金爵滿，
陽關一曲腸千斷。（蝶戀花。）
日日花前常病酒，
不辭鏡裏朱顏瘦。（蝶戀花。

總之，在九世紀後期，溫庭筠和韋莊雖是齊名的，但承接溫的影響的大都限於花間集中的作者，承接韋的影響的主要在花間集所　收的南唐詞人。

馮延己

在韋莊去世的前八年，南方產生了馮延己。這是位繼韋莊而起的大作家。他同韋莊一樣，正史無傳，現在據南唐書，十國春秋等書所述者，略敍於下。

馮延己(西歷九〇三——九六〇年 一名延嗣,字正中,廣陵 今江蘇江都附近)人。他與南唐的關係很深。他的父親令頵事李昪爲歙州鹽院判官,很得人心。他在少年時便有膽識,長又以文學見稱。嘗以白衣見李昪,昪以他爲秘書郎。李璟爲元帥時,用他掌書記。九四三年(保大元年),李璟卽位,命他爲諫議大夫,翰林學士,後遷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中書侍郎。九四六年,官至宰相。繼因其弟延魯,同黨陳覺攻福建兵敗,爲御史中丞江文蔚所彈劾,改官太子少傅 此後又任昭武軍節度使,冠軍大將軍等職。九五二年,又爲左僕射同平章事。劉言叛,周師南侵,他因朝臣多反對他,極力求去,李璟不許。九五八年,江北地盡失,他方罷相,但仍爲太子少傅。後數月,又爲相,會疾,改太子太傅。九六〇年(建隆元年),卒,謚忠肅。

延己的行事略如上述,至於他的爲人,觀下列諸書所載,也可知其一二。十國春秋本傳說:

> 元宗以吳王爲元帥,用延己掌書記。與陳覺善,因覺以附宋齊丘,同府高位者悉以計出之,於是無居己右者。

又說：

> 元宗立，延己喜形於色，未聽政，屢入白事。元宗方哀慕，厭之，曰，"書記自有常職，餘各有司存，何其繁也！"乃少止。

宋史也說：

> （韓熙載）改吉凶儀禮不如式者十數事，大爲宋齊丘，馮延己所忌。

由此可知，他不獨排斥異己者，且輕脫不諳事理。所以當時人稱他和馮延魯，陳覺，魏岑，查文徽爲"五鬼"，而孫晟也當面罵他道：

> 僕山東書生，鴻筆藻麗十不及君，詼諧飲酒百不及君，諂佞險詐累刦不及君！（十國春秋。）

總之，他是個有才無行的人，大約他同嚴嵩，阮大鋮是一流人物罷？

馮延己的詞，在宋初已多散佚，宋仁宗嘉祐三年（一〇五八年），陳世修輯之，得一百十九首，名爲陽春集。王鵬運所刻馮詞，卽本陳世修的輯本，不過加幾首補遺罷了。但陳世修所輯的百十九首中，別作溫庭筠的三首（酒泉子，更漏子，歸國謠），和疑的二首　拋球

樂，鶴冲天），韋莊的三首（清平樂，菩薩蠻，應天長），牛嶠的一首（歸國謠），牛希濟的一首（謁金門），薛昭蘊的一首（相見歡），顧夐的一首（浣溪沙），張泌的二首（江城子），孫光憲的一首（浣溪沙），成幼文的一首（謁金門），李煜的二首（應天長，醉桃源），歐陽修的九首（應天長，芳草渡，更漏子，蝶戀花，醉桃源），確可信爲馮作的似還不及百首。

在這百首左右的馮詞中，我們發現了兩種不同的風格。一種是纏綿的，委婉的；一種沉摯的，决絕的。以下依次論述。

纏綿委婉的詞在馮詞中約居十分之九而強。最足以代表這種詞的，當推采桑子，清平樂，酒泉子諸首。今舉一首爲例：

畫堂昨夜愁無睡，
風雨凄凄。
林鵲爭棲，
落盡燈花雞未啼。
　年光往事如流水，
休說情迷。

玉筋雙垂，

祇是金籠鸚鵡知。（采桑子。）

這幾十首詞約有兩種特點：這些詞多是華美，委婉的。如：

水殿燈昏，

羅幕輕寒夜正春。（采桑子。）

嬌鬟堆枕釵橫鳳，

溶溶春水楊花夢。（菩薩蠻。）

這便是華美的例子。又如：

朦朧却向燈前臥，

窗月徘徊。

曉夢初回，

一夜東風綻早梅。（采桑子。）

林間戲蝶簾間燕，

各自雙雙。

忍更思量？

綠樹青苔半夕陽。（采桑子。）

這便是委婉的例子。二，這些詞所表現的情緒，大都是悵惘而不是悲傷，是希望而不是絕望；作者的態度大部

是纏綿而不是決絕。例如：

起來檢點經遊地，

處處新愁。

憑仗東流，

將取離心過橘州。（采桑子。）

如今別館添蕭索，

滿面啼痕。

舊約猶存，

忍把金環別與人？（采桑子。）

這些詞皆可為證。本來當金陵盛時，馮延巳所過的大抵是"水調聲長醉裏聽，款舉金觥勸"的生活，這些纏綿委婉的詞應多是"酒罷歌餘"，偶然有所根觸的產物。

沉摯，決絕的詞只佔馮詞的一小部分。這類詞以蝶戀花諸首為主體。今舉一首為例：

幾度鳳樓同飲宴，

此夕相逢，

却勝當時見。

低語前歡頻轉面，

雙眉斂恨春山遠。

蠟燭淚流羌笛怨，

偷整羅衣，

欲唱情猶懶。

醉裏不辭金爵滿，

陽關一曲腸千斷。（蝶戀花。）

這幾首詞值得我們注意的地方便是牠能表現出來作者的失望的悲哀，和勇於犧牲的，倔強的精神。如：

夜夜夢魂休謾語，

已知前事無情處。（蝶戀花。）

百草千花寒食路，

香車繫在誰家樹！（蝶戀花。）

這不是失望者的呼聲嗎？又如：

日日花前常病酒，

不辭鏡裏朱顏瘦。（蝶戀花。）

起舞不辭無氣力，

愛君吹玉笛。（謁金門。）

這種百折不回的精神，應只有李商隱的"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燭成灰淚始乾"，溫庭筠的"擣麝成塵香不滅，拗蓮作寸絲難絕"諸語可以彷彿。這種深刻嚴肅的作品，

雖然我們不敢，而且不願，替牠們附會個本事來，但我們應該承認，這是在人生的歷程上有了經驗，受了創痛的產物。

上述這兩種詞，當然是"各有千秋"，而且纏綿，委婉，差不多成了馮詞的一般風格；不過，如采桑子，清平樂那樣的詞，在其他詞人的作品中還可找出許多，至於蝶戀花諸作，則和韋莊的菩薩蠻，李煜的浪淘沙，虞美人一樣，成了古今絕唱。這是馮詞的最高峯。

在唐五代的詞人中，馮延巳對於後代的影響應該是最大的。北宋早年的大家如晏殊，歐陽修等，都學過馮詞。其學馮的采桑子，清平樂諸詞而得其神似的，我們可舉例於下：

酒闌人散草草，
閒階獨倚梧桐。
記得去年今日，
依前黃葉西風。（清平樂。）
紫薇朱槿花殘，
斜陽却照闌干。
雙燕欲歸時節，

銀屏昨夜微寒。(淸平樂。)

這是晏殊的詞。又如:

笙歌散後人歸去,

始覺春空。

垂下簾櫳,

雙燕歸來細雨中。(采桑子。)

烟霏霏,

風凄凄,

重倚朱門聽馬嘶,

寒鷗相對飛。(長相思。)

這是歐陽修的詞。這些纏綿,委婉的作品,雜在陽春集中,差不多可亂眞。以上所述還是就晏歐詞的意境論,若就辭句論,歐陽修學馮的尤多。王國維說:

歐九詞浣溪沙"綠楊樓外出秋千",晁補之謂,只一"出"字,便後人所不能到。余謂此本正中"柳外秋千出畫牆",但歐語尤工耳。(人間詞話。)

又說:

梅聖俞蘇幕遮"落盡梨花春事了,滿地斜陽,翠色和烟老。"劉熙載謂少游一生學此體。余謂馮

正中玉樓春"芳菲次第長相續，自是情多無處足。尊前百計得春歸，莫謂傷春眉黛促。"永叔一生專學此體。(人間詞話。)

這便是證據。到元祐，崇寧間，晏幾道的詞號爲華貴，同時賀鑄的詞也有"盛麗如游金張之堂"的聲譽。晏詞中如：

西樓酒面垂垂雪，

南浦春衫細細風。(鷓鴣天。)

這些詞都似自馮詞的"谷鶯語軟花邊過，水調聲長醉裏聽"諸作來。賀詞中如：

巧剪合歡羅勝子，

釵頭春意翩翩。

豔歌淺笑拜嫣然。

願郎歛此酒，

行樂駐華年。(臨江仙。)

這和馮延巳的長命女如出一手。劉熙載論馮詞道：

馮延巳詞，晏同叔得其俊，歐陽永叔得其深。(藝概。)

我們可以續一句道：賀鑄，晏幾道得其華贍。馮煦也

說：

> 詞至南唐，二主作於上，正中和於下，詣微造極，得未曾有。宋初諸家，靡不祖述二祖，憲章正中。

這評語應該修正，宋人中憲章正中的，實不只宋初諸家。王國維說：

> 馮正中詞雖不失五代風格，而堂廡特大，開北宋一代風氣。（人間詞話。）

這方是正確的評語。

其他十國詞人

現在敍述韋馮以外的十國詞人。這十餘位詞人，我們可將他們分爲四組：一，前蜀；二，南唐；三，後蜀；四，荆南。先敍第一組。前蜀的詞人凡六位：一，牛嶠；二，李珣；三，尹鶚；四，魏承班；五，薛昭蘊；六，張泌。

牛嶠（西歷八五〇？——九二〇？）字松卿，一字延峯，隴西（今甘肅附近）人。據他自己說，他是牛僧孺的孫子。他於乾符五年（八七八年）登進士第，歷官拾遺，補尚書郎。王建鎭蜀，辟他爲判官。王建稱帝，他爲給事中。故書所記，關於牛嶠的材料，略盡於此，就他的詞

看，知他似曾遊越。他的江城子說：

碧江空，

半灘風，

越王宮殿，

蘋葉藕花中。

此詞大可為證。他遊越的時期已不可考，以臆推測，也許同韋莊一樣，到江南避亂，如這種假定可成立，則他遊越應在入蜀之前。

牛嶠的詞，存者約卅餘首。這些詞的風格大都與溫庭筠相類。換句話說，牠們也多是金，玉，錦，綉等富麗的字面湊成的。在這些詞中，女冠子，菩薩蠻，應天長諸詞和溫詞更近。寫服飾的如：

舞裙香暖金泥鳳。（菩薩蠻。）

玉釵風動春幡急。（菩薩蠻。）

玉爐冰簟鴛鴦錦。（菩薩蠻。）

舞衫斜掩金條脫。（應天長。）

寫閨人容色的如：

額黃侵膩髮，

臂釧透紅紗。（女冠子。）

愁眉斂翠春烟薄。（菩薩蠻。）

寫景物的如：

交枝紅杏籠烟泣。（菩薩蠻。）

風簾燕舞鶯啼柳。（菩薩蠻。）

杏花飄盡龍山雪。（應天長。）

這些辭句置之溫庭筠詞中，差不多令人分不出孰出溫手，孰出牛手。在牛詞中，也有比較清俊的。例如：

簾捲水樓魚浪起、

千片雪，

雨濛濛。（江城子。）

不過這種詞在牛詞中的地位，也正如"梧桐樹，三更雨"之在溫詞，雖然是他們的名句，對於他們的全部的詞確是個例外。

李珣（西歷八五五？——九三〇年？）字德潤，梓州（今四川三台附近）人。他的祖先原是波斯人。舊唐書李漢傳說。敬宗好治宮室，波斯賈人李蘇沙獻沈香亭子材，這位李蘇沙便是李珣的先人（據陳垣回回教進中國的源流）。所以他的朋友尹鶚嘗作詩嘲笑他道：

異域從來不亂常，

李波斯強學文章。

假饒折得東堂桂，

胡臭薰來也不香。

李珣到底何時入蜀，這話很難說。茅亭客話道：

李四郎名玹，字廷儀，其先波斯國人。隨僖宗入蜀，授率府率。

珣和李玹是兄弟行，則他入蜀許也在此時。他雖是波斯種，但他"少小苦心"，有詩名，"所吟詩句，往往動人"。他曾以秀才預賓貢，著有瓊瑤集。除讀書外，他兼賣香藥，又通醫理，所著海藥本草，李時珍的本草綱目曾引過。他的妹妹李舜絃也能詩，爲王衍昭儀。他既爲前蜀的外戚，所以雖未任何官職　花間集結集於九四〇年，而於李珣只稱爲秀才，可知他在前蜀不曾作過什麼官，而前蜀亡後，他便不事他姓，且瓊瑤集中也多感慨之音。

李珣的瓊瑤集已佚，其詞尚存五十餘闋。這幾十首詞的風格，大都是淡婉的。如：

秋雨連綿，

聲散敗荷叢裏。

那堪深夜枕前聽,

酒初醒。(酒泉子。)

迴塘風起波紋細,

刺桐花裏門斜閉。

殘日照平蕪,

雙雙飛鷓鴣。(菩薩蠻。)

相見無言還有恨,

幾回拚卻又思量。(浣溪沙。)

這些語淺意深的詞,便是李詞尚淡婉的證據。

淡婉而外,李詞還有兩點是我們應該注意的:一,他歡喜寫地方的風物;二,他歡喜寫隱淪的情趣。

寫地方風物的詞當推南鄉子十七首。唐五代詞人中,作過南鄉子的,似只有李珣,歐陽炯,馮延已三人。歐詞計八首。馮詞雖有二首,但其詞是雙調,且爲言情之作。所以李珣的同調,可以說只有與他同事王衍的歐陽炯(歐詞與李詞字句上也微有出入,但大體相同)。李歐既是同調,爲研究的便利起見,將二家的南鄉子合在一處討論。

這廿餘首南鄉子都帶着濃厚的地方色彩。牠們寫

的動物有：

孔雀雙雙迎日舞。（李珣南鄉子。）

愁聽猩猩啼瘴雨。（李珣南鄉子。）

騎象背人先過水。（李珣南鄉子。）

牠們寫的植物有：

豆蔻花開千萬朵。（李珣南鄉子。）

夾岸荔枝紅照水。（李珣南鄉子。）

出向桄榔樹下立。（李珣南鄉子。）

柳子酒傾鸚鵡醆。（李珣南鄉子。）

笑指芭蕉林裏住。（歐陽炯南鄉子。）

木蘭船繫木蘭花。（歐陽炯南鄉子。）

收紅豆。（歐陽炯南鄉子。）

牠們寫的女子的服飾有：

二八花鈿，

胸前如雪臉如蓮；

耳墜金鐶穿瑟瑟，

霞衣窄。……（歐陽炯南鄉子。）

牠們寫的南人職業有：

歸路近，

扣舷歌，

采真珠處水風多。(李珣南鄉子。)

拾翠采珠能幾許，

來還去，

爭及村居織機女。(李珣南鄉子)。

袖劍鮫綃，

采香深洞笑相邀。(歐陽炯南鄉子。)

牠們寫的男女相悅的風俗有：

相見處，

晚晴天，

刺桐花下越台前。

暗裏回眸深屬意，

遺雙翠，

騎象背人先過水。(李珣南鄉子。)

牠們寫的器用有：

競攜藤籠采蓮回。(李珣南鄉子。)

酒酌贏杯流水上。李珣南鄉子。

鋪葵席。歐陽炯南鄉子。)

牠們寫的古蹟有：

越王台下春風暖。李珣南鄉子。）

凡此種種，證以後漢書循吏傳，晉書陶璜傳，唐書南蠻傳南方草木狀諸書，都可知道這是屬於南越的。李珣和歐陽炯都是蜀人，爲什麼寫起南越的風俗與物產來？是否他們曾到過南越？對於這一點，我們自然不敢妄斷。我們所能以常理推測的，便是這全係詞調使然。在唐五代的詞中，本有不少用"本意"的，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固然可以說詞調受題材的限制，同時也可以說題材受詞調的限制。李歐既無曾到南越的明證，對於他們的南鄉子，我們自然深取後說。因此，我們推想，在晚唐五代之際，必有一種越曲流傳到巴蜀。這種歌曲因爲產於南越，所以叫做南鄉子，同時牠的內容，也以歌詠南越的風俗與物產爲主。李歐雖未必到過南越，但爲詞調所限，遂也歌詠起南越的風物來。這正如自唐詩人倡楊柳枝以來，到現在我們做到楊柳枝時還是歌詠楊柳。

這廿餘首詞的作風都很樸素，牠們的好處全在眞切，使讀者如看幅圖畫，如讀南越地志。例如：

乘綵舫，

過蓮塘，

櫂歌驚起睡鴛鴦。

帶香遊女偎伴笑，

爭窈窕，

競折團荷遮晚照。（李珣南鄉子。）

岸遠沙平，

日斜歸路晚霞明。

孔雀自憐金翠尾，

臨水，

認得行人驚不起。（歐陽炯南鄉子。）

這些詞都可當得"繪聲繪形"的評語。

寫隱淪情趣的詞，當推漁父，漁歌子，定風波等首。這些詞的內容不外兩點：一，對於自然美景的陶醉；二，逃開塵俗羈絆的欣幸。屬於前者的例子

楚山青，

湘水淥，

春風澹蕩看不足。（漁歌子。）

九疑山，

三湘水，

蘆花時節秋風起。

水雲間，

山月裏，

櫂月穿雲遊戲。（漁歌子。）

屬於後者的例子有：

酒盈樽，

雲滿屋，

不見人間榮辱。（漁歌子。）

志在烟霞慕隱淪，

功成歸看五湖春。

一葉舟中吟復醉，

雲水，

此時方認自由身。（定風波。）

若就意境論，後者實遠不及前者。前者頗饒清氣，後者則常帶腐氣（如定風波"誰知求道不求魚"等句）。

尹鶚（生卒未詳）成都（今四川成都附近）人。仕蜀爲翰林，校書郎，累官至參卿，餘不詳。

尹鶚的詞只存十餘首。對於尹鶚的詞，沈雄有段評語，他說：

尹鶚杏園芳第二句"教人見了關情"，末句"何時休遣夢相縈"，遂開屯田俳調。再檢臨江仙云，"西窗鄉夢等閑成，逡巡覺後，特地恨難成。"又，"昔年於此伴蕭娘，相偎佇立，牽惹敘衷腸。"流逦於後，令作者不能爲懷，豈必花間，尊前皆婉麗也。(柳塘詞話。)

"開屯田俳調"，這確是很中肯的評語。尹鶚與柳永相同處約有三點。尹詞中如：

> 賺得王孫狂處，
>
> 斷腸一搦腰肢。(清平樂。)
>
> 特地向，
>
> 寶帳顛狂不肯睡。(撥棹子。)

這種狎褻的描寫，在柳詞中可以常常遇到。此尹柳相同者一。柳永流連教坊，其詞往往爲倡優而作，或取材於妓女。尹詞中如：

> 雲雨常陪勝會，
>
> 笙歌慣逐閑遊，……
>
> 方喜正同鴛帳，
>
> 又言將往皇州。

每憶良宵公子伴，

夢魂長掛紅樓。（何滿子。）

應得少年公子，

鴛幃深處同歡。（清平樂。）

芳年妙妓，

淡拂鉛華翠。（清平樂。）

這些詞與柳永的鬬百花亦近。此尹柳相同者二。柳永對於狹邪之遊多喜爲繁瑣詳盡的敍述，尹詞亦然，其中如：

繁華地，

王孫富貴。

瑇瑁筵開，

下朝無事

壓紅茵鳳舞黃金翅，

玉立纖腰，

一片揭天歌吹。

滿目綺羅珠翠。

和風淡蕩，

偸散沈檀氣。

堪判醉，

韶光正媚。

折盡牡丹，

艶迷人意。

金張許史應難比。

貪戀歡娛，

不覺金烏墜。

還惜會難別易，

金船更勸，

勒住花驄轡。(金浮圖。)

此詞與柳詞頗類。此尹柳相同者三。除這三點外，就辭句方面論，尹詞實以質素爲主。我們可於前引諸詞外別舉個例子：

丹臉膩，

雙靨媚，

冠子縷金裝翠。

將一朵瓊花堪比，

窠窠綉

鸞鳳，衣裳香翠地。(攤褶子。)

這種詞既不似溫之富艷，又與韋之清俊，馮之深婉不同，他在唐五代詞中是很少同調的。

魏承班(生卒未詳)籍貫無考。他是王建的養子王宗弼(原姓魏，名宏夫)之子，仕蜀爲駙馬都尉，官至太尉。

魏承班的詞，存者約廿首。元好問評他的詞道：

> 魏承班詞俱爲言情之作，大旨明淨，不更苦心刻意以競勝者。(詞林紀事引。)

沈雄評他的詞道：

> 魏承班詞較南唐諸公更淡而遠，更寬而盡，人人喜效爲之。(柳塘詞話。)

這兩家的評語，若就現存的魏詞論，都是不允當的，魏承班詞的風格實與溫庭筠較近。如：

燈暗錦屏欹，
月冷珠簾薄。(生查子。)
羅裙薄薄秋色染，
眉間畫得山兩點。(菩薩蠻。)
翠翹雲鬢動，
斂態彈金鳳。(菩薩蠻。)

這些句子都和溫詞同樣的艷麗。如：

寶釵搖翡翠，

香惹芙蓉醉。（菩薩蠻。）

凝然愁望靜相思，

一雙笑靨嚬香蕊。（木蘭花。）

這些句子都同溫詞一樣的晦澀。

薛昭蘊（生卒未詳）河東（今山西永濟附近）人。他是唐直臣薛存誠的後裔，仕蜀官至侍郎。

薛昭蘊的詞，存者約廿首左右。這些詞的風格大都與韋莊相近。其寫景的句子如：

野烟溪洞冷，

林月石橋寒。（女冠子。）

月白霜高水連天。（浣溪沙。）

其寫人的句子如：

約鬟低珥算歸期。（浣溪沙。）

倚風凝睇雪肌膚。（浣溪沙。）

其寫情的句子如：

瞥地是時猶可可，

却來閑處暗思量。（浣溪沙。）

早是相思魂欲斷，

忍教頻夢見！（謁金門。）

牠們都很像韋莊的"春水碧於天"，"皓腕凝雙霜"，"憶來惟把舊書看"諸語。在這些詞中，以謁金門，浣溪沙爲最優，喜遷鶯，小重山等爲最下。浣溪沙的好處在深婉，例如：

吳主山河空落日，

越王宮殿半平蕪，

藕花菱蔓滿平湖。（浣溪沙。）

謁金門的好處在精絕，例如：

春滿院，

疊損羅衣金線。

睡覺水精簾未捲，

簾前雙語燕。

喜遷鶯寫舉子與俠少，小重山是宮詞，故皆淺膚。

張泌（生卒未詳）在十國中究竟應屬那一國，實在是個問題。歷代詩餘關於他的記載是：

張泌一作佖，字子澄，淮南人。初官句容尉，上書陳治道，後主徵爲監察御史。歷考功員外郎，

進中書舍人，改內史舍人。隨煜歸宋，仍入史館，遷郎中。歸，寓家毗陵。有集一卷。

他如全唐詩，詞林紀事等書所紀，與此都無大差異，雖然詳略各殊。但這種記載很有令人懷疑的地方。發現這種記載的錯誤的是胡適。他說：

舊說，張泌是淮南人；初官句容尉，上書陳治道，南唐後主，徵爲監察御史，官至內史舍人。……此說不知有何根據，但我們以爲此說殊多謬誤。花間集結集於九四〇年，其時南唐建國不及四年。後主嗣位在九六一年，相距二十餘年。而花間集裏，已稱張舍人泌了。花間集稱人的官爵皆是結集的官爵，故和凝只稱學士而不稱相。所以我們疑心詞人張泌另是一人，大概也是蜀人；他的年輩很早，他的詞在花間集裏，列在韋莊薛昭蘊之後。（詞選。）

他這段考訂是很可信從的。本來花間集中所以無馮（延巳），李（璟，煜）諸人的作品的緣故，並非因爲他們的作風與溫韋等人不同（花間集的選者似乎沒有什麼派別的成見），而是因爲他們的時代過晚，來不及收入。況據

舊說，張泌似乎是生於江南(詞林紀事說他是常州人)，仕於江南，歸宋時，始到他處，但他的江城子却說：

浣花溪上見卿卿，

臉波秋水明。

這居然講到成都附近的古蹟。觀此，更可知胡適所說是創見，不是臆說。再考全唐詩所收的張泌詩，有一首道：

暫到高唐曉又還，

丁香結夢水潺潺；

不知雲雨歸何處，

歷歷空留十二山。(經舊遊。)

由此可知詩人張泌許就是詞人張泌，全唐詩以泌爲南唐人，應是錯了。大約歷代詩餘與全唐詩諸書的編者們，都因爲蜀張泌的事蹟已不可考，恰巧南唐也有個張泌遂鬧此笑話。因此，我們應拋舊說，將張泌劃歸前蜀，另爲他作傳如下：

張泌，前蜀舍人。曾遊長安(有長安早行與題華嚴寺木塔諸作)，洞庭(有洞庭阻風與秋晚過洞庭諸作)，桂州(有春日泊桂州詩)等處。餘未詳。

張泌的詞，存者約二十餘首。在這廿餘首詞，很有些類似溫魏的句子。例如；

岸柳拖烟綠，

庭花照日紅。（南歌子。）

錦薦紅鸂鶒，

羅衣綉鳳凰。（南歌子。）

鈿籠金鎖睡鴛鴦，

簾冷露華珠翠。（滿宮花。）

但他的傑作如江城子浣溪沙等詞却很清俊，委婉。例如：

枕障熏爐隔綉幃，

二年終日兩相思。

杏花明月始應知。

　天上人間何處去，

舊歡新夢覺來時，

黃昏微雨畫簾垂。（浣溪沙。）

總之，他是個依違於溫韋兩派間的作者。

次述第二組。南唐在詞史上雖佔着重要位置，但有詞流傳且值得我們注意的作者，不過馮延巳與李璟父

子三人而已。馮延己已詳前節，李煜留到下章細講，故現在要討論的南唐詞人，就只李璟一人。

李璟（西歷九一六——九六一年）字伯玉，徐州（今江蘇徐州附近）人。他是李昪的長子。昪專吳政，他爲兵部尚書，參知政事，後改司徒平章事，副都統等官。九三七年（南唐昇元元年），南唐建國，他封齊王。九四三年（南唐保大元年），李昪卒，他嗣立，是謂中主。此時南唐的疆域，東暨衢婺，南及五嶺，西至湖湘，北據長淮，廣袤數千里，凡三十餘州。江南諸地本是很富庶的，再經過李昪的休息培養，所以在當時諸國中，南唐是最強盛的了。璟在初即位時，本也有進窺中原的野心，但無知人之明，他所信任的陳覺，魏岑，查文徽等，便是時人所痛斥的"五鬼"。九四六年（保大四年），他用陳覺等言，興兵攻福州，大敗而還；九五一年（保大九年），他又遣邊鎬平湖湘，不久復失去。在這幾次大規模的征討後，又繼以大火，大荒，南唐的兵力與財力遂一蹶不振。九五五年（保大十三年），周師南侵，陷壽州，擒南唐將帥皇甫暉於滁州。他對於這連戰皆捷的勁敵，當初是以割讓壽，濠，泗，楚，光，海六州爲條件，求周罷兵。後聽

陳覺諸人言，不與周地，並遣人攻周師。九五七年（保大十五年），周世宗親將兵南征，連下壽州和濠泗二郡，次年更進駐揚州。他在此時再不敢輕視這個勁敵了，他遣人獻江北諸地，與周畫江爲界，並歲貢地征數十萬，去帝號，奉周正朔。自是而後，南唐便成北朝的外臣！到九六一年（建隆二年），他便與世長別了。

在政治上李璟雖是個庸才，但對於文學，他却有特殊的稟賦和嗜好。南唐書（馬令）說：

嗣主美容止，有文學。甫十歲，吟新詩云，"棲鳳枝梢猶軟弱，化龍形狀已依稀。"人皆奇之。

十國春秋道：

帝音容閑雅，眉目如畫。好讀書，能詩，多才藝，便騎射。

他在文學方面的稟賦於此可見一斑了。清異錄曾記載他的軼事道：

元宗保大五年元日，大雪，命太弟以下展燕賦詩詞，令中人就私第賜李建勛繼和。時建勛方會中書舍人徐鉉，勤政殿學士張義方於溪亭，卽時和進。乃召建勛，鉉，義方三人同宴，夜艾方散。侍

臣皆有詩詞，鉉爲前後序；仍集名手圖畫。御容則高冲主之，侍臣法部絲竹則周文矩主之，樓閣宮殿則朱澄主之，雪竹寒林則董源主之，池沼禽魚則徐崇嗣主之，圖成，皆爲絕筆。（歷代詩餘引。）

這與"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同樣的傳爲佳話。這種傳說雖未必十分可信，而李璟的風流儒雅，不難於此傳說中推想。

李璟的詞現存到底還存多少，這是個不易解答的問題。選詞者不是把他的詞混在李煜的詞中，便是把李煜的詞當作他的，甚且在晏殊的詞上題了他的姓名。在這許多眞僞難辨的李詞中，最可信的似只有浣溪沙（"風壓輕雲貼水飛"）攤破浣溪沙（"菡萏香消翠葉殘"與"手捲眞珠上玉鉤"）三詞。我們憑藉這三首詞來判斷李詞的得失，誠然有點荒唐，但這三首詞却顯示給我們個一致的作風。這作風是委婉而哀怨。例如：

　　　　此情惟有落花知。（浣溪沙。）

　　　　還與韶光共顦顇，

　　　　不堪看。（攤破浣溪沙。）

風裏落花誰是主，

思悠悠。(攤破浣溪沙。)

這都是"惆悵自憐"的辭句。王國維論李詞道：

南唐中主詞"菡萏香消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間"大有衆芳蕪穢，美人遲暮之感。乃古今獨賞其"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故知解人正不易得。(人間詞話。)

其實李璟的詞那一首沒有"美人遲暮之感"？

現在敍到第三組了。後蜀的詞人有歐陽炯，顧夐，鹿虔扆，閻選，毛熙震等五人。

歐陽炯(西曆八九六——九七一年)宋史作歐陽迥，益州華陽(今四川華陽附近)人。前蜀王衍時，他爲中書舍人。前蜀亡，他歸後唐，爲秦州從事，孟知祥鎮蜀，他又回到四川。孟知祥稱帝，他爲中書舍人。廣政十二年(九四九年)除翰林學士，後又知貢舉，判太常寺，遷禮部侍郎，領陵州刺史，轉吏部侍郎，加承旨。廣政二十四年(九六一年)，拜門下侍郎，兼戶部尙書，同平章事，監修國史。宋乾德三年(九六五年)，後蜀亡，他從孟昶降宋，爲右散騎常侍。未久，遷翰林學士，轉左

散騎常侍。開寶四年(九七一年)以祭南海事忤宋主，罷職，以本官分司西京，尋卒，他性好詩歌，在孟昶時，曾以擬白居易諷諫詩受過孟昶的嘉獎；又善長笛，宋太祖曾召他在偏殿吹奏。替崇祚編花間集，請他作敍自然是因爲他知音能詩之故。

歐陽炯的詞存者約四十餘首。除南鄉子外，這些詞的風格大抵是濃麗的。例如：

花滴露，

柳搖烟，

豔陽天；

雨霽山櫻紅欲爛，

谷鶯遷。(春光好。)

這是寫景的麗句。又如：

細雀穩簪雲髻，

含羞時想佳期。

臉邊紅豔對花枝，

猶占鳳樓春色。(西江月。)

這是寫人的麗句。在這些濃麗的作品中，却也有不少可誦的辭句。如：

歌扇花光黠，

衣珠滴淚新；

恨身翻不作車塵，

萬里得隨君。（巫山一段雲。）

這裏寫情還深刻。又如：

玉柔風醉只思眠。（浣溪沙。）

有情無力泥人時。（浣溪沙。）

蘭麝細香聞喘息，

綺羅纖縷見肌膚。（浣溪沙。）

這些句子都可說是透骨艷語。

顧敻（生卒未詳）籍貫無考。前蜀通正時，他以小臣給事內廷。久之擢茂州刺史。後蜀開國，他又事孟知祥，官至太尉。他的性情很詼諧，當他仕前蜀時，見當時的武官多是『拳勇之夫』，遂作武舉諜來譏諷他們，一時傳笑。

顧敻的詞，存者約五十餘首。他的詞頗有些近溫庭筠的。我們可舉幾個例子：

瑟瑟羅裙金線縷

輕透鵝黃香畫袴。

垂交帶，

盤鸚鵡，

嫋嫋翠翹移玉步。（應天長。）

嫩展羅衾垂玉筋，

羞對菱花篸寶髻。（木蘭花。）

小金鸂鶒烟細，

膩枕堆雲髻。（虞美人。）

這幾個例子都像溫庭筠"新貼綉羅襦，雙雙金鷓鴣"諸語。又如：

衰柳數聲蟬

魂消似去年。（醉公子。）

蟬吟人靜，

殘日傍

小窗明。（臨江仙。）

這幾個例子也可與溫詞的"江上柳如烟，雁飛殘月天"與"心事竟誰知，月明花滿枝"並稱。在多量的麗詞外，顧敻還有幾首較疏淡的作品。其中如：

換我心，爲你心，

始知相憶深。（訴衷情。）

手挼裙帶獨徘徊，

來麼來？

來麼來？（荷葉杯。）

前者自是"透骨情語"，後者也很婉約，雖然牠們不足以代表顧詞的一般風格。

鹿虔扆（生卒未詳）籍貫無考，仕蜀爲永泰軍節度使，加太保。他與歐陽炯，毛文錫等以小詞得孟昶的寵幸。樂府紀聞記他的軼事道：

初讀書古寺，見畫壁有周公輔成王圖，期以此見志。國亡不仕，詞多感慨之音。（歷代詩餘引。）

此說雖不盡可信，然倪瓚以"高節"許他，可知他雖以詞翰得幸，而實一氣節之士。

鹿虔扆的詞，只存六首。其中如：

映窗絲柳嫋烟青，

翠簾慵捲，

約砌杏花零。（臨江仙。）

這很細膩秀美。但深刻而悲涼，能擡高作者的地位的，還是——

金鎖重門荒苑靜，

綺窗愁對秋空。

翠華一去寂無蹤，

玉樓歌吹，

聲斷已隨風。

　烟月不知人事改，

夜闌還照深宮。

藕花相向野塘中，

暗傷亡國，

清露泣香紅。(臨江仙。)

我們讀了這首詞不啻讀詩經的黍離。

閻選(生卒未詳)，籍貫無考。他似未曾做過官，花間集稱他爲閻處士。

閻選的詞，現存十首。他是位崇尙濃麗與側艷的作者。關於穠麗的例子如：

小魚銜玉鬢釵橫，

石榴裙染象紗輕。(虞美人。)

小庭花露泣濃春。(浣溪沙。)

關於側艷的例子如：

水濺靑絲珠斷續，

酥融香透肉。(謁金門。)

臂留檀印齒痕香。(虞美人。)

但他因爲喜用譬喻之故,每失於晦澀。如:

美人浴,

碧沼蓮開芬馥。(謁金門。)

膩臉懸雙玉。(河傳。)

這些句子都欠明暢,必加深思,方可了然。

毛熙震(生卒未詳)蜀(今四川附近)人。曾爲後蜀祕書監,其他事蹟不易考知。

毛熙震的詞,存者幾卅首。齊東野語說:

蜀人毛熙震集止二十餘調,中多新警,不爲儇薄。

據此可知毛詞在宋時也就不多了。他的詞同歐陽炯一樣也是傾向濃麗的。但他的爲人所傳誦的名句却是婉約的。例如:

無聊悲往事,

爭那牽情思。

光影暗相催,

等閑秋又來。(菩薩蠻。)

含愁獨倚閒幃，

玉爐烟斷香微。

正是銷魂時節，

東風滿院花飛。（清平樂。）

這些詞都平淡而耐尋味。

宋敍第四組。荊南的詞人只孫光憲一位。

孫光憲（西歷九〇〇？——九六八年）字孟文，貴平（今四川仁壽附近）人。他本是個農家子，但好讀書。後唐時，他曾爲陵州判官，後避地荊州。後唐天成初，高季興平定荊土，招致四方人才，梁震薦他爲季興掌書記，他勸季興與民休息，勿與他國交惡。高存誨立，悉以政事委他。他在荊南，歷三世皆在幕中，累官荊南節度副使，朝儀郎，檢校祕書少監，試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高繼冲時，宋遣將平湖南，假道於荊，他因勸繼冲悉獻三州地。宋太祖嘉許他的功勞，命他爲黃州刺史。他很嗜好書籍，藏書凡數千卷。所著有北夢瑣言，荊台集，筆傭，橘齋集等書。他的浣溪沙曾自敍他壯年時的生活道：

十五年來錦岸遊，

未曾行處不風流，

好花長與萬金酬。

這也是我們研究孫光憲者所應留意。

孫光憲的詞，存者約八十首左右。在十國詞人中，他是屬於清疏一派的；換句話說，他與韋莊，薛昭蘊，李珣諸人近，而與魏承班，顧夐，歐陽炯諸人遠。統觀他的詞有三種特點。一，疏朗。寫景的如：

江邊一望楚天長，

片帆烟際閃孤光。（浣溪沙。）

一方卵色楚南天，

數行斜雁聯翩。（河濱神。）

寫人的如：

將見客時微掩斂，

得人憐處且生疏，

低頭羞向壁邊書。（浣溪沙。）

半恨半嗔回面處，

和嬌和淚泥人時。（浣溪沙。）

寫情的如；

萬種保持圖永久，

一般模樣負神明，

到頭何處問平生!(浣溪沙。)

不曾得,

這心力,

判了依前還憶。

空自憶,

奈伊何,

別來情更多。(更漏子。)

二,婉約。例如:

目送征鴻飛杳杳,

思隨流水去茫茫,

蘭紅波碧憶瀟湘。(浣溪沙。)

兩槳不知消息,

遠汀時起鸂鶒。(河瀆神。)

二詞都含意無限。三,沈咽。例如:

等閑無語,

春恨如何去!

終是疏狂留不住,

花暗柳濃何處?(清平樂。)

留不得,

留得也應無益！

白紵春衫如雪色，

揚州初去日。（謁金門。）

二詞寫無可奈何之情，千載下的讀者也不禁爲之喚奈何了。

章四終

章五　李煜

李煜傳略

最後講到唱壓軸戲的李煜。歷代帝王中，父子並能文章的，在三國時有曹氏，在六朝時有劉氏與蕭氏。李璟同李煜實可與之媲美。李璟已詳前章，以下便述李煜的傳略和他的詞。

李煜（西歷九三七——九七八年）字重光，初名從嘉，爲李璟第六子。初封安定郡公，累遷諸衛大將軍，諸道副元帥，封鄭王。九六一年（宋建隆二年），李璟以國境蹙弱不自安，移豫章，乃立煜爲太子監國。是年秋，嗣位建康。此時南唐已早成北朝的附庸，他即位後對付宋朝的大政方針，便是卑躬折節，以珠寶，金帛結宋主的歡心。宋史說：

> 煜每聞朝廷出師克捷及嘉慶之事，必遣使犒師修貢。其大慶節更以買宴爲名，別奉珍玩爲獻。

吉凶大禮，皆別修貢。

這確是當年的實況。但宋太祖所要的是江南的富庶的土地，區區金帛，如何能滿足他的欲求，故終於九七四年（開寶七年），遣曹彬等將兵伐南唐。次年冬，金陵陷，他遂帥近臣殷崇義等肉袒出降。九七六年（太平興國元年），他與他的家人，近臣數十人到宋京。宋太祖封他爲違命侯。自是而後，他便由帝王降爲俘虜。宋太宗即位，始革去他這個違命侯的恥辱的封號，進封他爲隴西郡公。九七八年（太平興國三年），七月卒，相傳他是被宋太宗毒死的。

關於他的爲人，石林燕語有這樣一段記載：

江南李煜既降，太祖嘗因曲宴問，"聞卿在國中好作詩，"因使舉得意者一聯。煜沈吟久之，誦其詠扇云，"揖讓月在手，動搖風滿懷。"……他日復燕煜，顧近臣曰，"好一箇翰林學士！"

"好個翰林學士"，對於李煜，眞是個最確切不過的評語。李煜本不是個安邦定國的政治家，他只是個心最慈，情最癡，才最絕的文士。因爲他心最慈，所以他肯蠲賦息役，以裕民生；不惜卑辭厚幣，向宋乞憐，而不敢輕

開戰端，對於以慈悲爲主的佛法，特別信奉。因爲他情最癡，所以當他同妻妹戀愛時便唱着——

花明月暗籠輕霧，

今宵好向郎邊去，

來頌美他們的幽期密約；等到他的愛妻死了，他又哀吟着——

空有當年舊烟月，

芙蓉城上哭蛾眉，

而痛悼不已；在國破家亡，"倉皇辭廟"的時候，他不痛哭於祖宗之前，而獨對宮娥揮淚；甚至於花落鳥啼，酒闌人散，在一般人所漠不經意的者，他也要爲之蕩氣迴腸而淒然歎道：

林花謝了春紅，

太匆匆！

無奈朝來寒雨，

晚來風！（相見歡。）

落花狼藉酒闌珊，

笙歌醉夢間。（阮郎歸。）

至於才絕的證據，就更多了。唐音戊籤稱許他道：

煜少聰慧，善屬文。惟好聚書，宮中圖籍充物，鍾王墨跡尤多。置澄心堂於內苑，延文士居其間。……著雜說百篇，時人以爲可繼典論。兼善書畫，又妙於音律。

西淸詩話更記他在圍城中推敲詞句的傳說（當然這只是種傳說）道：

南唐後主在圍城中作臨江仙，詞未就而城破。嘗見殘稿，點染晦昧，心方危窘，不在書耳。藝祖曰，"李煜若以作詩工夫治國家，豈吾俘也。"

不過，他這種慈心，癡情和絕頂的天才，對於他並沒有什麼好處，除了使他寫了幾首千古傳誦的好詞。這種慈心，癡情與絕才使他和人生的實際日益隔離，成了個不知人情世故的人。宋師要造浮橋渡江了，別人告訴他"載籍以來，長江無爲梁之事"，他便也說，"吾亦以爲兒戲耳"；宋師已渡江了，他竟絲毫不曉得，直到登城見旌旗遍野，方知早已兵臨城下；甚至於長圍旣合，內外隔絕，合城都惶怖萬狀，他正幸淨居室聽沙門德明，雲眞，義倫，崇節等講楞嚴圓覺經呢。縱使偶然間瞥到人生的實際，他的態度還是逃避，而不敢去迎戰。五代史說：

煜常快快以國蹙爲憂，日與羣臣酣宴，愁思悲歌不已。

是的，酒和詩便是他逃避人生的實際的安樂國。不幸他被人生的實際所攫拿着了，他也不過嘆息道：

人生愁恨何能免！（菩薩蠻。）

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虞美人。）

反抗是他永遠不曾想過的。這種才情雙絕的弱者，若教他做個詩酒風流的詞臣或貴公子，自然是再好不過的，偏偏要他做個主持萬機的君主，而且所主持的又是個"日蹙百里"的國家，則亡國破家自是很平常的事。"南朝天子多無福，不作詞臣作帝王"，像陳叔寶，李煜這一流人物，都是翰林學士胚子。

但李煜所以能成爲古今第一流詞人的原因，决不只爲他的慈心，癡情，絕才，他的環境和身世，都是我們研究李詞者所應注意的。李煜的一生可以說是場美麗凄涼的夢，同時也可以說是首哀感頑艷的詩。以下便敍這場夢或這首詩。

李煜有個做"小樓吹徹玉笙寒"的父親，有兩位做薔薇詩和觀棋詩的弟弟（韓王從善與吉王從謙，詩並見

全唐詩）；最使人艷羨的是他的大小兩個周后皆美而慧。大周后是他的元配。南唐書（陸游）記她演繹霓裳羽衣曲殘譜的故事道：

> 後主昭惠國后周氏，小名娥皇。……通書史，善歌舞，尤工琵琶。……故唐盛時，霓裳羽衣最爲大曲，亂離之後，絕不復傳。后得殘譜，以琵琶奏之，於是開元，天寶遺音復傳於世。

歷代詩餘記她創邀醉舞破的故事道：

> 南唐大周后卽昭惠后。嘗雪夜酣讌，舉杯屬後主起舞。後主曰，"汝能創爲新聲則可。"后卽命箋綴譜，喉無滯音，筆無停思。譜成，名邀醉舞破。又恨來遲破亦昭惠作。二詞俱失，無有能傳其音節者。

李煜追悼她的誄辭更稱許她道：

> 豐才富藝，
> 女也克肖。
> 采戲傳能，
> 弈棋逞妙。

小周后是李煜的後妻。關於她的才色，故書記載的不很

多。但看李煜詞中幾處:

剗韈步香階,

手提金縷鞋。(菩薩蠻。)

眼色暗相鉤,

秋波橫欲流。(菩薩蠻。)

則那個嬌憨玲瓏,盈盈十五的少女已立在我們面前了。

李煜不獨有個令人豔羨的家庭,且據有富庶的江南,赫然爲一國的君主,所以他早年的生活在精神方面固然很適意,就是物質方面也備極豪華。他這種豪華的生活見於後人的記載的很多。如清異錄說:

李煜居長秋,周氏居柔儀殿,有主香宮女,其焚香之器曰:把子蓮,三雲,鳳折腰,獅子,小三神山,亙字,金鳳口,罌玉,太古容華鼎,凡數十種。(南唐書注引。)

十國春秋說:

常於宮中製銷金紅羅冪壁,而以白金釘,瑇瑁押之;又以綠鈿刷隔眼中,障以朱綃,植梅花於其外。

李煜自己的詞也說:

紅日已高三丈透，

金鑪次第添香獸，

紅錦地衣隨步皺。

佳人舞點金釵溜，

酒惡時拈花蘂齅，

別殿遙聞簫歌奏。（浣溪沙。）

這種精神和物質都極美滿的生活，到李煜的中年便呈現了缺陷。九六四年（乾德二年），大周后死了。李煜同她的感情本極濃厚，而且周后之死是爲的思念她的亡兒。他此時旣傷愛子，又痛嬌妻。小周后固然是他所鍾愛的，但這個嬌憨的，不知世故的少女終塡不滿他心頭的缺陷。他的病中感懷道：

顫頷年來甚，

蕭條益自傷。

風威侵病骨，

雨氣咽愁腸。

夜鼎唯煎藥，

朝髭半染霜。

前緣竟何似，

誰與問空王。

全唐詩引他的斷句道：

衰顏一病難牽復，

曉殿君臨頗自羞。

這便是李煜中年的寫眞。在此時，周后用過的手巾，周后彈過的琵琶，固然足以引起他的悲哀，就是一草一木也常使他目擊心傷。他的詩中如：

誰料花前後，

蛾眉卻不全。（梅花。）

又見桐花發舊枝，

一樓烟雨暮淒淒；

凭闌惆悵人誰會，

不覺潸然淚眼低。（感懷。）

這些詩都可爲證。"歸時休放燭花紅，待踏馬蹄清夜月"，他此時再唱不出這樣的豪語了。

九七五年（開寶八年）攜着李煜的更不幸的命運來到人間。在這年的冬天，金陵城破，"幾曾識干戈"的他，也只好攜着家口北遷。他的渡中江望石城泣下詩說：

江南江北舊家鄉，

三十年來夢一場。……
雲籠　岫愁千片，
雨打歸舟淚萬行。
兄弟四人三百口，
不堪閑坐細思量。

國破家亡的慘痛，於此可見。抵汴後，他們便白衣紗帽，聽候宋主的處分，堂堂的南唐君主，此時竟成刀俎間的魚肉！雖然宋主不曾加他們死刑，並賜他們以冠帶，器幣，鞍馬，封他們種種官爵，但俘虜的生活，終是人所難堪的。宋史說：

太宗嘗幸崇文院觀書，召煜及劉鋹縱觀。謂煜曰，"聞卿在江南好讀書，此簡策多卿之舊物，歸朝來頗讀書否？"煜頓首謝。

默記說：

后（小周后）歲時例隨命婦入宮朝謁，每入必留內數日，出對後主輒涕泣罵詈，後主常宛轉避之。（南唐書注引。）

宋史又說：

太平興國二年，煜自言其貧。

在這三條記載中，我們不難想見李煜歸宋後所受的精神的與物質的痛苦。這個時候，他的腦中所憧憬的只有過去的追憶和死的誘惑，他所用以消除痛苦的辦法是流淚，悲吟，痛飲。我們看到他與故宮人書有這樣的痛語.

此中日夕只以淚洗面！（避暑漫抄引。）

又如歲暮題牖的斷句：

萬古到頭歸一死，

醉鄉葬處有高原。

便可知道縱然宋太宗不賜牽機藥，李煜也不會久居人世，因為他的心已碎了，他的生活力已消失了。

總結上文，作一年表：

記	年		記		事
西歷	中歷	李煜	歷史的	傳記的	文學的
九三七年	南唐烈祖昇元元年	一	南唐建國。李煜生。		
九四三年	元宗保大元年	七	元宗李璟即位。		

九五四年	十二年	一八		與大周后娥皇結婚。	
九五八年	交泰元年	二二	周遍南唐去帝號。		
九六一年	宋太祖建隆二年	二五	李璟卒。	立爲太子，旋卽位。	
九六四年	乾德二年	二八	大周后卒。		“花明月暗籠輕霧”諸詞及梅花，感懷諸詩疑作於此時。
九七四年	開寶七年	三八	宋遣曹彬伐南唐。		
九七五年	八年	三九	曹彬下金陵。南唐亡。	降宋北遷。	作渡中江望石城泣下詩。

九七六年	太宗太平興國元年	四〇		二月，到汴。太祖封爲違命侯。太宗即位，改封隴西公。	
九七七年	二年	四一			浪淘沙，憶江南諸詞疑作於此二三年中。
九七八年	三年	四二		七月八日卒	相傳虞美人作於此年。

李煜的詞

在政治上，李煜固然是個下材，但在文學上，他却是個千古不朽的大詞人。他的詞，據劉毓盤的輯本，存者凡四十餘首，但這決不是李詞的本來面目。元白樸的水調歌頭說：

南郊舊壇在，

北渡昔人空。
殘陽澹澹無語，
零落故王宮。
前日雕欄玉砌，
今日遺臺老樹，
尙想霸圖雄。
誰謂埋金地，
都屬賣柴翁。
　慨悲歌，
懷故國，
又東風。
不堪往事，
多少回首夢魂同。
借問春花秋月，
幾換朱顏綠鬢，
往苒歲華終。
莫上小樓上，
愁滿月明中。(天籟集。)

這首詞的原題是"感南唐故宮蹴括後主詞"，所以他用

的字句大都出於李詞。但以現存的李詞和牠比較，除"雕闌玉砌","春花秋月"諸語外，不可考的很多。由此可知現存的李詞與元人所見的已經不同，其去李詞的本來面目當然更遠了

李煜雖被人稱為"主觀"的詩人，但他的詞却處處反映着他的身世。因此，我們可把他的詞分三個時期來研究。

第一個時期，起自李煜的幼年，終於九四六年（宋乾德二年），大周后之死。這個時期的詞約卄餘首，浣溪沙（"紅日已高三丈透"），菩薩蠻（除去"人生愁恨何能免"一首），喜遷鶯，阮郎歸，木蘭花諸詞可為代表。這個時期內，李煜的生活最為美滿，因之，這個時期的作風也備極華豔溫馨之美。這些詞的內容不外這幾種：大周后如何同他調情，小周后如何同他幽期，清歌妙舞如何使他流連，花殘春老如何使他惆悵。關於第一種的例子有：

晚妝初過，

沈檀輕注些兒個。

向人微露丁香顆，

一曲淸歌，

暫引櫻桃破。

　羅袖浥殘殷色可，

杯深旋被香醪涴。

綉床斜凭嬌無那，

爛嚼紅茸，

笑向檀郎唾。（一斛珠）

關於第二種的例子有：

畫堂南畔見，

一晌偎人顫；

好爲出來難，

教君恣意憐。（菩薩蠻。）

關於第三種的例子有：

曉妝初了明肌雪，

春殿嬪娥魚貫列。

鳳簫聲斷水雲閒，

重按霓裳歌徧徹。

　臨風誰更飄香屑，

醉拍闌干情未切。

歸時休放燭花紅，

待踏馬蹄清夜月。（木蘭花。）

關於第四種的例子有：

重簾靜，

層樓迴，

惆悵落花風不定。（應天長。）

留連光景惜朱顏，

黃昏獨倚闌。（阮郎歸。）

寫歡愉的作品，本稱難工，但李煜却突破這個常例。“繡牀斜凭嬌無那，爛嚼紅茸，笑向檀郎唾”，誰都看得出牠寫的是個放誕風流的少婦。“畫堂南畔見，一晌偎人顫；好爲出來難，敎君恣意憐”，誰都看得出牠寫的是個玲瓏嬌怯的少女。周氏姊妹在李煜詞中，眞成“活色生香”了。至於“臨風誰更飄香屑，醉拍闌干情未切”，則於華美中寓以豪邁；“惆悵落花風不定”，“留連光景惜朱顏”，更使我們爲之宛轉低徊，不能自已。

第二個時期，起自九四六年大周后之死，終於九七五年（宋開寶八年）的北遷。這個時期的詞約十首左右，浣溪沙（“轉燭飄蓬一夢歸”），謝新恩（“櫻花落盡階

前月"),虞美人("風回小院庭蕪綠")等詞可爲代表。這個時期的作品有四種特點:一,多寫人生的無常,如:

轉燭飄蓬一夢歸,
欲尋陳迹悵人非,
天教心願與身違。(浣溪沙。)
世事漫隨流水,
算來一夢浮生。
醉鄉路穩宜頻到,
此外不堪行。(錦堂春。)

二,多寫獨處與沈默,如:

無言獨上西樓。(相見歡。)
憑闌半日獨無言。(虞美人。)
別巷寂寥人散後,
望殘烟草淒迷。(臨江仙。)

三,多寫秋夜的淒清,如:

秋風多,
雨如和,
簾外芭蕉兩三窠,
夜長人奈何。(長相思。)

昨夜風兼雨，

簾幃颯颯秋聲。

燭殘漏滴頻欹枕，

起坐不能平。（錦堂春。）

四，閒寫悼亡的哀感，如：

櫻花落盡階前月，

象牀愁倚薰籠。

遠是去年今日，

恨還同。

雙鬟不整雲憔悴，

淚滴紅抹胸。

何處相思苦？

紗窗醉夢中。（謝新恩。）

這四種特點造成了黯澹蕭索的作風來替代第一期的華豔溫馨。原來自大周后死後，李煜便由樂觀變而爲悲觀了。雖然"依舊竹聲新月似當年"，"笙歌未散尊罍在"，"粉英金蕊自低昂"，春花秋月，妙舞清歌，不改舊觀；但"風情漸老見春羞"，"滿鬢清霜殘雪思難禁"，他的形神俱老了。在這種情況中，怎教他不趨於沉默？怎教他

不感到人生的無常？怎教他不深夜"展轉反側"？怎教他不追傷逝者？這種憂傷憔悴的生活使他對於愁苦有深切的理解。他說：

剪不斷，
理還亂，
是離愁，
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相見歡。）

這寥寥數語便成了千古不朽的"愁賦"。

第三個時期，起於九七五年的北遷，終於九七八年（宋太平興國三年）的被害。這個時期雖只短短的三四年，所存的作品雖只十首左右，但李煜賴以不朽的傑作（浪淘沙，虞美人諸詞）皆成於此時。在這幾年內，貴為國君的李煜備受了人間的艱辛和侮辱。這艱辛和侮辱使他的夢樣的往事一一向他的夢中再現；這艱辛和侮辱使整個的世界在他眼中失去了光輝。往事的再現能使他倍覺當前遭際的不幸，同時當前不幸的遭際也逼他去追憶往事。這種過去和現在交織成的苦悶，使他作成幾首"以血書"的詞。這些"以血書"的詞大都具有哀怨淒絕的作風，牠們所歌詠的對象大都是孤獨，夢，

和對於人生的厭倦。李詞中，如：

往事只堪哀，

對景難排。

秋風庭院蘚侵階。

一桁珠簾閑不捲，

終日誰來！（浪淘沙。）

高樓誰與上？

長記秋晴望。（菩薩蠻。）

這些詞寫的便是孤獨之感。又如：

簾外雨潺潺，

春意闌珊。

羅衾不耐五更寒。

夢裏不知身是客，

一晌貪歡。（浪淘沙。）

多少恨，

昨夜夢魂中。

還似舊時遊上苑，

車如流水馬如龍，

花月正春風。（望江南。）

這些詞寫的便是夢。又如：

春花秋月何時了？

往事知多少？

小樓昨夜又東風，

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虞美人。）

這首詞如果作者對於人生未感到厭倦，是決寫不出來的。這些"以血書"的詞的名貴處，便是牠們能寫出人人所感到而苦於說不出的悲哀。王國維說：

後主之詞眞所謂以血書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詞亦略似之。然道君不過自道身世之戚，後主則儼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人間詞話。）

"儼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這句話似乎有點取喻不倫，但我們若將"擔負人類罪惡"解釋爲道盡人們共同的悲哀，則王說實爲最深切的批評。

最後，我們給李詞個總評。上述的三個時期實代表李煜對於人生的三種態度。第一個時期，他對於人生的態度是眷戀，他似乎不曉得人生的苦辛；第二個時期，他對於人生的態度是覺得牠太無常；第三個時期，他對

於人生的態度是厭倦。他這種態度自然是人所輕視的弱者的態度，但我們應曉得李煜所不可及處，便是他能——而且肯——將他這個弱點整個的，忠實的表現出來。至於這三個時期的作風，可用三個譬語來說明。第一期的作風如玉樹臨風，第二期的作風如孤嫠夜泣，第三期的作風如哀猿曉啼。玉樹臨風使人神往，孤嫠夜泣使人淒其，哀猿曉啼則使人淚下。此外，我們還該知道，在詩之上，李煜差不多是遺世獨立的。在他這個時代內，如韋莊的"未老莫還鄉，還鄉須斷腸"，"對酒且呵呵，人生能幾何"，馮延己的"冷紅飄起桃花片，青春意緒闌珊"，"日日花前常病，不辭鏡裏朱顏瘦"，未嘗不沉痛，深刻，餘饒蘊藉，但以之與李煜的浪淘沙諸詞相較，終不免如王國維所說的"其小大固不同矣"。

篇一終



篇二 蘇軾時代

章一 導論

歷史的背景

由九六〇年至一一二七年，我們稱之爲"蘇軾時代"。這百數十年中，政治的狀況是由五代的割據轉變爲北宋的統一，更由北宋的全盛轉變到北宋的衰亡；社會的狀況是由凋敝而繁榮，更由繁榮而成爲變態的享樂。現在以次略述於後。

五代的割據的局面，在周世宗時已有趨於統一的傾向，至宋太祖趙匡胤，太宗趙光義更取荊南，收吳越，下南唐，滅北漢，……到九七九年，中國復合爲一。趙匡胤兄弟並有才略，兩代相繼，政治都極修明，至孫仁宗趙禎，更"散解天下而休息之"，故到十一世紀中葉，北宋的政治已達到"政通人和"的境地。由此而英

宗,神宗,哲宗,徽宗,在這數十年內,朝臣既屢起黨爭,互相傾軋,徽宗又窮極奢侈,信用佞臣,拓邊致寇。一一二五年,金兵南下,北宋遂一蹶不振。

不過,北宋之亡是由於外族侵略,而非內部分爭,故由九七九年到一一二五年,這百餘年間,實是個比較太平的時期。這種寧靖的局面所給予社會的影響是:大都市日趨繁榮(或是恢復牠的過去的盛況,或是有新的發展),風俗豪侈。這種趨勢在仁宗時已很明顯的呈露了。此時的詞人曾詞詠杭州的繁華道:

東南形勢,

三吳都會,

錢塘自古繁華。

烟柳畫橋,

風簾翠幕,

參差十萬人家。……

市列珠璣,

戶盈羅綺競豪奢。…… 柳永望海潮。

此後又有 歌詠成都的繁華道:

成都好,

蠶市趁遨遊。

夜放笙歌喧紫陌，

春邀燈火上紅樓。

車馬溢瀛洲。（僧揮望江南。）

其他歌詠揚州，河間諸地的尤多。徽宗時，這種趨勢已達極點，而汴京特盛。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序記當時汴京的狀況道：

> 僕從先人宦遊南北，崇寧癸未到京師，……正當輦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習鼓舞，班白之老，不識干戈。時節相次，各有觀賞。燈宵月夕，雪際花時，乞巧登高，教池游苑。舉目則青樓畫閣，繡戶珠簾，雕車競駐於天街，寶馬爭馳於御路。金翠耀目，羅綺飄香。新聲巧笑於柳陌花衢，按管調絃於茶坊酒肆。八荒爭湊，萬國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歸市易；會寰區之異味，悉在庖廚。花光滿路，何限春遊；簫鼓喧空，幾家夜宴。伎巧則驚人耳目，侈奢則長人精神。……僕數十年爛賞疊遊，莫知厭足。……

當時的無名氏更有詞詠宣政時上元的盛況道：

寶炬金蓮一萬條，

火龍圍輦轉州橋。

月迎仙仗回三殿，

風遞韶音下九霄。

登複道，

聽鳴鞘，

再須䣼酒賜臣僚。

太平無事多歡樂，

夜半傳宣放早朝（鷓鴣天。）

這首詞寫的更是當時帝王追求娛樂的歡狂。總之，北宋末，朝野君民多是在變態的享樂中討生活，直到金人的鐵騎渡河而來，他們的迷夢方被驚醒。

蘇軾時代的歷史背景既如此，所以此時的詞壇上呈顯稱崇尚浮靡的趨勢。代表這種趨勢的，在個人方面當推柳永，在派別方面當推周派詞人，在時代方面則是崇觀以降。這種趨勢的特點是作出多量的應制詞（如万俟詠的三台），頌美祥瑞的詞（如柳永的醉蓬萊），歌詠昇平的詞（如袁綯的撒金錢）。這類作品十九是膚泛少情致的，故雖以柳永，万俟詠之才，所作亦不能盡愜人

意，遑論其他！柳周一派既有這樣的缺點，當然要引起時人的反動。代表這種反動勢力的就是蘇軾與其同派。這羣作者中雖有幾位不免沾染點柳周的色采，但他們都做着清芳或豪放，爲柳周所無的詞；蘇軾尤激烈，他曾斥責他的門客慕做柳永。就這樣一反一正，遂使北宋中年後的詞壇達到"觀止"的境地。論者只知景仰，讚美這樣的盛況，那知牠自有孕育牠的背景。

蘇軾時代的鳥瞰

這百數十年的詩史實分爲三個階段演進着。第一個階段約在十世紀的後期，第二個階段約在十一世紀的前期，第三個階段約在十一世紀的後期與十二世紀的早年。現在依次敍述。

在十世紀的後期，詞壇上的空氣極沉寂。除了幾位由十國移植來的老詞人外，純粹屬於宋朝的作者如寇準，潘閬等雖也有詞傳世，但都不能做一時的領袖。因此，我們可以說這幾十年是個靑黃不接的時期。

到了十一世紀，詞壇上便有生氣了。此時詞壇上有四個重鎭：晏殊，歐陽修，張先，柳永。這四位詞人實代

表着兩種不同的勢力；晏殊最舊，張先與柳永最新，歐陽修則絡繹於晏柳二人間。晏殊的詞，一味崇尚婉約，故他雖生於宋，仕於宋，死於宋，而他的作風實不出南唐馮延巳李煜的勢力範圍。柳永的詞却與晏詞大異，牠是新時代的寵兒。柳永本是個放浪而落魄的文士，他在汴京流落最久，對於北宋中年的都市生活感受最深，所以他的作品能充分的代表當時的沈酣太平的人士們的變態心理。他歌詠他所居處的繁華的都市，他頌美當時帝王自欺欺人的祥瑞，他讚美給予他肉的歡狂的女人，他也不免要發牢騷，在他那功名不遂，裘敝金盡的時候。這還是就柳詞的內容分析，說到牠的形式，我們可以說牠替宋詞開下個新局面。他使小令蛻變爲慢詞，他以向來文士所不屑，而且不敢用的俚俗言語寫一般人所不敢昌言的男女艷情。他以這新鮮的作風博得"凡有井水飲處卽能歌柳詞"的盛譽，而且令歐陽修，秦觀，晁端禮，万俟詠諸人都對他頫首。不過柳詞也有個很大的缺點，他的頌辭失之膚淺，他的艷詞多令人肉麻。"柳失之俗"，這是我們不能"爲賢者諱"的。張先也是位替北宋詞壇開風氣的人。他雖不似柳永那樣極力表現當時

羣衆的變態心理，以常人所不敢用的言語寫常人所不敢言的情事，但他變婉約為工麗，周邦彥諸人之修琢辭句似乎導源於此。歐陽修的詞有兩類。其見於六一詞者與晏殊近，還是因仍着馮延巳，李煜的作風；其見於醉翁琴趣外篇者與柳永近，多以俚俗言語寫男女間的艷事。六一詞中雖有不少佳構，但平凡者居多；琴趣外篇中則多活潑，新鮮的作品，尤妙在新切而不輕薄。這四大詞人外，十一世紀前期的詞人還有范仲淹，宋祁等，不能一一盡述，故皆略去不講。

十一世紀中年，詞壇上出了個怪傑。這個怪傑便是我們用以代表這個時代的蘇軾。他是個轉變詞壇風氣的作者。他代表着柳永所引起的反動勢力。他的特殊作風是清曠與豪放。在辭句方面，他時常雜採詩賦語，經典語，甚至於以散文的句法入詞；在內容方面，他以詞調笑，以詞詠古，以詞寫壯懷，以詞敍幽情，“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總之，他解放了詞的束縛，擴張了詞的領域！他這種“天馬脫羈”的作風固然引起那些守舊而膽怯的文人的驚駭，但一時作者沛然向風的也不少。這些作者如王安石，黃庭堅，晁補之，毛滂，葉夢得，向

子諲，陳與義等，或以清倩勝，或以沉咽勝，要皆是蘇軾的羽翼。

後於蘇軾約卄年，詞壇上又出了位重要的作者。這位作者便是周邦彥。他和蘇軾代表兩個根本不同的派別。蘇詞堂廡宏闊，周詞則紀律精嚴；蘇詞出語多渾成，周詞則琢句尚精鍊；蘇詞多不協律，周詞則"曼聲促節，繁會相宜"；蘇軾是柳永的反對者，周邦彥則是柳永的繼承人。蘇軾的羽翼有黃庭堅，晁補之諸人，周邦彥也有万俟詠，晁端禮，田爲，晁冲之，曹組，呂濱老，蔡伸等爲其同志。總之，在十一世紀後期，他是可以與蘇軾分庭抗禮的作家。

與蘇周同時的還有幾位不受他們二人牢籠的重要作者。這幾位是晏幾道，賀鑄，秦觀，李清照。晏幾道雖是十一世紀後期的作者，但他的作品多是"小詞"，故論者常把他歸屬南唐派。他的詞以華貴爲宗，故有人比之爲王謝子弟。賀鑄的詞與晏幾道很近，最奇特的是他有幾首詞似盧仝的詩。秦觀的詞雖有些類柳永的，他的特殊處還在淒與婉。李清照的詞是被駡爲"無顧籍"的，但就現存者看，大抵不出妍婉與澹婉兩類。

總之，蘇軾時代雖託始九六〇年，實際上，北宋的詞應始於仁宗，盛於哲宗及徽宗．十一世紀後期與十二世紀早年，可說是北宋詞的黃金時代。北宋詞壇的大勢已詳，以下便分章論述。

章一終

章二　宋初詞人

一、晏殊與歐陽修

現在先敍宋初詞人。十一世紀前半期的作者們，可以稱爲宋初詞人的很不少，但爲篇幅所限，我們只能選擇其中較重要的四位來論述。這四位是晏殊，歐陽修，張先，柳永。先論晏殊與歐陽修。

晏殊（西歷九九一——一〇五五年）字同叔，撫州臨川（今江西臨川附近）人。他幼聰慧，七歲能文，年十餘歲，卽以神童召試，賜同進士出身，並擢祕書省正字。眞宗時，他歷任太常寺奉禮郎，光祿寺丞，集賢校理，太常寺丞，左正言，戶部員外郎，太子舍人，翰林學士等職。仁宗天聖，康定間，他曾爲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兵部侍郎，禮部尙書，樞密使諸官。慶歷二年（一〇四二年），拜集賢殿學士，同平章政事，兼樞密使。四年（一〇四四年），因孫甫與蔡

裴的彈劾，乃降爲工部尚書，出守潁州，後徙陳州與許州，復歸爲禮部尚書。皇祐二年（一〇五〇年），以祀明堂遷戶部，以觀天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後徙河南府，遷兵部，以疾歸京師。病愈，遂留侍經筵。踰年卒。謚元獻。

晏殊的爲人很剛直，典州郡時，吏民都畏他悁急。但他却極愛才，據說，眞宗與仁宗時的名臣如范仲淹，韓琦，富弼諸人，都出他的門下。再看石林詩話所記的他同王琪的故事，更可知道他實是個風流儒雅的詩人。

晏殊有珠玉詞一卷，存詞約百數十首。

晏殊是歷來論詞公認的南唐派詞人。宋劉攽已說道：

> 元獻喜延己歌詞，其所自作亦不減延己。（中山詩話。）

後來宗此說的很多。但我們認爲說晏殊宗尚馮延己是可以的，但說他"其所自作亦不減延己"，則未免譽之過甚。珠玉詞中實有不少"魚目"。

先論所謂"珠玉"罷。這類詞大都包含有婉和與激

越兩種。前者的代表有：

無端一夜狂風雨，

暗落繁枝，

蝶怨蜂悲。

滿眼春愁說向誰。（采桑子。）

後者的代表有：

昨夜西風凋碧樹，

獨上高樓，

望盡天涯路。

欲寄彩箋無尺素，

山長水闊知何處。（蝶戀花。）

不過二者中究以婉和者爲多，所以歷來論晏詞的多稱他"風調嫺雅"，"溫潤秀潔"，"和婉明麗"，只有王國維於人間詞話中對於激越的蝶戀花特別贊揚。

以下便論"魚目"。所謂"魚目"者，實指下列幾種詞：(1)祝壽的詞，如：

中秋五日，

風淸露爽，

猶是早涼天。

蟠桃花發一千年，

祝長壽，

比神仙。(燕歸梁。)

(2)詠物的詞，如：

紅絲一曲傍階砌，

珠露下，

獨呈纖麗。

剪鮫綃，

碎作香英，

分彩線，

簇成嬌蕊。(眷恩新。)

3 歌頌昇平的詞，如：

斗城池館，

二月風和烟暖。

綉戶珠簾，

日影初長。

玉轡金鞍，

繚繞沙堤路，

幾處行人映綠楊。(玉堂春。)

這三種詞約占珠玉詞的三分之一，就中壽詞尤多。這三種詞都無內容，少風致，讀之味如嚼蠟；而壽詞尤劣。

總之，晏詞的最大而且普遍的毛病，就是不深刻。不獨"魚目"如此，"珠玉"亦常不免。這大約因爲他一生的遭際太順適了，人生的途程他並未走遍。

歐陽修（西歷一〇〇七——一〇七二年）字永叔，廬陵（今江西吉安附近）人。天聖八年（一〇三〇年），他中進士，調西京推官，尋入朝爲館閣校勘。景祐初，范仲淹以言事被貶，他以援助范仲淹也被貶於夷陵。後徙乾德令，武成節度判官，復校勘，進集賢校理。慶歷初，知諫院，同修起居注，知制誥，奉使河東，使還，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時杜衍等皆以黨議罷去，他上書論諫，他的政敵遂借他和他的甥女張氏的案子，排他出知滁州。由是而揚州，而穎州，南京，在外凡十餘年，方被召回。回朝後，任翰林學士職，修唐書。嘉祐初，知貢舉，加龍圖閣學士，拜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五年（一〇六〇年），拜樞密副使。六年（一〇六一年），拜參知政事。神宗初，蔣之奇彈劾他帷薄不修，他遂以觀文

殿學士刑部尚書出守亳州，繼改青州和蔡州。守青州時，因爲反對新法爲王安石所詆，故極力求歸田，熙寧四年(一〇七一年)，遂以太子少師致仕。次年卒。謚文忠。

談到歐陽修，誰都知道他是宋代的古文大家，誰都知道他是"以風節自持"，常被小人(其實不過是他的政敵而已)所排擊的名臣。實際上，他未必就是這樣冷酷的，呆板的道學家。觀王銍默記所記的他的甥女張氏那場官司，可知他那些"帷薄不修"的攻擊，未必盡是無稽之談，他的行爲大約是很浪漫的。

歐陽修有六一詞(雙照樓刻的歐陽文忠公近體樂府與此無大出入)和醉翁琴趣外篇。此二書雖有重複處，但醉翁琴趣外篇中的豔詞，就有許多是六一詞所不收的。二書合計，約存詞二百數十首，惜其中不免誤收他人之作。醉翁琴趣外篇中的豔詞，論詞的人大都棄而不取，甚且不敢承認是歐陽修做的。他們大約是怕歐陽修爲此吃不到"冷豬肉"。我們生於千載後，當然不能起古人而問之，但我們認爲這些豔詞出於歐陽修手卻有幾種可能：(1)歐陽修本爲過"風流事業"，鬧得"滿城風

雨"，據說，他曾戀愛過個女孩子。今看他的豔詞如：

> 更問"假如
> 事還成後，
> 亂了雲鬢，
> 被娘猜破？
> 我且歸家，
> 你而今休呵。
> 更為娘行，
> 有些針線，
> 誚未曾收囉。
> ……………"（醉蓬萊。）

此詞與南鄉子，南歌子，憶秦娥諸闋所寫的女主角的情態，都是屬於幼女的，而不是屬於成年女子的。因此，我們懷疑，在他這幾十首豔詞中，總有不少是實寫當時的情況。(2)在十一世紀時，詞壇上本有種以白話寫豔詞的趨勢。柳永是這派的中心人物，北宋詞人受這個影響的很多。歐陽修的年輩本與柳永不相上下，他做這些豔詞，說不定是受這種新趨勢的影響。有此二種可能，那末我們認為醉翁琴趣外篇同六一詞一樣，都是我們

研究歐詞的材料。

合六一詞與醉翁琴趣外篇來看，歐詞實包含着兩種極不相同的作品。這兩種作品的異點，不只是一個莊重，一個豔冶，一個用文言，一個用白話，最重要的是牠們代表着兩種不同的派別。前者代表的是南唐餘波，後者代表的是新興的宋詞的某種趨勢。六一詞所收的十分之九是前一種，後一種則大都收在醉翁琴趣外篇裏。第一種詞以婉和爲主，頗似晏殊。這百餘首詞中有很多佳作。如：

行雲却在行舟底，

空水澄鮮。

俯仰留連，

疑是湖中別有天。（采桑子。）

這確是很多的寫景文字。又如：

平蕪盡處是春山，

行人更在春山外。（踏莎行。）

此詞寫情也深摯而委婉。所可惜的是這類詞大都只是"柔潤淸圓"，很少能使讀者深切的感動。"細似輕絲渺似波"，六一詞所給予讀者的印象大都如是。第二種詞

以明暢爲主，牠不要給人們暗示，牠要明明白白的寫給你看。現在舉段寫相思的文字爲例：

空泪滴，
眞珠暗落。
又被誰，
連宵留著？
不曉高天甚意，
旣付於風流，
却恁情薄。
細把身心自解，
只與猛拚却。
又及至，
見來了，
怎生教人惡。（看花回。）

這種詞的好處，在牠能破除種種拘束，言所欲言。就看牠寫女人吧，如：

剗襪重來，
半嚲烏雲金鳳斂。
行笑行行連抱得，

相挨，

一向嬌癡不下懷。（南鄉子。）

牠所寫的女人是生氣勃勃的，雖然不免粗野點。以前論歐詞的人大都以六一詞爲限，故皆以"和平"，"蘊藉"評牠，他們那知歐陽修有這些大膽的，富有生意的作品！

張先與柳永

其次我們說張先和柳永。張先（西歷九九〇——一〇七八年）字子野，吳興（今浙江吳興附近）人。他的事蹟多不可考，我們只知道，晏殊曾辟他爲通判，又嘗知吳縣，官至都官郎中，後居錢塘。就他的詞看，他似曾遊過南徐，邠州，渭州諸地，但不知是否去做官的。他與蘇軾同遊，蘇軾稱他詩筆老妙，並說他的詩可追配古人。

張先有張子野詞二卷，補遺一卷，凡百八十餘首。

張先是位革變宋初詞壇上風氣的人。他的年輩雖比晏殊還早點，但他不受南唐的範圍。他的詞秀麗勁峭，與南唐派的清疏婉約，絕不相同。讀他的詞，有四點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一，無論寫人或寫物，張詞都喜用

些華麗的字面。如：

波湛橫眸，

霞分膩臉。（踏莎行。）

這是寫人的例子。又如：

藕絲衫剪猩紅窄。（菩薩蠻。）

雕觴霞灧，

翠幕雲飛。（宴春台慢。）

二，張詞又喜鍊字。如：

冰齒映輕唇。（慶春澤。）

人面新生酒豔。（河滿子。）

這些"冰齒"，"酒豔"等字面，實與鮑照的"驚舲"，"絨歎"同，大都是自鑄新辭。所以張詞中有許多很工巧的句子。如：

橫塘水靜，

花窺影，

孤城轉。（傾杯。）

這類句子實為晚唐，五代與晏歐諸人所無。三，張詞常用人間詞話所謂"代字"。如：

纖纖玉筍橫孤竹。（菩薩蠻。）

抱雲句雪近燈看。(慶金枝。)

以"玉筍"代手,以"孤竹"代樂器,以"雲"與"雪",代女人的肉體,這類例子很多。四,張詞已有喜鋪敍的傾向。如:

四堂互映,

雙門並麗,

龍閣開府。

郡美東南第一,

望故苑樓台霏霧。

垂柳池塘,

流泉巷陌,

吳歌處處。……

和煦。

雁齒橋紅,

裙腰草綠,

雲際寺林下路。

酒熟梨花賓客醉,

但覺滿山簫鼓。……(破陣樂。)

這首詞敷衍錢塘的繁華可謂淋漓盡致。此外如傾杯,百

娟娘等詞也都如是。這四點對於後來的大詞人周邦彥都有點影響。周詞工巧而遒勁似從張詞來的。

柳永(西歷九九〇?——一〇五〇年?)字耆卿，崇安(今福建崇安附近)人。他是個不走紅運的才人，幾經挫折，方於仁宗景祐元年(一〇三四年)及第。及第後，官至屯田員外郎，所以人家多稱他為柳屯田。他的為人很浪漫，當他遊學汴京時，所過的大都是醇酒婦人的生活。這在他的宣清，鳳歸雲等詞中都可看出來。"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這是他沈溺於聲色時的狂語，也就是他一生坎坷的根苗。由浪漫而蹇蹇，由連蹇而頹廢，雖也想致身通顯，但終於窮愁而死。死後家無餘財，還是同他有交情的妓女們合錢把他葬了。

柳永有樂章集三卷，樂章集續添曲子一卷，約存詞二百首左右。

柳永雖然坎坷一生，他的詞卻很占勢力。"凡有井水飲處卽能歌柳詞"，於此可見柳詞傳播之廣。他對於詞體演變上的貢獻，尤值得我們注意。據宋翔鳳樂府餘論說，他是慢詞的創始者。

柳詞約有七種特點：（1）善於鋪敍。今節錄夜半樂為例：

望中酒旆閃閃，
一簇烟村，
幾行霜樹。
殘日下，
漁人鳴榔歸去。
敗荷零落，
衰楊掩映，
岸邊兩兩三三，
浣沙遊女。
避行客，
含羞笑相語。

（2）多用俗語。今舉晝夜樂為例：

一場寂寞憑誰訴，
算前言，
總輕負。
早知恁地難拚，
悔不當初留住。

其奈風流端正外，

更別有繫人心處。

一日不思量，

也攢眉千度。

(3)多涉淫媟。今舉玉女搖仙珮爲例。

且恁相偎倚，

未消得憐我，

多才多藝。

願奶奶，

蘭心蕙性，

枕前言下，

表余深意。

爲盟誓：

今生斷不孤鴛被。

(4)多諛詞。今舉送征衣爲例：

願巍巍，

寶歷鴻基，

齊天地遙長。

這是頌美皇帝的。再舉柳初新爲例：

別有堯階試罷，

郎君成行如畫。

杏園風細，

桃花浪暖，

競喜羽遷鱗化。

這是恭維應試的舉子的。(5)描寫行役羈旅的愁苦。今舉塞孤爲例：

一聲雞，

又報殘更歇。

秣馬小車催發。

草草主人燈下別。

山路險，

新霜滑。

瑤珂響，

起棲烏，

金鞍冷，

敲殘月。

漸西風緊，

襟袖淒裂。

這是寫行役之苦的。再舉八聲甘州爲例：

不忍登高臨遠，

望故鄉渺邈，

歸思難收。

歎年來蹤跡，

何事苦淹留。

這是寫羈旅之愁的。(6)喜寫都市的繁華豪奢。今舉玉樓春爲例：

皇都今夕知何夕，

特地風光盈綺陌。

金絲玉管咽春空，

蠟炬蘭燈燒曉色。

(7)喜寫妓女的聲容。今舉玉蝴蝶爲例：

誤入平康小巷，

畫檐深處，

朱箔微褰。

羅綺叢中偶認，

舊識嬋娟。

翠眉開，

嬌橫遠岫，

綠鬟鞾，

濃染春烟。

這七種特點大都和柳永的個性和身世有關係。他原是個浪漫而熱中（觀後山詩話記他獻醉蓬萊詞事便可知道"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只是一時的狂語）的人，他處的又是個上下驕奢的太平時代，在"徧九陌羅綺香風微度"的汴京他復勾留最久。在這種情形之下，他自然不免要頌祝皇帝的生日（如送征衣），歌詠都市的豪華（如玉樓春），描寫妓人的聲容（如玉蝴蝶）。又因他"常流連坊曲"，詞多應教坊樂工的請求而作，所以他的詞要力求淺近，採用當時的俗語，使聽歌者易於了解（如晝夜樂）；要用些頌揚的辭句，使聽歌者心中高興（如柳初新）。至於塞孤和八聲甘州所寫的，那顯然是他的落魄的身世給他賜與。

這七種特點自然有優有劣。(1)與(5)是屬於優的方面的，(3)與(4)是應屬於劣的方面的，(2)與(6)，(7)則優劣參半。所可惜的是樂章集中惡濫者多，精粹者少。

這七種特點中,如(1),(2),(3),(4)諸項對周邦彥和周派詞人都有不小的影響。

總之,柳永同張先都是生於宋初而不受南唐的範圍的人,而柳詞尤其是時代的寵兒。

章二終

章三　蘇軾及其派

蘇軾傳略

繼晏,歐,張,柳諸人而起的,有蘇軾。他是北宋詞壇上的領袖人才,十一世紀後期和十二世紀初年的詞人隸屬於他的旗下的很多,其中較重要的有王安石,黃庭堅,晁補之,毛滂,葉夢得,向子諲,陳與義等七人。以下便敘述蘇軾和他的同派。

蘇軾(西曆一〇三六——一一〇一年)字子瞻,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附近)人。少聰慧,七歲已知讀書,十歲已能文章。嘉祐二年(一〇五七年),舉進士,繼任福昌縣主簿,大理評事,鳳翔府簽判等職。熙寧元豐間,因與王安石政見不合,出通判杭州,後徙密州,徐州和湖州。元豐二年(一〇七九年),李定,舒亶諸人說他的詩謗訕朝廷,因將他逮捕入京,下獄根究,終以黃州團練副使,謫居黃州。哲宗即位,以他爲朝奉郎,知登州。

未久，召他爲禮部侍郎，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兼侍讀。元祐四年（一〇八九年），因論事得罪當軸者，乃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由是而潁州，而揚州，定州，雖然在這數年內也曾在京任過翰林承旨，兵部尚書等職，但究以外任的時間爲多。紹聖初，復行新法，廢舊人，遂有人說他以前作的"詞命"指斥"先朝"（神宗），他因被貶到惠州，後又徙昌化。徽宗卽位，將他由昌化徙到廉州，永州。會大赦，他得北還，復朝奉郎，提舉成都玉局觀。建中靖國元年（一一〇一年）夏，卒。謚文忠。

蘇軾是中國文學史上最有天才的作者之一。他的文，詩，詞，以至書法，無不佳妙。但這種偉大的天才的產生，自然和他所處的環境有密切的關係。所謂環境包括產生他的地域和家庭。先論產生蘇軾的地域。魏顥說：

> 蜀之人無聞則已，聞則傑出，是生相如，君平，王褒，揚雄，降有陳子昂，李白，皆五百年矣。（李翰林集敍。）

這話雖有點荒誕，但不是全無理由的。因爲各地方的人民都有他們的特性，而傀偉奇特，似乎是蜀人的特性。

所以蘇軾能成爲文學史上的怪傑，當然和產生他的地域有關係。次論蘇軾的家庭。他的家庭有點似李煜的家庭，雖然遠不不及李煜的闊氣。他的父親蘇洵原是宋代出名的文士，卽他的母親程夫人也不是個尋常婦女。宋史蘇軾傳道：

> 生十　，父洵遊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程氏讀東漢范滂傳，慨然太息。軾請曰，"軾若爲滂，母許之否乎？"程氏曰，"汝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耶？"

她的學識與氣概，於此也可見其彷彿。他的弟弟蘇轍則與他齊名，人稱爲"小蘇"。他的家庭的文學空氣旣如此濃厚，宜乎產生他這樣的天才。

講到蘇軾的性格，我們認爲他是個曠達而有膽識的人。因爲他是個有膽識的人，所以他歷宰州郡，都有所興革，絕不肯因循敷衍；對於他的方得時君寵任的政敵，始終反對，不合作，雖爲此屢遭竄逐，亦所不惜。因爲他是個曠達的人，所以他雖屢遭竄逐，萬里投荒，也處之泰然。他這種奇偉的人格，表現到散文上，便是"渾涵光芒，雄視百代"；表現在詩(狹義的)上，便如"天馬

脫羈，飛仙遊戲”；表現在詞上，自然也要“遺世獨立”，替詞人們另闢個新天地。

總結上文，作一年表：

記年			記事		
西歷	中歷	蘇軾	歷史的	傳記的	文學的
一〇三六	宋仁宗景祐三年	一		蘇軾生。	
一〇五七	嘉祐二年	二二		舉進士。	
一〇六九	神宗熙寧二年	三四	神宗用王安石說行新法		
一〇七一	四年	三六		忤王安石，出通判杭州。	
一〇七九	元豐二年	四四		秋，被讒，就逮入都。冬，謫黃州。	

一〇八五	八　年	五〇		奉召入京。	作滿庭芳，漁父諸詞。
一〇八九	哲宗元祐四年	五四		忤當軸者，出守杭州。	作定風波與點絳脣等。
一〇九二	七　年	五七		召歸。	作滿江紅諸詞。
一〇九四	紹聖元年	五九		貶英州，改惠州。	作浣溪沙諸詞。
一〇九七	四　年	六二		夏，徙昌化。	
一一〇〇	元符三年	六五	徽宗即位。	內徙。	秦觀卒。
一一〇一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	六六		夏，卒于常州。	

蘇軾的詞

蘇軾有東坡樂府三卷，約存詞三百數十首。這三百數十首詞，我們可分三點去研究。這三點是：淸曠，豪放，婉麗。

先就淸曠這一點論述。這是蘇詞所以不朽的地方。東坡樂府三卷，十之六七都應屬於這一類；論者稱蘇詞爲"絕去筆墨畦徑，直造古人不到處"，"逸懷浩氣超乎塵垢之外"，卽指此點而言。這種淸曠的風格是怎樣構成的？我們認爲由於下列三項：

(1)作者的性格曠達。

(2)不喜寫男女艷情。

(3)辭句不尙藻飾和彫琢。

蘇軾的曠達性格已詳上文，蘇詞中如：

障泥未解玉驄驕，
我欲醉眠芳草。
　可惜一溪明月，
莫教踏碎瓊瑤。
解鞍欹枕綠楊橋，
杜宇一聲春曉。(西江月。)

這類詞是用不着什麼驚人的辭句的，因爲作者的灑脫

不羣的人格已足使讀者神往了。這是對於第一項的說明。所謂蘇詞不喜寫男女豔情者，是就我們分析蘇詞的內容的結果而言。我們分析蘇詞時，深深覺得，在蘇詞中爲朋友作的最多，爲女人作的最少；他不獨不常爲女人作詞，即爲女人作詞，也多不涉狎褻。蘇詞中如：

蒼顏華髮，
故國歸計何時決？
舊交新貴音書絕，
惟有佳人，
猶作殷勤別。（醉落魄。）

這首詞據說是爲個妓女作的，但作者的態度却如此的莊重，誠懇。其他與此闋相類的詞還不少。這是對於第二項的說明。至於蘇詞之不尙藻飾和彫琢，可以下列的例子證明。其寫景的例子有：

春未老，
風細柳斜斜。
試上超然臺上看，
半壕春水一城花。
烟雨暗千家。（望江南。）

其寫情的例子有：

漫道帝城天樣遠，

天易見，

見君難！（江城子。）

此二詞都極渾樸，眞切。這是對於第三項的說明。以上三者中，當然以第一項爲最難能而可貴。因爲必有曠達的性格，方能有雋妙的吐屬。這不是受之於人的。蘇軾與李白的不可及處，便在於此。至於後二項都是可學而能的。以人爲喻，前者是人的"神"，後者不過是"貌"罷了。

次論豪放。講到蘇詞的風格，論者大都以豪放相推許。其實這個觀念是錯誤的，所謂"銅琶鐵板"高歌"大江東去"者，只能代表蘇詞的一小部分。所以我們說蘇軾開豪放派的先路則可，說豪放是蘇詞的本色，那便錯了。蘇詞怎樣開豪放派的先路？要說明這一點，我們應先知道豪放的意義。我們認爲豪就是氣魄雄偉，放就是解放，不守常規；不過放的內涵不似豪那樣單純，有辭句方面的放，有內容方面的放，更有聲律方面的放。蘇詞中如：

我醉拍手狂歌，

舉杯邀月，

對影成三客。

起舞徘徊風露下，

今夕不知何夕。

便與乘風，

翻然歸去，

何用騎鵬翼。

水晶宮裏，

一聲吹斷橫笛。（念奴嬌。）

此詞與"大江東去"，"明月幾時有"諸作，都是豪的例子。如：

為米折腰，

因酒棄家，

口體交相累。

歸去來，

誰不遣君歸？

覺從前皆非今是。

露未晞。

征夫指余歸路，

門前笑語喧童稚。

嗟舊居都荒，

新松暗老，

吾年今已如此。（哨遍。）

賢哉令尹，

三仕已之無喜慍。（減字木蘭花。）

這二首詞不獨句法類散文，且採用詩賦語與經典語，這便是所謂辭句方面的放。如：

萬事從來風過耳，

何用不著心裏。

你喚做，

便是達者，

便是達者，

也則恐未。

此理本不通言，

何曾道歡遊，

勝如名利。

道則渾是錯，

不道如何卽是，

這裏原無我與你。（無愁可解。）

犀錢玉果，

利市平分沾四座。

多謝無功，

此事如何著得儂。（減字木蘭花。）

這兩首詞，前者是說理的，後者開玩笑的（參看詞敍）。此外還有些記敍遊覽行役的，酬酢親朋的，以及寫閑適的情趣的。這種"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的辦法，便是所謂內容方面的放。晁補之論蘇詞道：

蘇東坡詞，人謂不協律。然居士詞橫放傑出，自是曲子縛不住。（歷代詩餘引。）

陸游論蘇詞道：

世言東坡不能歌，故所作樂府多不協。晁以道謂紹聖初，與東坡別於汴上，東坡酒酣，自歌古陽關。則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聲律耳。（詞林紀事引。）

"自是曲子縛不住"，"不喜剪裁以就聲律"，這便是聲律方面的解放。經過了這種種解放，詞將與詩（狹義的）通

而爲一了。因之不免有人罵蘇軾道：

子瞻以詩爲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陳師道後山詩話。）

總之，對於蘇詞的豪，古今贊許的人很多，對於牠的放，則多不免爲之咋舌。

最後論婉麗。這一點是論蘇詞的人所不大注意的。我們認爲婉麗誠然不是蘇詞的本色，但牠同豪放一樣，可以代表蘇詞的一部分。其中有極華貴的，如：

紅綃衣薄麥秋寒，
綠綺韻低梅雨潤。（木蘭花。）

有極纏綿宛轉的，如：

春色三分，
二分塵土，
一分流水。
細看來不是
楊花，點點
是離人淚。（水龍吟。）

甚且有極似柳永的，如：

丹青口畫，

無言無笑，

看了漫結愁腸。

襟袖上，

猶存殘黛，

漸減餘香。

一自醉中忘了，

奈何酒後思量。

算應負你，

枕前珠淚，

萬點千行。(雨中花。)

張炎說：

> 東坡詞清麗舒處，高出人表，周秦諸人所不能到。(詞源。)

可知這類詞實有值得我們敍述的地方。

蘇詞的作風略盡上述這三點中，以下便論牠在詞壇上承前啓後的關係。講到這一點，我們將清曠者放在一邊，專論豪放與婉麗二種。先論婉麗的來源。只要是略看過詞的人，誰都知道而且承認蘇軾和柳永是不相干的作者。若就蘇詞的大處著眼，自然應該如此主張，

但若就細處研究，似乎蘇軾和柳永不是絕不相干的。蘇軾與鮮于子駿書說：

> 近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成一家。

碧雞漫志說：

> 今少年妄謂東坡移詩律作長短句，十有八九，不學柳耆卿，則學曹元寵，雖可笑，亦毋庸笑也。

我們若將此二說合勘，則蘇柳的關係不難尋出消息，況又有詞可證。此外，還有一點可以供我們參考的，便是彊村叢書中的東坡樂府。此書凡三卷，前二卷所載的詞大都以清曠與豪放者爲主，後一卷則多婉麗的詞；但前二卷是編年的，起於蘇軾三十七歲，終於他六十五歲，不載他少年時代的作品，後一卷所載的詞却都不能確定其作期。這種情形很使我們懷疑，蘇軾在早年或曾一度學過柳永。本來當十一世紀中年，蘇軾的少年時代，柳詞正風靡一時，蘇軾受柳永的影響也是很可能的。次論豪放的影響。四庫提要說：

> 詞自晚唐五季以來，以清切婉麗爲宗，至柳永而一變，如詩家之有白居易，至蘇軾而又一變，如詩家之有韓愈，遂開南宋辛棄疾一派。

這段議論很能說出蘇詞之豪放者對於後代的影響。南宋詞人如辛棄疾，劉克莊等無論是直接的，抑間接的，都可說是蘇軾的後裔。

蘇派詞人

現在敍到蘇軾的同派了。這幾位詞的年代很參差，最早的在一〇二一年便生了，最遲的到一一五三年方死。但這位誕生最早的王安石並不是專力爲詞的人，當然將他統屬於比他較晚的大詞人蘇軾的麾下；那年代最遲的葉，向，陳等，雖都在南宋做過官，但南渡時，他們都已過中年，故仍將他們附屬在蘇派中。此外，還有一點要說明的，便是這幾家的作風都不很一致，我們統稱之爲蘇派詞人者，實因他們都有與蘇詞相類處。

王安石（西歷一〇二一——一〇八六年）字介甫，撫州臨川（今江西臨川附近）人。慶歷二年（一〇四二年），舉進士，歷任舒州通判，度支判官等職。神宗卽位，因久聞安石名，命他知江寧府，未久，召他爲翰林學士兼侍讀。熙寧二年（一〇六九年），他官至參政，遂行青苗，均輸，保甲等新法，繼遷禮部侍郎，同平章事。七年

(一〇七四年)，因大旱，人民多流離，神宗也疑新法不便於民，命他以觀文殿大學士出守江寧府。八年(一〇七五年)春，再入相，尋以子死求去，復出判江寧。元豐初，拜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但終神宗之世，不再召用。元祐初，卒，諡曰文。王安石是個膽大而自信力甚強的人。"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這是他令當時人爲之咋舌的名言，也就是他自己的信仰。但爲了變法失敗，遂被人們罵了這樣多年，實際上，他不獨不似史書上說的那樣壞，他並且是位有天才的作者。他的散文與詩，在宋代都是很有名的。

王安石有臨川先生歌曲一卷，補遺一卷，約存詞廿餘首。王安石在政治上是蘇軾的生死對頭，但在詞上，他倆却走上了一條路。蘇王相近的地方是：一，他們的詞都是"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絕不以男女的豔情自限；二，他們的詞都不喜作狎褻話。所以王詞中有說理的，有詠古的，有寫幽居的生活的，寫男女相思的獨少，且極莊重。在這些詞中，最奇特的例子是：

歸依佛，

彈指越三祇，

願我速登無上覺，

還如佛坐道場時，

能智又能悲。(望江南。)

這首詞用的名詞大都出自內典。至於藝術最完美，最負盛譽的，還數桂枝香與千秋歲引，今錄桂枝香爲例：

登臨縱目，

正故國晚秋，

天氣初肅。

千里澄江似練，

翠峯如簇。

……………………

念自昔豪華競逐，

歎門外樓頭，

悲恨相續。

千古憑高，對此

漫嗟榮辱。

此詞不獨多寫景的"勝語"，且氣魄雄峻，寄慨遙深，無怪乎一時推爲絕唱。

黃庭堅(西曆一〇四五——一一〇五年)字魯直，

洪州分寧（今江西修水附近）人。治平四年（一〇六七年），舉進士，調汝州葉縣尉。熙寧初，爲北京國子監教授，知太和縣。元祐初，哲宗召他爲校書郎，神宗實錄檢討官，遷著作郎，加集賢校理，後改任祕書丞，國史編修官。紹聖元年（一〇九四年），章惇等說他修的神宗實錄不實，謫他爲涪州別駕，安置黔州，又徙戎州。徽宗卽位，起復監鄂州稅，知太平州，尋因陳擧說他作的承天院記幸災謗國，遂貶宜州。崇寧四年，卒於貶所。他是宋代著名的詩人。陳師道說他的詩得法於杜甫，更有人以他與蘇軾並稱爲蘇黃。

黃庭堅有山谷詞一卷，約存詞百數十首。在北宋詞人中，雖有人以他與秦觀並稱，實際上，他遠不及秦。他的詞實無什麼顯著的作風，他是位依違在蘇軾，柳永，秦觀三人間的作者。大約黃詞的豪放處近蘇，豔冶俚俗處近柳，婉媚處近秦。其類蘇者如：

環滁皆山也。
望蔚然深秀，
瑯琊山也。
山行六七里，

有翼然泉上,

醉翁亭也。

翁之樂也,

得之心,寓之酒也。(瑞鶴仙。)

此闋以文入詞,頗似蘇軾的哨遍。又如:

瑤草一何碧,

春入武陵溪。

溪上桃花無數,

枝上有黃鸝。

我欲穿花尋路,

直入白雲深處,

浩氣展虹霓。

祇恐花深裏,

紅露溼人衣。(水調歌頭。)

這不只是近蘇,竟是擬蘇了。其類柳者如:

歡極嬌無力,

玉軟花欹墜。

釵掛袖,

雲堆臂。

燈斜明媚眷，
汗浹瞢騰醉。
"奴奴睡，
奴奴睡也奴奴睡"。(千秋歲。)

這首詞的狎媟，俚俗，竟在柳永玉女搖仙珮之上。至其近秦的則有：

春無踪跡誰知，
除非問取黄鸝。
百囀無人能解，
因風飛過薔薇。(清平樂。)

大約黃庭堅少年時喜爲豔語，所以詞多近柳秦，晚年備歷憂患，多頹放之作，故又類蘇。但他學蘇而未得其清曠，學柳而未得其詳贍，學秦而未得其深切。

晁補之(一〇五三——一一一〇年)字无咎，濟州鉅野（今山東鉅野附近)人。他是晁迥的後裔。元豐中(?)舉進士，任澧州司戶參軍，北京國子監教授。元祐初，爲太學正，繼任祕書省正書，校書郎，著作郎等職。紹聖初，出守齊州，尋因修神宗實錄失實，降通判應天府亳州，又貶監處州與信州酒稅。徽宗立，召他任吏部

員外郎，禮部郎中等職。崇寧時，追貶元祐黨人，他爲諫官管師人所論，出知河中府，後徙湖密等州。大觀末，知達州，後改[illegible]州。四年，卒。晁補之的才氣很大。宋史說他的文章"凌厲奇卓，出於天成"，又說他的罪言通達世務。他的詩也好。四庫提要稱之爲"風骨高騫，一往俊邁"。

晁補之有琴趣外篇六卷，約存詞百數十首。在蘇門的詞人中，黃庭堅，晁補之都和蘇軾接近，但黃於蘇外，兼似柳秦，所以最與蘇接近的似還應推晁。據我們觀察所得，晁詞近蘇的地方有兩點：一，晁詞的氣魄有許多是雄偉的，最著的有：

青綾被，
休憶金閨故步。
儒冠曾把身誤。
弓刀千騎成何事，
荒了邵平瓜圃。
君試覷，
滿青鏡
星星鬢髮今如許。

功名浪語。

便做得班超，

封侯萬里，

歸計恐遲暮。（摸魚兒。）

二，蘇軾喜檃括詩文爲詞，晁補之亦然。他檃括盧仝的有所思道：

當時我醉，美人

顏色如花堪悅。

今日美人去，

恨天涯離別。

青樓朱箔，

嬋娟蟾桂，

三五初圓，

傷二八還又缺。

空竚立，

一望不見，心絕，

心絕。（洞僊歌。）

這兩點中，前者尤值得我們注意。劉熙載在藝概中曾說辛棄疾的摸魚兒（“更能消幾番風雨”闋）即襲晁詞的

"波瀾",由此可知晁補之詞不獨可與蘇詞"驂靳",而且可說是由蘇到辛的過渡者。但晁詞也不全與蘇同。蘇的特點在淸曠,晁的特點在沉咽。如:

淸時事,
羈遊意,
盡付與
狂歌醉。(滿江紅。)
忍淚一春愁,
過却花時節。(生查子。)

這類詞都是蘇詞中所少見的,而在晁詞中却很多,自傷遷謫的詞固如是,言情之作亦然。這是晁蘇間的異點,同時也是晁詞能獨成一家的地方。

毛滂(西歷一一五五?——一一二〇?)字澤民,江山(今浙江江山附近)人。元祐初,他爲杭州法曹,後知武康縣。政和中,守嘉禾。他的宦跡可考者僅此。他雖未做過什麽大官,但他實是當時的名士。蘇軾的詩中曾以他與黃庭堅張耒等並比。

毛滂有東堂詞一卷,存詞幾二百首。毛滂因爲曾依附過蔡京,故論詞的人多看不起他,實際上,他的詞確

不愧爲北宋名家。他的詞中有很深婉的(如靑玉案"芙蓉花上濛濛雨"闋),有很華貴的(如浣溪沙"花市東風卷笑聲"闋),有很沈著的(如玉樓春"長安回首空雲霧"闋),但以淸雋爲主。如:

風露滿簾淸似水,
笙歌一片醉爲鄉。(浣溪沙。)
酒濃春入夢,
窗破月尋人。(臨江仙。)

這些詞雖沒蘇詞那樣大的氣魄,但都瀟洒絕俗。

葉夢得(西歷一〇七七——一一四八年)字少蘊,蘇州吳縣(今江蘇吳縣附近)人。紹聖四年(一〇九七年)舉進士,爲丹徒尉。建中靖國崇寧間,歷任婺州教授,祠部郎官等職。大觀初,除起居郎,遷翰林學士。三年(一一〇九年),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汝州,尋落職提舉洞霄宮。政和時,起知蔡州,帥潁昌,忤宦者楊戩,尋提舉南京鴻慶宮。南渡初,他爲翰林學士,兼侍讀,除戶部尚書,繼遷尙書左丞,資政殿學士。紹興時,歷任壽春等六州宣撫使,江東安撫制置大使,福建安撫使,以崇信軍節度致仕,卒於湖州。葉夢得是個博學的人。他不獨

以詩文名於南北宋間，他的石林燕語論述朝章國典，官制科目，都足補史傳之缺。他又富於幹才。當他知建康時，諸道兵咸集，他經營籌畫，能使軍用不乏。

葉夢得有石林詞一卷，存詞近百闋。葉夢得論詩雖不免隱抑元祐諸人，但在詞上他可說是蘇軾的忠實信徒。他忠實於[illegible]的證據有四。一，葉詞的氣魄也有些很雄偉的。例如：

　歲將晚，
　客爭笑，
　問衰翁。
　平生豪氣安在，
　走馬爲誰雄？
　何似當筵虎士，
　揮手絃聲響處，
　雙雁落遙空。
　老矣眞堪愧，
　回首望雲中。（水調歌頭。）

二，葉詞中也有些很清曠的。例如：

　卷盡微雲天更闊，

此行不負清秋。

忽驚河漢近人流。

青霄元有路，

一笑倚瓊樓。（臨江仙。）

三，葉詞也時采用諸子語或詩賦語。例如：

攜濁酒，

遶東籬。

菊殘猶有傲霜枝。

一年好景君須記，

正是橙黃橘綠時。（鷓鴣天。）

四，他也不善做豔冶的詞。關於這一點，毛晉在石林詞跋中曾說過。不過葉夢得之所以配稱個詞人，絕不爲他能做效蘇軾。石林詞中如：

倒卷瀟回目盡處，

秋水黏天無壁。（念奴嬌。）

秋還暮，

小窗低戶，

唯有寒蛩語。（點絳脣。）

這些詞句或警峭，或簡淡，都不失爲詞中"勝語"。

向子諲（西曆一〇八六——一一五三年）字伯恭，臨江（今江西清江附近）人。他是向中敏的後裔，神宗皇后的再從侄。因爲他是個外戚，所以他入仕很早。元符三年（一一〇〇年），他以恩補假承奉郎，後遷知開封府。宣和中，他官江淮發運司，淮南轉運判官，繼改京畿轉運副使，兼發運副使。南渡後，他官江淮發運使，知潭州。紹興時，移官鄂州，又知廣州和江州，改江東轉運使，進祕閣修撰，累官至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後以忤秦檜罷歸。紹興二十三年，卒。向子諲雖然出身貴族，度過繁華享樂的生活，但他實是個忠義凛然的血性男兒。看他困守潭州，不拜金詔種種行事，便不難想見其爲人。爲了他這慷慨赴義的血性，致屢忤權貴，常被撤職，終於退居林下。

向子諲有酒邊詞一卷，約存詞百數十首。向子諲的詞實包含着兩種不同的作風：一種是華貴妍冶的，一種是瀟洒亢爽的。劃分這兩種作風的鴻溝，便是靖康之亂。所以前者多屬於"江北舊詞"，後者多屬於"江南新詞"。我們將他歸之蘇派的理由，自是爲了後者。先論"江南新詞"。這些詞中，如：

四十載，

兩人在，

總白頭。

誰知滄海成陸，

萍[illegible]落南州。

忽問神京何在，

幸有[illegible]林秋露，

芳氣襲衣裘。

斷送餘生事，

惟酒可忘憂。（水調歌頭。）

此詞與八聲甘州，滿江紅諸作，都是胡寅所謂"步趨蘇堂而嚌其胾"的作品。"江南新詞"不但多亢爽瀟洒的詞，並且以詞說理，如：

千古一靈根，

本妙無明淨。

這個如如已是差，

莫認風旛影。（卜算子。）

這便是個例子。但這也是承繼蘇軾的流風餘韻。次論"江北舊詞"。這幾十首詞雖與蘇異，但其中不少佳構。

例如

遙憐白玉人，

翠袖餘香歇。

可惜獨眠寒，

減動豐肌雪。(生查子。)

讀了這種華妍的詞，誰還信這位作者曾困守孤城，單騎諭敵呢？

陳與義(西歷一〇九〇——一一三八年)字去非，洛陽(今河南洛陽附近)人。政和三年(一一一三年)，他登上舍甲科，任開德府教授，後遷太學博士，符寶郎等職。南渡之際，他避亂於襄，漢，湖，湘諸地，後被召爲兵部員外郎。紹興初，遷中書舍人，吏部侍郎，累官至參政。八年(一一三八年)，提舉臨安洞霄宮，尋卒。

陳與義有無住詞一卷，約存詞十餘首。他的詞雖不多，但極精粹。他的詩本"上下陶，謝，韋，柳間"，所以他的詞亦異常清逸。無住詞中，如：

行到石橋聞細雨，

聽還住，

風吹却過溪西去。(漁家傲。)

這和那膾炙人口的"杏花疏影裏，吹笛到天明"，都是所謂"亭亭風骨"的作品。雖然其中有不少寄寓感慨的，如虞美人的

洛陽城裏又東風，

未必桃花得似舊時紅，

但其瀟洒的氣度實不下於漁家傲等詞。黃昇說他的詞"可摩坡仙之壘"，並非過譽。他同毛滂一樣，和蘇軾接近處都在"清"字上。

章三終

章　四　周邦彥及其派

周邦彥傳略

繼蘇軾而起的大詞人有周邦彥。他雖不似蘇軾那樣，異軍特起，一空依傍，但也是位領袖的作者。一時詞人可稱爲他的同派的有万俟詠，晁端禮，田爲，晁冲之，曹組，呂濱老，蔡伸等人。現在先敘周邦彥，以後再敘万俟詠諸人。

周邦彥（西歷一〇五六——一一二一年）字美成，錢塘（今浙江杭縣附近）人。他幼年的事蹟已不可考。關於他的行事，我們知道的最早的，當是他北遊汴京，讀書太學。這一年是元豐二年（一〇七九年），他年方二十四歲。在汴京過了四五年太學生的生活，元豐八年（一〇八五年）因獻汴都賦，乃由諸生被命爲太學正。元祐二年（一〇八七年），他出任廬州教授。八年（一〇九三年），知溧水。紹聖中，還汴爲國子主簿。元符元年（一〇九八年），因重進汴都賦，得除秘書正字。建中靖國初，

爲校書郎，後歷任考功員外郎，宗正少卿等職。大觀政和間，爲議禮局檢討，繼官隆德，明州諸地。政和六年，(一一一六年)，由明州入爲祕書監，徽猷閣待制，提舉大晟府。重和元年(一一一八年)以友人劉昺獲罪，遂出知眞定府，後改順昌府。宣和初，徙處州，旋罷官提舉南京鴻慶宮。踰年，徙居睦州，適方臘反，因還杭州，又絕江居揚州。宣和三年(一一二一年)，卒，年六十六歲。(卒年和年歲，各種記載有明文，從此可推算他的生年。王國維淸眞先生遺事誤算一年。)

關於周邦彥的爲人，故書中保存着相反的記載。例如宋史說他：

疏雋少檢，不爲州里推重。

但樓鑰淸眞先生文集敍却說：

公壯年氣銳，以布衣自結於明主，又當全盛之時，宜乎立取富貴；而考其歲月仕宦，殊爲流落，更就銓部，試遠邑，雖歸班於朝，坐視捷徑，不一趨焉。三綰州麾，僅登松班，而旅死矣。蓋其學道退然，委順知命，人望之如木雞，自以爲喜，此又世所未知者。

在這相反的兩說中，我們比較的贊成前者。因為關於周邦彥的傳說，如張端義貴耳集，周密浩然齋雅談，王灼碧雞漫志諸書所記，都與宋史所說的相近；而且他那獻賦的行徑，便可證明他是個有才無行的"狗監文士"，樓鑰的話顯然是給周邦彥裝面子的。

周邦彥雖以詞名，但他實是個致力學問的人。宋史說他"博涉百家之書"，咸淳臨安志也稱他"涉獵書史"。他這種博極羣書的學力，每在他的作品中顯露出來。樓鑰說：

> 人必以為豪放飄逸，高視古人，非攻苦力學，以寸進者。及味其辭，經史百家之言盤屈筆下，若自己出，一何用功之勤，而致力之深耶！（清眞先生文集敍。）

這便是證據。因為"經史百家之言"常"盤屈"在他的"筆下"，所以他的詞有"言言皆有來歷"的優點，同時他的汴都賦也有晦澀艱深的劣點。不過他的詩似乎未受他的博極羣書的流毒，如：

> 冬曦如村釀，
> 微溫只須臾。

行行正須此，

戀戀忽已無。(曝日詩。)

這幾句詩便很簡淡。惟此數語恐不足以代表周詩全體的風格。

最後談談他對於音樂的造詣和事業。咸淳臨安志說：

邦彥能文章，名其堂曰顧曲。

詞源說：

迄於崇寧，立大晟樂府，命周美成諸人討論古音，審定古調。

這些記載都可供我們參證。宋詞人固多通音律，但像周邦彥這參與當代音樂改革的大事業者却不甚多。因爲他是個精於音律的作者，所以他的詞多"疊聲促節，繁會相宜"。

總結上文，作一年表：

記年			記事		
西歷	中歷	周邦彥	歷史的	傳記的	文學的
一〇	宋仁宗嘉	一		周邦彥生。	

五六	祐元年				
一〇七九	神宗元豐二年	二四	增太學生爲二千四百人。	入都爲太學生當在是年	
一〇八三	六年	二八		秋，進汴都賦。爲太學正。	
一〇八六	哲宗元祐元年	三一	詔齊，廬等州各置教授。		王安石卒 向子諲生
一〇八七	二年	三二		教授廬州。	
一〇九三	八年	三八		知溧水。	
一〇九八	元符元年	四三		重進汴都賦	
一一〇一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	四六		遷校書郎。	蘇軾卒。

一一〇五	崇寧四年	五〇	置大晟府		黄庭堅卒
一一〇七	大觀元年	五二	置議禮局於尚書省	爲議禮局檢討官疑在此年。	
一一一一	政和元年	五六		遷衞尉卿疑在此年。	
一一一二	二　年	五七		知隆德府疑在此年。	
一一一五	五　年	六〇		知明州。	
一一一六	六　年	六一		爲祕書監，徽猷閣待制，提舉大晟府。	
一一一八	重和元年	六三		知眞定府，改順昌府。	

一一二〇	宣和二年	六五	方臘反。	居睦，返杭，繼居揚州。	賀鑄卒。
一一二一	三　年			正月卒。	

周邦彥的詞

周邦彥有清眞集二卷，補遺一卷，約存詞百九十餘首。對於這百九十餘首詞，我們擬分兩點來研究：一，宋初詞人給與周邦彥的影響；二，周邦彥的特殊的作風。

先就第一點說。在宋初詞人中，周邦彥受柳永的影響最大，故二家相類處很多。這不是我們個人的私言，宋趙師岌聖求詞敍評論呂渭老的詞時，曾以柳永與周邦彥並稱，近人馮煦六十一家詞選敍例更說"屯田勝處本近清眞"。若就周詞分析，我們更可舉出下列五點：

(1)柳永工慢詞，演小令爲長調，周邦彥亦然。張炎詞源曾記敍此事道，"迄於崇寧，立大晟府，命周美成諸人討論古音，審定古調。淪落之後，少得存者，由此八十四調之聲稍傳。而美

成諸人又復增演慢曲，引，近，或移宮換羽，爲三犯四犯之曲，按月律爲之，其曲遂繁。"考晏殊，歐陽修諸人的詞集中，詞調無以"犯"名者，柳永的樂章集中也只有"尾犯"與"小鎮西犯"，淸眞集中獨有"玲瓏四犯"，據此可知張炎的話是可信的。古今詞話又載周邦彥演"王都尉"詞爲燭影搖紅的故事，此說雖不盡可信，也可供我們參考。不過柳永所遇的仁宗是個假道學先生，所以他對於詞的貢獻多由教坊樂工促成的；周邦彥所遇的徽宗是位多才多藝的詞人，所以周邦彥對於詞的貢獻多由帝王的獎勵；這是二家所不同的地方。

（2）柳詞長於鋪敍，周詞亦然。今節錄六醜爲例：

正單衣試酒，

恨客裏，

光陰虛擲。

願春暫留，

春歸如過翼，

一去無迹。

為問花何在，

夜來風雨，

葬楚宮傾國。

釵鈿墮處遺芳澤。

亂占桃蹊，

輕分柳陌。

多情更誰追惜？

但蜂媒蝶使，

時叩窗槅。

此詞首敘春去花落，終敘惜花人的惆悵，委曲描摹，全闋凡百四十字。此外如蘭陵王（"柳陰直"闋），西河（"長安道"闋）等詞，皆與此同。

（3）柳詞多涉狎媟，周詞亦微有此失。今舉青玉案為例：

玉體偎人情何厚，

輕惜輕憐轉唧嚠。

雨收雲散眉兒皺。

"只恐彰露，

那人知後，

把我來僝僽。”

以此詞與柳永的玉女搖仙珮相比，似乎還是後者居上。此外如滿路花（“簾烘淚雨乾”闋），大有（“仙骨清羸”闋）等詞，皆與此類。

（4）柳詞多用俗語，周詞間亦如此。今舉少年遊爲例：

低聲問：“向誰行宿？

城上已三更；

馬滑霜濃，

不如休去，

直是少人行。”

此詞雖用俗語，但溫柔旖旎，不嫌質直，確是周詞中的上品。餘如歸去樂（“佳約人未知”闋），紅窗迥（“幾日來”闋）等詞，也都是通體白話。

（5）柳永喜做頌諛的詞，周詞中雖不見此類作品，但浩然齋雅談所記的周邦彥軼事却顯示給我們個消息。浩然齋雅談道，“上（徽宗）喜，意將留行，且以近者祥瑞沓至，將使播之樂府，命

蔡元長微叩之。邦彥云，'某老矣，頗悔少作。'"

據此，可知周邦彥也作過頌諛的詞，不過暮年不再作，而且今存的周集不載罷了。

次論周邦彥的特殊作風。周詞的特殊作風，舉其要者不外下列兩點：

（1）辭句精鍊。關於這一點，我們還要分兩點來敍述：第一是自鑄偉辭；第二是善融古句。關於自鑄偉詞，我們且舉兩個例子：

酒壓愁城破。（滿路花。）

平波落照涵赬玉。（玉樓春。）

這些句子都是幾經鍛鍊而後落筆的，所以周濟說，"讀得清眞詞多，覺他人所作都不十分經意。鉤勒之妙，無如清眞。"關於善融古句的例子，我們且舉兩個。如：

淚花落枕紅綿冷。（蝶戀花。）

雨肥梅子。（滿庭芳。）

前者用的是李賀的"九山靜綠淚花紅"，後者用的是杜甫的"紅綻雨肥梅"。襲用前人的辭句，本易流於陳腐，周詞獨能新警的原因約有

三種：甲，運用自然；乙，推陳出新；丙，取材適宜。關於甲種的例子有：

橋上酸風射眸子。(夜遊宮。)

爲蕭娘，

書一紙。(夜遊宮。)

這幾句用的都是唐人詩句，但讀之只覺牠新鮮眞實，毫不覺得是掇拾前人陳言。關於乙種的例子有：

半規涼月，

人影參差。(風流子。)

前者用的是謝靈運詩"遠峯隱半規"，後者用的是王安石詩"月明還見影參差"，微加變化，而倍見精巧。至於丙種，便是他善運用杜甫，溫庭筠，李商隱，李賀諸人的字面或詩句。杜詩警鍊，溫　險麗，所以周詞用了不覺陳腐。

(2) 風骨遒勁。關於這一點，我們舉兩個例子於下：

魚尾霞生明遠樹，

翠壁黏天，

玉葉迎風舉。

一笑相逢蓬海路，

人間風月如塵士。（蝶戀花。）

萬葉戰，

秋聲露結，

雁度沙磧。

細草和烟尙綠，

遙山向晚更碧。

見隱隱

雲邊新月白，

映落照

簾幙千家，

聽數聲何處倚樓笛？

裝點盡秋色。（浪淘沙慢。）

前者代表"小詞"，後者代表慢詞。雖都是"擲地作金石聲"的作品，而後者尤足以證明周詞的風骨是如何遒勁。因爲拖沓與堆砌本是慢詞的通病，前舉的浪淘沙慢不獨無此毛病，且使我們覺得牠"拗怒"凌厲，若非風骨遒勁，何

能如此。

這兩種特殊的作風(精鍊與遒勁),尤其是第一種,實開南宋姜夔一派的先路。

一、周派詞人

周詞的得失已如上述,以下便述周派的七詞人。這七位詞人我們可分之爲兩組:第一組是大晟府的諸位製撰官,第二組是與大晟府雖無關涉,而作風與周邦彥接近的詞人。

屬於第一組的詞人有万俟詠,晁端禮,田爲,晁冲之等四位。當時供職大晟府的詞人本不只這四人,但其中如徐伸,江漢,姚公立等,存的詞都極少,甚且全佚,故皆存而不論。這四位的作風雖然彼此互異,但都與周邦彥接近,而且因爲曾供職大晟的緣故,對於詞的貢獻完全相同。他們都曾按月進詞,使八十四調之曲類以稍傳(參看碧雞漫志,詞源,古今詞話等書)。換句話說,他們和周邦彥都曾做過當時帝王"倡優畜之",使之"潤色鴻業"的文士。我們將這四位作者屬於周派,便是爲此。

万俟詠(西曆一〇五〇?——一一三〇年?)字雅

言，籍貫未詳。他的生卒本不見於記載，但碧雞漫志說，"万俟雅言元祐詩賦科老手也"，他自己的詞又有"一從鸞輅北向"，"空悵望，夢連昌清唱"諸語，可知他應生於十一世紀中年，卒於十二世紀早年，他大約活了七八十歲。他的行事多不可考，只有王灼對於他的記載較詳：

> 万俟詠雅言，元祐詩賦科老手也。三舍法行，不復進取，放意歌酒，自稱大梁詞隱。……政和（劉毓盤謂應作崇寧）初，召試補官，實大晟樂府製撰之職。新廣八十四調，患譜弗傳，雅言請以盛德大業及祥瑞事跡製詞實譜，有旨依月用律，月進一曲，自此新譜稍傳。（碧雞漫志。）

他的身世大約同柳永差不遠。

万俟詠的詞約存廿餘首。他的詞集初本勝萱麗藻，內分兩體：曰"雅詞"，曰"側豔"。入官後，以"側豔"類無賴太甚，遂將牠删去，編為大聲集，內分"應制"，"風月脂粉"，"雪月風花"，"脂粉才情"，"雜類"等五體。陳振孫稱大聲集五卷，大約是一體為一卷。但此集已佚。他的詞在當時很受人歡迎，王灼說，"每一章出，信宿喧傳都下。"就他現存的詞和傳說推測，他和柳周至少有兩

點相同：一，他也喜做頌諛的詞；二，他也喜做狎媟的詞。關於第一點，我們可節錄一台爲例：

見梨花初帶夜月，
海棠半含朝雨。
內苑春不禁過靑門，
御溝漲潛通南浦。
東風軟細柳垂金縷。
望鳳闕非烟非霧。
好時代朝野多歡，
徧九陌太平簫鼓。

關於第二點，我們雖無例可舉，但他的勝萱麗藻內，“側豔”與“雅詞”中分天下；大聲集中也有“風月脂粉”與“脂粉才情”；論者又說他出自柳　；可知他的詞本不少狎媟的作品，不過這些作品，現在都不傳罷了。除了這些頌諛詞外，就現在的万俟詞論，他的作風可以說是以澹婉爲主。例如：

山不盡，
水無涯，
望中賒。

送春滋味，

念遠情懷，

分付楊花。訴衷情。）

此詞與長相思諸闋都是所謂“平而工，和而雅”的作品。

晁端禮（西曆一〇五〇?——一一二五年?）字次膺，鉅野人。熙寧六年（一〇七三年），舉進士，後兩為縣令，以忤上官坐廢。政和初（或作宣和初），入為大晟府協律郎（或云製撰官）。餘無考。

晁端禮有閑齋琴趣外篇六卷，約存詞百餘首。晁詞與柳周相近處約有兩點：一，他們都喜為頌諛的詞；二，他們都喜為狎媟的詞。關於第一點，我們舉鷓鴣天為例：

萬國梯航賀太平，

天人協贊甚分明。

兩階羽舞三苗格，

九鼎神金一鑄成。

關於第二點，我們舉殢人嬌為例：

旋剔銀燈，

高褰斗帳，

孜孜地看伊模樣。

端相一餉，

揉搓一餉，

不會得知他甚家娘養。

但晁和柳周也有不同處。他們的異點是：晁的氣魄比柳周豪放，柳周的辭句比晁工緻。例如：

人生事，

誰如意？

剩折取，

樽前醉。

想升沈有命，

去來已非。（滿江紅。）

這類詞便是柳周集中所少有的。又如：

正焰杏燒林，

緗桃綉野，

芳景如屏。（柳永木蘭花慢。）

風梳萬縷亭前柳。（周邦彥漁家傲。）

這類句子在晁詞中也極少見。

田爲（生卒未詳）字不伐，籍貫無考。據碧雞漫志和

宋史說，他是個無行的文人，善琵琶，精音律。蔡攸提舉大晟府，命他爲典樂(一說是製撰官)。他的才思與万俟詠抗，所定樂器都與古制不合，但曲譜和美，故一時盛行。

田爲有㳘嘔集，見白樸天籟集注。但此集久佚，現存的詞只六首。田爲不做"側豔"的詞(王灼說)，現任的詞中也不見什麼頌諛之作品，他同周邦彥相同的地方，便是他的慢詞多尙精鍊。田詞中如：

小雨分山，

斷雲鏤日。(探春慢，)

這些句子都可爲例。但田周亦有不同處。因爲田的"小詞"意境都很深婉。例如：

夢怕愁時斷，

春從醉裏回，

淒涼懷抱向誰開！

些子清明時候，

被鶯催。

柳外都成絮，

欄邊半是苔。

多情簾燕獨徘徊，

依舊滿身花雨，

又歸來。（南柯子。）

此詞便可為證。

晁冲之（生卒未詳）字叔用，鉅野人。他少有才名，舉進士。紹聖初，以黨論被逐，隱居具茨山下，號具茨先生。政和間，作漢宮春（“瀟洒江梅”闋）獻於蔡攸，因得為大晟府丞。餘未詳。

晁冲之有晁叔用詞一卷，宋世有刻本，但久佚，現存的詞約十餘首。這十餘首詞中有兩首是歌頌昇平的，頗似柳永的迎新春（“嶰管變青律”闋）與周邦彥的解語花（“風銷焰蠟”闋）。今舉上林春為例：

帽落宮花，

衣惹御香，

鳳輦晚來初過。

鶴降詔飛，

龍擎燭戲，

端門萬枝燈火。

但晁詞的傑作似乎還在“小詞”，因為這些詞多很哀婉。

如：

試問無情堤上柳，

也應厭聽離歌。

人生無奈別離何！

夜長嫌夢短，

淚少怕愁多。（臨江仙。）

此詞與感皇恩"蝴蝶滿西園"等闋都可爲例。

屬於第二組的詞人有曹組，呂濱老，蔡伸三人。

曹組（生卒未詳）字元寵，陽翟（今河南禹縣附近）人。少孤，母王氏能詩，教組與兄緯皆成進士。組於宣和三年（一一二一年）登進士第，旋召試中書，換武階兼閤門宣贊舍人，仍給事殿中，後官至防禦使。他以詞翰得徽宗的寵幸。相傳徽宗極稱賞他的如夢令與點絳唇；宣和四年（一一二二年）艮嶽成，徽宗製文爲記，命他同李質共作百詠。他雖未入大晟，但他的地位實同万俟詠諸人差不多。

曹組有箕穎詞，已佚。碧雞漫志說他"作紅窗迥及雜曲數百解"，似乎他的作品本很多，但現存的曹詞只

三十餘首。他同柳周相近處,最重要的便是喜用俗語。他有滑稽的白話詞,又有豔冶的白話詞。如:

濟楚風光,

昇平時世。

端門支散,

碗遂逐旋溫,

來吃得過,

那堪更使金器。

分明是

與窮漢消災滅罪。(脫銀袍。)

這便是前者的例子。又如:

雨細雲輕,

花嬌玉軟,

於中好個情性,

爭奈無緣相見,

有分孤零。

香箋細寫頻相問,

我一句句兒都聽。

到如今不得同歡伏,

惟與他耐靜。(憶瑤姬。)

這便是後者的例子。這兩種詞,尤其是前者,在曹詞中原佔很重要的地位。王灼說:

組潦倒無成,作紅窗迥及雜曲數百解,聞者絕倒,滑稽無賴之魁也。(碧雞漫志。)

可知曹組在當時原以工"諢詞"名。這種白話"諢詞"雖爲柳周所無,但我們應該知道牠是柳周的白話豔詞的支流。除了這些"諢詞"與豔詞外,他的詞有很沈咽的,例如:

水已無情,

風更無情𪡏。

蘭舟解,

水流風快,

回首人何在。(點絳唇。)

有很穠貴的,例如:

人欲散,

奈愁何,

更看朱袖拂雲和。

夜深醉墨淋浪處,

書偪香紅擁頸羅。(鷓鴣天。)

此外如如夢令的秀勁,漁家傲的瀟洒,都是宋詞中的佳作。總之,在北宋晚年,曹組實是個值得我們注意的作者,雖然有許多人很貶抑他。

呂濱老(生卒未詳)字聖求,秀州(今浙江嘉興附近)人。他的事跡已不可考,我們只知他是宣和朝士。他的詩道:

尙喜山河歸帝子,

可憐麋鹿入王宮。(憂國。)

未湔稽紹血,

誰發諫臣章。(釋憤。)

據此,可知他在南渡初尙存。

呂濱老有聖求詞一卷,約存詞百數十闋。他和周邦彥相近處在辭句精練。呂詞中如:

犀心通密語,

珠唱翻新調。(早梅芳近。)

風洗游絲花皺影。(蝶戀花。)

這些句子並可爲例。但他是經過靖康的慘變的,所以他的詞常有很沈痛的語句,如:

重來劉郎老，

對故園桃紅，

春晚盡成惆悵。(齊天樂。)

同時也有很豪放的，如：

修門賦，

今誰續？

痛飲士，

天應惜。……

笑疾禪癡今在否？

風燈不火同飄忽。

去醉鄉深處著身心，

休銘榯。(滿江紅。)

這類詞不獨與柳周不同，即蘇派的作品中也少見，牠已染上南渡初年發揚蹈厲的風氣了。

蔡伸(生卒未詳)字伸道，莆田(今福建莆田附近)人。宣和中，官彭城倅，歷左中大夫。自號友古居士。餘未詳。

蔡伸有友古詞一卷，約存詞百數十首。若以蔡詞與柳周相較，我們幾可說牠是"具體而微"的柳周。友古詞

中如:

雲意乖乖,

更刮地寒風起。

怎禁這幾夜意,

未散癡心,

便指望長偎倚,

只替那火桶兒,

與奴暖被。(惜奴嬌。)

這與柳永的玉女搖仙佩及殢人嬌,周邦彥的風流子及青玉案都相類。又如:

雁落平沙,

烟籠寒水,

古壘暮笳聲斷。

青山隱隱,

敗葉蕭蕭,

天際暝鴉零亂。(蘇武慢。)

這與周邦彥的霜葉飛,塞垣春,氏州第一諸詞同樣的詳贍,精練,遒勁。

章四終

第五章　其他詞人

晏幾道與賀鑄

除了上述的兩派外，在十一世紀後期和十二世紀早年，還產生了幾位非蘇周派所能範圍的作家。這些作家中以晏幾道，賀鑄，秦觀，李淸照四人爲較重要。他們對於其他作者的影響自然不如蘇周，但他們的作品的價值實不在蘇周下，故都有敍述的必要。四人中晏與賀近，秦與李近。現在先述晏賀。

晏幾道（西歷一〇五〇？——一一二〇年？）字叔原，晏殊的幼子。他的行事多不可考，我們只曉得他嘗監穎昌許田鎮，又因和作流民圖的鄭俠往還，幾獲罪。他的年輩大約同黃庭堅，秦觀差不遠。關於他的爲人，黃庭堅小山詞敍曾說道：

> 晏叔原臨淄公之暮子也。磊隗權奇，疏於顧忌，文章翰墨，自立規摹，常欲軒輊人，而不受世之

輕重。……余嘗論，叔原固人英也，其癡亦自絕人。愛叔原者皆慍而問其目。曰：仕宦連蹇，而不一傍貴人之門，是一癡也。論文自有體，不肯作一新進士語，此又一癡也。費資千百萬，家人寒飢，而面有孺子之色，此一癡也。人百負之而不恨，已信人終不疑其欺己，此又一癡也。乃共以爲然。

他大約是個耿介而忠厚的人。耿介則不能得權貴的歡心，忠厚則易受人欺陷。他以名相之子，終於沉淪下位者，自是爲此。

晏幾道有小山詞一卷，約存詞二百餘首。晏詞產生的背景，他自己曾說道：

叔原往者浮沈酒中，病世之歌辭不足以析酲解慍，試續南部諸賢緒餘，作五七字語期以自娛。（樂府補亡自敍。）

但他這"浮沈酒中"，却不是自甘墮落。他的玉樓春道：

勸君頻入醉鄉來，

此是無愁無恨處。

這便是他所以"浮沈酒中"的注脚。晏詞因孕育在這樣

的背景中，所以牠含有風流華貴與纏綿沈鬱兩種特點。晏詞中如：

旖旎仙花解語，

輕盈春柳能眠。

玉樓深處綺窗前。

夢回芳草夜，

歌罷落梅天。（臨江仙。）

這是前者的代表。又如：

醉拍春衫惜舊香，

天將離恨惱疎狂。

年年陌上生秋草，

日日樓中到夕陽。（鷓鴣天。）

這是後者的代表。前者的好處是"玉膩花柔"；後者的好處是"怨誹不怒"，"一往而深"；二者交融的好處是華貴而不膚淺，沈鬱而不枯寂。所以就社會上的地位論，晏幾道當然不及晏殊，而就文學上的成就論，晏幾道却在晏殊之上。講到晏詞的來源，我們自然要推南唐。牠與南唐接近處約有三點。一，晏詞中"小詞"多，慢詞少；二，晏詞中渾成句多，琱琢句少；三，晏詞中如鷓鴣天

("守得蓮開結伴遊")與采桑子("雙螺未學同心綰")諸詞都很像李煜歸宋後的作品，而玉樓春("初心已恨花期晚")與蝶戀花("卷絮風頭寒欲盡")等闋均有馮延已風。

賀鑄(西歷一〇六三——一一二〇年)字方回，衛州(今河南汲縣附近)人。他並沒有什麼顯赫的名位。在元祐中，他曾通判泗州，倅太平州，以後便退居吳下了。他是個慷慨任俠的人，集中六州歌頭("少年俠氣")應是他的自白。但他的官運不亨通，也就爲此。晚年杜門家居，手校藏書，少年的豪氣大約也被種種挫折銷磨了。

賀鑄有東山詞，賀方回詞二卷，東山詞補一卷，存詞約二百數十首，但其中頗有重複的。賀詞的作風可說是介在晏幾道與周邦彥間。他的"小詞"近晏，長調近周。但他的長調不甚多，且少狎媟語，故在晏周二家中，當然與晏較近。賀詞中如：

纓掛寶釵初促席，
檀膏微注玉杯紅。
芳醪何似此情濃。(浣溪沙。)

此詞的華貴處實可比晏幾道的"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又如:

滿眼青山恨西照,

長安不見令人老。(望長安。)

此詞的沈鬱處也與晏幾道的"醉拍春衫惜舊香","秋來更覺消魂苦"等詞類。他如贈歌兒,詠舞女,在晏詞中有"小蘋若解愁春暮","小瓊閒抱琵琶"諸語,在賀詞中也有辨絃聲,花想容等闋。所以王國維論詞便將晏賀並稱。至賀周相類的長調,我們可舉伴雲來爲例:

烟絡橫林,

山沈遠照,

邐迤黃昏鐘鼓。

燭映簾櫳,

蛩催机杼,

共苦淸秋風露。

此詞頗近周的風流子(秋怨)與塞垣春("暮色分平野")。但賀鑄詞中有兩首很奇特的詞,今舉將進酒爲例:

城下路,

淒風露,

今人犂田古人墓。

岸頭沙，

帶蒹葭，

漫漫昔時

流水今人家。

黃埃赤日長安道，

倦客無漿馬無草。

開函關，

掩函關，

千古如何

不見一人閒！

此詞與行路難都有點像盧仝馬異的詩，是宋詞中所僅見的。大約賀詞不獨驅使溫李，且旁及古詩，故能於穠麗中不廢清越與沉鬱。這也是賀詞所難及的地方。

秦觀與李清照

次論秦觀和李清照。秦李二人，年代相去較遠（約三十餘年），將他們合在一處論述的原因，是爲他們的作風較近些。

秦觀（西歷一〇四九——一一〇〇年）字少游，揚

州（今江蘇高郵附近）人。少有文名。舉進士後，任定海主簿，蔡州教授。元祐初，以蘇軾薦，得除太學博士，校正祕書省書籍，繼遷正字，兼國史院編修官。紹聖初，爲了黨人的關係，出通判杭州；又因劉極說他增損實錄，被貶監處州酒稅，後徙郴州，橫州，雷州等處。徽宗立，放還，至藤州道卒。他是個"豪雋慷慨"，"強志盛氣"的人。蘇軾非常看重他。他死後，蘇軾歎道："少游不幸死道路，哀哉！世豈復有斯人乎！"

秦觀有淮海居士長短句三卷，約存詞七十餘首。他雖是蘇軾的門客，但他的詞却與蘇大異。秦詞很近柳永和李煜。說秦詞近柳永，這話固有些離奇，但實際上，這是不可諱言的事實。高齋詩話曾記載蘇軾責秦觀學柳永的故事，金粟詞話也說秦觀的"怎得香香深處，作個蜂兒抱"近柳永。就秦詞分析，其近柳處有二：一，喜用俗語；二，鋪敘詳贍。如：

一向沉吟久，
淚珠盈襟袖。
我當初不合苦擱就，
慣縱得軟頑，

見底心先有。

行待癡心守，

甚捻著脈子，

倒把人來僝僽。(滿園花。)

此闋與品令("掉又臞")都是喜用俗語的例證。又如：

星分牛斗，

疆連淮海，

揚州萬井提封，

花發路香，

鶯啼人起，

朱簾十里春風。

豪俊氣如虹，

曳照春金紫，

飛蓋相從。

巷入垂楊，

畫橋南北翠烟中。(望海潮。)

此闋與"朱幕蒼翠"，"梅英疏淡"等詞都是鋪敘詳贍的例證。秦觀類李煜的地方也有二：一，淒絕；二，婉約。關於第一種的例子，我們可舉兩個：

郴江幸自繞郴山，

爲誰流下瀟湘去！（踏莎行。）

亂山深處水縈洄，

可惜一枝如畫爲誰開！（虞美人。）

二詞與江城子，阮郎歸諸闋，皆能寫出作者那種觸目腸斷的情慘，而令讀者爲之哀感茫茫，故與李煜歸宋後的作品頗近。關於第二種的例子，我們也可舉兩個：

放花無語對斜暉，

此恨誰知！（畫堂春。）

自在飛花輕似夢，

無邊絲雨細如愁。

寶簾閒掛小銀鉤。（浣溪沙。）

二詞都是所謂"如花初胎"，"用力者終不能到"的作品，故似李煜的采桑子與臨江仙。總之，就大體上看，秦觀實南唐派的承繼者，他的詞的好處，便是能折中於蘇柳間，既不似蘇之放肆，又不似柳之卑俗。但秦詞也有個最大的缺點，便是牠只因襲而不創造。這數十首詞雖能言所欲言，極深刻的表現作者的身世，但他的辭句和意境，終不出前代或並世的作者的範圍。這便是秦觀不及

柳永，蘇軾，周邦彥諸人的地方。

李清照（西曆一〇八一——一一四五年？）號易安居士，濟南（今山東歷城附近）人。她是李格非的女兒，趙明誠的妻，趙挺之的子婦。建中靖國元年（一一〇一年），她二十一歲，和趙明誠結婚。（有人因爲她的金石錄後序有"余自少陸機作賦之二年"一語，遂說她與趙明誠結婚時只十八歲，實際上，這句話並未明指她結婚，故不可信。）此時趙明誠還在太學讀書。崇寧初，趙明誠出仕，旋偕她退居鄉里。宣和靖康中，他們在萊和淄川任上。建炎元年（一一二七年），他們奔明誠母喪南下。次年明誠守建康，她也隨之赴任。三年（一一二九年）春，明誠罷官，他們便離建康，擬到贛水卜居。旋因明誠受命守湖州，她遂獨留池陽，讓明誠獨赴召。是年秋，明誠卒於"行都"，她因侍疾也東來。是時，金方南侵，她遂到台，剡，溫，越，衢諸地避難。紹興元年（一一三一年），她又赴越，繼由越到杭，到紹興四年（一一三四年），她方卜居金華。據周密說，紹興十三年（一一四三年），她還在"行都"，此時她已六十餘歲了。此後的行事均不可考。她是個很有天才的女子。她不獨工詩，詞，文，兼能

畫。她又是個很有趣的人。這在她的打馬圖經序和清波雜志都可看出。但因爲她的天資太高，故對人少所許可。宋詞人如柳永，張先等都受她的指摘。她又喜歡諷嘲人。"露花倒影柳三變，桂子飄香張九成"，這是她嘲笑張子韶的妙語。講到她的身世，這眞令我們羨慕而且惆惜。她有一對能文章的父母，還有個"志同道合"的夫壻。後者尤令人歆羨。他們倆都嗜好書畫，金石，他們倆節衣縮食去收羅"遐方絕域"的"古文奇字"，他們倆共同考訂研究。但好夢難長，靖康之亂不獨使他們顚沛流離，失去他們心愛的圖書，金石，同時她又失去她的"志同道合"的伴侶。"物是人非事事休，未語淚先流"，我們想到她這可憐的境地，也不禁爲之淚流了。

李淸照本有漱玉詞六卷（或作三卷），已佚。後人輯得約七八十首，但多雜他人之作。因爲作者的身世的影響，李淸照早年的作風和她晚年的作風微有不同。早年的多清麗妍媚，晚年的多淒清淡淨。李詞中如：

瑞腦香消魂夢斷，
辟寒金小髻鬟鬆，
醒時空對燭花紅。（浣溪沙。）

這與"綠肥紅瘦"的如夢令,"寵柳嬌花"的念奴嬌都是前者的代表。又如:

小風疏雨蕭蕭地,
又催下千行淚。
吹簫人去玉樓空,
腸斷與誰同倚!
一枝折得,
人間天上,
沒個人堪寄。(孤雁兒。)

這與"贏得滿衣清淚"的清平樂,"風鬟霜鬢,怕是夜間出去"的永遇樂都是後者的代表。但在這兩種不同的作風中,却有個共同的特點,這特點便是婉約。屬於早年的例有:

此情無計可消除,
纔下眉頭,
却上心頭。(一剪梅。)

屬於後期的例子有:

今年海角天涯,
蕭蕭兩鬢生華。

看取晚來風勢,

故應難看梅花。(清平樂。)

所以論詞的人以她與辛棄疾領袖婉約與豪放兩詞派。若單就辭句方面論,李詞也有不可及處。第一是清新工巧。如:

落日鎔金,

暮雲合璧。(永遇樂。)

寵柳嬌花。(念奴嬌。)

此數句便可為證。第二是善用淺俗語。如:

如今憔悴,

風鬟霜鬢,

怕見夜間出去。

不如向簾兒底下,

聽人笑語。(永遇樂。)

這與聲聲慢,念奴嬌諸詞也可為證。不過,以上所論,只是就現存的李詞言。據故書所記,李詞中恐有些很奇特的。王灼說:

易安居士,京東提刑李格非之女,……作長短句,能曲折盡人意,輕巧尖新,姿態百出,閭巷荒

> 淫之語，肆意落筆。自古搢紳之家，能文婦女，未見如此無顧籍也。(碧雞漫志。)

水東日記也斥李詞為不祥之具。這些評語都可證明李詞中實不只現存的清俊婉約的作品。李清照本是個通脫不羈的才人，對於詞又有特殊的見地，她也許創了種新詞體，而這種新詞體却是使那朽腐的人震驚的。但這也是種推測，如欲證實其當否，還要待全部的漱玉詞發現。

篇二終

篇三　姜夔時代

章一　導論

歷史的背景

由金兵陷汴梁至元兵陷臨安，這百數十年間，便是我們所謂"姜夔時代"。這百數十年的歷史是漢族退居南方，以與佔據中原的異族對抗的歷史。現在我們將牠分爲三個時期來敍述。

自一一二七年的徽欽被擄至一一四一年的宋金和議告成，是爲第一期。這是個混亂的時期。宋人志復中原，金人思併江南，二國實行肉薄。故前後十餘年內，宋金交戰至十餘次之多。其中如一一四〇年岳飛之進兵朱仙鎭，一一二九年金兀朮之陷越州與明州，皆深入敵方腹地。此外，則叛軍，盜賊乘機蜂起。就宋史所記，建炎元年由六月到十二月共起了十餘次變亂，殺守吏，據

城邑，直成件極平常的事。在這種情形之下，人民自不免流離，都市也爲之凋敝。姜夔揚州慢敍說：

> 淳熙丙申，至日，余過維揚。夜雪初霽，薺麥彌望；入其城則四顧蕭條，寒水自碧；暮色漸起，戍角悲吟。……

“四顧蕭條，寒水自碧”，這便是北宋時“珠簾十里東風”的揚州！都市既如此凋敝，人民流離之苦何難想見。

自一一四一年的宋金和議告成，至一二三五年的蒙古侵蜀，是爲第二期。這是個小康的時期。雖然朝中起了不少的黨爭，但大規模的戰役不過紹興隆興間與開禧初年的二三次而已。周密武林舊事敍道：

> 乾道淳熙間，三朝授受，兩宮奉親，古昔所無，一時聲名文物之盛，號小元祐。

這幾話可以證明江南此時的局面是如何的太平。江南諸地，本稱富庶，泉州，廣州等處又可徵收“動以百萬計”的大宗關稅，故南宋雖偏安江左，而財政的來源却極豐富。杭州“山水明秀，民物康阜”，在北宋已成詩人們歌詠的繁華都市，宋室南渡，中原的衣冠舊族又多隨之而來；故此時的杭州不獨是南宋的政治中心，而且是

文化中心，牠的繁盛直欲超過當年的汴京。都城紀勝說：

> 今中興行都已百餘年，其戶口蕃息近百餘萬家。城之南，西，北三處，各數十里，人烟生聚，市井坊陌，數日經行不盡，各可比外路一小州郡，足見行都繁盛。

這可以使我們知道當時杭州的人口是如何的繁殖。再看武林舊事所記：

> 禁中自去歲九月賞菊燈之後，迤運試燈，謂之預賞。一入新正，燈火日盛，皆修內司諸璫分主之。競出新意，年異而歲不同。……燈之品極多，每以蘇燈爲最，圈片大者徑三四尺，皆五色玻璃所成，山水人物，花竹翎毛，種種奇妙，儼然著色便面也。其後福州所進，則純用白玉，晃耀奪目，如清冰玉壺，爽徹心目。……至二鼓，上乘小輦，幸宣德門觀鰲山。擎輦者皆倒行，以便觀賞。金爐腦麝如祥雲五色。熒煌炫轉，照耀天地。山燈凡數千百種，極其新巧。……其上，伶官奏樂，稱念口號，致語；下爲大露台，百藝羣工，競呈奇伎。

……宮漏既深，始宣放烟火百餘架。於是樂聲四起，燭影縱橫，而駕始還矣。

翠簾銷幕，絳燭籠紗，徧呈舞隊，密擁歌姬。脆管清吭，新聲交奏，戲具粉嬰，鬻歌售藝者紛然而集。至夜闌，則有持小燈照路拾遺者，謂之掃街。遺鈿墮珥，往往得之，亦東都遺風也。

這又可以使我們知道歲時令節，南宋的君民是如何歡狂。武林舊事又記當時西湖的遊船道：

……貴璫要地，大賈豪民，買笑千金，呼盧百萬，以至癡兒騃子，密約幽期，無不在焉。日糜金錢，靡有紀極，故杭諺有"銷金鍋兒"之號，此語不爲過也。

"買笑千金，呼盧百萬"，此雖不免雜有記述者誇大之辭，但其風俗的豪奢也足驚人。是的，南宋居民此時也同宣政的君民一樣，大家"一古腦兒"沈溺在紙迷金醉的洪流中了！

自一二三五年的蒙古南侵至一二七六年的臨安陷落，是爲第三期。這是個由浪漫享樂而趨於滅亡的時期。十三世紀初，金衰而蒙古興，蠶食二十餘年，金卒爲

蒙古所滅。蒙古滅金時，宋人很想借此復舊京，報國仇，不意金亡，蒙古即移兵南下。此時江南朝野仍多是"朝歌暮嬉，酣玩歲月"置邊事於不問。終於樊城陷，襄陽降，三四年間，元兵已抵臨安，恭帝遂墜入與徽欽一樣的命運，趙宋也從此根本推翻。"最堪憐，萬綠西冷，一抹荒烟"，當年的繁華遂同夢一般的消逝了！

這種歷史 的事變，在當時的文學上反映得很明白，雖然牠們的時期有點前後差池。北宋晚年的詞壇上本爲浮靡的空氣籠罩着，但靖康之亂，國破家亡的慘痛使這些"象牙塔"中的作者們瞥見了實際的人生。他們不再專門歌詠祥瑞，女人，山水，風月了，他們也思故國，傷時事，慷慨悲歌起來。他們的目光轉移了。他們的態度嚴肅了。故南宋早年的詞人，無論他們的作風如何歧異，而壯語，痛語，幾乎每部詞集中都可找出幾句來。『自胡馬窺江去後，廢池喬木，猶厭言兵』，這位高雅蕭閑的詞人也有"黍離之悲"，何況那些血性男兒！南宋中葉，民物漸漸的康阜了，國破家亡的慘痛也因日久而淡漠了，於是憂國傷時成爲一部分人的專利品，大多數的詞人又回到山水，風月，歌兒，舞女的懷

裏。他們瀟洒地遊山玩水，集了詩社，招韻分題，做出些奇巧精緻的玩藝兒。霹靂一聲，元兵渡江而來，沈酣太平的人們又自夢中喚回。但此次事變比上次來得還要慘些，上次還有江南可逃，這次竟"無枝可依"了。這些細膩而瀟洒的作者們，再沒有豪氣來唱那"道男兒，到死心如鐵"的壯語，他們只是哀吟道，"短夢依然江表，老淚洒西州，一字無成處，落葉都愁"。'亡國之音哀以思'，我們可用以奉貽宋末的幾位作者。

南宋詞的歷史背景略如上述，以下敘述當時詞壇的大勢。

姜夔時代的鳥瞰

在南宋這百數十年內，實是詞由極盛而漸趨衰落的時期，故此時詞人之多，遠非五代北宋所能及。但此時詞壇上的重要宗派，仍不出豪放與工麗二者。靖康之亂雖同唐天寶之亂一樣，使作者們的態度由浮靡而嚴肅，由萎靡而激昂，然詞壇上的宗派却未大改。玆分述於後。

承繼北宋蘇派的是辛棄疾諸人。這派詞人多是些血性男兒，其中有幾位竟是當時的名公鉅卿（如京鏜，

周必大等)。他們雖是蘇派的承繼者，但不盡與蘇同。喜作悲壯語，這是他們由時代上獲得的賜予，也是他們同蘇派不同的地方；此外，則體製和辭句也較蘇派『放』得多。總之，他們大都是蘇派的變種。

這派的領袖是辛棄疾。他不獨是個血性男兒，且是才兼文武。他的詞亦豪放，亦雅潔，亦穠密纏綿，亦濬婉瀟洒，前二者尤其是他的特色。詞到蘇軾本已向解放的路上走，辛棄疾繼起，更變本加厲。他不獨抉破詞同詩的藩籬，甚且要將詞同散文打成一片，故罵他的人說他的詞是"詞論"。他的詞同蘇軾一樣，不喜寫男女艷情，他以詞寫他的哲理，寫他的逸情，尤其重要的是寫他的慷慨悲壯，牢騷不平之氣。他的詞驅遣經子，奴役詩騷，舉凡史傳雜文，無不雜沓筆端，運用自如，如意中出。所以蘇軾與他比較，蘇軾的作品畢竟是詩人之詞，他的作品則是豪傑的吐屬。

辛派的詞人很多，其中較重要的有朱敦儒，陸游，張孝祥，劉過，陳亮，劉克莊等六人。這六人的作風也不盡同，大別之朱，陸，張是一羣，二劉，一陳是一羣。第一羣的時代較早，他們受蘇的影響較深；第二羣的時

代較晚，他們受辛的影響較深。但若進一步論，第一羣和辛的關係多是貌離神合，第二羣則不免貌合神離。朱敦儒是辛派詞人中資格最老的一位。他在南渡時已四十餘歲了，但因他享壽很高，故還趕上做辛派詞人。他的才氣很大，故雖屬辛派，但他的地位實去辛不遠。他的詞在早年多穠姸，晚年多閑澹，沉咽的詞大都作於中年。對於北宋詞人，他可說是蘇周兩派間的作者。他的清逸處似蘇，精麗處似周。陸游是南宋大詩人之一。他的詞有豪邁的，有穠姸的，還有靜峭的。總之，他的作風是多方面的。張孝祥是位才高不壽的詞人。他的詞雖也有不少慷慨悲壯的，但以清雋者爲多。他雖生於南宋，死於南宋，但他是個成色十足的蘇派詞人。劉過和劉克莊都是辛棄疾的忠實信徒。他們的風格，體製，句法，處處要學辛。但他們的成績都不好，他們學辛所得的都是粗獷。不過二劉的詞也不是完全相同，劉過詞中有些很纖刻，輕媟的詞，劉克莊的詞中却沒有。陳亮是個才氣橫溢，而種族觀念很深的人，故在詞上也成了辛的同調。他與辛唱和諸詞，其慷慨激昂處，幾可稱辛的敵手。在句法上他也有學辛處，但不似二劉那樣多，同時他的

詞也不似二劉那樣粗獷。他時做秀妍的詞,但不多。

承繼北宋周派的是姜夔諸人。這派作者多是些放浪湖山的名士,或權貴的食客,其中自然也有些做過官的,但大都不似辛派詞人那樣顯達。他們也是周派的變種。他們的作風與周有同有異。他們與周相同的地方是:一,重音律;二,尚工麗。因爲他們重音律,故主張做詞時要擇腔,擇律,選韻,不惜爲了聲律而犧牲內容,甚至於駡那些不重音律的詞"如梵唄,如步虛"。因爲他們尚工麗,故主張"字面亦詞中之起眼處,不可不留意",用事要"體認著題,融化不澀"。他們與周不同的地方是他們主張"雅"。他們說:

> 簸弄風月,陶寫性情,詞婉於詩。蓋聲出鶯吭燕舌間,稍近乎情可也;若鄰乎鄭衞,與纏令何異也。(張炎詞源。)

所以他們雖極推崇周邦彥,同時仍駡他欠"雅""正"。如:"語聲低顫,滅燭來相就"與"著甚情悰,但你忘了人呵!"這些豔詞在姜派詞人的作品中不是容易找到的。

這派的領袖是姜夔。他是個詩人,又是個具"魏晉

風度"的名士。他的詞雖很精工，但清挺而沈鬱，和那些剪紅刻翠，只在辭句上關奇巧的不同。因此，論者有將他隸屬蘇派的，這顯然是種錯誤。辛尙馳騁，馳騁故多暢達；姜尙謹嚴，謹嚴故多含蓄。辛詞如四通八達的康莊，姜詞似曲折深邃的幽徑。前者大，後者深。姜詞中如永遇樂，水調歌頭諸作雖有辛風，但這與辛的摸魚兒，祝英台近一樣，並非作者的本色。

在許多姜派詞人中，我們可舉出十個較重要的作者。這十人是史達祖，高觀國，盧祖皋，張輯，吳文英，陳允平，周密，王沂孫，蔣捷，張炎。這十人中，以吳文英，張炎的地位爲最高。"姜吳"，"姜張"，論南宋詞者常這樣並列。其實吳張二人的詞很不同。吳文英是典麗派中最極端的一個，所以恭維他的人便說他的詞"沈邃縝密，脈絡井井"，"碎璧零璣，觸之皆寶"，罵他的人便說牠晦澀難曉。張炎於詞以清空相標榜，所以他的詞雖不廢瑪琢，而清疏者居多；又因爲他是個落魄的王孫，所以他的詞多淒咽的。周密和王沂孫都是介在吳張間的作者。他們的辭句都較張炎工麗，故近吳，但寫到身世之感時，却與張逼近。至其他諸人，則史多婉秀，高多

淒婉，盧多華美，張多清挺，陳多平正，蔣捷的方面最多，有秀逸的，有哀婉的，有工巧的，更有"放"得似辛詞的。

辛姜二派外的作者，如范成大，程垓，張鎡等，也都稱得起個作手，但在當時詞壇上不似辛姜兩派的重要，故不具論。

以下四章詳述辛姜及其同派的十八位作者。

章一終

章二 辛棄疾

辛棄疾傳略

現在我們研究辛派的首領辛棄疾。先敍他的行事，次論他的作品。辛棄疾（西歷一一四〇——一二〇七年）字幼安，歷城（今山東歷城附近）人。他是個官家子，他的祖父辛贊曾被封爲隴西郡開國男。他生的時候，宋已南渡，山東也久歸金人統治。他在幼年即抱着恢復故國的宏願，曾隨計吏抵燕山，觀察形勢。紹興三十一年（一一六一年）金侵宋，爲虞允文所敗，同時金主也被弑。中原豪傑多聚兵圖恢復，耿京亦聚兵山東。辛棄疾得此機會便投耿京，爲掌書記，並勸耿京歸宋。次年，受耿京命，奉表南歸，高宗命他爲承務郎，繼因擒張安國事，改任江陰簽判，建康通判等職。乾道六年（一一七〇年），他被召對於延和殿，與孝宗論南北形勢，並進九議，應問三篇，美芹十論，尋任司農主簿，出守滁州。九年（一一七三

年)，改任江東安撫司參議官，後因葉衡薦，遷倉部郎官。淳熙二年（一一七五年)，任江西提點刑獄官，旋以平盜功，加秘閣修撰，調京西轉運判官，知江陵府兼湖北安撫使。四年（一一七七年)，遷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使，未久，以大理少卿出爲湖北轉運副使，改湖南。六年（一一七九年)，以論盜劄子，改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十二年（一一八五年）復知隆興兼江西安撫使。後三年，以言者彈劾落職家居。紹熙二年（一一九一年）他起爲福建提點刑獄官。後遷大理少卿，加集英殿修撰，出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五年（一一九四年)，以王藺彈劾丐祠歸家。慶元四年（一一九八年）他二次出山，初主冲佑觀，後知紹興府兼浙江安撫使。嘉泰四年（一二〇四年）以論鹽法，加寶謨閣待制，尋知鎮江府。踰年，坐謬舉降朝散大夫。開禧二年（一二〇六年）進寶謨閣待制，出知江陵府。次年，辭官家居，尋卒。

辛棄疾是詩史上一個怪傑。他是位慷慨報國的志士，他是位建牙開府的大吏，但同時又是位領袖一代的大詞人。他不獨貌如青兕，精神尤健於猛虎。他有透闢，

深切的見解，還有敢作敢爲的魄力。宋史載他的論盜的奏疏道：

> 今朝廷清明，比年，李金，賴文政，陳子明，李峒相繼竊發，皆能一呼嘯，聚千百，殺掠吏民，死且不顧。良由州以趣辦財賦爲急，吏有殘民害物之狀而州不敢問；縣以並緣科斂爲急，吏有殘民害物之狀而縣不敢問；田野之民，郡以聚斂害之，縣以科率害之，吏以乞取害之，豪民以兼幷害之，盜賊以剽奪害之，民不爲盜，去將安之！

這可爲前者的證據。宋史又記他在湖南創飛虎軍的故事道：

> 乃度馬殷營壘故基，起蓋砦柵，招步軍二千人，馬軍五百人，傔人在外，戰馬鐵甲皆備。先以緡錢五萬於廣西買馬五百匹，詔廣西安撫司歲買三千匹。時樞府有不樂之者數沮撓之，棄疾行愈力，卒不能奪。經度費鉅萬計，棄疾善斡旋，事皆立辦。議者以聚斂聞，降御前金字牌，俾日下住罷。棄疾受而藏之，出責監辦

者，期一月飛虎營柵成，違，坐軍制。如期落成，開陳本末，繪圖繳進。上遂釋然。

這便是後者的證據。但他這種"慷慨有大略"的人最易引起怯懦者的憎惡或忌妬。經過幾次挫折後，他也趨於消極了。他不再"挑燈看劍"，他只想"管山管水"。他同"錦襜突騎過江初"的辛棄疾已判若二人。他的"補天裂"的夢醒了。

總結上文，作一年表：

記年			記事		
西曆	中曆	辛棄疾	歷史的	傳記的	文學的
一一四〇	宋高宗紹興十年	一		辛棄疾生。	
一一五三	二三年	一四		領鄉舉。	
一一六一	三一年	二二	金入寇，大敗。金主被弒。	爲天平節度使耿京掌書記。	

一一六二	三二年	二三		奉表南歸，爲承務郎。後任江陰簽判。	
一一六八	孝宗乾道四年	二九		通判建康。	
一一七〇	六年	三一		召對延和殿，遷司農主簿，知滁州。	
一一七三	九年	三四		辟江東安撫司參議官。	
一一七四	淳熙元年	三五		以葉衡薦遷倉部郎官。	
一一七五	二年	三六		任江西提點刑獄官，京西轉運判官，湖北安撫使等職。	

一一七七	四年	三八			任江西安撫使，湖北湖南轉運副使等職。	作水調歌頭詞。
一一七九	六年	四〇			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	作水調歌頭及摸魚兒。
一一八五	十二年	四六			知隆興兼江西安撫使。	
一一八八	十五年	四九			以言者彈劾落職。	作鷓鴣天。
一一九一	光宗紹熙二年	五二			起任福建提點刑獄官，福建安撫使等職。	
一一九四	五年				以臺臣彈劾丐祠歸。	
一一九八	寧宗慶元四年	五九			起知紹興兼浙江安撫使。	作鷓鴣天。

一二〇四	嘉泰四年	六五		加寶謨閣待制,知鎮江。	
一二〇五	開禧元年	六六	韓侂冑平章軍國事。	坐謬舉降朝散大夫,尋歸。	作玉樓春,瑞鷓鴣。
一二〇六	二年	六七	伐金,敗績,淮南盡失。	進寶謨閣待制,知江陵。	作清平樂。
一二〇七	三年	六八		辭官家居,九月卒。	作洞仙歌。

辛棄疾的詞

這位"慷慨有大略"的詞人留給我們的有稼軒詞(或題爲稼軒長短句)四卷(或作十二卷),約存詞六百餘首。因爲作者是個天資絕高,閱世絕深,而創作性極富的人,所以這六百餘首詞不獨"橫掃六合",甚且"包羅萬有";就其大端而論,我們可指出豪放,雅潔兩種特點。以下便依這兩點敍述。

先論豪放。所謂豪放者,實兼內容,形式兩方面言,故以下所敍的五項,前二項是屬於內容的,後三項

則屬於形式的。一，辛詞中多慷慨悲壯語。例如：

事無兩樣人心別。

問渠儂，

神州畢竟

幾番離合？

汗血鹽車無人顧，

千里空收駿骨。

正目斷

關河路絕。

我最憐君中宵舞，

道男兒，

到死心如鐵。

看試手，

補天裂。（賀新郎。）

這種慷慨悲壯的作品，不獨爲晏秦諸人所未夢到，蘇軾當之也有遜色。二，辛詞的題材極廣，舉凡說理，懷古，發牢騷，開玩笑……皆可入之於詞。今舉兩個較奇特的例子如下：

蝸角鬬爭，

左鱗右鬣，

一戰過千里。

君試思，

方寸此心微，

總虛空，

幷包無際。

喻此理，

何言泰山毫末，

從來天地一梯米。（哨遍。）

這是說理的例子。

已闕兩邊廂，

又豁中間個。

說與兒曹莫笑翁，

狗竇從君過。（卜算子。）

這是開玩笑的例子。宋史論蘇軾的文章道，"凡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我們可借以評辛詞。三，辛詞常採用經子詩賦語。辛詞中有用莊子的，例如：

有客問洪河，

百川灌雨，

涇渭不辨涯涘。

於是焉，

河伯欣然喜，

以天下之美盡在己。

渺滄溟，

望洋東視。

逡巡向若驚歎，

謂我非逢子，

大方達觀之家，

未免長見，

悠然笑耳。（哨遍。）

有用楚辭的，例如：

余既滋蘭九畹，

又樹蕙之百畝，

秋菊更餐英。（水調歌頭。）

有用詩經的，例如：

衡門之下可棲遲，

日之夕矣牛羊下。（踏莎行。）

有用論語的，例如：

人不堪其憂，

一瓢自樂，

賢哉回也。

料當年曾問，

飯蔬飲水，

何爲是，栖栖者。（水龍吟。）

其他用史記（如水龍吟），世說新語（如木蘭花），漢詩（如新荷葉），晉詩（如聲聲慢）唐詩（如上西平）的，尤難枚舉。論者譏辛詞“掉書袋”，便是爲此。四，辛詞多散文化。辛詞中如：

幾者動之微。（哨遍。）

吾語汝。（六州歌頭。）

此地菟裘也。（卜算子。）

何幸如之。（一剪梅。）

此四例都可以證明辛詞的句法如何的多近散文。若就詞的體製論，則奇特的更多。其中有用對話體的，例如：

“盃，汝前來！

老子今朝，

檢點形骸。

甚長年抱渴，

咽如焦釜；

于今喜溘，

氣似奔雷？

汝說劉伶，

古今達者，

醉後何妨死便埋。

渾如許，

歎汝於知己

眞少恩哉，

………』

盃再拜。

道。"麾之卽去，

招亦須來。"（沁園春。）

這段對話直可說是有韻的散文。有用盟誓體的，例如

帶湖吾甚愛，

千丈翠奩開。

先生杖屨無事，

--日走千回。

凡我同盟鷗鷺，

今日旣盟之後，

來往莫相猜。（水調歌頭。）

全詞大都是對鷗鷺的盟誓；"凡我同盟鷗鷺，今日旣盟之後"諸語，更是春秋時代諸侯盟誓的"習語"。有做天問體的，例如：

可憐今夕月，

向何處

去悠悠？

是別有人間，

那邊纔見，

光景東頭？

是天外，

空汗漫，

但長風浩浩送中秋，

飛鏡無根誰繫？

姮娥不嫁誰留？（木蘭花慢。）

全詞都是許多問句連綴而成的。有做招魂體的，例如：

聽兮淸珮琼瑤些。

明兮鏡秋毫些。

君無去此，

流昏漲膩，

生蓬蒿些。

虎豹甘人，

渴而飲汝，

寧猿猱些。（水龍吟。）

此詞不獨句尾全用"些"字，而且"君無去此"，"虎豹甘人"等句亦襲招魂。此四者外，如水調歌頭（"我志在寥闊"）做抽思而用"少歌"，定風波（"仄月高寒水石鄉"）之集藥名，等等奇怪的體裁大都是空前的。五，辛詞多"用前韻"。辛詞中"用前韻"的凡三四十處，其中用的次數最多的當推卜算子。如："一以我爲牛"，"夜雨醉瓜廬"，"千古李將軍""珠玉作泥沙"，"百郡怯登車"，"萬里籋浮雲"，等六闋，皆用"馬"，"者"，"瓦""也"四字爲韻。這種"用前韻"的風氣，雖不自辛棄疾始，但到辛更變本加厲。總之，辛棄疾是個最痛快，最大膽的人，當他的創作欲熾盛的時候，他便盡情的

寫起來。他彷彿是詞壇上的"飛將軍",無論如何森嚴的行陣,一遇着他便都要被衝破了。論者曾說蘇詞是"詞詩",辛詞是"詞論",這是很恰切的評語。所謂"詞論"者,便是以散文的作法來寫詞。詞既同散文溝通了,尙有何事不可入?何意不可言?何種體製和句法不可採用?

次論雅潔。所謂雅潔者,也包括內容與形式兩方面。所謂內容的雅潔者,便是說詞的內容不涉狎褻;所謂形式的雅潔者,便是說不用那些金,玉,錦,綉,花笑,鶯啼等庸爛的辭句。辛詞現存着六百餘首,這六百餘內,言男女艷情的不過二十分之一;在這些許艷詞中,有狎褻的嫌疑的,更不過十分之二。"願嬭嬭蘭心蕙性,枕前言下,表余深意",像柳永這樣的詞固然爲辛詞所無;卽"今宵賸把銀釭照,猶恐相逢是夢中",像晏幾道這樣的詞也是少之又少。毛晉說:

> 但詞家爭鬬濃纖,而稼軒率多撫時感事之作,磊落英多,絕不作妮子態。(稼軒詞跋。)

這便是辛詞不涉狎褻的證據。至於形式的雅潔,我們可舉例來說明。辛詞中如:

> 爭先見面重當。

看爽氣朝來三數峯。

似謝家子弟，

衣冠磊落；

相如庭戶，

車騎雍容。

我覺其間，

雄深雅健，

如對文章太史公。（沁園春。）

雪裏溫柔，

水邊明秀，

不借春工力。（念奴嬌。）

此二例雖皆以體物爲主，但都可證明辛詞的辭句如何雅潔，而後者尤值得我們注意。因爲以人和文章喻山已自新穎，至孤瘦如梅花而言其"溫柔"，則非別有會心者不辦。論者說他"胸有萬卷，筆無點塵"，便是爲此。

辛詞的兩大特點略如上述。現在，我們再舉一兩首詞，代表辛詞的其他方面。先舉祝英台近：

寶釵分，

桃葉渡，

烟柳暗南浦。

怕上層樓，

十日九風雨。

斷腸片片飛紅，

都無人管，

更誰勸

啼鶯聲住？

此詞穠密纏綿，頗似晏秦。再舉醜奴兒近：

千峯雲起，

驟雨一霎兒價。

更遠樹斜陽風景，

怎生圖畫？

青旗賣酒，

山那畔別有人家。

只消山水光中，

無事過者一夏。

此詞澹婉瀟灑，直是漱玉詞中妙品。劉克莊論辛詞道：

公所作，大聲鏜鞳，小聲鏗鍧，横絕六合，掃空萬古。……其穠纖綿密者，亦不在小晏，秦

郛之下。(辛稼軒集序。)

這眞是知辛詞者的吐屬。

最後略論辛棄疾在詞壇上承前啓後的關係。在前代詞人中,他與蘇軾的關係最密切。他之以散文句法入詞,以經子詩賦語入詞,以詞說理,開頑笑等等皆與蘇同,雖然他比蘇還要"放'些。不過,蘇軾是個文士,處的是太平時代,辛棄疾是個英雄,處的是亂離時代,故辛多悲壯,蘇多清曠,這是他同蘇的異點。至於他對於其他作者的影響,簡單的說,便是在南宋詞人中造成五六十位(就有詞流傳者言)與他同派的作者。下文便在這五六十位中選幾家重要的講一講。

章二終

章三　辛派詞人

劉過及其他

現在說到辛派詞人了。辛派詞人中舉其要者，是朱敦儒，陸游，張孝祥，劉過，陳亮，劉克莊等六人。又因爲這六家與辛棄疾的關係都不盡同，故分爲兩羣來敍述。

現在先敍劉過等。所謂"劉過及其他"者，是指劉過，陳亮，劉克莊三人言。把他們三人合爲一羣的理由，便是因爲他們的詞不獨風格上多類辛，即句法和體製也時與辛近。這三人中，劉過與陳亮都是南宋前期的人，獨劉克莊較後。

劉過（西歷一一五〇？——一二二〇年？）字改之，太和（今江西泰和附近）人，一作廬陵人，更有作襄陽人者。他的事蹟多不可考，就故書所載者看，他實是個慷慨豪放的血性男兒。他曾伏闕上書，請光宗過

宮，又上書給當時的執政者，陳恢復方略。在幾次"碰壁"後，他便放浪江湖了。但看蘇紹叟的憶劉改之摸魚兒道：

文章事，
到底將身自誤。
功名難料遲暮。
鶉衣簞食年年瘦，
受侮世間兒女。

他自己的詞也有"家山無田種瓜得"之語。可知他雖"客食諸侯"，但仍甚落魄。

劉過有龍洲詞二卷，補遺一卷，約存詞五十餘首。劉過的性格本近辛，他又是辛的門客，所以他的詞似辛者很多。劉詞近辛處有兩點。一，辛詞多慷慨悲壯語，劉詞亦然。劉詞中如：

男兒事業無憑據！
記當年，
擊筑悲歌，
酒酣箕踞。
腰下光芒三尺劍，

時解挑燈夜語。

更忍對，

燭花彈淚。

喚起杜陵風雨手，

寫江東

渭北相思句，

歌此恨，

慰羇旅。（賀新郎。）

此詞與六州歌頭（"中興諸將"）等詞都可比辛的賀新郎。二，辛詞多散文化，劉詞亦然。劉詞的隻句如：

侵尋去矣……；

流落何之。（沁園春。）

得之渾不費力。（水調歌頭。）

這三句的句法都似散文。又如：

坡謂，"西湖，

正如西子，

濃抹淡裝臨照台。"

二公者，

皆掉頭不顧，

只管傳杯。

白言，"天竺去來！

畫圖裏崢嶸樓閣開。

愛縱橫二澗，

東西水繞；

兩峯南北，

高下雲堆。"

逋曰，"不然。

暗香浮動，

不若孤山先訪梅。

須晴去，

訪稼軒未晚，

且此徘徊。"（沁園春。）

此詞與"問訊竹湖"一闋皆用對話體，當是效辛棄疾沁園春作的。但劉與辛亦有不同處。第一，劉雖努力學辛，而他的成就却去辛遠甚。大抵辛於豪放中兼有清逸，劉則一味粗獷。第二，劉詞中有不少艷詞。這些艷詞也有很眞摯纏綿的，如：

人道愁來須殢酒，

無奈酒多愁淺！
但託意
焦琴紈扇。
莫鼓琵琶江上曲，
怕荻花
楓葉俱凄怨。（賀新郎。）

但有些便流於纖刻，輕媟了。如：

每到相思沉吟處，
斜倚朱脣皓齒間。
風流甚，
把仙郎暗招，
莫放春閒。（沁園春。）

這二個例子，前者還點彷彿辛的祝英台，後者便是辛詞所無。

陳亮（西歷一一四〇？——一九三？）字同甫，永康（今浙江永康附近）人。孝宗隆興初，他"以解頭薦"，上中興五論；旋因書上不報，遂歸里修學。淳熙五年（一一七八年），再詣闕上書論國事，孝宗本欲用他，他却翻然渡江回家了。回家後，他便落魄醉酒，與同邑狂

士遊；因此遭大獄，幸賴辛棄疾，羅點諸人營救，方得無事。淳熙十四年（一一八七年），高宗崩，金使來弔無禮，他復上書勸孝宗與金絕，謀恢復，仍不報。紹熙四年（一一九三年），光宗策進士，擢他爲第一人，授他僉書建康府官廳公事，但他未到官便死了。他是個才氣超邁的人，尤喜談兵。他的主張是重實利，經濟，而排斥性理。他曾"自剖"道："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

陳亮有龍川詞一卷，龍川詞補一卷，約存詞三十餘首。陳亮的詞同他的人一樣，也是偏於磊落豪邁方面的。龍川詞中，雄肆者居十之八，秀妍者僅十之二。今各舉一例。如：

堯之都，

舜之壤，

禹之封，

于中應有，

一個半個恥臣戎。

萬里腥膻如許，

千古英靈安在，

磅礴幾時通！

胡運何須問，

赫日自當中。（水調歌頭。）

此詞的風格和句法都可說是辛的同調。又如：

橋邊攜手歸來晚，

踏皺殘花幾片紅。（思佳客。）

這便是秀妍的例子。這類詞雖非本色，亦自可喜。

劉克莊（西歷一一八七——一二六九年）字潛夫，莆田（今福建莆田附近）人。他本是個世家子，故得以"郊"恩補官。端平初，他官至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右郎官。時因朝內黨爭甚烈，故他屢進屢退。淳祐六年（一二四六年），他被召爲太府少卿，繼除祕書監，兼崇政殿說書，中書舍人。時史嵩之秉政，他因彈史，出知漳州，尋改福建提刑。淳祐十一年（一二五一年），他又被召爲太常少卿，直學士院，尋兼說書及史館事，但未滿一年復去。景定初，他任中書舍人，兵部侍郎等職，旋出知建甯府。景定五年（一二六四年），以煥章閣學士致仕。後數年卒。劉克莊在南宋是個負文名的作者。林希逸給他做的行狀曾說，"言詩者宗焉，言文者宗焉，

言四六者宗焉。"他又是個忠君愛國,直言極諫的人。他任樞密院編修官和太府少卿時都有所建白;彈劾史嵩之一事,更使他直聲聞四方。

劉克莊有後村長短句,約存詞二百數十首。劉克莊很推崇辛棄疾(參看辛稼軒集序),所以他的詞也努力學辛。他與辛相近處約有七點。第一,劉詞中如:

歷事三朝,

覲而執圭,

祭而祼璋。(沁園春。)

後之覽者,

亦將有感於此。(念奴嬌。)

這些散文化的句子顯然是學辛的"此地菟裘也"與"何辛如之"等。第二,劉詞中如:

闔啓上賓,

"儂觀諸老,

箇主人公喜挽推。

怎奈向,

今十分衰颯,

非昔形骸。"

闕言賓怒如雷，

“因底事朱門晏未開？

假使汝主公，

做他將相，

媚迎揖客，

緊閉翹材？”（沁園春。）

此詞與辛的沁園春並用對話體。第三，劉詞中如：

老子衰頽，

晚與親朋，

約法三章：

有談除目者，

勒回車馬；

談時事者，

麾出門牆。

——已掛衣冠，

怕言軒冕，

犯令先當舉罰觴。——

尺書裏，

但“平安”二字，

多少深長！（沁園春。）

此詞與辛的賀新郎（"聽我三章約"闋 類。第四，劉詞中如：

吉夢維何，

男子之祥，

載弄之璋。（沁園春。）

這種以經史語入詞的辦法當然是從蘇辛來的。第五，劉詞中如：沁園春"疇昔遭逢"，"慚愧清朝"等十闋皆協"璋"，"章"，"香"，"忙"諸字。這比之於辛的卜算子直是"青出於藍"。第六，劉詞中如：

兩河蕭瑟惟狐兔，

問當年

祖生去後，

有人來否？

多少新亭揮淚客，

誰夢中原塊土！

算事業

須由人做。

應笑書生心膽怯，

向車中，

閉黛如新嫁。

空日送，

飛鴻去。（賀新郎。）

此詞實彷彿辛的賀新郎。第七，劉詞亦不喜作工麗，狎媟語。這是看過後村長短句的都應知道而且承認的。最後我們給劉詞個考語：他只學得辛的豪放，而未得其清逸，故失之粗獷，同劉過一樣。

朱敦儒及其他

以下便敍朱敦儒等了。所謂"朱敦儒及其他"者，指朱敦儒，陸游，張孝祥三人言。他們三位和辛的關係實不如劉過等那樣密切。在句法與體製上他們都不似辛那樣"放"，他們與辛接近處，大都在"豪"，因爲他們的詞中都有些悲壯慷慨的作品。

朱敦儒（西歷一〇八〇？——一一七五年？）字希真，洛陽（今河南洛陽附近）人。在少年時卽以布衣負重名。靖康建炎間，曾兩辭召命。紹興二年（一一三二年），又有人薦他"達治體，有經世才"，同時他的朋友

也勸他出山，他方"幡然"應徵。高宗很看重他，賜進士出身，命爲秘書省正字。後遷兩浙東路提點刑獄，以汪勃的彈劾罷官。紹興十九年（一一四九年），遂上疏告歸。據宋史說，他還做過鴻臚卿，但不知究在何年。他的洞仙歌說，"今年生日，慶一百省歲"，可知他死時已九十多歲了。至於他的爲人，據宋史說是很"高潔"的，但實際上恐未必如此。據他的雨中花，水調歌頭諸詞，我們知道他做過"射麋上苑，走馬長楸"的俠少；又據鷓鴣仙，清平樂諸詞，知他在罷官後很不甘心。終老山林的决心，那是他"碰壁"後始有的。他早年之屢辭召命，實有"假惺惺"的嫌疑。

朱敦儒有樵歌三卷，約存詞二百數十首。這二百餘首詞，我們可分兩點來研究：先論朱與辛的關係，次分析朱詞。

朱敦儒是辛棄疾的前輩，又是個極有天才的人，故辛雖不受他的影響，但辛也不能給他什麼影響。不過，在南渡後，他同辛處的是同一個時代；而徽欽不返，中原淪陷，又是當時人所共憤；於是不受辛棄疾籠罩的朱敦儒，也不免同樣的慷慨悲歌起來。例如：

回首妖氛未掃，

問人間

英雄何處！

奇謀報國，

可憐無用，

塵昏白羽。（水龍吟。）

此詞雖未如辛之雄健，但極沈痛，饒有家國之感。這便是辛朱接近處。

若欲分析朱詞，我們可從縱橫兩方面下手。縱的分析是將朱詞區分爲幾個時期，指出他在某時期的特點。橫的分析是泛論朱詞的一般的風格。縱的分析 胡適曾做過。他分朱詞爲三個時期：一，南渡以前的少年時期；二，南渡時期；三，晚年閑居時期。就朱敦儒的身世看，這種分法是可信從的。這三期的作風是：第一期多濃妍，第二期多沉咽，第三期多閑澹。朱詞中如：

碧尖蹙損眉慵暈，

淚濕胭脂紅沁。

可惜海棠吹盡，

又是黃昏近！（桃源憶故人。）

此詞與好事近（"春雨細如塵"）等詞應是第一期的代表。又如：

曲終人醉，

多似潯陽江上淚。

萬里東風，

國破山河落照紅！（減字木蘭花。）

此詞與浪淘沙（"圓月又中秋"）等詞應是第二期的代表。至如：

一個小園兒，

兩三畝地。

花竹隨宜旋裝綴，

樸籬茅舍，

便有山家風味。

等閒池上飲，

林間醉。（感皇恩）

這與蘇幕遮（"瘦仙人"）等詞當然是第三期的代表。若從橫的方面分析，我們可以說朱詞的作風是介於蘇周兩派間的。他的清逸處似蘇，精麗處似周。例如：

放船縱櫂，

趁吳江風露，

平分秋色。

帆卷垂虹波面冷，

初落蕭蕭楓葉。

萬頃琉璃，

一輪金鑑，

與我成三客。……

洗盡凡心，

相忘塵世，

夢想都銷歇。

胸中雲海，

浩然酒浸明月。（念奴嬌。）

這便是前者的代表。例如：

扇邊寒減，

竹外花明。（風流子。）

任酒傾波碧，

燭剪花紅。（醉思仙。）

這便是後者的代表。總之，在南北宋之交的詞人中，朱敦儒應是個"巨擘"，如向，如陳，如葉皆非他的敵

手。

陸游（西曆一一二五——一二一〇年）字務觀，山陰（今浙江紹興附近）人。他在少時卽以蔭補登仕郎。隆興中，他任樞密院編修官，兼編聖政所檢討官，並得賜進士出身；後以言事出通判建康府。乾道中，由建康改隆興，又以言者彈劾免歸。家居頗久，復出爲夔州通判，遊王炎幕府。范成大帥蜀，以他爲參議官。淳熙中，他離蜀東歸，爲江西常平提舉江西水災。未久，入部爲給事中，出知嚴州。嘉泰初，寧宗命他同修國史，兼秘書少監。後升寶章閣待，致仕。嘉定中卒。他曾被人稱爲"愛國詩人"。他在年輕的時候，也曾做過恢復中原的英雄夢。"殺身有地初非惜，報國無時未免愁"，這些詩句都可爲證。晚年則漸由慷慨轉爲閑適，眞成個"放翁"了。

陸游有放翁詞一卷，約存詞百數十首。這百餘首詞的作風是難以"豪放"或"妍媚"等簡短的辭句說明的。陸詞中如：

壯歲文章，

暮年勳業，

自昔誤人。

算英雄成敗，

軒裳得失，

難如人意，

空喪天眞。（洞庭春色。）

此詞與沁園春（"孤鶴歸飛"），漢宮春（"羽箭雕弓"）等詞，都頗豪邁。又如：

啼紅密訴，

剪綠深盟。（朝中措。）

蘭膏香染雲鬟膩，

釵墜滑無聲。（烏夜啼。）

這些句子都很穠妍；而釵頭風一闋尤膾炙人口。至如：

賣魚沽酒醉還醒，

心事付橫笛。

家在萬里雲外，

有沙鷗相識。（好事近。）

此詞與桃園憶故人（"斜陽寂歷柴門閉"）等詞則以靜館勝。□□管論陸詞道：

楊用修云，"纖麗處似淮海，雄慨處似東坡。"

予謂超爽處更似稼軒耳。(放翁詞跋。)

此評雖不無可議處（陸詞的穠妍處實近賀鑄）但可用以證明陸詞的作風是多方面的。我們將他歸於辛派，自是爲着那些豪邁的詞。

張孝祥（西曆一一三〇？——一一六七年？)字安國，歷陽烏江（今安徽和縣附近）人。幼聰慧，讀書過目不忘。年十六領鄉書，再舉冠里選，紹興二十四年（一一五四年)，廷試更爲第一人。及第後，任秘書省正字，校書郎等職，後因汪澈的彈劾，出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孝宗即位，以他爲集英殿修撰，知平江府。踰年，以張浚薦，入爲中書舍人，尋爲建康留守，廣南西路經略安撫使等官。後改荆南湖北路安撫使，進顯謨閣直學士，以疾卒，年三十八。他是個才氣縱橫，跌宕風流而又有幹才的人。宋史稱他"早負才畯，蒞政揚聲"。他死了，孝宗有"用才不盡"之歎。

張孝祥有于湖詞三卷，約存詞百數十首。這些詞的作風實介在蘇軾與辛棄疾間。近蘇是由於他的生性，近辛是受時代的影響。張詞中近辛的例子有：

憶當年，

周與謝，

富春秋。

小喬初嫁，

香囊猶在，功業故優游。

赤岸磯頭落照，

淝水橋邊衰草，

渺渺喚人愁。

我欲乘風去，

擊楫誓中流。（水調歌頭。）

近蘇的例子有：

應念嶺海經年，

孤光自照，

肝肺皆冰雪。

短髮蕭騷襟袖冷，

穩泛滄溟空闊。

盡挹西江，

細斟北斗，

萬象爲賓客。

扣舷一笑，

不知今夕何夕。（念奴嬌。）

二者中，後者尤足以代表張詞。于湖詞中，無論是寫景，言情以及頌美大抵以清雋爲宗 "讀之冷然，灑然"。"肝肺皆冰雪"，我們願以此語品題張詞。

章三終

章四　姜夔

姜夔傳略

現在敍述那位與辛棄疾齊名而年代較晚的大詞人。這位詞人便是姜夔。姜之與辛宛如六朝的陶（潛）謝（靈運）。他們不獨作風絕殊，即性格，身世也都不同。

姜夔（西歷一一五五？——一二三〇年？）字堯章，鄱陽（今江西鄱陽附近）人。他是唐宰相姜公輔的後裔。姜公輔籍愛州而家於欽州，到他的八世祖姜泮始家於饒。他幼時隨父宦居漢陽，父死，因家於此。在漢陽他結識不少能詩喜書的朋友，常同他們在頭陀，黃鶴，郎官，大別等"勝地"登臨吟賞。廿餘歲時，他開始"奔走川陸"。淳熙三年（一一七六年），遊揚州。十三年（一一八六年），又遊湖南（湖南他似遊過兩次，這是第二次，第次的年代無考）。是年秋，歸山陽；冬末，應蕭德藻召赴湖州。湖州原是個"戶藏烟浦，家具畫船"的好

去處，故到紹熙元年（一一九〇年），他便在湖州安家了。此後，他仍出遊，在紹熙二年（一一九一年）一年內，他三寓合肥，兩泛巢湖，一至金陵與蘇州。在金陵謁楊廷秀，在蘇州與范成大遊，范成大以小紅贈他卽在此時。紹熙慶元間，他與張平甫，俞商卿，黃慶長等遊紹興，蕭山，武康，杭州，南昌，蘇州，無錫諸地。在紹興遊禹廟與鑑湖，在武康與葛天民唱和，在杭州觀梅孤山，在南昌遊玉隆宮，在蘇州弔范成大，在無錫謁尤袤。慶元嘉泰間，他寄居杭州。時江南無事，士大夫多思蒐講古制，補正廟堂樂典的墜缺。他本精於音律，遂於慶元三年（一一九七年），上書論雅樂，進大樂議，琴瑟考古圖，並於五年（一一九九年），上聖宋鐃歌鼓吹曲。但上書與進曲的結果只是"詔付奉常同寺官校正"，和"免解，與試禮部"。而"校正"的結果是"不合"，"與試"的結果是"不第"。此後，他的事蹟便不易推考了。我們只知道，嘉泰二年（一二〇二年）他將他的歌曲付刻，（嘉定十三年）（一二二〇年）他曾遊過揚州，寶慶紹定間他曾遊過吳興與嘉興。此時他已七十餘歲，大約不久便老死了。

他是個天才卓絕的人。他這卓越的天才在他的幼年已顯露了。"少小知名翰墨場",這是他自己的口供。他不獨以詞稱雄南宋,他的詩,文以及書法,無不佳美。對於音律,他的造詣尤深。他的大樂議不可見，然就宋史所載者論,亦極精邃,完密。因此,當時的名公鉅卿,如范成大，辛棄疾，樓鑰，葉適諸人都折節與交。他的性格是偏於高雅蕭閑方面的。他可以"家無立錐",而不可以飯無'食客"。他可以等着朋友分囷來養他,而"圖書翰墨之藏,汗牛充棟"。他不汲汲於功名:"來稗奉常議,識笳鼓羽葆",這是他唯一的塵心。他不沉湎於聲色:"自琢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他在聲色上的享受只此而已。他喜歡靜觀,他喜歡細細的玩味，他愛好的是清曠,他貪戀的是寂靜。所以他自己說,"道人野性如天馬,欲擺青絲出帝閑。"所以范成大稱贊他道,"翰墨文章皆似晉宋之雅士。" 但同時他又是個富於感情的人，對於家國都有很深濃的感情。"鈎窗不忍見南山,下有三雛骨未寒"，這是前者的證據;"自胡馬窺江去後,廢池喬木,猶厭言兵"這是後者的證據。講到他的身世，我們可以說他一生過的多是"食客"的生活。如

范成大，張平甫諸人，都是他的主人。不過，他同這些權貴與公子們締交，多是爲氣味相投，與趨炎附勢者異。所以他雖依附豪家，却仍然保存着他那高雅蕭閑的品性。

總結上文，作一年表。

記年			記事		
西歷	中歷	姜夔	歷史的	傳記的	文學的
一一五五	宋高宗紹興二五年	一		姜夔生(?)	
一一六三	孝宗隆興元年	九		父宰漢陽，隨居任所。	
一一七六	淳熙三年	二二		過維揚。	作揚州慢。
一一八六	十三年	三二		游湖南，赴湖州。	作霓裳中序第一諸詞。

一一八七	十四年	三三		到湖州，依蕭德藻。冬，過吳淞。	作踏莎行諸詞。劉克莊生。
一一八八	十五年	三四		寓湖州，遊臨安。	
一一八九	十六年	三五		寓湖州。	作夜行船諸詞。
一一九〇	光宗紹熙元年	三六		居湖州白石洞旁，號白石道人。	作白石歌。
一一九一	二年	三七		遊合肥。度巢湖。遊金陵蘇州。	作滿江紅，暗香，疏影諸詞。
一一九二	三年	三八		居湖州。	
一一九三	四年	三九		遊越中。	州徵招，水龍吟諸詞。

一一九四	五年	四〇		觀梅孤山之西村。	作鶯聲繞紅樓諸詞。
一一九五	寧宗慶元元年	四一		游南昌。	作鷓鴣天。
一一九六	二年	四二		遊武康，無錫諸地。	作慶宮春諸詞。
一一九七	三年	四三		上書論雅樂，進大樂議，琴瑟考古圖。	作鷓鴣天詞，和轉庵丹桂諸詩。
一一九八	四年	四四		居杭州。	
一一九九	五年	四五		上聖宋鐃歌鼓吹曲，與試禮部，不第。	
一二〇二	嘉泰二年	四八		客雲間，歌曲付刻。	

一二二〇年	嘉定十三	六六	遊揚州。
一二二九二年	理宗紹定	七五	遊嘉興。
一二三〇	三年	七六	姜夔卒（？）

姜夔的詞

這位高雅蕭閑的大詞人留給我們的有白石道人歌曲六卷，白石道人歌詞別集一卷，約存詞八十餘首。

先論姜詞的作風。講到姜詞的作風，我們應該注意以下三點：一，前代作者的影響；二，當時政局的影響；三，作者特性的影響。以下便就此三點闡述。

在上文我們已說過：北宋晚年，有羣以大晟府爲中心的詞人；這羣詞人大都是音律專家，他們的作品都很注重音律；同時還有幾位作者（有的就是大晟詞人）對於辭句力求工巧。這種重音律，求工巧的風氣，並未因宋室南渡而中斷，姜夔便是承接這種風氣而成績特

剛好的一個。因此，姜詞也有兩種特徵：一，重音律；二，求工巧。他的滿江紅敍道：

> 滿江紅舊調用仄韻，多不協律。如末句云"無心撲"三字，歌者將"心"字融入去聲，方諧音律。予欲以平韻爲之，久不能成。因泛巢湖聞遠岸簫鼓聲，問之舟師，云，"居人爲此湖神姥壽也。"予因祝曰，"得一席風徑至居巢，當以平韻滿江紅爲迎送神曲。"言訖，風與筆俱駛，頃刻而成。末句云，"聞珮環"則協律矣。

看他在這短短的序中，一則曰，"不協律"，再則曰，"則協律矣"，便可知他對於音律是何等重視！這便是前者的證據。姜詞中如：

> 庾郎先自吟愁賦，
> 淒淒更聞私語。
> 露濕銅鋪，
> 苔侵石井，
> 都是曾聽伊處。(齊天樂。)

此詞刻盡蟋蟀鳴聲，可謂極"針縷之密"。又如：

> 池面冰膠，

鵜腰零老。(一萼紅。)

虛閣籠寒,

小簾通月。(法曲獻仙音。)

這種工巧的句子尤不勝枚舉。這便是後者的證據。

在上文我們已說過,宋代的靖康之亂實與唐代的天寶之亂有同樣的性質,牠們都是能在文學史上劃分時代的變局;大概靖康以前的作品多浮誇而萎靡,靖康以後的作品多沈著而激昂。接受這樣變化的自以辛派詞人爲主,但時代的影響是任何人所逃不了的,况且姜夔又是個富於感情的人。姜詞中如:

疊鼓夜寒,

垂燈春淺,

匆匆時事如許。

倦遊歡意少,

俛仰悲今古。……

萬里乾坤,

百年身世,

唯有此情苦。(玲瓏四犯。)

此詞中如"疊鼓夜寒,垂燈春淺"雖不免有點琱琢,但其

氣魄却極沉鬱。又如，

送客重尋西去路，

問水面，

琵琶誰撥。

最可惜，

一片江山，

總付與啼鴂。(八歸。)

此詞與揚州慢等闋，不獨有"黍離之悲"，而且是"變徵之音"。其與辛派詞人所不同的，便是他重含蓄，不似他們那樣"劍拔弩張"罷了。姜重含蓄，故多沈鬱；辛尚縱恣，故多慷慨。沈鬱與慷慨，便是辛姜的分界。

在上文我們已說過，姜夔的性格是偏於高雅蕭閑方面的。因此，他雖是周邦彥派的承繼者，但他不喜做狎媟和頌諛的詞。姜詞中如：

燕燕輕盈，

鶯鶯嬌軟，

分明又向華胥見。

夜長爭得薄情知，

春初早被相思染。(踏莎行。)

又如：

盧溝舊曾駐馬，

爲黃花，

閒吟秀句。

見說胡兒

也學綸巾欹羽。（石湖仙。）

此二例中，前者雖是情詞，然不似周邦彥那"玉體偎人情何厚"的狎媟；後者雖是應酬詞，然不似周派詞人晁端禮"蟠桃新鏤雙蓋"的庸濫。至如：

翠葉招涼，

玉容銷酒，

更灑菰蒲雨。

嫣然搖動，

冷香飛上詩句。（念奴嬌。）

此詞雖目的在詠物，但清超絕倫，絕似作者的人品。

綜合上述三者便完成了姜詞的特殊作風。牠大約以高雅而多情的性格爲根抵，沈鬱的氣魄爲主幹，工巧的辭句爲枝葉，另輔以和諧的音律。所以姜詞的成功處便是精工而清挺。

次論姜詞的影響。講到這一點,我們實不能"爲賢者諱",我們應該承認姜詞替詞人開了"惡道"。所謂"惡道"有二:第一,牠在南宋詞壇上造成種過重音律的風氣。在這種風氣之下,便有不少的作者竟爲了音律而犧牲詞的內容。張樞之改"瑣窗幽"爲"瑣窗明"便是很著稱的例子。第二。牠在南宋詞壇上造成過重辭句的風氣。這種風氣的流弊便是使作品晦澀,匠氣。姜詞本身本已有此流弊(如暗香疏影),到吳文英諸人,更是"冰寒於水",使讀者常有"霧裏看花"之感。

章四終

章五　姜派詞人

史達祖及其他

辛姜的身世雖然一顯一晦，辛姜的作品雖然一近"狂"一近"狷"，但他們都有其羽翼。姜夔的羽翼也不少，舉其要者有史達祖，高觀國，盧祖皋，張輯，吳文英，陳允平，周密，王沂孫，蔣捷，張炎等十人。但這幾位作家都只是"具夔之一體"，故他們的作風也極不一致，爲研究的便利計，特將他們分爲兩羣來敍述。

先敍史達祖諸人。這一羣的作者有史達祖，盧祖皋，張輯，蔣捷等四人。將他們四位合爲一羣的理由，便是因爲他們都多少沾染點辛風（其實姜也如此）。史詞中如賀新郎（"同住西山下"與"西子相思切"二闋）滿江紅（"萬水歸陰"與"好領青衫"二闋），盧詞中如洞仙歌（"扁舟入浙"）賀新郎（"挽署風前柳"）、張詞中

如貂裘換酒("笛喚春風起")東仙("東澤先生"),蔣詞中如沁園春("老子平生"與"結算平生"二闋,)賀新郎"甚矣君狂矣",皆其例證。

史達祖(西歷一一六○?——一二一○年?)字邦卿,汴(今河南開封附近)人。浩然齋雅談曾記載他的行事道:

> 史達祖邦卿,開禧堂吏也。當平原用事時,盡握三省權。一時士大夫無廉恥者皆趨其門,呼爲梅溪先生。韓敗亦貶死。

考韓侂胄用事,始於開禧元年(一二○五年),終於開禧三年(一二○七年),則史達祖弄權自在此時。他自己的書懷詞道:

> 好領青衫,
> 全不向
> 詩書中得。……
> 三徑就荒秋自好,
> 一錢不值貧相逼。(滿江紅。)

由此可知,在爲吏之前,他並沒有什麼功名,被貶後尤落魄。

史達祖有梅溪詞一卷，約存詞百餘首。他的詞的特點在婉秀。這類詞的成功處，在運思巧，出語俊。關於前者的例子有：

差池欲住，
入舊巢相並。
還相雕梁藻井。
又軟語，
商量不定。
飄然快拂花梢，
翠尾分開紅影。……
紅樓歸晚，
看足柳昏花暝。（雙雙燕。）
謾道相思，
偷理綃裙，
自驚腰衩。（三姝媚。）

這兩首詞中，雙雙燕可使我們知道他作詞時，對於事物如何的細心描摹；三姝媚可使我們知道他作詞時，命意措辭如何的曲折。關於後者例子有：

一燭人著夢，

雙[illegible]月當樓。(臨江仙。)

如今但，

柳髮晞春，

夜來和露梳月。(萬年歡。)

這些句子不獨清新而且工巧。以巧思運俊筆，故史詞中雖有不少很尚琱琢的，但讀者每愛其婉秀而不覺其晦澀。至於他同姜夔接近處，除辭句工巧外，還有沉鬱。例如：

闊甚吳天，

頓放得江南，

離緒多少！……

問世間，

愁在什麼處？

不離澹烟衰草。(玲瓏四犯。)

"闊甚吳天"兩句詞頗似姜夔的"最可惜，一片江山，總付與啼鴂"，雖然這類詞不多。

盧祖皋（西歷一一七〇？——一二二五年？）字申之，永嘉（今浙江永嘉附近）人，慶元五年（一一九九年，）舉進士，爲軍器少監。嘉定十四年（一二二一年），權直

學士院。此後不久,卽卒於官。據黃昇說,他是樓鑰的外甥,趙紫芝的詩友。貴耳集說他"貌宇修整"。餘未詳。

盧祖皋有蒲江詞稿　卷,約存詞九十餘首。他的詞與姜接近處也在辭句的工巧。他的水龍吟道:

綠霧迷牆,
翠虬騰架,
雪明香暖。
笑依依欲挽
春風教住,
還疑是
相逢晚。

這便是個例子。但他的成就却不如姜。因爲他只能工巧而不能勁挺,故他的長調常失於纖弱。他的特殊作風在華美,他所擅長的體製是"小詞"。他的清平樂道:

寶杯金縷紅牙,
醉魂幾度兒家。
何處一春遊蕩?
夢中猶恨楊花。

此詞與謁金門諸闋,都華美而婉約,頗近晏幾道,賀鑄,

雖然不及晏賀的沈鬱。周濟論盧詞，說他小令時有佳趣，長調多枯無味，話雖過刻，但不是毫無理由。

張輯（生卒未詳）字宗瑞，鄱陽人。他曾受詩法於姜夔，又作白石小傳，他與姜的關係大約很深。就他的沁園春敍看，他似乎是個放浪湖山間的詩人，以布衣終老。他的行事多不可考，或許爲此。

張輯有東澤綺語與清江漁譜各一卷，約存卅餘首，但其中有重複的。張詞的作風是清挺而沈鬱，故與姜最近。張詞中如：

又何苦

淒涼客裏！

夏草堂深綠，

竹溪空翠。

落葉西風，吹老

幾番身世。（疏簾淡月。）

客裏風霜，

詩鬢今如許！

江南去，

岸花迎艣，

遙隔沙頭語。（沙頭語。）

前者可代表長調，後者可代表"小詞"，而"客裏風霜，詩鬢今如許"數語尤逼近姜的點絳脣（"燕雁無心"）。論者稱他得詩法於姜夔，其實詞亦應如此。

蔣捷（西曆一二四五?—一三一〇年?）字勝欲，宜興（今江蘇宜興附近）人。宋德祐中，舉進士。宋亡，隱居不仕。元大德中，有許多人薦他，但他仍不出。在他的詞中，我們可約略窺見他的身世。他的虞美人道：

少年聽雨歌樓上，

紅燭昏羅帳。

壯年聽雨客舟中，

江闊雲低，斷雁叫西風。

而今聽雨僧廬下，

鬢已星星也。

這便是這位詞人一生的歷程。他的少年遊說：

二十年來，

無家種竹，

猶借竹爲名。

他在暮年的景況想是如此。

蔣捷有竹山詞一卷，約存詞九十餘首。他是位大膽而敢於嘗試的作者，所以他的詞中常有些奇特的體製，他的作風也不一致。關於前者，我們可舉四個例子。如：

月滿兮西廂些，

叫雲兮笛淒涼些。

歸來爲我，

重倚蛟背，

寒鱗蒼些。（水龍吟。）

此詞做招魂用"些"字，且用"雕踏" 與辛棄疾的水龍吟類似。又如：

黃花深巷，

紅葉低窗，

淒涼一片秋聲。

豆雨聲來，

中間夾帶風聲。（聲聲慢。）

此詞的韻脚皆用"聲"，與黃庭堅的瑞鶴仙類似。又如：

絕代幽人獨。

掩芳姿，

深居何處?

亂雲深谷。

自說關中良家子,

零落聊倚草木。(賀新郎。)

此詞櫽括杜詩,與蘇軾的哨遍類似。又如;

玉霜生穗也,

渺洲雲翠痕,

雁繩低也。

層簾四垂也,

錦堂寒早近,

鑪開時也。

香風遞也。

是東籬,

花深處也。

料此花,

伴我仙翁,

未肯放秋歸也。(瑞鶴仙。)

此詞不獨用"雌韻",且平仄通協,在宋詞中,尤稱僅見。

關於後者,我們也可以舉四個例子。如:

秋娘渡與泰娘橋，

風又飄飄，

雨又瀟瀟。……

流光容易把人拋，

紅了櫻桃，

綠了芭蕉。（一剪梅。）

此詞便很秀逸。又如：

相見只有山如舊！

歎浮雲，

本是無心，

也成蒼狗。（賀新郎。）

此詞便很沉咽。又如：

燈搖縹暈茸窗冷，

語未闌，

娥影分收。

好傷情，

春也難留，

人也難留。（高陽台。）

此詞便很哀婉。又如：

清逼池亭，

潤侵山閣，

雲ㄚ凝聚。（永遇樂。）

此詞便極工巧。但就倚詞的全體看，究以工巧者爲較多。水龍吟諸詞，尤爲少見。所以劉捷還是應屬姜派的。

吳文英及其他

次論吳文英諸人。這羣作者是吳文英，高觀國，陳允平，周密，王沂孫，張炎等六人。這幾位的作風也不很一致，甚至"相輕"，但他們有個共同之點。這個共同之點便是：在積極的方面他們都重視辭句和音律，在消極的方面他們都未沾染辛派豪放的色彩。

吳文英（西曆一二〇五？——一二七〇年？）字君特，四明（今浙江寧波附近）人。據浩然齋雅談說，他同詞人翁時可是親弟兄。他大約原先姓翁，後改姓吳。他的事跡多不可考。就他的宴淸都（餞嗣榮王還京），金鏤子（賦秋壑西湖小築），八聲甘州（陪庾幕諸公游靈巖）諸詞看，他許是個權貴的食客。但他的沁園春

說。"念故人老矣，甘臥閒雲"，喜遷鶯說。"幾處路窮車絕"，則他的暮年似乎不很得意。

吳文英有夢窗詞集一卷，夢窗詞補遺一卷，存詞約三百餘首。講到吳詞的作風，我們應先注意吳文英對於詞的主張。樂府指迷曾敍述吳文英的主張道：

> 蓋音律欲其協，不協則成長短句之詩；下字欲其雅，不雅則近乎纏令之體；用字不可太露，露則直突而乏深長之味；發意不可太高，高則狂怪而失柔婉之意。

這是吳文英的詞論，同時也是吳詞尤其是長調——的得失的關鍵。他這種求雅，怕露，怕怪的辦法，好的方面固然可使他的詞得到"沈邃博麗"的境地，壞的方面則流爲堆砌，晦澀，毫無情致。吳詞中如：

> 燕老秋絲，
> 蘋愁暮雪，
> 鬢那不白！
> 倒柳移栽，
> 如今暗溪碧。（惜紅衣。）

此詞工麗而沈鬱，可說是前者的代表。又如：

紺縷堆雲，

淸顋潤玉，

記人初見。

蠻腥未洗，

海谷一懷悽惋。（瑣窗寒。）

渺征槎去乘閬風，

此詞堆砌而晦澀，可說是後者的代表。但在吳詞中，堆砌晦澀的長調實較工麗沈鬱者爲多，所以他這求雅，怕露，怕怪的辦法究竟功不抵罪。不過，吳文英終是個有天才的作者，他的長調雖多上述的毛病，"小詞"却多佳構。如：

明月茫茫，

夜來應照南橋路。

夢遊熟處，

一枕啼秋雨。……

心期誤，

雁將秋去，

天遠靑山暮。（點絳唇。）

此詞淸挺沈着有似姜夔的"燕雁無心"闋。又如：

杏花宜帶斜陽看，

幾陣東風晚又陰。（思嘉客。）

此詞研婉華美，頗有小山意度。這自然因爲"小詞"不宜於鋪敍，故易免去堆砌晦澀的毛病。

高觀國（生卒未詳）字賓王，山陰人。他的行事已不可考。他的年輩應與史達祖差不遠，因爲他的詞常關涉到史達祖。

高觀國有竹屋癡語一卷，約詞存百餘首。高詞頗與淮海詞接近。我們的理由是：一，高詞的情調多淒婉哀怨；二，高詞中頗有些輕狎的作品。前者的代表有：

十年春事十年心，

怕說滴錯當日事。（玉樓春。）

玉人相見說新愁，

可憐又溼西風淚。（踏莎行。）

此二詞與永遇樂（"淺暈修蛾"）諸詞與秦觀的踏莎行等詞相類。後者的代表有：

嬌不語，

無奈情深意遠。

便雨隔雲疏暫分攜，

也時展丹靑，

見伊一見。（洞仙歌。）

我們讀這首詞，應會想到秦觀的"消魂，當此際，香囊暗解，羅帶輕分"諸語。此外，高詞還有種特點。這特點是他的詠物詞雖也很尙雕琢，但不似吳文英諸人那樣極端。今舉例如下：

夢湘雲，

吟湘月，

弔湘靈。……

香心靜，

波心冷，

琴心怨，

客心驚。（金人捧露盤。）

裙兒掛在簾兒底，

更不把，

窗兒閉。（御街行。）

此二詞不獨句法很自然，後者竟似在開玩笑了。這一點也是高詞與他 詞的不同處。

陳允平（西歷一二〇五？——一二八〇年？）字君

衡，四明人。少從楊簡學。德祐時，官制置司參議官。入元後，以仇家告變，說他要"爲崖山接應"，遂被捕。後事脫，被薦，但他已無心仕途，因以病免歸。

陳允平有日湖漁唱一卷，西麓繼周集一卷，約存詞二百餘首。他是個周邦彥的崇拜者（西麓繼周集百二十餘首，皆和周韻），所以他的辭句都很講工巧。如：

將次梅際邊銷，

梅邊粉瘦，

添做十分寒。（百字令。）

倦柳梳烟，

枯蓮蘸水，

芙蓉翠深紅淺。（過秦樓。）

前者可代表日湖漁唱，後者可代表西麓繼周集。不過他的風骨實不及周邦彥的遒勁，故常流於平庸（周濟說他是"鄉愿"即此意）。就中比較能動人的還數抒寫感慨的詞。如：

東風不解吹愁醒，

但芳草

溪城南北。（疏影。）

故國樓台，

斜陽巷陌，

回首白雲何處？

無心訪古。

對雙塔棲鴉，

半汀歸鷺。

立盡荷香，

月明人笑語。（齊天樂。）

此二詞並可爲例。但這類詞並不多，雖然作者曾遇着亡國的慘變。張炎論詞以"平正"許陳，是的，陳詞除"平正"外，實無何可取處。

周密（西曆一二三二——一三〇八年）字公謹，濟南（今山東歷城附近）人。宋室南渡，他的祖上便隨之南遷，寓居湖州。他在幼時，隨他的父親宦遊閩，衢等處。淳祐末，爲義烏令。景定初，爲浙西帥司幕官。未久，"奉檄"至宜興。尋去官，遊杭，退居湖州。咸淳中，監杭豐儲倉，宋亡，家杭，以詞詠著述自娛，與宋遺民唐珏等相唱和。本是個世家子，故早年即負盛名。其文黃昇能追邵先，楊纘稱他樂府妙天下，他也能詩，

有草窗韻語。

周密有蘋州漁笛譜二卷，集外詞一卷，約存詞百數十首。他的詞是介在吳文英與張炎二家間的。牠近吳處在工麗，在隱晦；牠近張處在清疏，在淒咽。周詞中如詠茉莉的夜合花道：

月地無塵，

珠宮不夜，

翠籠誰煉鉛霜？

南州路渺，

仙子誤入唐昌。

這是前者的例子。又如登蓬萊閣的一萼紅道：

回首天涯歸夢，

幾魂飛西浦，

淚灑東州。

故國山川，

故園心眼，

還似王粲登樓。

最負他——

秦鬟妝鏡，

好江山，

何事此時遊！

這是後者的例子。大約周密早年頗慕吳文英的工麗，暮年憂患餘生，觸目成愁，遂成了張炎的同派（集中清疏，淒咽的詞多作於暮年）。論詞者多以他與吳文英並舉，稱爲“二窗”，周濟更確定他是吳派。這自然因爲他們只看見吳周相近處，而忽略了周張相近處。看周密選錄他自己的作品時，多錄清疏淒咽之作，可知他所自負的也在彼而不在此。

王沂孫（西曆一二四〇？——一二九〇年？）字聖與，會稽（今浙江紹興附近）人。他的事蹟多不可考。據延祐四明志說，元至正中。他曾做過慶元路學正。他稱周密爲“丈”（淡黃柳序），又據周密記他在一二九一年已“在冥司”，則他的年輩當在周密與張炎間。

王沂孫有花外集一卷；約存詞六十餘首。他的詞也是介在吳文英與張炎間的。但他之近吳張又與周密不同。王詞的情調多近張，而辭句則多近吳。關於前者我們可舉二例。如：

總是飄零，

更休賦，

梨花秋苑。

何況如今，

離思難禁，

俊才都減？（三姝媚。）

病葉難留，

纖柯易老，

空憶斜陽身世。（齊天樂。）

此二例中，後者尤值得注意。因爲前者是寫情的詞，其情調酸楚固不足異，後者目的在詠物，竟也如此淒咽，自很特殊。"都是淒涼意"，這是張炎悼傷王沂孫的辭句，也就是王詞的評語。我們說王詞的情調多近張，便是爲此。關於後者，我們姑舉一例：

孤嶠蟠烟，

層濤蛻月，

驪宮夜採鉛水。（天香。）

此詞的工麗，晦澀頗似吳文英的瑣窗寒。我們說王詞的辭句多近吳，便是爲此。清代詞人頗有些推重王沂孫的，至有以他與周邦彥，辛棄疾諸人並列者。平心實

論，王沂孫詠物諸詞雖較饒情致，但必說他有'君國之憂'，則未免穿鑿。而且王詞中較能感人者應推寫牢落之感的醉蓬萊與聲聲慢，數不到咏螢，詠白蓮的齊天樂與水龍吟。他在宋詞壇上的地位，應與秦觀，賀鑄諸人等。

張炎（西歷一二四八——一三二〇年?）字叔夏，西秦（今甘肅天水附近）人。宋室南渡，他的祖先也隨之南來，寓杭州。他是清河郡王張俊的裔孫，故在宋詞人中，他的家世也算較貴顯的。他的事蹟多不可考，但在他的朋友贈他的詩文中可得個大略。戴表元送張叔夏西遊敍道：

> 玉田張叔夏與予初相逢錢塘西湖上，翩翩然飄阿錫之衣，乘纖離之馬。於時風神散朗，自以爲承平故家貴遊少年不翅也。垂及強仕，喪其行貲，則既牢落偃蹇。嘗以藝北遊，不遇，失意，亟亟南歸。愈不遇，猶家錢塘十年。久之，又去，東遊山陰，四明，天台間，若少遇者。既，又棄之西歸。於是予方周流授徒，適相值。問叔夏何以去來道塗，若是不憚煩耶?叔

夏曰，"不然 吾之來，本投所賢。賢者貧，依所知。知者死，雖少有遇，無以寧吾居。吾不得已，違之，吾豈樂爲此哉！"語竟，意色不能無阻。

袁桷贈張玉田詩注道：

玉田爲循王五世孫，時來鄞設卜肆。

由此可知，張炎在四十歲以前大都過的貴公子生活，四十左右，家貧破產，他便飄流四方，謀官，賣卜，作食客，但結果都失敗了。他大約就這樣落魄而死。

張炎有山中白雲詞八卷，存詞幾三百首。這三百首詞約有兩種特點。第一是清疏，第二是淒咽。先論第一點。張炎同吳文英雖皆宗周姜，但他是反對吳文英最力的人。在詞源中曾斥吳詞爲"七寶樓台"，而以"清空"相標榜。因此，他自己的詞也以清疏爲主。如：

星散白鷗三四點，

數筆橫塘秋意。

岸嘴衝波，

籬根受葉，

野徑通村市。（湘月。）

這是寫景的例子。如：

漂流最苦，

況如此江山，

如此情緒！（台城路。）

這是寫情的例子。如：

自顧影，

欲下寒塘，

正沙淨草枯，

水平天遠。

寫不成書，

只寄得

相思一點。（解連環）。

這是詠物的例子。這些詞都很淺近明白，雖在詠物時不免竭力刻畫。我們以清疏許張詞，便是為此。次論第二點。亡國破家本是人所難堪的，況張炎以貴公子淪為賣卜者！"言為心聲"，所以他的詞較他人尤為沉痛。但張炎不是個卓犖豪邁的人，故其抒寫感慨之作，慷慨者少，淒咽者多。如：

短夢依然江表，

老淚灑西州。

一字無成處，

落葉都愁！（甘州。）

此詞與高陽台（"接葉巢鶯"闋）諸詞並可爲證。清疏與淒咽，這兩點對於張詞的關係很重。爲了清疏，故牠能有圓轉瀏亮之美；爲了淒咽，故牠的意境較深。

張炎在南宋詞壇上的地位很高，有人至以他與姜夔並列，號爲姜張。他不獨善作詞，且善論詞。他的詞源論聲律，論修辭，論歷代詞人的得失，不但當時的詞人多奉爲圭臬，至今論詞的人還視牠爲重要的書。總之，張炎是宋末的大家，是宋詞的結束者。

詞的光榮的時代到此已結束了，以後便是散曲的時代了。

篇三終

篇四　散曲時代

章一　導論

〔歷史的背景〕

自一二七七年到一九一一年，這六百餘年，是我們所謂散曲時代。這六個世紀實包含着元明清三朝，故散曲時代的歷史背景較上述的任何時代似乎都要複雜些。茲先就這六百餘年的政治方面說一說。

由一二七七年到一三六八年，是謂元代。這九十餘年是蒙古族統治中國的時代。蒙古族起自朔漠，為人慓悍強健，精於騎射。宋時由鄂爾渾河流域移居不兒罕山麓，部族漸強。十三世紀初，金室武力漸衰，蒙古的酋長成吉思汗遂統一諸部族，略取內外蒙古，南侵金。太宗，定宗，憲宗，世祖繼起，先後滅金與宋，統一中國。由是而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

文宗，七傳到順帝，羣雄並起，甫三十餘年而元亡。

由一三六八年到一六四三年是謂明代。這二百數十年是漢族統治中國的時代。朱元璋崛起濠泗，削平羣雄，驅逐元室，定都金陵，是謂明太祖。再傳至成祖，遷都北京。十四傳至熹宗，客魏亂政，國事大壞。十五傳至思宗，清兵內犯，流寇四起。一六四三年，流寇破北京，思宗自殺，明遂亡。

由一六四四年到一九一一年是謂清代。這二百數十年是滿族統治中國的時代。清本號金，爲女眞部屬，十六世紀末始漸強。此後，略遼瀋，取蒙古，且進兵至直隸山東諸地。明思宗既殉國，明將吳三桂迎愛新覺羅福臨入關，是謂清世祖。數傳至高宗，以驕奢荒淫，國勢漸衰。一九一一年革命軍起，清遂亡。

講到文學方面，我們擬分三點論述。

元代以異族入主中國，對待漢人頗爲刻酷。元初分國內人民爲四個等級：一，蒙古人；二色目人（西域及歐洲各藩屬人）；三，“漢人”（契丹女眞人及中國黃河流域人）；四，“南人”（宋人）。其各行政機關的長官大部是蒙古人，至於“漢人”與“南人”，只能做佐貳。元史程

鉅夫傳說：

> 二十四年，立尚書省，詔以爲參知政事，鉅夫固辭。又命爲御史，臺臣言鉅夫"南人"，且年少。

成宗本記載崔彧等的條陳道：

> 各道廉訪司，必擇蒙古人爲使。或闕，則以色目世臣子孫爲之。其次，參用色目、"漢人"。

這些零星的記載都可以告訴我們在元時蒙古人與漢人所受的待遇是如何的不平等。但這種令人扼腕的事實，對於元代的文學卻有很好影響。胡侍眞珠船道：

> 元曲中如中原音韻，陽春白雪，太平樂府，天機餘錦等集，范張雞黍，王粲登樓，……敬德不伏老，蘇子瞻貶黃州等傳奇，率皆音調抑揚，氣魄雄壯，後有作者鮮能與京。蓋當時台省元臣，郡邑正官，及雄要之職，中州人多不得爲之，每抑沈下僚，志不得伸。如關漢卿乃太醫院尹，馬致遠省行務官，宮大用，釣台山長，鄭德輝杭州路吏，張小山首領官，其他屈在簿書，老于布素者尚多有之。于是以其

> 有用之才，而一寓之于聲歌之末，以抒其拂鬱感慨之懷，所謂不得其平而鳴焉者也。

"塞翁失馬，安知非福"，對於元代那些不遇的曲家我們可以這樣說。這種蒙漢歧視的事實雖不能說是元曲特盛的唯一原因，但在許多原因中，牠應該有個位置。這是我們要論述的第一點。

明太祖雖起自布衣，不諳詩書，但對於曲，他不獨能鑑賞，且很重視牠。黃溥言閒中今古錄道

> 元末永嘉高明字則誠，……文行之名重於時。見方谷珍未據慶元，避世於鄞之櫟社，以詞曲自娛。因劉後村有"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唱蔡中郎"之句，因編琵琶記用雪伯喈之恥。……既卒，有以其記進。上覽畢，曰，"五經四書如五穀，家家不可缺。高明琵琶記如珍羞百味，富貴家豈可缺耶！"

李開先序張小山樂府說：

> 洪武初年，親王之國，必以詞曲千七百本賜之。

用是明代的帝王及宗室多解律能曲。帝王中如宣宗有

御製樂府一卷，武宗雖無作品流傳，但就金陵瑣事，松籌堂樂府序，日下舊聞所記，他不獨對曲家徐霖，楊循吉等異常寵幸，且常令宮人歌名家曲子爲樂。宗室中如寗獻王朱權，周憲王朱有燉，遼簡王朱植，徽莊王朱見，唐恭王朱彌鉺，承休王朱彌鍛，樊山王朱載埨，新樂王朱載璽，遼王朱思灊等並善作曲。就中寗周二王尤爲傑出。寗獻王的荊釵記爲南戲中四大名著之一，太和正音譜至今猶爲論曲者所稱引。周憲王則各體兼工，無論在劇曲上，抑在散曲上，他都可說是明初知名的作者。故李夢陽汴中元宵絕句道：

中山孺子倚新糚，
趙女燕姬總擅場；
齊唱憲王新樂府，
金梁橋外月如霜。

從來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明曲之所以發達，這也許是一個原因罷。這是我們所欲論述的第二點。

散曲到清代已漸成弩末，故少可論述者。但在清代晚年，一方面因爲外患日亟，處處受東西強國的威逼和侵略，一方面因爲西方的文化，隨了各國政治的和經濟

的勢力漸漸輸入中國，於是歌曲中也起了兩種反應：一種是趨重沉痛慷慨，一種是"鎔鑄新理想以入舊風格"。如海警與新萬古愁等，都是這個時代的產物。這是我們所欲論述的第三點。

散曲時代的歷史背景大略如是，以下便述我們對於這個時代的鳥瞰。

散曲時代的鳥瞰

講到散曲時代的鳥瞰，我們所要說的約有六點：一，散曲探源；二，元散曲；三，明散曲；四，清散曲；五，"小曲"等；六，歌謠。

因為年代渺遠和書籍散佚的關係，我們對於散曲的起源現在只能做種試探的工作。據我們試探的結果，散曲在一二〇〇年前後已有萌芽了。我們如此主張的理由有三：一，諸宮調創於熙甯元豐間，而就現存的諸宮調董西廂看，牠實是些不很成熟的小令和套數連接而成的。二，十二世紀早年的詞人沈瀛的野庵曲，除了不標曲調外，儼然是散曲的體裁。三，十三世紀早年，大曲家關漢卿，王實甫等已產生了，可知散曲到此時已

有許多年的醞釀。故散曲雖號爲元明特產,而牠的根芽還是宋和金培植的。

散曲到了元代宛如詞在北宋。牠是輪將薄中天的太陽,牠是位年已及笄的少女。就牠作者講,上而達官貴人(如楊果盧摯等),下而倡優妓妾(如黑老五行院王氏珠簾秀等),以至蒙古人(如阿魯威等),高車人(如不忽時用等),皆有作曲者。就牠的內容講。有嘲謔的(如關漢卿的醉扶歸嘲禿指甲等),有勸戒的(如劉庭信的寨兒令戒漂蕩等),有詠物的(如張可久的紅綉鞋竹涼衫等),有懷古的(如馬九皋的寒鴻秋凌歊臺懷古等),有敍別情的(如盧摯的落梅風別珠簾秀等),有寫幽會的(如貫雲石的紅綉鞋等),……甚至於以散曲代說帖(如劉致的上高司監端正好二套),代賀表(如吳仁卿的鷫鷞鶵套),王大姐浴房中吃打固可用爲題目,"紙條兒封了褲襠"也是曲所不避的句子。就牠的篇幅講,有一套用曲至三十餘支者。就牠的作風講,或"滑稚",或"平熟",或如"少美臨杯",或如"天馬脫羈"。"歎觀止矣"對於這種評語,元曲應毫不愧怍的承受着。

在這許許多多的作者中,有兩位可以裒萃羣倫的

作者，馬致遠與張可久。在這種種不同的作風中，有兩派比較重要的作風，豪放與清麗。豪放者以馬致遠爲領袖，其同派有馮子振，張養浩等。清麗者以張可久爲領袖，其同派有盧摯，喬吉等。豪放者的開山祖自然舍馬致遠莫屬，清麗者的來源似應溯到關（漢卿）白（樸），雖然在散曲上張可久較他們都偉大些。

散曲到了明代仍然是詩壇的霸主。但在此時有個可注意的變化，便是崑腔的產生。故在元代重要的曲派有二，在明代則歧而爲三。這三派是：一，馮惟敏，王九思，康海等；二，王磐，金鑾，施紹莘等；三，梁辰魚，沈璟，王驥德等。馮惟敏與王九思等是承繼馬致遠一派的，雖然他們的作風不盡與馬同。王磐與金鑾等是承繼張可久一派的，雖然他們多是張（可久）喬（吉）的變種。至於梁沈一派則尚文雅工麗，重視音律（沈璟太霞新奏序，王驥德曲律及馮夢龍墨憨齋曲評可證），喜集曲與翻譜（太霞新奏所選者多可爲例），同時元人的脊浩蕭爽的優點到此也不復存在了。故散曲在明，頗似詞在南宋，此時牠已達到最後的一階段。

散曲到了清代已因盛極而漸就衰歇了。此時的作

者約有三派：一，與元明的馬（致遠）馮（惟敏）接近的，如尤侗劉熙載等；二，承繼元明的張（可久）王（磐）與施（紹莘）的，如徐石麒，朱彝尊，趙慶熹等；三，因仍明梁（伯龍）沈（璟）的餘風的，如沈謙，蔣士銓等。三派中，要以第二派爲最盛。

"小曲"可說是散曲的支庶。牠的來源似乎很早。在十五世紀早年，牠已征服了當代的帝王（明宣宗有"小曲"傳世），可知牠的誕生的年代不在元末也必在明初。"小曲"在明代雖不似散曲那樣稱壇詩霸，但牠實是當時的不容忽視的一體。王驥德說：

> 北人尙餘天巧，今所流傳打棗竿諸"小曲"有妙入神品者，南人苦學之，决不能入。蓋北人之打棗竿與吳人之山歌，不必文士，皆北里之俠，或閨閫之秀，以無意得之，猶詩鄭衞諸風，修大雅者反不能作也。（曲律。）

> "小曲"掛枝兒卽打棗竿是北人長技，南人每不能及。昨毛允遂貽我吳中新刻一帙，中如噴嚏，枕頭等曲，皆吳人所擬，卽韻稍出入；然措意俊妙，雖北人無以加之。（曲律。）

沈德符道：

> 比年以來，又有打棗竿，掛枝兒二曲，……不問南北，不問老幼良賤，人人習之，亦人人喜聽之，以至刊布成帙，舉世相傳，沁人心腑，其譜不知從何而來，眞可駭歎。（野獲編。）

卓人月更進一步說道：

> 我明詩讓唐，詞讓宋，曲讓元，庶幾吳歌掛枝兒，羅江怨，打棗竿，銀鉸絲之類，爲我明一絕耳。（寒夜錄引。）

這三家的話都可以使我們知道"小曲"的藝術是如何的完美，時人對牠是如何的愛好。故明代曲家中，如劉效祖，趙南星等都很作過些"小曲"，其他於無形中受"小曲"的影響者尤多，馮夢龍在太霞新奏中評秦時雍的散曲道：

> 按曲品，秦大夫亳州人，最工情語，然每帶北粉紅蓮腔。然北之粉紅蓮，南之掛枝詞，其佳者語多眞至，政自難得。彼以腐套塡塞爲詞，視此何如？

此卽明曲家受"小曲"影響者之一例。至馮夢龍譜掛枝

兒爲一江風，則是以"小曲"與宋詞和元曲等視了。由明到清，"小曲"的勢力仍不衰殺。京塵雜錄道：

> 京師極重馬頭調，遊俠子弟多習之，硜硜然，斷斷然，幾與南北曲同。

此語便可爲證。

十八世紀晚年，歌曲"八角鼓"誕生了。牠原是精軍歌，創始於清高宗中葉大小金川之役。迨後傳世旣久，牠的內容便逐漸變化，於是西廂記，紅樓夢等，也都變成牠所歌詠的材料了。

"八角鼓"外，如歸莊的萬古愁，蒲松齡的問天詞和學究自嘲，金農的自度曲，鄭燮與徐大椿的道情，招子庸的粵謳等，體製雖與散曲，"小曲"，"八角鼓"等並異，但都值得我們提提，故讓牠們與"八角鼓"並附於"小曲"後，在詩史中佔一二頁。

最後，我們論到歌謠。歌謠在文學上的價值久有定論，不需我們再來絮叨。近幾年來搜集歌謠的風氣頗盛，印本，稿本，以及雜誌上所零碎發表者，直令人不勝枚舉。這些作品自然大都出於無名氏之手，然其中也有許多呈顯着時代的標記。如情歌唱答講到"火船"，紹興

歌謠講皮鞋與宣統，福建的歌謠或涉及戚繼光，或涉及鄭成功，這些，這些，都可使我們推測出牠們產生的時代。因此，我們用牠們來代表最近的兩三個世紀的歌曲的一部分

上以所述的是散曲時代作品的大勢，以下將馬傌，張王，梁沈三派與"小曲"歌謠等依次敍述。

章一終

章 二　馬致遠馮惟敏及其他

馬致遠

我們先從馬馮派說起。這一派除馬致遠與馮惟敏外，其他重要的作者則有元代的馮子振，張養浩，劉致，貫雲石，楊朝英，鄧玉賓，鍾嗣成，劉庭信，汪元亨，馬九皋，明代的王九思，康海，常倫，李開先，清代的尤侗，劉熙載等十餘家。現在先敘馬致遠，次敘馮惟敏，末敘馮子振與貫雲石諸人。

馬致遠（生卒未詳）號東籬，大都（今河北北平附近）人。他的年代我們雖不能確知，但王國維宋元戲曲考列他於"第一期"，可知他應是十三世紀前期的作者。他的事蹟已不可考，我們只知道他做過江浙行省務官。他的蟾宮曲道：

　　　　東籬半世蹉跎。

哨遍道：

半世逢場作戲，

險些兒誤了終身計。

白髮勸東籬，

西村最好幽棲。

黃鍾尾道：

且念鯫生自年幼，

寫詩曾獻上龍樓。

青杏子道：

世事飽諳多，

二十年漂泊生涯。

清江引道：

東籬本是風月主。

觀此則他的身世和性格也可知道個大概了。他的爲人大約是很瀟灑的，在少年時也曾迷戀過功名，迨所遇不遂，便退居林下，與"酒中仙，塵外客，林間友"過那"剪裁冰雪，追陪風月"的生活。他取號"東籬"也許就爲此。在元代曲家中，他實是個頭等脚色。他不獨工散曲，他的劇曲也可以"領袖羣英"，他作過十餘種雜劇，就中漢宮秋曾被推爲元劇之冠。

馬致遠有輯本東籬樂府一卷，存小令百餘，套數十七。在元散曲中，馬致遠頗似詞中的蘇軾。他們相似處有二：一，他們都是於豪放外兼有清逸；二，他們寫男女之愛時都不喜作狎昵語。先論第一點。馬曲中如：

絮飛飄白雪，
鮓香荷葉風。
且向江頭作釣翁。
男兒未濟中，
風波夢，
一場幻化中。（金字經。）
咸陽百二山河，
兩字功名，
幾陣干戈。
項廢東吳，
劉興西蜀，
夢說南柯。
韓信功兀的般證果，
蒯通言那裏是風魔，
成也蕭何，

敗也蕭何，

醉了由他。（蟾宮曲。）

這是小令中的例子。又如：

想秦宮漢闕，

都做了衰草牛羊野。

不恁麼漁樵沒話說。

縱荒墳橫斷碑，

不辨龍蛇。（秋思的喬木查。）

投至狐蹤與兔穴，

多少豪傑！

鼎足雖堅半腰裏折，

魏耶？

晉耶？（秋思的慶宣和。）

蛩吟罷不覺纔甯貼，

雞鳴時萬事也休歇，

何年是徹！

看密匝匝蟻排兵，

亂紛紛蜂釀蜜，

鬧穰穰蠅爭血。

裴公綠野堂，

陶令白蓮社，

愛秋來那些：

和露摘黃花，

帶霜分紫蟹，

煮酒燒紅葉。

想人人有限杯，

能幾個重陽節。

分付俺頑童記者，

便北海探吾來，

道："東籬醉了也。"（秋思的離亭宴煞。）

這是套數中的例子。這些曲子不獨具有豪放，清逸，蕭爽諸優點，而且充分的，極生動的表現出作者那種"野鶴孤雲"般的特性。太和正音譜稱馬曲"有振鬣長鳴，萬馬皆瘖之意"，自是的評。次論第二點。馬曲中如

雲籠月，

風弄鐵，

兩般兒助人淒切。

剔銀燈欲將心事寫，

長吁氣一聲吹滅。（壽陽曲。）

心間事，

說與他，

動不動早言兩罷。

罷字兒磣可可你道是要，

我心裏怕那不怕。（壽陽曲。）

這兩首都可爲例。牠們所寫的男女之愛非不深刻，但皆極莊重。最後我們略舉幾首與馬曲的一般作風微異的作品。這類作品有：

齊臻臻珠圍翠繞，

冷清清綠暗紅疏。

但合眼夢裏尋春去：

春光堪畫；

春景堪圖；

春心狂蕩；

春夢何如？

消春愁不曾兩葉眉舒，

殢春嬌一點心酥。

感春情來來往往蜂媒，

動春意哀哀怨怨杜宇，

亂春心嬌嬌怯怯鶯雛。

春光怎如！

綠窗猶唱春留住。

怎肯把春負，

長要春風醉後扶，

春夢似華胥。（惜春的梁州。）

飢時節喂些草，

渴時節飲些水。

著皮膚休使塵氈屈。

三山骨休使鞭來打，

磚瓦上休教穩著蹄。

有口話你明明的記：

飽時休走，

飲了休馳。（借馬的耍孩兒五煞。）

這兩首曲子，前者豐腴詳贍，後者明暢如話，雖無當於豪放和清逸，但與大淨沙（秋思），湘妃怨（和盧疎齋西湖）等都不失爲佳作，同時也都是我們研究馬曲時所應注意的。

馮惟敏

現在敍述馮惟敏。馮惟敏（西歷一五一一——一五八〇年？）字汝行，號海浮，臨朐（今山東臨朐附近）人。父裕曾官雲南副使，"以詩名海岱間"。兄惟訥，惟健等均有詩名。他於嘉靖十六年（一五三七年）"登鄉薦"。四十一年（一五六二年）官淶水知縣。四十四年（一五六五年），因爲他"疎簡不堪臨民，文雅猶足訓士"遂改官鎮江教授。隆慶元年（一五六七年），"應滇闈之聘。"旋復歸鎮江。三年（一五六九年）任保定通判。五年（一五七一年），"量移東歸"，"擢魯王師"。次年（一五七二年）便歸田不仕了。他雖然做了十年官，但他這些官做得並不得意，不免要爲之發牢騷。他的改官謝恩道：

俺也曾宰制專城壓勢豪，

性兒又喬，

一心待鋤奸剔蠹惜民膏。

誰承望忘身許國非時調，

奉公守法成虛套，

沒天兒惹了一場，

平地裏閃了一交，

淡呵呵冷破時人笑——

堪笑這割雞者用牛刀。（油葫蘆。）

若不是那年時擔懊惱，

怎博得這其間能湊巧。

且休提夕貶潮陽路，

只俺這謫黃州聲價好。（後庭花。）

這便可爲證。他在出仕前和歸田後過的盡是放浪詩酒，優遊林泉的名士生涯。明詩紀事曾記他的居處的勝概道：

> 海浮山在臨朐縣南二十五里。石青色，無寸土。上有古松數百株，下野生迎春，花時望若金。嶺下卽海浮先生別業，危樓三楹，額曰濯襟，取水經酈注語也。左右古木千章，修竹數十畝干霄蔽日，夏不知暑。舊署杜句爲聯云，“名園依綠水，野竹上青霄，”可謂切矣。北臨冶源，一名熏冶水，發源山之西麓冶官祠下匯爲巨浸，大百頃，淵深渟泓，游鱗可數，中產鯽魚最美，客至主人舉網爲膾。又有臥雲，卽江

南等亭，並在竹林中。石門亦勝地。似靈巖而差小。

他自己也曾敍未出仕時的生活道：

每日價竹邊，

水邊，

任盤桓。

對芳尊數轉嬌鶯勸，

插綸巾一朵野花鮮，

採瑤芝幾個幽人伴。（憶弟時在秦州的七弟兄。）

又敍他歸田後的生活道：

到處裏追歡行樂，

山童歌舞着，

拍手笑呵呵。

帽插岩花，

酒斟江糯。

慢把風騷酬和，

信口開合，

新詩小詞積漸多。

烏兎走如梭，

都將古今磨，

隨緣且過，

權當做東山高臥。（朝元歌。）

他本來是個瀟洒而豪放的人（六袠寫眞說"一生瀟洒偏豪放"），所以他的一生除了作官的十來年外，大都消磨在海岱的山林間了。

馮惟敏有海浮山堂詞稿三卷，附錄一卷。前三卷分大令，歸田小令，擊節餘音三種。四卷共存曲數五十左右，小令四百首。他雖與馬致遠同爲豪放派的領袖，但他們的作風很不同。馬的好處是氣體清逸，馮的好處是堂廡宏闊。散曲中的馬馮，頗似詞中的蘇辛。馮與辛相似處有三點：一，內容是繁富的；二，風格是多方的；三，體製是奇特的。

先就內容方面論。馮曲中有罵世的，如：

霎時間咨嗟嘆賞，

[illegible]作[illegible][illegible]，

倚遍斜陽。

枕畔黃粱，

一覽山河壯。

知他森羅殿在那廂，

索把雲頭降。（呂純陽三界一覽的四邊靜。）

撥開地軸躬身望，

黑洞洞沉吟半晌。

出生入死判陰陽，

總是些糊突行藏。

邪神假仗靈神勢，

小鬼裝成大鬼腔。

胡斷混歪廝攘，

坐不的金門寶殿，

分不出地府天堂。（呂純陽三界一覽的耍孩兒。）

女孩兒枉訴冤，

老將軍忒自強。

這兩人休把金橋傍，

鋼叉緊守銀瓶姐，

套索牢拴武穆王。

秦家兩口齊疎放，
屈枉了南朝元宰，
相府糟糠。呂純陽三界一覽的耍孩兒十
一煞。）
雞黍邀好弟兄，
金寶分欠忖量。
誰知禍害從今降。
范張閉口難分訴，
管鮑低頭不省贓。
喚左右忙供狀，
這兩個同謀上盜，
那兩個坐地分贓。（呂純陽三界一覽的耍
孩兒八煞。）
有錢的快送來，
無錢的且莫慌，
尋條出路翻供狀：
偷與我金銀橋上磚一塊，
水火爐邊油兩缸，
棲柴剩炭中燒炕；

若無這般打典，

脫與我一件衣裳。（呂純陽三界一覽的耍孩兒二煞。）

這套曲子刻畫陰司的貪財枉法，可謂窮形盡相，表面上雖是罵鬼的，實際上却是罵人的。有嘲謔的，如：

打趣的客不起席，

上眼皮欺負下眼皮。

強打精神扎掙不的。

懷抱着琵琶打了個前拾，

唱了一曲如同睡語。

那裏有不散的筵席，

半夜三更路兒又蹺蹊，

東倒西歃顧不得行李。

昏昏沉沉來到家中，

睡裏夢裏陪了個相識，

睡到了大明纔認的是你。（南鎖南枝。）

這首曲子是嘲笑個愛睡的。"妓女的睡裏夢裏陪了個相識，睡到大明纔認的是你，"此二語殊令人絕倒。有勸戒的。如：

勸哥哥休歹，

把兩眼睜開。

一還一報一齊來，

見如今天矮。

人人心地藏毒害，

家家事業多成敗。

時時局面有興衰，

到頭來怎解（醉太平。）

這首曲的題目是家訓。以勸誡爲主的作品多流于陳腐或板滯，此曲却生動而警切，而以曲爲家訓更是偶[illegible]"創作"。有寫男女之愛的，如：

月缺重門靜，

更殘五夜永。

手托芙蓉面，

背立梧桐影，

瘦損伶仃，

越端相越孤另。

抽身轉入轉入房櫳冷，

又一個畫影圖形，

半明不滅燈。

燈，

花燭杳無憑，

一似靈鵲兒虛囂，

喜蛛兒不志誠。(月兒高。)

有寫他家居的生活的，如：

庭樹影交加，

掃蒼苔設小榻，

頹然一枕消長夏。

待觀書眼花，

要題詩手麻，

老妻閑說家常話。

問莊家：

"麥收幾許?"

快沽酒賞葵花。(黃鶯兒。)

有和朋友贈答的，如：

數年前遊冶秀春樓，

正花時綠肥紅瘦。

新詞挑玉筍，

香醪瀉金甌，

意氣相投，

一見寸心透。（訪沈青門乞畫的新水令。）

只今日倚玉樹步芳園齊開笑口，

待何時上金山遊古寺共豁吟眸，

雲樹綢繆，

萍水漂流，

渭北江東，

楚尾吳頭。（訪沈青門乞畫的折桂令。）

有記事的，如十美人被杖跋道：

十年前暴虐扇禍，以訪捕爲一切之政，民無良賤，隸於法率無辜人。十美人一時受杖而出，觀者如堵，而爲之奔走前後，不知其幾也。

有寫農人的苦樂的，如：

倒了房宅，

堪憐生計蹙。

衝了田園，

難將雙手扤。

陸地水平鋪，

秋禾風亂舞。

水旱相仍，

農家何日足。……

又無餬口糧，

那有遮身布，

幾椿兒不由人不叫苦。（玉江引。）

餘如詠物，寫景，其他，其他，我們都不再舉了。沈德潛論蘇詩，謂蘇軾胸有洪鑪，金銀鉛錫皆歸其鎔鑄，這段評語我們可借以批評馮曲的內容。

次就風格論。馮曲大都以豪放勝，如：

憶金陵佳　帝王州，

四十年感時懷舊。

看山光洩不盡天地靈，

聽江聲流不斷古今愁。

單只爲四海交遊，

要時間同氣相求，

誰承望利名韁緊拖逗！（留別邢雉山的新水令。）

俺從來好遠遊，

恰又到皇州。

正日暖風柔，

聽 曲清謳，

明晃晃花燈照綵樓，

聲細細玉管間篌箜。

客難留，

席不收。

您畫堂中儘消受，

俺紅塵中枉馳驟。

您三五輩探春遊，

俺二千里抱官囚。

您常只是傲王侯，

俺不能夠訪丹丘，

咱這兒不相投。（留別邢雉山的梅花酒。）

他與量移東歸述喜八不用諸曲均可爲例。但也有以"奇麗"勝的，如：

分不出我和他，

辨不出眞共假，

恰便似兩個尿脬，

一對西瓜。

磨菇頭一弄兒齊磕打，

精禿驢顯的圓滑。(僧尼共犯的鵲踏枝。)

他他他纏着俺，

俺俺俺纏着他，

瓢頭兒比着葫蘆畫，

光頭兒帶着葫蘆棚，

枕頭兒做了葫蘆架。

拜佛席權當了象牙床，

偏衫袖也做的鮫綃帕。(僧尼共犯的么。)

此外如徐我亭歸田的滾綉球叨叨令及對驢彈琴的梁州等曲均與此類。也有以樸質勝的，如：

八十歲老莊家，

幾曾見今年麥，

又無顆粒又無柴。

三百日旱災，

二千里放開，

偏俺這臥牛城，

四下裏 忒 毒害。(胡十八。)

此外如示姪，甲戌新春試筆等曲均與此類。也有以穠麗勝的，如：

> 畫屏掩映芙蓉幔，
> 龍涎香爇金盤。
> 低回星斗夜色闌，
> 高燒花燭春雲暖。
> 錦重重紅圍翠攢，
> 韶悠悠鸞簫鳳管。（玉交枝。）

此外如八美中的臂枕及悼琴仙（"想像仙恣"）等曲均與此類。餘若李中麓醉歸堂夜話（"喜完名全節"等曲的瀟洒，病億山中（"甘崖龕雲樹叉枒"）等曲的清潤等等，都是讀馮曲者所共見的，不必我們一一枚舉了。"志態橫出"，前人用以寫美人的情態者，我們可借以批評馮曲的風格。

至於體製方面，我們可舉例如下：

> 你本是那佐唐虞賢聖冑
> 有幾個正綱常清議友。
> 劾治了背闕將軍罪，
> 判倒了太平公主讎。

聖恩優，

受用此醾醾賜酒，

只吃的醉朝天拜玉樓。

中興功第一流。

丹扆箴取次投，

避賢詩歸去休，

陳情表不自由。

北海尊任意酬，

西崑體到處謳。李中麓歸田的後庭花。）

漢文皇空拊髀，

酈國志難罷手，

你從來紗籠究裏埋名舊。

投至得御樓側畔承恩厚，

終有個凌烟上面圖形秀。

你道是八磚學士懶朝參，

我道是十年宰相須承受。李中麓歸田的寄生草。）

此二曲與青歌兒前後凡三十餘句，句句用的都是姓李的故事，而句句切合李開先的身世。這種作品在散曲中

至少也可說是絕無僅有的。

最後，我們給馮惟敏個考語。這個考語是：就作品的優劣論，馮惟敏固不能爲散曲作者中的第一人，而就氣魄的小大論，便應推他爲巨擘。

同派的曲家

所謂"同派曲家"即元馮子振，明王九思，清尤侗諸人。對於這些作者，我們可依時代的先後分爲二組：一，元代諸家；二，明清諸家。

現在先敍元代諸家。

馮子振（西曆一二五七——一三一五年？）字海粟，自號怪怪道人，攸州（今湖南攸縣附近）人。他曾做過承事郎和集賢待制。元史陳孚傳記他的爲人道：

> 攸州馮子振，其豪俊與孚略同。孚敬畏之，自以爲不可及。子振於天下之書無所不記。當其爲文也，酒酣耳熱，命侍史二三人潤筆以俟。子振據案疾書，隨紙多寡，頃刻輒盡。

他的散曲現在只存小令四十餘首。在元代作者中，他是

被推爲"豪辣灝爛"的，但就現存的作品看，這個評語似乎不甚允當。如山亭逸興道：

故人曾喚我歸來，
却道不如休去，
指門前萬疊雲山，
是不費青蚨買處。

又如感事道：

趁春歸一瞬流鶯，
萬事夕陽西去。

這些曲子非不瀟洒，沉著，但不能說是"豪辣灝爛"。就中較豪放的還當數沉醉東風和鸚鵡曲中的市朝歸興，赤壁懷古諸作，今錄沉醉東風爲例：

緣結來生淨果，
從他半世蹉跎；
冷淡交，
惟三個，
除此外更誰插啵？
減着啊少，
添着啊便覺多：

明月淸風共我。

這首曲豪放而蕭爽。在牠上面我們或可認識馮曲的鱗爪。

張養浩（西歷一二六九——一三二九年。）字希孟，號雲莊，濟南（今山東濟南附近）人。少有羣行，刻意經史，山東按察使焦遂因薦他爲東平學正。至元元貞間，他遊京師，上書於不忽木。不忽木遂辟他爲禮部令史，後改爲丞相椽，授堂邑縣尹。至大初，拜監察御史。至大末，上疏論時政，言過直切，爲當國者所忌，雖得除翰林待制，尋卽遭構陷罷官。仁宗卽位，召他任右司都事，祕書少監等官。延祐初，爲禮部侍郎，尋擢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禮部尙書。至治初，參議中書省事，繼因父老棄官歸家。天歷二年，起爲陝西行台中丞，未久，以勞瘁卒。他的散曲有雲莊休居自適小樂府一卷，約存曲百數十首，此外還有些許豔曲見其他選本中。閑居自適小樂府是他棄官歸田後的曲集，其內容多寫他家居時的心情與生活，其作風則兼有豪放與淸逸。如：

任官時只說閒，

得閒也又思官，

直到教人做樣看。

從前的試觀，

那一個不遇災難：

楚大夫行吟澤畔，

伍將軍血汚衣冠，

烏江岸消磨了好漢，

咸陽市乾休了丞相。

這幾個百般要安不安，

怎如俺五柳莊逍遙散誕。（沽美酒。）

這便是豪放的例子。又如：

雲來山更佳，

雲去山如畫，

山因雲晦明，

雲共山高下。……

雲霞，

我愛山無價。

看時行踏，

雲山也愛咱。（雁兒落帶得勝令。）

這便是清逸的例子。餘如折桂令的過金山寺，朝天曲的“挂冠棄官”等曲，則更於一曲中兼有豪放與清逸了。

劉致（西曆一二八〇？——？年）字時中，號逋齋，洪都（今江西南昌附近）人。他做過永新州判，翰林待制，浙江行省都事等官。他又工文章。大德初，他以所作就正於姚燧，姚燧賞其清拔宏麗。他的散曲現存小令六十餘首，套數三首。小令有清麗（如水仙操等曲）與豪放（如山坡羊等曲）兩種，套數三首却都議論縱橫，寄慨遙深，就中上高司監二套在元曲尤可稱爲奇特而珍貴的作品。如：

盡枵腹高臥斜陽。
剝榆樹餐，
挑野菜嘗，
吃黃不老勝如熊掌，
蕨根粉以代餱粱，
鵝腸苦菜連根煮，
荻筍蘆蒿帶葉□，

只留下杞柳株樟。(上高司監的滾綉球。)

又如:

提調官非無法處,

爭奈蠹國賊操心太毒。

從出本處先將科鈔除。

高低還分例上下沒言語,

貼庫每他便做了主。(上閣司監的倘秀才。)

且說一年中事例錢,

關作時各自與。

庫子每隨高低預先除去,

軍百戶十錠無虛。

攢司五五拿,

官人六六除。……

那里取官民兩便通行法,

亦緊他賄賂單宜左道術。

於汝安乎?(上高司監的滾綉球。)

這三首曲,前一首敷陳飢民的苦況,後二首掘庫吏的弊端,都可謂淋漓盡致了,所以若以詩比曲,劉致頗像白

居易，而這兩套曲也彷彿白的秦中吟。

貫雲石（西歷一二八六——一三二四年）畏吾人。父名貫只哥，遂以貫爲氏，自名小雲石海涯，又號酸齋。他初襲父官爲兩淮萬戶府達魯花赤，繼選英宗潛邸說書秀才。仁宗時拜翰林侍讀學士，未幾辭歸江南。泰定初卒。他的爲人是很通脫的。當他歸隱江南時，詭名易服，賣藥錢塘，曾以詩換漁人的蘆花被，自號蘆花道人。他的散曲現存小令八十餘首，套曲九首，散見選本中。在這些曲中雖也有秀麗的（如折桂令等曲），清潤的（如蟾宮曲等曲），穠艷的（如離悶等曲），但究以豪放清逸者爲主。如：

棄微名去來心快哉，
一笑白雲外。
知音三五人，
痛飲何妨礙，
醉袍袖舞嫌天地窄。（清江引。）

這首便可爲例。餘如紅綉鞋，殿前歡，水仙子諸曲，也都與此相同。"天馬脫羈"，在這四字中我們便可想見

貫雲石的作風。

楊朝英(生卒未詳)號澹齋，青城(今山東青城附近)人。他的事蹟已多不可考，我們只知他嘗與貫雲石交遊，並選"當代朝野名筆"爲陽春白雪，太平樂府兩種散曲總集。他的散曲現存的約廿餘首，散見諸選本中。在這廿餘首曲中，實以豪放者爲多。如：

閑時高臥醉時歌，
守己安貧好快活。
杏花村裏綠過，
勝堯夫安樂窩。
任賢愚後代如何。
失名利癡呆漢，
得清閑誰似我，
一任他門外風波。(湘妃怨。)

這首便可爲代表。不過他只有馬貫諸人的豪放，而無其清逸，未免美中不足。

鄧玉賓(生卒未詳)籍貫無考，行事亦多不詳，據錄

鬼簿知他曾做過同知。他的散曲現存小令七首，套數三首，散見諸選本中。他的作品雖流傳的這樣少，但我們却不能不承認他是元代豪放派的名家。他的小令如：

一空皮囊包裹著千重氣，
一個乾骷髏頂戴着十分罪，
爲兒女使盡了拖刀計，
爲家私費盡了拖山力。
你省的也麼哥，
你省的也麼哥，
這一個長生道理何人會。（叨叨令。）

他套數如：

俺只待學聖人問禮於老聃，
遇鍾離度脫淮南，
就虛無養個眞甜淡。
一任教春花秋月，暮四朝三，
蜂衙蟻陣，虎窟龍潭，
鬧紛紛的盡入包涵，
只是這個舞東風的寬袖藍衫。
兩輪日月是俺這長明朗不滅的燈籠，

萬里山川是俺這無盡藏的長生寧籙，

一合乾坤是俺這養全真的無漏仙庵

（"連雲棧上"的梁州第七。）

這些曲子的豪放清逸實不在"振鬣長鳴"，"天馬脫羈"的馬曹之下。此外，還有可注意的是他的曲子首首如此，不似別人於豪放清逸外，時常雜有他種作風。

鍾嗣成（生卒未詳　字繼先，號醜齋，汴（今河南開封附近）人。他的生卒雖不可知，但就錄鬼簿所載者推究，他應是十四世紀前期的作者。他是鄧善之，曹克明，劉聲之的高足弟子。累試不第，從吏又不屑爲，因作錄鬼簿二卷以寄意。他的交遊很廣，一時曲家如金仁傑，施惠，周文質諸人均與他有交誼。除紀評元曲家的錄鬼簿外，他還有數種雜劇。他的散曲現存小令三十餘首，套曲一首，散見諸選本中。在這些作品中，我們可舉沉醉東風爲代表：

聽不厭的笙象板，

看不足鳳髻蟬鬟，

按不住刺史狂，

學不得司空慣，

常不教粉客紅慳

若不把羣花恣意看，

飽不了平生餓眼。

從這首曲，我們便可知道通曲的作風是屬於豪放的，雖然牠不怎樣清逸。此外還有十首清江引，每首末句都是“早尋個穩便處閑坐地”頗似擬馬致遠的野興而作。

劉庭信（生卒未詳）字里無考，我們只知道他是元南臺御史劉庭幹的族弟，俗呼爲黑劉五。他散曲散見諸選本中，約存小分七十餘首，套數六首。在這些作品中以下述兩類爲最多。一豪放清逸的，如

怕衣冠束縛，

遇詩酒消磨。

三分春色二分過

想人生幾何。

彭澤縣部笑淵明亂，

首陽山千忍夷齊餓，

汨羅江誰教屈原活，

不喫呵圖底甚麼！（醉太平。）

近三叉道北，

傍獨木橋西，

鑿開數畝養魚池，

編一遭槿籬。

蜂兒直早衙催釀就殘花蜜，

鶯兒啼曙光移夢繞盧花被，

燕兒飛矮簷低啣入落花泥，

老先生未起。（醉太平。）

此二曲，前者豪放，後者清逸。此外如"幽闌稙穉"，"頦子扭縐者"等曲，均與此同。二，"奇麗"的如：

呆小姐，

怕難迭，

正撞着有錢的雙虱俠。

屎蚗螂推車，

餓老鴟拿蛇，

甚的是羊背皮馬腰截。

屁則聲樂器刁決，

穎斷殤財禮全別。

精屁眼打響鐵，

抱蘆條把狗兒牽着，

大拜門將風月擔兒賒。（寨兒令。）

與此曲相同的還有"鳥子纖""藕絲兒縛虎是難縛"等。

復次，劉曲不獨辭句多'奇　'，其體製亦殊特異，如：

瘦伶仃伶仃瘦消磨盡一捻兒腰肢，

捱淒涼淒涼捱悴憔我一團嬌模子。

恨難酬難酬恨恨重疊不遂風流志，

害因他因他害害相同和他一處死。

氣長吁長吁氣一聲聲訴不盡嗟咨，

鉤兒鉤鉤不出一鉤心事，

車兒車車不起一車怨詞，

擔兒擔擔不動一擔相思。（水仙子。）

此卽其例。論者稱劉曲"如摩雲老鶻"，這評語是可供我們參考的。

汪元亨（生卒未詳）號雲林，籍貫無考，我們只知道他曾爲元學士。他的散曲有小隱餘音和雲林淸賞各一卷，已佚，近人有小隱餘音輯本，得曲百首。在這些作品

中，以醉太平爲最工，其次則沉醉東風，折桂令亦有不少佳者，至其作風則大都以豪放見長。如：

憎蒼蠅見血，
惡黑蟻爭穴，
急流勇退是豪傑，
不因循苟且。
歎烏衣一旦非王謝，
怕青山兩岸分吳越，
厭紅塵萬丈混龍蛇，
老先生去也。（醉太平。）

此曲不獨有睥睨一切的氣概，而且情意眞摯，實有所感而發，與故作豪語者不同，

馬九皋（生卒未詳）籍貫與行事均不可考。他的散曲現存小令幾四十首，套曲一首，散見諸選本中。在他的作品中，豪放者居十之八九。如：

醉歸來，
袖春風下馬笑盈腮。
笙歌接到朱簾外，

夜宴重開。

十年前一秀才，

黃虀菜，

打熬做文章伯。

施展出江湖氣概，

抖擻出風月情懷。（殿前歡。）

這首曲雖頗華貴，但仍不廢豪放。又如：

問著老天無話說。

東，

沉醉也！

西，

沉醉也！（山坡羊。）

這首曲則更於豪放，兼有沉著了。“施展出江湖氣概”，我們可借此奉題馬曲。

次論明清曲家。

王九思（西曆一四六八——一五五一年）字敬夫，號渼陂，鄠（今陝西鄠縣附近）人。他於弘治九年（一四九六年）舉進士，由庶吉士授檢討，尋調吏部郎中。正

德中，劉瑾伏誅，他以瑾黨謫壽州同知，繼復被"論勒"致仕。他同康海同里，同官，又同以瑾黨被廢，所以他歸田後便同康海詼諧，徵歌，度曲，相從於鄠杜間，他的詩文在當時亦有名，有㶚陂集十餘卷，與李夢陽，何景明，康海等號爲七才子。他的散曲有碧山樂府一卷，樂府拾遺一卷，碧山續稿一卷，約存小令百數十首，套數十餘首。在這些作品中，我們可舉兩首代表他的作風如：

一拳打脫鳳凰籠，
兩脚蹬開虎豹叢
單丨撞出麒麟洞。
望東華人亂擁，
紫羅襴老盡英雄。
參詳破邯鄲一夢，
歎息殺商山四翁，
思量起華獄三峯。（水仙子帶折桂令。）

這是小令的代表。又如：

暗想東華，
五夜清霜寒控馬。

尋思別韻，

一天殘月曉排衙。

路危常與虎狼狎，

命乖却被兒曹罵。

到如今誰管咱，

葫蘆一任閒玩耍。（歸興的駐馬聽。）

有時節露赤脚山巔水涯，

有時節科白頭柳堰桃峽。

戴甚麼折角巾，

結甚麼仟生襪，

得清閑不說榮華。

提起封侯幾萬家，

把一個薄福的先生笑煞。（歸興的沉醉東風。）

這是套數的代表，這兩首曲，論者都曾以“軒爽”相許。但實際上，王曲是鬆懈者多，精整者少，粗豪者多，清逸者少，若拿詞來比喻，王九思實相當於劉過與劉克莊。

康海（西一一四七五——一五四〇年）字德涵，號對山，武功（今陝西武功附近）人。他是弘治十五年（一五〇二年）的狀元。及第後，任翰林院編修。正德初，以救李夢陽謁劉瑾，瑾敗，他坐落職爲民。他本是個豪放的人，經過這次挫折後便放浪自恣起來。列朝詩集曾敍他坐廢後的生活道：

> 德涵既罷免，以山水聲伎自娛。……西登吳嶽，北陟嶥，南訪經台，東至太華，中條，停驂命酒歌其所製感慨之詞，飄飄然輒欲仙去。居恆徵歌選妓，窮日落月。

他就這樣過了三十多年。相傳他死後，遺囊蕭然，却留下大小鼓三百副。他的散曲有沜東樂府二卷，補遺一卷，約存小令二百數十首，套數三十餘首。因爲作者的身世和個性的關係，這二三百首曲子大都不出憤世與"樂閑"兩種，而其作風則都是豪放的。如：

> 雖然是窮，
> 煞英雄，
> 長嘯一聲天地空。
> 祿享千鍾，

位至三公，

半雲過簷風，

馬兒上纔脅崢嶸，

局兒裏早被牢籠。

青山排戶闥，

綠樹繞垣墉，

風，

瀟灑月明中。（塞兒令。）

又如：

想着那列朱門排畫戟風儒度，

怎如我飯雲根餐玉髓烟霞住，

有時節望青山看綠水乘嘉樹，

有時節伴漁樵歌窈窕盟鷗鷺，

兀的不自在煞俺也麼哥，

兀的不自在煞俺也麼哥，

夢不向鳳池遊，

座不許朱衣擁，

身不要黃金鑄。（秋興次吳陵韻的叨叨令。）

這些雄健而疏爽的作品便可爲證。在明曲家中，康王雖是齊名，實際上是康優於王。王曲中有很多鬆懈或粗獷的作品，康則否；而且如閑遊，行樂這些豪放而清逸的作品，在王曲中幾難見到。所以以詞喻曲，王似劉克莊，康似張孝祥。

常倫（西曆一四九二——一五二五年）字明卿，號樓居，沁水（今山西沁水附近）人。少警敏，五六歲能賦詩。正德六年（一五一一年），舉進士，尋爲大理評事。世宗卽位，補壽州判官。嘉靖三年，以忤上官，遂棄官歸。四年（一五二五年），墮水卒。關於他的爲人，他的墓誌銘中有段記載：

才高氣豪，不自檢，然開口言笑，有晉人之風。

他自己也自白道：

> 少好游俠，談兵擊劍，有古豪風。甫弱冠則折節讀書，好治百家言，尤邃黃老。（樓居先生傳贊。）

他的散曲有寫情集二卷，約存小令百數十首，套數九首。這些作品因爲作者的性格和嗜好的關係風格多是

豪放的，內容則於憤世，"樂閑"外，喜言神仙。關於風格豪放的，例證有：

悶葫蘆一摔一個粉碎，

臭皮囊一挫一個蟬蛻。

雅兒守定兔窠中睡。

曲江邊混一回

鵲橋邊撞一回，

來來往往無酒也三分醉。

空攢下個銅斗兒家緣也，

單買那明珠大似椎。

恢恢，

試問青天我是誰。

飛飛，

上的青霄言讓誰。（山坡羊。）

關於喜言神仙的例證有：

尋尋尋偃月爐，

降降降袖裏青蛇膽氣粗。

將將將十月嬰孩，

下下下千重土。……

笑從前奔走紅塵路，

被些娘名利胡躭誤，

罷罷罷歸去也蓬壺。（"回首蓬壺"的古水仙子。）

但這些言神仙的作品却不及憤世與樂閑者的完美。憤世與樂閑的作品如山坡羊（前引者除外），沉醉東風，謁金門造天樂等曲都是佳構，而言神仙者除紅繡鞋與"回首蓬壺"二三曲外，令人愜意者殊少。

李開先（西歷一五〇一——一五六八年）字伯華，號中麓，章邱（今山東章丘附近）人。嘉靖八年（一五二九年）舉進士，繼除戶部主事，改吏部，歷員外郎中，官至太常少卿。他與王愼中，唐順之諸人號爲嘉靖八才子。海嶽靈秀集論他的爲人和他的詩道：

中麓積書好客，豪宕不羈，著作甚富，如貔貅縱橫，江海泛溢，一韻百篇，蓋白樂天之流也。

於曲他的嗜好尤深。列朝詩集說：

伯華弱冠登朝，奉使銀夏，訪康德涵，王敬夫於武功鄠杜之間，賦詩度曲，引滿稱壽，二公

恨相見晚也。罷歸，置田產，蓄聲伎，徵歌度曲，爲新聲小令，搊彈放歌，自謂馬東籬，張小山無以過也。……改定元人傳奇樂府數百卷。嘗謂古來才士不得乘時柄用，非以樂府繫其心，往往發狂病死，今借此以坐消歲月，暗老豪傑耳。

他的散曲有李中麓樂府，中麓小令和與王九思合作的南曲次韻，但這些曲子現在是不能全看到的。就現存者看，他的作品雖屬"感憤激烈"，"洋洋盈耳"，但乏剪裁，故嫌拖沓。如：

曲參參，
一輪殘月照邊關。
恨來口汲盡黃河水，
拳打碎賀蘭山。
鐵衣披雪渾身濕，
寶劍飛霜撲面寒。
罷兵去，
破虜還，
得偷閑處再偷閑。（傍粧台。）

這與"雨絲絲"諸首都可算李曲中的傑作。總之，李開先的散曲雖不十分完美，但在當時北方曲家中，總算是位重要的作者。

尤侗（西歷一六一八——一七〇四年）字展成，號西堂，長洲（今江蘇蘇州附近）人。少博學有才名。以鄉貢補永平推官，旋緣降調。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年）召試博學鴻詞，授檢討，纂明史，數年告歸。四十一年（一七〇二年），聖祖南巡，晉他爲侍講，此時他已近九十歲了。他雖名"未登甲乙榜"，但他確是位才氣橫溢的作者。論者將他的詩比白居易和楊萬里，他的劇曲如讀離騷，弔琵琶等，都曾傳入宮禁，爲清帝所稱賞。他的散曲有百末詞餘一卷，約存小令二十餘首，套數二首。這些作品的風格也有些工麗的（如秋閨等曲），但最爲人所稱道的還當推風格豪放的。如十空曲的第九首道：

豎子英雄，
觸蠻爭蝸角中。
一飯丘山重，

睚眦刀兵痛。

嗏，

世路石尤風，

移山何用。

飄下虛舟，

不礙松風夢。

君看爾我恩仇總是空。（駐雲飛。）

這確是一首痛快而警切的作品。這些曲子在當時都傳唱得很盛。

劉熙載（西曆一八一四——一八五八年）字伯簡，一字融齋，興化（今江蘇興化附近）人。道光進士，官至左中允，後主講上海龍門書院以終。性儉約，雖貴不易其初。治經無漢宋門戶，餘如子史，天文，算法，韻學等，皆有述著。所著書有說文雙聲，說文疊韻，藝概，昨非集等。他的散曲在昨非集中，只有小令四首，套數一首。他論曲時"雖能言小山騷雅"，但他自己的作品却與張可久不類。

對酒當歌，

光陰休放過。

睡魅愁魔，

工夫剩幾多？

任你說蹉跎，

盼他雙興跛。

官似甘羅，

那宜衰朽做，

封似蕭何，

怕來賓客賀。

有人問我何功課，

我也渾忘我。

樵憑爛斧柯，

釣豈須船舵，

大半逍遙困嬾惰。（對玉環帶清江引。）

他與"日有粗疏茶飯"，"也有十分通透"，"歸去來兮"

諸曲都可使我們相信劉熙載是馬鴻的繼起者。

章二終

章　三　　張可久王磐及其他

張可久

這章該講張王派了。除張可久與王磐外，這派的重要作者在元代有關漢卿，白樸，盧摯，喬吉，鄭光祖，徐再思，曹明善，任昱，吳西逸等，在明代有陳鐸，楊慎夫婦，金鑾，沈仕，陳所聞，施紹莘等，在清代有徐石麒，吳綺，朱彝尊，厲鶚，吳錫麒，許光治，趙慶熹，吳藻，楊恩壽等，共二十餘家。以下以次敍述。

張可久（生卒未詳）字小山（一說字伯遠），慶元（今浙江慶元附近 人。他的年代已不可確知.據錄鬼簿和他自己的作品，我們可假定他是十三世紀後期與十四世紀初年的作者。對於他的行事，我們不大知道。我們只曉得他曾以路吏轉首領官，爲桐廬典史，暮年（?）便隱居西湖了。遊覽山水似乎是他的特性。在他的作品中，

我們看見他到過虎丘，黃山，天台，武夷諸勝地；餘如金陵，金華，維揚，長沙，等處，也都有他的遊蹤。他也能詩，李開先稱他的古劍歌爲"句奇味長"。在文人競作劇曲的元代，他專力於散曲，論者至以他與喬吉比詩中的李杜。

張可久有小山北曲聯樂府三卷，外集一卷，內分今樂府，蘇隄漁唱，吳鹽，新樂府四種。近有據北曲聯樂府改編者名小山樂府，凡六卷，約存小令七百五十餘首，套數七首。對於這許多作品，我們擬分二點來敍述：首論張曲的作風，次論張曲的"勝語"。

"騷雅"與蘊藉，這是構成張曲的風格的兩方柱石。在這七百餘首作品中，寫景者（如小桃紅淮南道中諸曲）如此，寫情者（如人月圓春日次韻諸曲）如此，以至"樂閑"（如水仙子山齋小集諸曲），詠物（落梅風蠟梅花諸曲）無不如是。在這兩種基本作風（"騷雅"與蘊藉）中，有以淸俊勝的，如桐柏山中：

松風小樓香縹緲，

一曲尋仙操。

秋風玉兎寒，

野樹金猿嘯，

白雲半天山月小。

有以華美勝的，如離思：

月籠沙，

十年心事賦琵琶。

相思懶看幃屏畫，

人在天涯。

春殘荳蔻花，

情寄鴛鴦帕，

香冷荼蘼架，

舊遊臺榭，

曉夢窗紗。

有以凄惋勝的，如九日：

人老去西風白髮，

蝶愁來明日黃花。

回首天涯，

一抹斜陽，

數點寒鴉。

若以詞爲譬喻，則清俊者似毛（滂）陳（與義），華美者似

晏（幾道）賀（鑄），淒惋者似秦觀，風格儘管不同，但均有不少佳構。不過，張曲以崇尚騷雅與蘊藉的緣故，致其中有不少似詩的，如：

猿嘯黃昏後，

人行畫卷中。（梧葉兒。）

雪冷誰家店，

山深何處鐘。（梧葉兒）

這都是五律中的佳句。還有似詞的，如：

屏外氤氳蘭麝飄，

簾底惺忪鸚鵡嬌，

暖香綉玉腰，

小花金步搖。（凭闌人。）

惜花人何處，

落紅春又殘。

倚遍危樓十二闌，

彈，

淚痕羅袖斑。

江南岸，

夕陽山外山。（金字經。）

這都似五代或北宋人的"小詞"。這些作品雖也都清新，婉媚，但常失去曲子所獨有的流宕，蕭爽的特長。

關於張曲的"勝語"，我們可略舉數例於後：

雲冉冉，

草纖纖，

誰家隱居山半掩？

水烟寒，

溪路險，

半幅青帘，

五里桃花店。（迎仙客。）

這首曲寫景如畫，而蕭爽，自然，可爲寫景的例子。又如：

幾場秋雨老黃花，

不管離人怕，

一曲哀絃淚雙下。（小桃紅。）

這幾句淒婉而眞摯，可爲寫情例子。至如：

淡文章不到紫薇郎，

小根脚難登白玉堂，

遠功名却怕黃茅瘴。

老來也思故鄉，

想途中夢感魂傷。

雲莽莽馮公嶺，

浪淘淘揚子江，

水遠山長。（水仙子。）

這類曲在張曲中固然算是例外，但牠的豪氣逸情較之馬（致遠）貫（雲石）諸人的作品也相去不遠。"淡妝濃抹總相宜"，西湖確是張曲的象徵。

王磐

繼張可久而起的，在明代當首數王磐。（王磐生卒未詳）字鴻漸，號西樓，高郵（今江蘇高郵附近）人。他的年代也是不易確定的，但堯山堂外紀說他與嘉靖初賜諡文懿的儲巏友善，又說正德間宦者橫恣，他作朝天子諷刺他們，可知他應是十五世紀與十六世間的作家。據明張守中刊王西樓先生樂府序說，他的家資本很富饒，但他"獨厭綺麗之習，雅好古文詞"，"琴，弈，詩，畫咸精"。萬曆揚州府志對於他的生平也有較詳的記載：

王磐……有雋才，好讀書。灑落不凡，惡諸生

之句擊，棄之，縱情山水詩畫間。尤善音律，度曲消灑。每風月佳勝，則絲竹觴詠，徹夜忘倦。性好樓居，構樓于城西僻地，坐臥其中。幅巾藜杖，飄然若仙。一時名重，海內多願與納交。

觀此可知他實是個放浪山水的名士，他不獨未入過仕途，而且沒有什麼功名，就這樣恬退自適的過了一生。

王磐有西樓樂府一卷，約存小令六十餘首，套數九首。在弘治正德間，他曾被推爲"詞人之冠"。以他與張可久相較，實有同有異。他們的相同處有三：一，"騷雅"；二，清俊；三，華美。他們的相異處也有三：一，張尚蘊藉，王尚放逸；二，張多悽惋，王多瀟洒；三，王以俳諧名，張則否。王曲中如：

牛羊放，
散不收，
正平川夜晴如晝。
向青天此宵權借宿，
綠簑衣鋪着星宿。（落梅風。）

這是清俊的例子，牠與張的桐柏山中諸曲是很近的。又

如：

> 蒙茸紫貂龍瑞雪，
>
> 暗把春光借。
>
> 一團白玉溫，
>
> 兩朵桃花熱，
>
> 透靈犀險些兒輕漏泄。（清江引。）

這是華美的例子，牠與張的春思很相近。又如：

> 乾坤老棟梁，
>
> 雲霧開屏障，
>
> 烟霞生儿案，
>
> 河漢逼軒窗。
>
> 高據胡床，
>
> 坐指坤元向，
>
> 居臨太白方。
>
> 門前列華岳三峯，
>
> 屋後近瑤池一掌。（自詠西樓的一枝花。）
>
> 右壁廂排萬丈璇璣斗柄，
>
> 左壁廂接萬里錦綉封疆，
>
> 一重重直步到銀河上。

翠橫新月，

劍倚斜陽，

朱研曉露，

筆掃秋霜。

陪金母共住仙鄉，

與白帝緊靠宮牆。

我這里比南軒少了些雲日炎蒸，

我這里比東坡避了些鶯花鬧攘，

我這里比北海躲了些風雪飄揚。

詩狂，

酒狂，

更壓著我這元龍豪氣三千丈。

忒風流，

忒疏放，

愛的是高臥天風一枕涼，

夢熟羲皇。（自詠西樓的梁州。）

這是放逸和瀟洒的例子。又如：

平生淡薄，

雞兒不見，

童子休焦。

家家都有閒鍋灶，

任意烹炮。

煮湯的貼他三枚火燒，

穿炒的助他一把胡椒，

到省了我開東道。

免終朝報曉，

直睡到日頭高。（滿庭芳。）

這是俳諧的例子，牠與前項都是張曲所絕無僅有的。至於王曲尚騷雅的一點，我們可從兩點來證明。一，在他這七十餘首曲中，很少有出語俚俗的。二，在他這七十餘首曲中，沒有一首專寫性愛的，如咨韶睡鞋等非不尖新香豔，但謂之輕媟則不可。總之，凝靜與生動，是張王二家的分界；騷雅與清華，則二家所同具。

同派的曲家

對於關漢卿，陳鐸，徐石麟等二十餘人，我們還是依照他們的時代先後分組敘述。現在先敘元代諸家。

關漢卿（西曆一二〇〇？——一二八〇年？）號已齋叟，大都人。金末解元，曾任太醫院尹，金亡不仕。好談妖鬼，著鬼董。在金時，他已開始作曲，故楊廉夫元宮詞說：

開國遺音樂府傳，
白翎飛上十三絃；
大金優諫關卿在，
伊尹扶湯進劇篇。

據我們所知道的，他曾作過六十餘種雜劇，太和正音譜評他的曲如"瓊筵醉客"，故無論就質上論，抑就量上論，都足使"羣英頫首"。他的散曲散見諸選本中，約存小令四十餘首，套數十餘首。這些作品的風格可以說是婉而麗。玆先論婉。關曲之可以婉稱者，如：

天付兩風流，
翻成南北悠悠。
落花流水人何處，
相思一點，
離愁幾許，
撮上心頭。（離情的青杏子。）

子規啼，

不如歸，

道是春歸人未歸。

幾日添憔悴，

虛飄飄柳絮飛。

一春魚雁無消息，

只見雙燕鬬銜泥。（大德歌。）

前者竟似漱玉詞中語。其次論麗。麗與關曲的關係較婉尤切。就內容論，關曲所寫的多是麗情。就辭句論，關曲所用的多是麗辭。如。

兩情濃，

興轉佳，

地權爲牀榻，

月高燒銀蠟。

夜深沉，

人靜悄，

低低的問如花，

可是個女兒家。（"楚臺雲雨"的梅花酒。）

此曲的艷冶處直開唾窗絨的先路，於此可見關曲寫麗

情者之一斑。又如：

伴夜月銀箏鳳閑，

煖東風綉被常慳。（沉醉東風。）

面比花枝解語，

眉橫柳葉長疏。（沉醉東風。）

粉汗濕珍珠亂滴，

寶髻偏雅玉斜堆。（女校尉的禿廝兒。）

春閨院宇，

柳絮飄香雪，

簾幙輕寒雨乍收。

東風落花迷粉蝶，

芍藥初開，

海棠才謝。（"春閨院宇"的侍香金童。）

這種"雅麗"的例子幾於舉不勝舉。又如：

本利對相思若不還，

則告與那能索債愁眉淚眼。（沉醉東風。）

我却是蒸不爛煮不熟槌不匾炒不爆響當

噹一粒銅豌豆，

恁子弟誰教鑽入他鋤不斷斫不下解不開

頓不脫慢騰騰千層錦套頭。(不伏老的黃鐘煞。)

這種"奇麗"的例子也很多。他的"雅麗"處雖不及後來的張可久喬吉等那樣風流蘊藉，而"奇麗"處却可說是喬吉的先驅。

白樸(西歷一二二六——一二八五年?)字仁甫(一字太素，眞定(今河北正定附近)人。他的父親白華，曾爲金樞密院判官，與元好問交誼頗篤。金末亂離，白華以事他往，他便依元好問以長。後白華歸，他們方共居濾陽。他因飽經喪亂的緣故，志趣極恬淡，金亡後，更鬱鬱不樂。中統初，有人以"所業"薦於朝，但他辭不就。至元一統後，他移家金陵，與諸遺老放浪山水間，以詩酒自遣。後以子貴，贈嘉儀大夫，掌禮儀院大卿。在元代曲家中，論者以他與馬致遠，關漢卿，鄭光祖爲四大家。他的雜劇凡十餘種，就中梧桐雨一劇，論者以爲在西廂之上。他的散曲約存小令三十餘首，套數四首，見諸選本中。在這些曲子裏，雖也有以豪放名的作品，如勸飲漁父詞諸作，但究以俊爽，秀美者爲多。如:

鳳凰臺上暮雲遮，

梅花驚作黃昏雪。

人靜也，

一聲吹落江樓月。(駐馬聽。)

又如：

孤村落日殘霞，

輕烟老樹寒鴉。

一點飛鴻影下，

青山綠水，

白草紅葉黃花。(天淨沙。)

前者可爲俊爽的例子，後者可爲秀美的例子。至如：

回頭滄海又塵飛，

日月疾，

白髮故人稀。(陽春曲。)

這首曲似豪放而實深婉，直似張可久的金字經(樂閒)了。

盧摯(西曆一二三五？——一三〇〇年？)字處道，號疏齋，涿郡(今河北涿縣附近)人。至元五年(一二六八年)舉進士，累遷少中大夫。大德初，授集賢學士，持憲湖南，遷江東道廉訪使。後復入爲翰林學士，遷承旨，

卒。在元初，他是位很重要的作者。他的散文與姚燧齊名，詩與劉因並稱，曲子也在徐子方，鮮于伯機諸人之上。他的散曲約存小令八十餘首，散見諸選本中。這八十餘首曲子大約可分兩類：一，清潤，二，華美。屬於前者的例子有：

弄陽人，

玉溪先占一枝春。

紅塵驛使傳芳信。

深雪前村，

冰梢上月一痕。

雲初褪，

瘦影向紗窗上印。

香來夢裏，

寂寞黄昏。（殿前歡。）

屬於後者的例子有：

舞低簇春風絳紗，

歌輕敲夜月紅牙。

金橙泛綠醽，

銀鴨燒紅蠟，

緐強如冷齋閒話。

沉醉也，

更深恰到家，

不記的誰扶上馬。(沉醉東風。)

在這二者中却有個共同之點，就是"騷雅"和蘊藉。逞才使氣和俚俗輕褻的作品，是盧曲中所難見到的。故就現存的作品論，盧摯實與張可久極近。

喬吉(西歷一二八○?—一三四五年)字夢符，號笙鶴翁，又號惺惺道人，太原(今山西太原附近)人。他和鍾嗣成有交誼，鍾嗣成記他的爲人和行事道：

> 吉甫……美容儀，能詞章，以威嚴自持，人敬畏之。居杭州太乙宮前。有題西湖梧葉兒百篇，名公爲之序。……至正五年二月，病卒于家。(錄鬼簿。)

他的自述也可供我們參考。牠說：

不占龍頭選，

不入名賢傳，

時時酒聖，

處處詩禪。

烟霞狀元，

江湖醉仙。

笑談便是編修院。……

批風切月四十年。（綠么遍。）

他作過十餘種雜劇，現存金錢記等三種。他的散曲有近人所輯的夢符散曲三卷，內分惺惺道人樂府，文湖州集詞和摭遺，存小令近二百首。套數十首。在元代曲家中，他與張（可久）是並稱的。他們的不同處，便是張一味"騷雅"，喬則雅俗並用。如：

風吹絲雨噀窗紗，

苔和酥泥葬落花。

捲雲鈎月簾初掛，

玉釵香徑滑。

燕藏春銜向誰家？（水仙子。）

又如：

冬前冬後幾村莊，

溪北溪南兩履霜，

樹頭樹底孤山上。

冷風來何處香，

忽相逢縞袂衣裳。

酒醒寒驚夢，

笛悽春斷腸，

淡月昏黃。（水仙子。）

前者華美，後者清潤，這類曲子置於張曲中幾可亂眞。至如：

豫章城開了座相思店，

悶勾肆兒逐日添，

愁行貨頓塌在眉尖。（水仙子。）

這種"奇麗"的作品實張曲所無。李開先評喬曲，以爲出奇不失於怪，用俗而不失爲文，便是指這一類的"合作"言。

鄭光祖 生卒未詳，字德輝，平陽襄陵（今山西襄陵附近）人。以儒補杭州路吏。他的爲人很方直，不肯妄與人交。病卒，葬於西湖靈芝寺。據錄鬼簿說，他在當時名滿天下，聲振閨閣，伶倫輩都稱他鄭老先生。他的雜劇幾二十種，現存四種。他的散曲現存小令六首，

套數三首，見諸選本中。就這些許作品看，他的作風是與張可久接近的。如：

斂裘塵土壓征鞍，

鞭裊蘆花。

弓劍蕭蕭，

一竟入烟霞。

動羈懷西風禾黍，

秋水蒹葭。……

斷橋東下，

傍溪沙，

疎籬茅舍人家。

見滿山滿谷，

紅葉黃花。

正淒涼時候，

離人又在天涯。（折桂令？）

這首曲便可爲例。又如：

雨過池塘肥水面，

雲歸岩谷瘦山腰。（秋閨的駐馬聽近么篇。）

這類近詩的句子，更可證明張鄭的作風是如何的接近。

徐再思 生卒未詳 字德可，號甜齋，嘉興（今浙江嘉興附近）人。他的事蹟已不可考。錄鬼簿對於他也只說：

> 再思……好食甘飴，故號甜齋，有樂府行於世。其子善長頗能繼其家聲。

在他的曲中，有好些首是與喬吉同賦的，由此可知他們的年齡相去不遠。他的散曲約存小令百餘首，見近人輯本酸甜樂府。酸齋甜齋雖是並稱的，但他們的作風却很不同。酸齋近馬，甜齋近張。徐曲中，如：

> 紫燕尋舊壘，
> 翠鴛棲暖沙，
> 一處處綠楊堪繫馬。
> 他，
> 問前春沽酒家。
> 秋千下，
> 粉牆邊紅杏花。（閱金經。）

又如：

風吹粉䕲香，

雨洗蒼苔冷。……

明月闌干酒半醒，

對一片兒瀟湘翠影。（沉醉東風。）

這些曲子或華美，或清疏，在小山樂府也當稱爲佳構。此外如：

釵頭金鳳凰，

被面綉鴛鴦。（梧葉兒。）

雅鬢春雲䌫，

象梳秋月欹。（梧葉兒。）

深閉門，

花落又黃昏。（陽春曲。）

這些句子或豔麗，或婉約，也同張可久的凭闌人和金字經一樣，近於詞而遠於曲了。

曹明善（生卒未詳）字與籍貫均無考。曾爲衢州路吏，一說曾爲山東憲使。相傳伯顏擅權時，亂入人罪，他適在都中，遂作曲諷刺伯顏。伯顏怒，他出避吳中僧舍始免。鍾嗣成稱他"甘於自適"，今就他的自述看，鍾

說是可信從的。他的散曲約存小令十數首，見樂府羣玉。他在當時似乎是位很有名的作家，鍾嗣成稱他的散曲不在張可久之下。他的作風有人說是"華麗自然"，但就現在的作品看，應易"華麗"爲"秀潤"如：

小紅樓隔水人家。
草已鳴蛙，
柳未藏雅。
試捲朱簾，
尋山問寺，
何處無花？（折桂令。）
江淸白髮明，
霜早黃花瘦。（沉醉東風。）

這些句子便可爲證。

任昱（生卒未詳）字則明，四明（今浙江寧波附近）人。他在少年時的生活頗似柳永，"狎遊平康，以小樂章流布裙釵"。晚年折節讀書，詩頗工。曹明善的散曲中，有三首喜春來，並題"和則明韻"，可知他們的年輩是相若的。他的散曲現存小令五十餘首，套數一首。這

些作品裏,以華美勝的有?

絳羅爲帳護寒輕,

銀甲彈箏帶醉聽。

玉奴捧硯催詩與,

寫青樓一片情。……

紅錦纏頭罷,

金釵剪燭明,

有酒如澠。（水仙子。）

以清疏勝的有:

竹雨侵窗潤,

松風吹面寒。……

凭闌看,

夕陽山外山。（慶東原。）

就中最與張可久接近的是以沉咽而悽惋的作品。如:

吳山越山山下水,

總是淒涼意。

江流今古愁,

山雨興亡淚。

沙鷗笑人閑未得。（清江引。）

這類曲子都很像張的荒閣人金字經諸作。

吳西逸 生卒未詳，籍貫與事蹟均不可考。他的散曲約存小令四十餘首，見太平樂府。這些作品的風格大都與張可久相近。他們與張相近處約有兩點：一，其中有不少華美或清俊的作品；二，其中有不少似詞的。如：

旗亭散，
歌韻歇，
暖風輕柳搖高樹。
杏花牆夕陽春去也，
馬蹄香寶鞍敲月。（壽陽曲。）

又如：

白雁亂飛秋似雪，
清露生涼夜。
掃去石邊雲，
醉踏松梢月，
星斗滿天人睡也。（清江引。）

這是前者的例子。如：

滿身花影移，

曉窗香夢隨。（伊闌人。）

夕陽時候，

斷腸人倚西樓。（天淨沙。）

這便是後者的例子。太和正音譜評吳曲"如空谷流泉"，這當然是有待商酌的評語。

次論明曲家。

陳鐸 生卒未詳 字大聲，號秋碧，下邳（今江蘇邳縣附近）人。睢甯伯陳文的曾孫，世襲指揮。家南京，宅第南有秋碧軒與七一居，精潔絕塵，日與"勝流"談讌其中。散曲外，他又工詩，能畫。金陵瑣事曾載他的"晚樹低分霧，春雲淡隔城"與"山月巧窺人影瘦，夜深先向客衣生"諸勝語；無聲詩史說他畫倣沈啓南。他的散曲有梨雲寄傲，秋碧樂府，月香小稿各一卷，約存小令百數十首，套首三十首左右。這些作品的風格大都是清麗明暢的。如：

有時鳴榔近白鷺洲笑採青蘋，

有時推蓬向朱雀橋閑看晚雲，

有時灣船在烏衣巷獨步斜曛

有時滿身衣襟濕然爽透荷香潤。

旋折來柳條嫩，

穿得鮮鮮出網鱗，

歸去黃昏。（秦淮漁隱夠梁州第七。）

又如：

月小潮平，

紅蓼灘頭秋水冷。

天空雲靜，

夕陽江上亂峯青。（漁隱的駐馬聽。）

這些曲子或寫逸情或寫秋景，要皆可爲前說的例證。餘如秋夜的秀媚，送友去吳的沉咽，賞燈的詳贍，……雖與前舉二例不盡合，然仍以淸麗明暢爲主。在十五世紀與十六世紀間，他本與王磐齊名，但實際上，他較王磐應遜一籌。王曲首首精粹，陳則庸濫者居半，豔曲尤甚。王世貞說他的套數"旣多蹈襲，亦淺才情"，雖嫌過刻，實亦有因。

楊愼（西歷一四八八——一五五九年）字用修，號

升菴，新都（今四川新都附近）人。正德六年（一五一一年），殿試第一，授翰林修撰，後以疾歸。世宗嗣位，起爲經筵講官，尋以議大禮再被廷杖，謫戍雲南永昌。自是而後，他便放浪詩酒以自隱晦。藝苑巵言曾記他當時的生活道：

> 用修在瀘州。嘗醉胡粉傅面，作雙丫髻，插花，門生舁之，諸妓捧觴，遊行城市，了不爲怍。

他的學問本很博洽，謫滇後，讀書益多。故"明世記誦之博，著作之富"，當推他爲第一。他的散曲有陶情樂府四卷，拾遺一卷，約存小令三十餘首，重頭百餘首，套數十首。這些作品雖不甚精粹，但因作者是個"才情蓋世"，備歷憂患的人，所以其中的佳者多具有爽麗或真摯的優點。如：

> 秦樓月與簫聲並冷，
> 峰山月共笙韻雙清，
> 西江月酹曹瞞恨，
> 牛渚月泛袁宏興，
> 梁園月綠苔生閣芳塵靜，
> 長安月練搗秋風萬戶砧。

人間境，

最堪憐曉行殘月，

茅店鷄聲。（詠月的解三酲。）

這是爽罷的例子。又如：

牆頭月又斜，

牀頭燈又滅，

紅爐火冷心頭熱。（羅江怨。）

這是眞摯的例子。至如"萬里雲南"與"十二闌干"等曲，則爽朗眞摯，情辭並茂，不獨是楊曲的代表作，在明代曲中也是"上乘"。

楊愼的繼室黃夫人，也是明代知名的曲家，今附著於此。她是明尚書黃珂的女兒，博通經史，能詩文，善書札，正德十四年(一五一九年)，她與楊愼結婚。楊愼謫戍雲南時，她以寄外詩知名當世。她的散曲大都與楊愼的混雜在一起，至今尚難確定那首是楊作、那首是黃作。除此，她的作品雖傳楊升庵夫人詞曲五卷，但其中可信爲她的手筆的不過十之一二。她的作風很難確定，大抵與楊愼相近(他們的作品多雜在一起當卽爲此)，而較楊爲縱恣。如：

蓬鬆了雛鴉髻朵，

蹙損了團鳳眉峯，

塵埋了舞鸞腰帶，

冷落了瑞鴨熏籠。

想當初拈玉纖鞦千夜月，

片時間軟金杯桃李春風，

到如今勻紅淚秋雨梧桐。

冲冲，

匆匆，

合歡調改做了淒涼弄，

點濡了翠袂如蓬。

這個是千重別恨調琴倦，

一寸相思攬鏡慵。（"好思情花"的梁州。）

這首曲便頗似楊慎的詠月。又如：

哥哥大人娟娟，

風風韻韻般般

刻刻時時盼盼，

心心願願，

雙雙對對鶼鶼。（天淨紗。）

牠如套數中的維揚風月，小令中的罵玉郎帶過感皇恩採茶歌，紅綉鞋，清江引諸曲或排募，或"奇麗"，都是陶情樂府所無的。

金鑾（生卒未詳）字在衡，號白嶼，隴西（今甘肅隴西附近）人，僑居南京。性任俠，喜交遊。往來淮揚兩浙，與盛時泰諸人交誼頗篤。金家當時頗出了些詩人，而以牠爲"巨擘"，錢謙益稱他的詩"風流婉轉，得江左清華之致"。他的散曲有蕭爽齋樂府二卷，約存小令百數十首，套數廿餘首。他的作風爽麗清逸，兼善詼諧，與王磐最近。金曲中如：

煖風芳草徧天涯，
帶滄江遠山一抹。
六朝隄畔柳，
三月寺邊花。
離緒交加，
說不盡去時話。（送吳懷梅的新水令。）
少日豪華，
曾騎了金頰試馬；

當年身價，

飄零數載遠擕家。

岩頭空自老桑麻，

眼前那得辭婚嫁。

總留連無半霎，

赤緊的歸心漸遠都門下。（送吳懷梅的駐馬聽。）

我則見西風雙槳鳴，

落日孤帆挂，

鶯聲巧似簧，

山色明如畫。（送吳懷梅的雁兒落。）

霎時間溶溶月色上簷楞，

趁着個離離花影過窗紗，

幾能勾笑沽春酒到君家，

下陳蕃舊榻，

再將幽恨訴琵琶。送吳懷梅的收江南。

這首曲可爲我們證明金曲是如何的爽麗淸逸。又如：

北橋減省，

年年送節，

只有虛名，

醬油鹽醋安排定，

大小三瓶。……

假如來歲還申敬，

自不如折乾是本等，

兩下裏見人情。（滿庭芳。）

這首曲可爲我們證明金曲是如何的善詼諧。這兩個例子，前者近王磐的梅村諸曲，後者近王磐的失雞等作。至如紗扇，玉梳等，則與王的閨中八詠可以"肩隨"。

沈仕（生卒未詳）字懋學，仁和（今浙江杭縣附近）人。關於他的年代頗有異說。有人說他是成化弘治時的曲家，有人說他在嘉靖壬戌（一五六二年）尚在。我們將他列在此處，便是依照後說。他是明少司寇沈銳的少子。少有才名，因夢遊青門山，遂棄去"舉子業"，芒鞋野服，自號青門山人。性疎放，千金到手輒盡，雖家人飢寒，他也不以爲意。又好漫遊，每遇名山水，必徘徊流連，齊魯燕薊諸地都有他的遊蹤。對於詩和畫，他也有相當的造詣，他的山水可入"妙品"，詩也"琦麗豐

膩"。他的散曲有新輯本唾窗絨與新輯本沈青門散曲各一卷，二書合計約存小令七十餘首，套數十五首。這些作品的特點是艷冶穌麗。艷冶就其內容言，穌麗就其辭句言。如：

小帳掛輕紗，
玉肌膚無點瑕。
牡丹心濃似胭脂畫。
香馥馥可誇，
露津津愛殺。
耳邊廂細語低低罵：
"小冤家，
顛狂忒煞，
揉碎鬢邊花。"（黃鶯兒。）
倚金盆牡丹斜綴。
新紅一點靈犀，
未信東西囑付誰。（玉胞肚。）

這種寫艷情或女性的肉體的作品，在沈曲中幾居十之八九。我們說沈曲艷冶卽是爲此。又如：

荼蘼粉沁香露濃，

日華輕透簾櫳。

幾度流鶯嬌語弄，

欹鳳枕春酣猶重。（集賢賓。）

綉窗前拖滿香毯，

春衫上雪沾瑤綴。

靜看散舞高猶下，

依然被風扶起。（詠絮的燈月照畫眉。）

這些句子不但設色很穠，其細膩綿密處竟與詞近。我們說沈曲縟麗便是爲此。至於他的"合作"則艷冶縟麗而親切生動。所以若以詞喻曲，沈仕頗似溫庭筠和柳永。他的作品的內容近柳，風格近溫。在曲中，他似乎是支"異軍"。

陳所聞（生卒未詳）字藎卿，秣陵（今江蘇江甯附近）人。明諸生。他的年代約當十六世紀後期與十七世紀早年。他也是個功名不遂而放浪山水詩酒的人，卜築在莫愁湖，桃葉渡等處。一時曲家或詩人，如李如眞，任昌朝，朱之蕃等都同他有交情。在他的晚年，母亡，妻喪，子女也死了幾個，境遇很苦。此時，他選成兩部散

曲，北宮詞紀和南宮詞紀。他的散曲有新輯本陳藎卿散曲一卷，約存小令百數十首，套數五十餘首。這些作品都很精粹，作風則與陳鐸相近。現在於小令和套數中各選一例爲證。屬於小令的有：

僧從絕壁架危樓，
竹樹蕭森帶石頭。
憑高曠望秣陵秋，
只見山寒日落江烟逗，
瞑色先生白鷺洲。（懶畫眉。）

屬於套數的有：

每日價橫翠棐几，
檢字芸牕。
也有時尊開北海，
客會高陽，
玉醍醐水陸鋪張，
翠氍毹環珮鏗鏘；
泛銀河秋駕蘭舟，
眺東山春挑鶴氅，
宴瑤台夜擁霓裳。（贈徐王孫的梁州第

七。)

本來他選曲的標準是"豐腴緜密，流麗清圓"，所以他自己的作品也是屬於這一方面的。

施紹莘(西曆一五八八——一六四〇年?)字子野號峯泖浪仙，松江華亭(今江蘇松江附近)人。少負雋才，"有鞭筆四方之志"，後屢應鄉試不第，遂以諸生終老。他是個歡喜享樂的人。萬歷四十四年(一六一六年)，他營別業於西佘，後三年。"復移家園於泖濱"。在這兩處，有三影齋，竹妙齊，衆香亭，飛絮亭，秋水菴，罨黛樓，聊復軒，醉吟堂，以及竹間水上，西清茗寮諸勝；並於山坳水涯植松，竹，桃，梅，桂，柳，芙蓉，牡丹等。春秋兩季，他必攜侍姬居西佘，"享桃梅桂菊之奉，覽烟雲月露之奇"；冬夏則返泖濱，"長禾黍鷄豚之社，樂池潭風雪之觀"；每逢風日和美時，更泛釣舟，攜翠背，與名士隱流往來九峯三泖西湖太湖間。園林山水外，聲色尤所特好。他的春遊述懷跋道：

> 予雅好聲樂，每聞琵琶箏阮聲，便爲魂銷神舞。故邇來多作北宮，時教慧童度以絃索，更

以蕭管叶予諸南詞。

包輝先跋他的七夕後二日祝如姬初度道：

子野情根引蔓，隨地下種，觀此詞，則香馥馥一枝花又將移入綉幃矣。

此二跋並可為證。"蝴蝶一生花裏"，他也許就這樣廝着，享樂着過了一生。他的散曲有花影集四卷，約存小令七十餘首，套數八十餘首。這些作品大都是"妍雅風流，有翩翩裘馬少年之致"，若細加分析，則以下述三類爲多。一，清俊秀逸的。其例有：

水際幽居疑浮島，
結構多精巧。
垂楊隱畫橋，
轉過灣兒，
竹屋風花掃。
門僻是誰敲？
賣魚人帶兩提魚到。（泖上新居的步步嬌。）

淡茫茫水鏡推窗曉，
疏點點漁燈夜候潮，

暗昏昏鳩雨過平皋，

白微微鷺鷥銷殘照。

蓼亭秋水乍添篙，

只覺的地浮天漲乾坤小。（泖上新居的醉扶歸。）

餘如賦月，歌風，園林初夏諸曲均屬此類。二，纏綿哀艷的。其例有：

含風笑，

浥露顰，

偏對淒涼掩淚人。

乍飛粘錦字迴文，

忽逗破綉床香印。

春深小閣休文病，

琴心近接蕭娘信，

正獨自開箱檢綉裙。（惜花的啄木兒。）

空中似塵，

淡濛濛是誰人夢魂？

苔前似鱗，

疎點點是誰人淚痕？

平明一陣寒差甚，

綉簾不捲風尤緊，

正酒暈扶頭，

倦妝時分。（惜花的三段子。）

一片片一片片芳菲哄人，

一點點一點點東君負心，

作踐韶華直恁！

子規啼一聲，

撩亂古墳荒徑。

幾囘風雨，

知多少葬葬芳魂！（惜花的滴溜子。）餘如俀花，楊花，送春諸曲均屬此類。三，爽利老辣的。其例有：

曾從愛裏過，

也向愁中坐，

越是分離，

越把心腸鎖。

沙家事若何，

付南柯。

不嫁三郎頭不梳，

寧使做吞酸忍楚癡兒女，

決不似拋冷趨炎歹丈夫。

非閒可，

歷遭情劫忒多魔。

到如今歡處悲多，

却又是悲處歡多，

攪了相攙和。（合鏡詞的金索掛梧桐。）

憑車乾恩愛河，

推不動相思磨。

祆廟燒完，

漸近藍橋路。

今朝上網羅，

到鳳凰窠。

爭氣潘郎成就奴，

羞慚了搬唆誹謗銷金口，

塗抹了長短方圓畫餅圖。

從今呵，

刀山變做[illegible]衾窩。

眞個是悲處歡多，

况更是歡處歡多，

把歡字渾身裹。（合鏡詞的金索掛梧桐。）

餘如絃索詞，夜雨，贈別和彥容諸曲均屬此類。此三類中；第一類的支庶是秀麗清潤，如小令中的小園，夏景等；第二類的支庶是纏綿淒楚，如套數中的舟居旅懷，村中夜懷等；第三類的支庶是慷慨悲壯，如套數中的送張冲如遊靖州，月下感懷等。若把元明曲家拿來比擬，則第一類的作風頗似張可久，王磐，金鑾等，第三類的作風間有與貫雲石，馮惟敏等相類者，至第二類却似爲施紹莘所獨擅，下導清趙慶熹諸人的先路。至如：

不多時纔看得梅，

霎時間又開到李，

柳窺青漸蘇嬌睡，

小夭桃打粉衣緋。

菜花田獵獵低，

紅花田剪剪齊。

一陣價香風肥膩，

慢騰騰淡日西飛。

猛踏破落花堆裏滑了鞋底，

抓住了繁花刺兒碎了綉衣，

又過前溪。(春遊述懷的滾綉毬。)

且尋一個頑的耍的會知音風風流流的隊，

拉了他們俊的俏的做一個清清雅雅的會，

揀一片平的軟的襯花茵香香馥馥的地，

擺列着奇的美的趁時景新新鮮鮮的味，

兀的便醉殺了人也麼哥，

兀的便醉殺了人也麼哥，

任地上乾的濕的渾帳啊便昏昏沉沉的睡。(春遊述懷的叨叨令。)

這首曲亦爽利，亦秀逸，既"有大江東去之雄風，復饒曉風殘月之佳致"，不獨是施曲的"合作"，在全明代的作品中也應列在第一流。

最後論淸曲家。

徐石麒（生卒未詳）字又陵，號坦庵，江都（今江蘇江都附近）人。為人沈默寡言，而精研名理。因遭明季兵亂，不出應試，以詩酒自遣。他的自題坦庵道：

有時節效淵明無絃自撫，

有時節倣東坡空盞高擎，……

著一部沒戒律的大乘禪宗，

講一會沒火候的丹爐乘鼎，

唱一套沒腔板的吳楚新聲。（梁州第七。）

這便是他的自白。他的散曲有黍香集三卷，今約存小令五十首左右，套數八首。他雖是明末清初的作者，但他的作風並未為梁（辰魚）沈（璟）所範圍。他這些作品大抵清新秀美。如：

饒一寸眉間皺，

近春來好事多：

拂藤床頭枕着鷺鷥臥，

捲湘簾懷抱着青山坐，

趿芒鞋手曳着東風過。

任天公顛倒是非多，

眼倔倔一抹都瞧破。（寄生草。）

簾外晴絲縈落霞，

鶯聲裏九十韶華。

柳色纔眠，

杏花初嫁，

聽不得玉鞭嘶馬。（冶遊曲的夜行船。）

這些曲都可爲證，後者尤近張可久的清明日郊行等曲。其中如臥滄浪曲與桃源歌諸作，則於清新秀美外兼有疏爽，與王磐，金鑾相似。

吳綺（西歷一六一九——一六九四年）字園次，江都人。以貢生薦授中書舍人，後遷武選司員外郎，出守湖州，在湖州頗多惠政，因失上官愛，罷歸。性好客，又工詩詞，和當時諸名士結春江花月社。他的散曲在林蕙堂全集中，存重頭四首，套數八首。他雖然好作南曲，但他這些作品亦頗生動。如：

半生蹤跡不堪題，

感知音吾家鄉里。

牛衣題夜雪，

象服舞仙霓，

歷遍雲泥，

白頭的我和你。(江夏君五十的新水令。)

枉濕了潯江袖，

還剩得蘭陵酒。

儘紅牙拍斷紅珠溜，

青鞋踏遍青山瘦。

把黃冠撇却黃金臭，

管甚麼蛟龍爭鬥無休。(贈蘇昆生的小桃紅。)

這些曲不獨是"慨乎言之"，其爽麗處頗近王金。

李彝尊(西歷一六二九——一七〇九年)字錫鬯，號竹垞，秀水(今浙江嘉興附近)人。少聰慧絕人，讀書過目不忘。崇禎時因見大亂將作，遂棄去"舉業"，致力古學。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年)，以"布衣"召試博學宏詞，授檢討。尋去官，專力著作。他詩詞在清代都屬第一流，著述也極多。他的散曲有曝書亭集葉兒樂府一卷約存小令五十餘首。在元代曲家中，他專學張可久，所以他的作品大部以雅潔，秀潤爲主。尖曲中如：

昏鴉初定,

涼蟬都靜,

絲絲魚尾殘霞剩。

渚烟冷,

露華凝,

笑卷青荷柄。

我醉欲眠君又醒。

箏,

簾內聲。

燈,

花外影。(山坡羊。)

這首曲大似張曲中皆山樓即事和湖上晚歸諸作。又如:

散文章敵不過時髦手,

鈍舌根念不出摩登咒,

窮骨相封不到富民侯,

老先生去休。(醉太平。)

這首曲也類張曲中歸興等作。不過,張朱也不盡同。張曲中有些華美,凄惋的作品,朱曲却不然。牠是一味的雅潔秀潤。

厲鶚（西曆一六九二——一七五二年）字太鴻，號樊榭，錢塘（今浙江杭縣附近）人。康熙五十九年（一七二〇年）舉於鄉，乾隆元年（一七三六年），薦舉博學宏詞，不遇。此後他便絕意功名，以詩文教授鄉里。鄭方坤在本朝名家詩鈔小傳中曾記他此時的生活道：

> 老屋三楹，牙籤插架，蓬蒿不剪，門無雜賓。法書名畫而外，無儲藏也。瀹茗焚香而外，無功課也。冒雨尋菊，踏雪探梅而外，無往還應接也。

他的散曲有樊榭山房集北樂府小令一卷，約存小令八十餘首。同朱彝尊一樣，他也是學張可久的，所以他的作風和朱彝尊頗相類：

> 掩篔笆野橋，
> 躞涉砌田坳，
> 梅花雪擁閣如巢，
> 供吾儕睡飽。
> 溪深溪淺隨春笑，
> 窗明窗暗疑人到。

鐘初鐘絕帶詩敲，

剩香吟半瓢。（醉太平。）

這首曲便可爲證。但朱厲二家間有兩個異點存在：一，厲曲中有不少華麗，甚或流於晦澀的辭句，如：

茉莉鬆酥，

薔薇衣露，（朝天子。）

翠雲影掠玉鈿柔，

蒼雪聲搖金琖流。（水仙子。）

二。厲曲中有不少頗尖新的辭句，如：

桃花紅出嬌離篳。（山坡羊。）

第四泉溥線陰襯。（小桃紅。）

這些，這些，都是朱曲中所絕無僅有的。

吳錫麒（西曆一七四六——一八一八年）字聖徵，號穀人，錢塘人。乾隆四十年（一七七五年）舉進士，後由編修官至國子監祭酒。工詩，能詞，駢體文尤有名，高麗使臣至出餅金爭買他的有正味齋集。他的散曲有有正味齋集南北曲一卷，約存小令七十首左右，套數十餘首。這些曲子的作風可說是介在張可久與王磐金鑾

間。就中小令多似張，套數多似王金。吳曲中如：

移老竹醉還欲臥，
種垂楊舞亦常傞。
藤穿壁縫強，
花徙離根妥。
約萍開鏡影如磨，
槭槭涼風振葉過，
淬水面驚魚一個。（沉醉東風。）

這與移居東園，春盡日，探梅諸曲均屬小令的例子。

又如：

問疏勒飛泉倒流，
望祁連春氣空浮，
雲搏太古濃，
日陷奇寒瘦，
莽出生窮塞也風流。
只栩栩猜伊蝶夢遊，
卻不道雪片和身捲驟。（喜洪祖存自塞下歸的沉醉東風。）

這與題劉笛樓司馬漁莊春齊圖，題十三本梅花[illegible]

諸曲均屬套數的例子。餘如春日湖上，觀菜花的新麗，中元夕觀盂蘭會的縱恣排奔，雖未必足代吳曲的一般作風，但也是我們應注意的。

趙慶熺（西歷一七九〇？——一八四七年）字秋舲，仁和人。道光二年（一八二二年）舉進士，“以縣令待銓”，家居授徒幾二十年，始受命爲陝西延川令，復以病作不得上。道光末，改授浙江金華教授，未到任，以疾卒。他的散曲有香消酒醒曲一卷，約存小令七首。套數十餘首。在前代諸家中，他與施紹莘最近。香消酒醒曲中，如：

堆成粉黛塋，
掘破胭脂井，
撿塊青山，
放下桃花櫬。
名香爇至誠，
薄酒先端整，
兜起羅衫，
一掬泥乾淨，

這收場也算是羣芳幸。(葬花的梧桐樹。)
找短鋤兒學荷劉伶，
是清狂非薄倖。
今生不合做司香令，
黃土畔叫卿卿。
單只爲心腸不許隨僵硬，
因此上風雨無端替你疼。
一場夢醒，
向衆香國裏，
涅槃厮稱。(葬花　大聖樂。)
撇下了燕鶯孤另，
撇下了蝴蝶伶仃，
撇下了青衫紅淚人兒病，
撇下了［illegible］帳燈屏，
撇下了蹄香馬踏黃金鐙，
撇下了指冷鸞吹白玉笙。
難呼應，
就是那杜鵑哭煞，
你也無［illegible］!(葬花的解三酲。)

此曲纏綿哀艷，極似施紹莘的惜花，送春諸作。此施趙相近者一。又如：

西風裏，
這扯淡的芭蕉惹是非，
作弄人兒渾當戲。
接連幾陣，
卻剛剛隔着窗兒，
那一個聽他能快意？
生拉到恨愁田地！
黃昏矣，
猛可裏身子寒多，
添上些衣。（雨窗排悶的二郎神。）
梧桐病信先霹靂，
根根骨節支離，
到此商量全沒計。
一任那通身伶俐，
風鈴語囈，
把舊事叨叨提起。
須不理，

卻教我怎生迴避！（雨窗排悶的集賢賓。）

此曲爽辣而激楚，酷類施紹莘的夜雨。此施趙相近者二。又如：

說甚聰明成何用，

倒是傷心種！

牢愁問碧翁，

一片青天，

也恁般懵懂！

何處起西風，

小心窩悲哽如潮湧。（離感的步步嬌。）

此曲的悲壯處頗近施紹莘的月下感懷，雖然辭句較施曲尖新些。此施趙相近者三。又如：

一彎兒綠水分高下，

一條兒紅橋白鶩斜，

一天兒詩酒作生涯，

一縫兒風月都瀟灑。

乾坤何處有仙槎？

舊遊人重把蒲帆卸。（西湖訪舊圖的醉扶歸。）

最好水楊柳下，

蓋三間茅屋，

紫竹籬笆。

沿溪雨過響漁叉，

夕陽破網當門掛。（泖湖訪舊圖的皂羅袍。）

牠與施紹莘的泖上新居同樣的淸俊秀逸。此施趙相近者四。又如：

天公待我忒蹊蹺，

做就愁圈套，

把瘦骨稜稜活打熬。（寫愁的懶畫眉。）

柔音顫響叫眞眞，

一幅海棠魂。（艷情的東甌令。）

牠們與施紹莘的"把歡字渾身裹"與"偏生鶯語罵流光"同樣的尖新，奇特。此施趙相近者五。但施趙也有不同處。他們的異點有二：一，施喜寫艷情，常作"綺語"，趙則否。二，趙喜發牢騷，常作憤語，施則否。施的"勝語"多用以寫艷情，趙的"勝語"多用以發牢騷，這就是他們二家的分界。

吳藻（西曆一八〇〇年?——一八五五年?）字蘋香，號玉岑子，仁和人。她的父親和丈夫雖都是商人，她自己却能繪事，善鼓琴，工詞曲。憑仗着這卓異的天才，她得交盡一時的詩人詞客。當時作者，男的如陳文述，趙慶熺，黃憲清等，女的如歸懋儀，李佩金，鮑之蕙等都和她有來往，陳趙爲她作詞集敍，黃稱她論詞多慧解。但她的境遇似乎很使她痛苦。她的浣溪沙曾道：

欲哭不成還強笑，

諱愁無奈學忘情，

誤人猶說是聰明。

因此，他便幻想着能變成個男子。他的飲酒讀離騷圖和飲酒讀離騷曲，就是這種心情的表現。不過幻想終究是幻想，故她到晚年還是以"皈依淨土"來結束她的"憂患餘生"。她的著作有花簾詞，香南雪北詞，香南雪北廬集等，而她的數首散曲也就附在香南雪北詞後。她題小青，菊香和雲友的墓道：

日日畫船簫鼓，

問湖山舊跡,

說也模糊。

桃花三尺小墳孤,

棠梨一樹殘碑古。

春烟楊柳,

秋風荻蘆,

粉痕蛺蝶,

紅淚鷓鴣,

玉鉤斜誰弔這招魂賦!(皂羅袍。)

此曲纏綿哀豔,與施紹莘的惜花,趙慶熺的葬花可謂異曲同工。論者說她的曲"意境雅近秋舲",此曲便可爲例。

許光治(西曆一八一〇?——一八五五年)字龍華,海昌(今浙江海寧附近)人。少穎悟,從兄光清學。弱冠後,以授徒爲生,又旁涉諸藝事,自書,畫,篆刻,以至醫藥,音樂,皇極,奇偶等,無不通曉。年四十餘卒。他的散曲有江山風月譜一卷,約存小令五十餘首。在前代諸曲家中,他最推重張可久與喬吉,且曾手鈔張

的小令，所以他的作風也是屬張喬一派，而與張尤近。許曲中如：

碧羅團扇戀新秋，
庭院清幽。
空階時見一螢流，
青如豆，
風閃墮簾鉤。
月光淡醮鵝兒酒，
轉花陰移上高樓。
黃昏中，
黃昏後，
玉簪香透
誰與當搔頭。（小梁州。）

這種清潤的曲似張的寄璩源芝田禪師，西湖秋夜諸作。又如：

紅綃綉鳳撲華鉛，
紅錦回鸞散舞錢，
紅絲館雀翹妝鈿。
過清明百六天，

畫牆低何處秋千。

宿粉暈流霞炫，

明姿洗垂露鮮，

是花中第一仙。（水仙子。）

這種華美的曲也是張曲中所常見的。許張的不同處只有這樣一點：許曲中沒有歸興與江夜這類豪爽或悽惋的作品。

楊恩壽（西曆一八三〇？——一八八五年？）字蓬海，號蓬道人，長沙（今湖南長沙附近）人。關於他的身世我們可於他的作品鉤稽一二。他的麻灘驛序道：

咸豐庚申，游幕武陵。

又說：

惟庚申距今十有六年矣，兩傳其事，均在武陵，其事同，其地同；而余中顛倒風塵中無所建樹，依然操不律作無益事以悅有涯生。噫，志雖荒而遇可知矣。

他桃花源敍道：

光緒新元，雲貴制府劉公述職南歸，調余往

滇，襄籌善後。

而他的湘江送別圖送王夔石中丞師晉督黔則說：

我也曾駐鞭梢，

蓮花幕吮吟毫，

向籌邊樓上閒憑眺。（北法美酒帶太平令。）

因知他的一生大部分消磨在幕府中，雖少有大志，而運蹇不遇。在晚清，他也算在曲上頗努力的作者。關於劇曲，他有麻灘驛，姽嫿封，桂枝香等六種；關於散曲他有坦園詞餘一卷，約存小令一首，套數十首。他的散曲的作風可說是穠麗而蒼涼，與他的劇曲麻灘驛，姽嫿封等頗相類。如：

空齋寂寥，

喜露晞春曉，

節近花朝。

步香塵古道，

轉過紅板長橋。

馬嘶金絡裏，

照春波人影飄搖。

閑憑眺，

聽聲聲啼鳥，

處處笙簫。（春遊的春從天上來。）

牠與題仕女夜遊圖册等均以穠麗勝。又如：

猛吹起胡笳寒笳，

恰正好風斜雨斜，

最悽清霜葭露葭。

送行人南浦依依，

莽前程烟遮霧遮。

望不見人家酒家，

儘相對長嗟短嗟。

只殺着半日勾留，

纔悟透塵海團沙！（送別的黑麻令。）

牠[illegible]支人新婚避兵望眷遠遊等均以蒼涼勝。但有時

他也[illegible]穠麗蒼涼爲綿纏哀艷。如：

雲影瀟湘暮靄開，

雨漬殘紅襯綠苔。

綰不住柳線放春回，

根觸着蕙性蓮胎，

怕兒女收場一樣哀!(題林黛玉葬花圖的賞花時。)

相思情況卿知否?

算虧我無光消受。

寸心窩牢着許多愁,

一樣醉人如酒。("相思情況"的步蟾宮。)

此卽其例。此外還有一點值得我們注意的,便是這些曲子的發端和收尾都很好。如"心兒自揣"的霜天曉角和尾聲,題胡恕堂中丞丈聽禪圖的新水令和尾聲皆是。

章二終

章　四　　梁辰魚沈璟及其他

梁辰魚

最後敍述梁沈派。這派除梁辰魚和沈璟外，還有張鳳翼，史槃，王驥德，沈自晉，卜世臣，馮夢龍，沈謙，蔣士銓等。對於這八位作者，我們先敍梁和沈，後敍張史等六家。

梁辰魚（西歷一五二〇?——一五八〇年?）字伯龍，號少白，又號仇池外史，崑山（今江蘇崑山附近）人。以例貢爲太學生。爲人任俠，好遊，武昌，荊州，長沙，衡陽，毗陵，永嘉，諸地，他都遊過；又工詩，精音律。時邑人魏良輔創崑腔，他作劇曲浣紗記付魏，一時曲家如鄭思笠，戴梅川等也羣以清詞豔曲和他相酬答。

王世貞的詩道：

吳閶白面冶遊兒，

爭唱梁郎雪艷詞。

王伯稠贈他的詩道:

彩毫吐艷曲,

粲若春花開。

斗酒清夜歌,

白頭擁吳姬。

家無擔石儲,

出多少年隨。

這兩人的詩不但道出他的身世,尤能使我們知道他在當時的聲譽和影響。張旭初稱他爲"曲中之聖",雖或過當,實非無因。

梁辰魚的散曲有江東白苧二卷,和續江東白苧二卷,約存小令套數各三十首左右。他這些作品大都是雅麗工緻而失於板滯或晦澀。曲子如此,曲序亦然。江東白苧中如:

東風軟,

見曲曲迴廊暮靄收。

凝妝映幾簇禁烟新柳。

春晝,

翠羽稠，

任滿院楊花不自由。

空相叩，

芳容阻隔，

似無還有。詠簾櫳的白練序。)

刺綉：

蝦鬚靜掩，

趁游絲亂撲，

花影閒搊。

揚州十里，

爭露半額嬌羞。

纖柔。

朝來風靜試銀鉤，

有誰問海棠依舊？

捲舒常在，

斜月小窗，

暗雨危樓。(詠簾櫳的醉太平。)

這是前者的例證。又如：

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蓄

時代雖寥，流風猶在；山川徒阻，妙象可求。是以遊神所至，則上古並於當今；極目所窮，則遐方亦爲近地。而況期不越月，邇可連檐，青鸞西下，無俟於經秋；宋玉東鄰，總堪乎步武。愛同昆季，情逾友生。共約簾前，並遊花下。既無投梭之拒，兼承解珮之勤。能不神走柱堂，情馳妝閣，一等人睡，即投夢中，略俟花開，遂來鏡裏？又何必追跡往昔方挹其清芳，遍跡荒陬始接其逸韻耶？（秋懷序。）

便是後者的例證。這類作品不獨不能使讀者眉色飛舞，且令人有霧裏看花之感。梁沈派曲家爲人所詆議，大半爲此。不過江東白苧中確也不少佳構。就中有以雄偉勝的，如：

萬里濤囘，
看滔滔不斷，
古今流水。
千年恨都化英雄血淚。
徒倚，
故國秋餘，

遠樹雲中，

歸舟天際。

山勢，

依舊枕寒流，

閱盡幾多興廢。（擬金陵懷古的夜行船。）

有以沉咽勝的，如：

江南倦客，

圖書積來空四壁。

扁舟遊處經數驛，

奈一字無，

兩年別，

五侯宅。

孤雲天際征鴻急，

斜陽江上烟波疾，

怎對却西風立！（秋日登漵水驛樓的鮑老催。）

有以淒婉勝的，如：

宴蓮宮憶閃爍春燈，

叩紅房想歷亂雲鬟，

而今西望路漫漫，

斜日江頭千萬山。（玉胞肚。）

這些曲子或寫懷古的感慨，或寫客居的鄉愁，或寫撫今懷昔的惆悵，情感都極剴切眞實，雖欠生動，尙能感人。至如：

病淹淹難醫療的模樣，

軟怯怯難存坐的形狀，

急煎煎難擺劃的寸腸，

虛飄飄難按納的情和況。

空自忙，

全然沒主張。

盟山誓海——誓海——都成謊

輾轉思來，

更無的當。

淒涼，

爲甚更長似歲長？

蕭郎，

莫認他鄉是故鄉。（山坡羊。）

就是素來貶抑梁曲的，對這首曲也不得不許爲“圓俊”。

梁辰魚是明代的大曲家,這是無庸疑議的。

沈璟

後於梁辰魚約三十年左右,大曲家沈璟產生了。沈璟(西歷一五五〇?—一六一五年?)字伯英,一字和,號寧庵,又號詞隱生,吳江(今江蘇吳江附近)人。萬歷初,舉進士,任兵部職方司主事,考功員外郎諸職。繼因上疏請定"大本",並爲王恭妃請封號忤旨,遂降行人司正。萬歷十六年(一五八八年),遷光祿丞。次年,乞歸,家居幾三十年始卒。天啓初,追敍國本建言諸臣,因贈他光祿少卿。他的爲人謙和而幹練,在部時頗留心邊事,詢訪人才,失意家居後,方"習爲和光忍辱",放情聲伎。王驥德曾記他晚年的生活道:

> 松陵詞隱沈寧庵先生……雅善歌,與同里顧學憲道行先生並畜聲伎,爲香山洛社之游。(曲律。)

朱彝尊於論述其弟沈瓚時也說:

> 子勺兄璟妙解音律,…… 居家未嘗廢絲竹,有子恆失學。子勺去官,身爲塾師,教其兄子。

一門之內，一選伎徵聲，一尋章索句，論者比之顧東橋兄弟。靜志居詩話

沈家原是吳江的世族，他的先人沈漢，沈位，他的弟兄沈瓚，沈琦，沈珫，沈珣，他的晚輩沈自晉，沈自徵，沈自繼，沈自炳，沈自然，沈自駉，沈自南等，都有文名；而沈自晉和沈自徵對於明代文壇的貢獻尤大。他自己本精六書，能詩，善書，晚年更在曲子，尤其是曲律方面努力。屬於著述的，他有南曲譜，南詞韻選，論詞六則，唱曲當知等。屬於創作的，他有屬玉堂傳奇十七種和情癡寱語，詞隱新詞，曲海青冰等。所以當時論者常以他與湯顯祖比唐詩中的李杜，馮夢龍至稱他爲"詞家開山祖"。

沈璟的散曲有情癡寱語一卷，詞隱新詞一卷，曲海青冰二卷。但這三種曲我們是看不到的，前二種還刊行過，後一種未刊即佚。二年前，我們根據太霞新奏諸選本輯成沈伯英散曲一卷，約存小令十餘首，套數三十餘首。自然這只是沈曲的鱗爪，但在沈璟的曲集未發現以前，我們也只好這樣"慰情勝無"。在這幾十首曲中，有頗秀美的，如：

一聲杜宇落照間，

又寂寞春殘。

楊柳簾櫳長日關，

正梨花院落初閒。

風朝雨晚，

芳徑裏落紅千萬。

停畫板，

又早見牡丹初綻。（傷春的集賢賓。）

有顯淒惋的，如：

天涯，

旅病身且自捱。

怕景物供愁懷，

奈幾曲江流，

幾重烟樹，

幾帶雲山，

添我無賴！（書懷的傾杯序。）

有顯奇俊的，如：

竊香的撩蜂撥蝶，

種玉的驚蛇兒蜇，

擲悶果的徒然意勞，

畫翠眉的手脚如今拙。

恨嶽高，

淹淹淚海竭，

龜靈鵲驗無憑籍。

不准是魚封，

空亡是雁帖。

難遮，

悶弓兒魆的拽。

傷嗟，

莽鋤兒著處掘。（怨憶的山坡羊。）

有頗工麗的，如：

輕妙。

含桃未吐，

總情絲恨結，

難惹芳苞。

無端乍感，

嬌羞處暈頰偏嬌。

誰教，泥紅濃艷動春潮，

早辦覷又無音耗。

養娘偸笑，

藏得幾多，

玉暖香嬌。詠美人紅棍的醉太平。

餘若招夢寄情羅帕諸曲，或奇特，或細膩，也都值得我們去注意。不過，就沈曲的全體看，我們對於這位負一代盛名的曲家不免要失望。在他這些曲中寫豔情的居十分之九以上，翻宋詞和元曲的居三分之一以上。寫豔情的大都是平庸陳腐，毫無意境；翻詞曲的大都是"斷鶴續鳧"，點金成鐵。後者還可說是梁沈派共有的缺點，前者不能不歸咎於他的才短。王驥德批評他道：

吳江守法，斤斤三尺，不欲令一字乖律，而毫鋒殊拙。（曲律。）

由此可見沈曲的平凡原是人所共見的。總之，沈璟是位重視音律而輕忽辭意的曲家，所以他的作品，除音律外，大都不能令人滿意，劇曲如此，散曲亦然。

同派的曲家

明清曲家與梁沈接近者亦不少，其中張鳳翼的年代最早，故現在從他敍起。張鳳翼（西歷一五二七——一六一三年）字伯起，號靈墟，又號冷然居士，長洲人。嘉靖四十三年（一五六四年）舉於鄉。後因屢試不第，遂棄"舉業"，讀書養母，年八十餘始卒。他爲人很通脫。相傳他嘗與他的次子合演琵琶記，他扮蔡邕，他的次子扮趙氏，觀者塡門，他却毫不在意。他的散曲有敲月軒詞稿，見太霞新奏，現在我們所看見的只是各選本中所載的一些。在這些曲中，桂枝香頗疏俊，他道：

半天丰韻，
前生緣分，
驀然間冷語三分，
猝地裏熱心一寸。
夢中蝶魂，
夢中蝶魂，
月中花暈。
暗中思忖，
可憐人，

不知興慶池邊樹，

何似風流倜儻身？

同時梁州賀新郎却頗有麗句，牠道：

梧飄金井，

蛩吟玉露。

又道：

好似綠珠墮恨，

碧玉沉愁，

聲斷衡陽浦。

二者中究竟那種可代表張曲的作風，因所見張曲不多，殊難斷定。袁于令論當時的作家道：

詞才不同：梁伯龍以豪爽，張伯起以纖媚，沈伯英以閒美，龍子猶以輕俊，至於秀麗，不得不推王伯良。（太霞新奏。）

這段評語雖不盡允當，但看他以張鳳翼與沈王諸人並稱，我們便可知道張鳳翼是位不宜忽視的作家了。

史槃（西曆一五二〇？——一六三〇年？）字叔考，會稽（今浙江紹興附近）人。他的事蹟多不可考，只

王驥德曲律馮夢龍大霞新奏和黃宗羲思舊錄對他稍有記載。根據這些記載，我們知道他是徐渭的門人，王驥德的朋友。善書畫，工曲，所作傳奇凡十餘種，且能"度品登場"。享壽也極高。天啓中已九十餘歲尙健在。此外，則他的散曲中也可收尋點材料。他的爲陳姬雪箏賦道：

聽西秦金鼓喧何驟，
更遼陽輪蹄亂投。
雖不是簫牆禍起，
甚難禁烽火城頭。
萬言羞澀懸河口，
誰肯璽符輕授？（太師引。）

由此可知他也很想有所建樹，不過是"朱門客散平原"，沒有人汲引他罷了。他的散曲有齒雪餘音，見曲律，近輯史叔考散曲一卷，約存小令，套數十數首。在這十數首曲中應以爽利與工麗者爲大宗。屬於前者的例子有題情與旅思諸曲，今錄題情於下：

難道難道丟開罷，
提起提起淚如麻。

欲訴相思抱琵琶，

手軟彈不下。

一腔恩情，

秋潮捲沙，

百年夫婦，

春風落花，

耳邊厢枉說盡了從良話。

他人難靠，

我見已差，

虎狠也狠不過這寃家。

關於後者的例子有詠簾櫳，詠紅葉，宮怨諸曲，今錄詠簾櫳於下：

琅玕細截，

蝦鬚初剪，

淚滴湘娥痕淺。

朱門深處，

偏遮金屋嬋娟。

明月隨螢入，

東風送蝶穿。

銀鈎控，

綉帶𦨴，

幾多遊冶恨無緣。

至如：

燕解離愁，

鶯知別怨，

一雙宛轉話江烟，

又恍是傳消寄息，

把佳期約在明年。

怕只怕一灣流水，

半窗殘月，

幾村漁火，

寂寞對愁眠。（懷清源胡姬的古輪台。）

這首曲不獨秀麗而且宛轉，無怪乎馮夢龍稱牠爲"叔考得意之筆"了。

王驥德（西歷？——一六二三年？）字伯良，號方諸生，又號秦樓外史，會稽人。性好歌樂，精研詞曲。師事徐渭，與孫如法，呂天成，酈大典，史槃，葉憲祖，湯

願祖諸人友善。論曲持論頗精嚴，至有人說他兼有沈璟的"譜韻"與呂天成的"品藻"。他的著作也很多，有題紅記，男皇后，離魂，救友，雙鬟，招魂，方諸館樂府，曲律，南詞正韻，校注西廂記諸書，在當時曲家中，他是很受推重的。沈璟論曲，於人頗少許可，對於他獨謂有"冥契"；相傳他客於京都時，他的同好們曾集於米氏湛園，邀他往講習西廂記。本來他的祖父就工曲，他家中藏元劇至數百種之多，家學淵源，所以他能有如此偉大的成就。他的散曲有方諸館樂府二卷，見毛以燧曲律跋。近輯王伯良散曲一卷，約存小令五十餘首，套數三十餘首。他的曲子雖也像沈璟那樣重視音律，喜寫艷情，多翻宋詞與元曲，但他的成就却遠在沈璟之上。在他這些作品中，無論是發牢騷，寫艷情，詠物，嘲謔，……牠們的風格無論是婉約，艷冶，悲壯，沉咽，……都極眞切生動。現在略舉數例。如：

燈火錠，

蟢子飛，

心心盼他郎馬歸。

早起畫蛾眉，

紅樓鎮空倚。

紗窗暝，

日又西，

多管是今宵，

尚見幾行淚。（鎖南枝。）

這是婉約者的例子。又如：

酒闌人靜，

漏深香細，

更催人移燈先睡。

口脂一縷俏相偎，

翻驚豆蔻新摧。（贈田姬的瑣窗寒。

這是豔冶者的例子。又如：

白眼看青天，

悠悠更誰同調相憐！

嘆流水高山，

空斷幾疊危絃。

金鞭，

趁紫馬黃河一線，

覓燕市紅雲半面。

狗屠不見，

算翩翩酒人只有穆生賢。（酬魏郡穆仲裕內史的刷子帶芙蓉。）

這是悲壯者的例子。又如：

秋風昨夜來，

秋雨今宵再，

并作淒涼，

打攪紗窗外。

我本是思鄉張翰，

填不了蓴鱸債，

可堪他幾樹梧桐怪，

向黃昏亂擺。（梧雨秋夜打瑣窗。）

這是沉咽的例子。婉約者頗似李（清照）詞，豔冶者頗似沈（仕）曲，悲壯與沉咽二種則充分的表現出作者的傲岸，牢落，孤寂，煩悶。此外如見書的質素，咏雪的工巧，這些直難枚舉，"觸目琳瑯"，呂天成用以評殷都曲者實可以借評王曲。

沈自晉（西曆一五八〇？——一六六〇年？）字伯

明，一字長康，號鞠通生，吳江人。弱冠，補博士弟子員。性嗜詞曲，不屑俯首帖括。時沈璟與湯顯祖對峙於曲壇上，他獨以精嚴的音律馭佼詭的辭采，絡繹二家間。所著亦夥，有賭墅餘音，越溪新詠，不殊堂近稿，黍離續奏，重定南九宮新譜與翠屏山，望湖亭，耆英會諸劇。在明季他是位頗重要的作者。范文若說，"新推袁沈擅詞場"，袁是袁于令，沈就是他。他的散曲有賭墅餘音，越溪新詠，不殊堂近稿，與黍離續奏（見南詞新譜），又有明刊本鞠通樂府三卷，諸選本中也載他些曲子。就所見的沈曲論，我們覺得明亡是沈曲轉變作風的關鍵。明亡以前的作品內容大都講的女人，風格多是秀麗的；明亡以後的作品內容常涉到亂離，風格多是悲壯的。屬於前者的例子有：

草綠平堤雨新添，
樓外斜陽拂翠簷，
花明春暈小眉尖。
無情會把多情閃，
七寶香車皆捲簾。（懶畫眉。）
玉粉團搓軟香融，

眞個隱約豐柔怯畫工，

好似温泉浴膩舞春風。（巫山十二峯。）

屬於後者的例子有：

西山薇苦，

東陵瓜雋，

孤竹千秋難踐，

青門非舊，

蕭條故苑依然。

雪徑遷，

雲根變，

望垂虹驛路誰傳？

愁的我寒烟宿雨殘兵燹，

愁的我衰草斜陽欲暮天。

江山千古，

波縈翠綰。

興亡一旦，

歌狂酒顛，

揮毫寫不盡登樓怨。（六犯淸音。）

在沈曲未全部看到以前，我們這段議論自然只是種推

測，但看宋詞人向子諲的江北舊詞與江南新詞的榜樣，便可知道我們這種推測是合理的。

卜世臣（生卒未詳）字大匡，號大荒逋客，又號藍水，秀水人。他的生卒雖不能確知，但沈自友鞠通生傳說：

> 一時名手，如范，如卜，如袁，如馮，互相推服。

呂天成曲品說：

> 如張，如鄭，尤所服膺，如卜，如葉，素相友善。

可知他的年輩應在王驥德與沈自晉間。關於他的事蹟，曲品有段簡略的敍述：

> 大荒博雅名儒，端醇吉士，張衡之精巧絕世，荀爽之俊美無雙，耽奇蘊爲國珍，按律蔚爲詞匠。

觀此，則他的爲人和在文學上的成就也可概見了。他的散曲有輯本卜大荒散曲一卷，約存小令與套數二十餘首。在這些曲子中頗有些設色濃麗，琢句工巧的。如：

> 紅蠟海棠垂，

芍藥鉛華粉腮膩，

更貽含荳蔻，

頻展荼蘼。（春景的畫眉序。）

指銀瓶放歌沉醉擁猩裙。（閨情的朱奴兒犯。）

這些句子便是前者的例證。又如：

波澄新碧，

霞攢零綺，

做出雙星佳會。……

籤雲障，

隙月窺，

玉繩掩幄渡河西。（大犯清音。）

這些句子便是後者的例證。二者中，前者尤夥。至如：

拔起龍泉，

偸臨半晌。

剛腸，

笑依然擊筑狂；

流光，

活埋殺執戟郎。（月照山。）

這首曲雖與那些僅能工巧者不類，但牠能很眞切的表現出作者憤激與感慨，自是卜曲中的上品。

馮夢龍（?——一六四五年）字猶龍。一字耳猶（或作子猶）。號姑蘇詞奴。又號顧曲散人，墨憨子，別署龍子猶，吳縣（今江蘇吳縣附近）人。崇禎間，官壽甯縣，未幾去官。順治二年卒。對於文學，他致力的方面極多。在詩的方面，他有七樂齋稿；在劇曲方面，他作了雙雄記，萬事足等，改定了酒家傭。量江記等；在散曲方面他有宛轉歌和選輯的太霞新奏：在小說方面他編纂過喻世醒世警世三言，增補鑒定過平妖傳，新列國誌，兩漢演義等。此外與文學無大關的著作如智囊，春秋衡庫等亦多。宛轉歌僅見名于太霞新奏，近輯馮子猶散曲一卷，約存小令十首左右，套數二十餘首。這些曲子的作風大都是質樸的，但有兩個特點：眞切與奇曲。屬於前者的例子有玉胞肚，江兒水，別思諸曲，茲錄二例於下：

書啊你原非要緊的好東西，

爲甚你一日遲來我便淚垂。（玉胞肚，）

有傍人偶頑我的情頓熱，

若無人提起心逾切。

怕人提心頭似跌，

待不提肝腸寸截。（別思的五供枝。）

屬後者的有怨離詞，春閨，怨夢，贈童子居福綠諸曲，茲錄二例於下：

劣冤家能作禍，

常把芳魂撩我，

畫個眞兒供養他。（怨夢的尾聲。）

十年情種芽重報，

這小名兒一似心窩中嵌寶，

盼不得暮暮朝朝。（贈童子居福綠的尾聲。）

最足以代表這兩種特點的有有懷的集賢賓：

魂驚夢語不自支，

倩文章壓倒相思。

想遍文章無一字，

寫出來依舊是情詞。

筆墨硯紙，

你何故逼人如是？

便博個金共紫，

比相思也不償些子。

馮夢龍嘗自評道：

子猶諸曲絕無文彩，然有一字過人，曰眞。（太霞新奏。）

他雖頗喜自誇，但這段評語却很值得我們注意。

沈謙（西曆一六二〇——一六七〇年）字去矜，號東江，仁和人。少穎慧，篤學工詩文。年二十餘，即與丁澎諸人稱爲西泠十子。康熙初卒，有東江草堂集。他的散曲在東江別集中，有北曲一卷，南曲一卷。在清代曲家中，他與蔣士銓等都很受明梁沈諸人的影響，他的曲多集曲與翻譜便可爲證。在他這些曲中，雖"往往見寶"，但完美的頗少。如：

臨鏡強寒溫，

怪鸚哥鬼混人。

晚妝簾底東風緊，

一回待嗔，

一回又甕。

畫闌斜靠頭兒暈。

豈傷春，

寬衣緩帶，

不稱小腰身。（黄鶯兒。）

這首曲的末數句便嫌直率，淺露，與"怪鸚哥鬼混人"諸語不稱。此外，沈曲還有個缺陷，便是好剿竊。如：

從分散，

盤痛嗟，

冷清清鳥啼花謝。

提名兒罵他心是鐵，

料伊家耳輪常熱。（落梅風。）

這首曲便是剿竊馬致遠的壽陽曲而成者。

蔣士銓（西歷一七二五——一七八四年）字心餘，一字苕生，號淸容，鉛山（今江西鉛山附近）人。乾隆中，舉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任職八年，乞歸養母，歷主蕺山，崇文諸書院。母服除，入官御史，旋以疾南歸，乾隆四十九年卒。他是淸代中年的重要作者，詩

文與曲都負盛名，有忠雅堂全集。他的散曲附在忠雅堂詞集中，約存套數十餘首。因爲受了梁沈諸人的影響，他的曲中，南曲多，北曲少；穠麗凝重者多，俊爽者少。他的散曲十餘首，北曲只一首。其中如：

朱闌二摺，

幽花一徑，

留下當時人影。

竹香蘭露，

玉簫低應誰聽？

漫憶乘鸞烟霧，

踏青郊原，

總是傷心境。（題薛素素自寫弄簫小影的梁州新郎。）

這首曲直似南宋人的慢詞。此外如題小李將軍樓閣卷，黃樓，雪堂諸曲，辭句亦多與此類。至如：

花影斜，

好煞驪山夜。

細把霓裳羽衣疊，

當頭一片長安月。

辭王呵醉也。

壽王呵睡者。(題仇十洲華清出浴圖的秋夜月。)

玉獅兒不解棋中劫,

禁持定雪衣娘饒舌,

還只怕小溫泉洗不退漁陽兵亂也。(題仇十洲華清出浴圖的尾聲。)

這種比較的空靈,生動些的作品在將曲中實在沒有多少。

章四終

章　五　附論小曲歌謠等

小曲及其他

金元明清的散曲略如上述，以下我們便述這幾百年內散曲以外的歌曲——例如所謂"小曲"。萬古愁，道情以及近代的民間歌謠等等。關於歌謠，另在下文專講，現在我們先講歌謠以外的作家與作品。

朱瞻基（西歷一三九八——一四三五年）是明仁宗長子。永樂九年（一四一一年）立爲皇太孫；仁宗即位，立爲皇太子；仁宗崩，遂卽帝位。在位十年，年三十八，卒，廟號宣宗。他爲人頗有祖風。在他這短短十年內，政治修明，閭閻樂業；又曾戡定漢王高煦的叛亂，敗烏梁海之衆於寬河。他的散曲有御製樂府一卷，見千頃堂書目。徐氏筆精載有他的"小曲"二首。其第一首道：

賽爛熳三春景，

稱清和四月天。

綠楊烟罩絨絲線，

彩蓮水映紅妝面，

翠芭蕉風颭青羅扇。

林泉盡日好留連，

池塘長夏宜消遣。（寄生草。）

其第二首道：

有馥郁荷香度，

看微茫野色連。

幾行鷺印平沙遍，

一羣魚躍清波淺，

數聲樵唱西山遠。

茸茸芳草紫騮嘶，

陰陰喬木黃鸝囀。（寄生草。）

二曲皆清麗俊爽，應可與宋徽宗的燕山亭並傳千古了。

劉效祖（生卒未詳）字仲修，門字念庵，濱州（今山東濱縣附近）人。嘉靖二十九年（一五五〇年）舉進士，後任衞輝推官，戶部主事等職，官至陝西副使。他的著

作頗多，有雲林藁，空中語，短柱效顰，閒中一笑，裁冰剪雪，都邑繁華，蓮步新聲，良晨樂事，混俗陶情等。關於散曲他雖著有八種之多，現均散佚，只存後人搜輯而成的詞臠一卷。詞臠中頗有些"小曲"。其中寫景爲主的，如：

日初長柳絲綻黃金模樣，
雨纔過桃杏花撲面清香。
賣花人一聲聲喚起懷春情況。
蝴蝶兒爭新綠，
雙燕兒鬧雕梁。
打點出那小扇輕羅也還要去流水橋邊賞。（掛枝兒。）

有專寫情的，如：

我教你叫我一聲兒你只是不應，
其實你不等說就叫我纔是眞情。
背地裏只有你共我還推甚麼佯羞佯性？
你口兒裏不肯叫，
想是心兒裏未必疼；
你若是有我的在心兒裏也爲什麼開口難

得緊?(掛枝兒。)

這兩首曲，前者清麗俊爽，後者樸質親切，在"小曲"中都可算上品。

趙南星(西歷一五五〇——一六二七年)字夢白，號清都散客，高邑(今河北高邑附近)人。萬歷二年(一五七四年)舉進士，除汝寗推官。尋遷戶部主事，調吏部考功、歷文選員外郎，以疏陳四大害觸時忌，乞歸。萬歷中，再起爲考功郎中，主京察，要路私人，貶斥殆盡，遂被嚴旨落職。光宗立，起爲太常少卿，繼遷左都御史。天啓初，任吏部尙書，終以進賢嫉惡忤魏忠賢，削籍戍代州。天啓七年(一六二七年)卒。明季有所謂東林黨，趙南星是其中重要人物之一，當時以他與鄒元標，顧憲成比於漢季的"三君"。他的散曲集有芳茹園樂府一卷，其中"小曲"殊多。如：

到秋來雖捱受用也撐，

風吹紅葉小秦箏，

月兒明，

敎人如何睡的成?

快去請劉伶，

合那阮步兵，

呀，咱們吃酒胡行令，

吭兒喇叫到天明，

又賞荷花向小也亭。

我的天喋！

興無邊，

無邊興。（金紐絲。）

這是"樂閑"的。又如；

俏寃家我咬你個牙廝對。

平空裏撞着你，

引的我魂飛。

無顚無倒，

如癡如醉。

往常時心似鐵，

到而今着了迷，

舍死忘生只是爲你。（劈破玉。）

這是寫豔情的。餘如"猛然見引動了魂"、"夢寃家"諸曲，就其調名和風格看，應也都是"小曲"。尤侗的百末詞

餘跋道：

> 高邑趙儕鶴冢宰，一代正人也。予於梁宗伯處見其所填歌曲乃雜取村謠里諺耍弄打諢，以洩其骯髒不平之氣。

是的，"雜取村謠里諺"正是趙曲的特色呢。

在明代的曲家中，染指於"小曲"的實不只朱瞻基，劉效祖與趙南星三家，如沈仕，梁辰魚，王驥德，施紹莘等皆然。如：

雕闌畔，
曲徑灣，
相逢他猛然丟一眼。
教我口　不能言，
腿兒撲地軟。
他回身去，
一直烟。
謝得臘梅枝，
把他來抓箇轉。（沈仕鎖南枝。）

又如：

盼情人直盼到淸明後，

病懨懨終日裏不梳頭，

淚珠兒濕滿了紅衫袖。

眼前人不見，

何處戀風流，

待得他來時多罰他一杯酒。（王驥德打棗竿兒。）

二曲並可爲證。因爲上文已將他們敍過了，故此處不再繁贅。

歸莊（西歷一六一三——一六七三年）一名祚明，字元恭，號恆軒，崑山（今江蘇崑山附近）人。工文辭，善書畫，爲明諸生。明亡，野服終身，往來山澤間。晚年寄食僧舍，非素交，雖厚不納。性好奇，別號頗多，有歸藏，歸乎來，懸弓，園公，普明頭陀，鏖鏊鉅山人等。與邑人顧炎武最善，時有"歸奇顧怪"之目。他的著作有恆軒集，懸弓集等，而以萬古愁爲最著稱。這首曲自盤古氏開天闢地敍起，直敍到清兵南下，金陵陷落；對於"古之聖賢君相，無不詆訶"獨對於明代始則備極恭維，繼則痛哭流涕；除首尾二七絕外，共用曲二十支，凡二

千餘字，在古今歌曲中眞可謂洋洋大觀！在這二十支曲中，最稱痛快的應推變拍，龍吟怨等曲。變拍道：

最可笑那弄筆頭的老尼山，
把二百四十年的死骷髏提得他沒顛沒倒。
更可怪那愛鬬口的老嶧山，
把五帝三王的大頭巾磕得人沒頭沒腦。
還有騎青牛的說玄道妙，
跨鵬鳥的汗漫逍遙，
說不得許多鴉鳴蟬噪。
秦關，楚蹻、
關卿，鬼老，
都只是扯虛脾斬不盡的葛藤，
騙矮人弄猢猻的圈套。

龍吟怨道：

恨只恨這些左班官，
平日裏受皇恩沾封誥，
烏紗罩首，
鍍帶橫腰，

今日裏一箇稽首誠廷，
懷揣着幾篇兒勸進表。
更有那叫做識字文人，
還草幾句兒登極詔；
那些不管事的蠢公侯，
如羊似豕都押在東城壙，
夾棫着追金寶；
姣滴滴的女嬌娃，
白日裏恣淫嬲；
俊翩翩的縉紳兒，
都牽去做供奉龍陽料。
更可恨九衢百姓悲無主，
三殿千官慶早朝，
萬斬也難饒！

前者將著書立說的古聖先賢罵得一錢不值，後者將明亡時士大夫的醜態寫得窮形盡相，論者每拿離騷與天問來比萬古愁，其實離騷與天問那有萬古愁這樣痛快淋漓。至如：

春水生，

桃花笑。

黃鸝鳴，

竹影交。

涼風吹纖草，

月色照寒袍。

彤雲凝六花，

灼爍點霜宵。

傍山腰水腰，

望雲濤海濤，

倚梅梢柳梢，

聽鐘敲磬敲，……

眞個是縱海魚，

離籠鳥，

翻身直透碧雲霄。

任使是銀青作餌，

金紫爲綸，

漫天匝地張羅釣，

咄！咄！咄！

俺老先生擺手搖頭再不來了！ 大拍遍

則又變痛快淋漓爲清俊瀟洒，長江大河般的鉅製，就此戛然而止，"瓌瑋恣肆"，於此曲應已觀止。全祖望道：

> 沈繹堂詹事謂，世祖章皇帝嘗見此曲，大加稱賞，命樂工每膳歌以侑食。題歸恆軒萬古愁曲子。

魏禧說：

> 禧年三十時，聞歸震川先生有曾孫莊，抱高節，負才使氣，善罵人。旣有長歌傳至山中者，凡三千餘言，…… 客曰，"此歸玄恭莊所作。"予驚怖其人，疑不可近。(歸玄恭六十序。)

我們於此便可知道此曲在當時給與讀者的印象是何等深刻。顧炎武哭歸高士詩道：

> 峻節冠吾儒，
> 危言驚世俗，
> 常爲扣角歌，
> 不作窮途哭。

這首"瓌瑋恣肆"的萬古愁許就是他的"扣角歌"罷？

清季有位孔廣的作了首新萬古愁，亦極悲壯痛

快。今錄其蛟龍泣爲例：

痛——痛——痛——

痛只痛數千年的神明胄裔都失陷在泥犂淖！

痛——痛——痛——

痛只痛數萬里的神皋沃壤淪做了供獻料！

痛——痛——痛——

痛只痛那沒心兒依然是處堂燕雀安逸樂！

痛——痛——痛——

痛只痛那賣國奴沒知道那覆巢完卵終難保！

招狐羣樹狗黨黑夜裏胡揪，

吹牛皮拍馬屁白日裏招搖，

醉心的是金錢鷹爪，

眩眼的是紅纓狗帽，

便見了一般太監們也值得把他做個親爹叫，

更對着一般洋人們都大家沒計較，

霎時心膽搖。

更有那一般趨時識勢的趁著了這風潮，

抄幾句憲法的套熟，

掌著那大法螺聒聒兒向人前曉。

獻不迭門金門包，

刮不盡民脂民膏，

聰廷試似螞蟻爬熱灶，

謁權門似狗兒鑽籬落，

說改革好比盲人鬧，

談自治好像聾兒吵。

眞個是上下相蒙，

大家都把一個假面罩。

此曲寫清末朝野昏瞶腐敗的情況眞可謂淋漓盡致，而"大家都把一個假面罩"更是一針見血。餘如鈞天樂，飛龍索，龍尾吟諸曲也都稱是。其中如：

更有那小普王沒來由把虬髯膠，

赫然一怒如虎虓，

便擁了三十六聯邦稱帝號。

當日將相俾毛，

鐵血雄驍，

到如今留得陸軍榮譽，

殺人利器克虜伯砲。……

可憐林肯放奴宣　憤，

只落得南北兵連慘禍一身遭。

更說甚麼門羅主義無侵暴，

到如今也不免佔取個斐律賓檀香島。（鈞天樂。）

這類句子頗似譚嗣同的

綱常慘以"喀私德"，

法會盛於"巴力門"。（金陵聽說法。）

於此我們可知道這位作者實是清季"詩界革命"運動中的鉅子。

蒲松齡（西歷一六三〇——一七一五年）字留仙，號柳泉，淄川（今山東淄川附近）人。少有軼才，讀書於豐山中，康熙五十年（一七一一年）成歲貢。因爲他是個老而不達的才人，所以他的一生除教書外便是飲酒賦

詩，遊山玩水，時與當地的名士組織詩社。他的著作有聊齋志異，省身錄，懷刑錄，歷文字，日用俗字，農桑經，聊齋白話韻文以及文集，詩集等，而聊齋志異與聊齋白話韻文最為名貴。此外，他還有些未刊稿。我們現在所要敍述的便是聊齋白話韻文中的問天詞，學究自嘲，除日祭窮神文，窮神答文等。這些歌曲大都是"文詞圓潤，詼諧輕妙"，就中尤以問天詞與學究自嘲最值得我們注意。問天詞約二千餘字，性質頗近楚辭中的天問。牠起自唐堯訖於清初，把這四千餘年間的"不周全"的事件一一提出，向"老天爺"質問，除去開首的"帽子"和末後的"煞尾"，提出的質問約百餘條。至其體裁則是以七言，八言，或九言（間有多至十餘字者）的句子聯綴而成，通篇一韻到底，學究自嘲的字數較少，性質與體裁也都與問天詞不同。牠敍的是教書先生在一年內生活狀況。除去開首的七律和末尾的五絕外，牠於每一個月用五節來敍述。這五節的結構大都是：第一節五言者二句，七言與八言者各一句；第二，三，四等節則四言者二句，七言與八言者各一句；只有第五節，句法和句數常是不規則的。問天詞是用以發牢

騷的，所以其中頗有些憤慨的話，如：

俺今把前聖格言想一想，

把世事人情仔細觀，

把眼前報應閱一閱，

把二十一史看一番。

老天爺，你從前的報應多少錯，

爲甚麼打算的合人不一般？

又如：

老天爺不扶井繩扶轆轤，

又極好凹處掘來高處添；

你不必照顧偏照顧，

該周全的不周全。

老天爺，你不管就該全不管，

爲甚麼一半淸白一半憨？

對於"老天爺"，他幾要拍案大罵了。學究自嘲則否，牠多是忠實的敍述客觀的事實。如：

二月仲春來，

二月仲春來，

先生館中好悶哉！

閒散心欲把朋友拜。

心內徘徊，

心內徘徊，

恐怕東主說不該，

口問心一定門而外。

大勢難猜，

大勢難猜，

誰想東主倒開懷，

說是走走這個也不礙。

喜氣盈腮，

喜氣盈腮，

不多一時轉回來，

有管手怎敢久待。

我們於此可知道教書先生對於東家是如何的仰承鼻息。又如：

三月淸明到，

三月淸明到，

先生館中暗計較，

實邊饑想得兩三吊。……

神思徒勞，

神思徒勞，

海底明月實難撈，

顧禮面怎好開口要！

滿腹心焦，

滿腹心焦，

東家說是款款着，

無奈何祗是乾陪笑。

清明節，雨紛紛，

老先生，歸故村，

指着黃槐穿黃襖，誰想給了個嘴話缴！

今日當了褲，明日當了裙。

我們於此可知道教書先生是如何的受經濟壓迫。餘如“五月端陽到”寫“先生娘子”如何“見小”，“八月是中秋”寫書館秋夜如何孤寂，……也都生動親切。蒲松齡的一生本以教書爲重要職業，“夫子自道”，故能將這羣“孩子王”的悲哀用種質素流利微帶點滑稽意味的文字表現出來。在他的歌曲中，這首曲應歸上選是無庸疑議的。

金農（西歷一六八七——一七六四年）字壽門，號冬心，又號司農，稽留山民，錢塘人。性好遊嗜古，"齊魯燕洛秦晉楚粵之邦往返二萬餘里"，收藏金石文至千卷。工書，分隸獨絕一時。善畫梅，間亦畫佛像。所作詩高簡有奇氣，朱彝尊等都很稱許他。乾隆初，與陳撰等並以布衣舉博學宏詞，辭不赴。卒年七十餘歲。他的歌曲有自度曲五十餘首。對於這些歌曲，我們所要敍的約有三點。一，牠們是詞的支流。作者在乾隆二十五年自敍道：

> 昔賢塡詞，倚聲按譜，謂之長短句，即唐宋以來樂章也。予之所作，自爲己律。家有明童數輩，宛轉皆擅歌喉，能彈三絃，四絃，又解吹中管。每一曲成遂付之宮商，哀絲脆竹，未嘗乖於五音而不合度也。鄱陽姜白石，西秦張玉田亦工斯製，恨不令異代人見之。

看他自比於姜夔與張炎，便可知道這五十餘首曲是如何的與詞接近，何況每闋的換頭轉韻都是詞調！二，牠們的體製是長短無定的。其中的長者約八十餘字，如

沈君學子畫梅花帳額；短者只十餘字，如自題梅花矮卷。三，牠們的作風是清挺沉咽。如：

小艇空江，

一人清徹骨。

恍游冰闕，

弄些古時月。（題秋江風月圖。）

不坐蒲團，

不扶藤杖，

尋覓本來面目。

峭緊草鞋何處去？

非人世東西南北。

　山中泉石，

林間猿鶴，

都是老僧眷屬。

天一握，

與野雲同宿。（題小山開士小影。）

這些曲都以清挺勝。又如：

離愁無據，

落花如夢人何處。

酒旗山店，
知昨日青驄一鞭從此去。（昨日。）
忽有衣香，
吹來笑話，
卻隔着重重朱戶。
朱戶重重，
那得人間別離苦。（不見。）

這些曲都以沉咽勝。至如：

竹粉霑衣，
松花滿地，
如此時光須記。
今春病酒，
想着去年茶味。
泉汲中冷，
疑帶半江雲氣。
一甌綠雪，
知有故人寄。（乞橙里主人新茶。）

這種閒婉的作品在金曲中是不多見的。雖然牠也不失爲佳構。故就金曲的一般作風論，他與晁補之，姜夔

都有相類處。

鄭燮（西歷一六九三——一七六五年）字克柔，號板橋，興化人。乾隆元年（一七三六年）舉進士，官濰縣知縣，尋以事忤大吏，罷歸。他爲人疏宕瀟洒，而有至性。工畫蘭與竹，書法也極古秀，詩則頗近白居易和陸游。雍正時，他作了道情一套十首。這套曲因爲目的在"喚醒癡聾"，"覺人覺世"，"消除煩惱"，"自遣自歌"，所以牠們一方面要說明功名富貴的無常，同時還要將漁父，樵夫，甚至於乞兒的生活，描寫得滿可愛的。如：

文章兩漢空陳迹，
金粉南朝總廢塵，
李唐趙宋慌忙盡。
最可歎龍盤虎踞，
儘銷磨燕子春燈。

這種例子自應屬於前者。又如：

橋邊日出猶酣睡、
山外斜陽已早歸，
殘杯冷炙饒滋味。

醉倒在迴廊古廟，

一憑他雨打風吹。

這種例子自應屬於後者。志在警世的作品向來是易流於陳腐的，但他的作風却質樸清疏，類其爲人。如：

老漁翁，

一釣竿，

靠山崖，

傍子灣，

扁舟來往也牽絆。

沙鷗點點輕波遠，

荻花蕭蕭白露寒，

高歌一曲斜陽晚。

一霎時波搖金影，

驀抬頭月上東山。

讀了這首曲，誰相信他在教訓人？“老漁翁一釣竿”，“老樵夫自砍柴”，無怪乎百餘年後的今日還有人在歌唱着。

繼鄭燮而作道情的有曾斯棟，繆艮，沈達吉等，現在附敍於此。曾斯棟（生卒未詳）字仙梅，杭州（今浙

江杭州附近)人。學問淵雅,博通古今,爲杭州名士。但生平不合時宜,故久困諸生,以教書爲業。暮年,妻死子夭,遂鬱鬱而卒。他有道情一套,體製頗近鄭曲。如:

笑書生,
着實獃,
盼公侯,
望鼎台,
閑來慢把青春賽。
須知鶚鬢多公道,
究竟功名是瞎猜,
將他石硯重新壞。
倒不如蒲團佛火,
打鐃魚稽首蓮台。(自述。)

此即其例。不過他這套說情的目的在"自述",他的境遇又很坎坷,故不免有些自傷或憤慨的語句。至其作風則較鄭曲還要質樸些。繆艮(西歷一七六六——一八三〇年?)字兼山,號蓮仙,仁和人。他的事蹟和身世略見於羅景觴的繆蓮仙小傳和他的自悼庚辰除夕自祭文中。就這幾篇文章看,他的際遇頗與曹斯棟類,也是久困

諸生，以教書爲業。晚年去浙遊粤，仍無所遇。他在五十六歲時的自祭文中說：

雖生猶死，不若無生。視死如生，何妨竟死。

也許他就這樣落拓而卒。他有兩套道情，自悼與輓施茂村。自悼大似篇自傳，從他的籍貫，誕生的年月敍起，直敍到"棘闈屢躓"，訓蒙爲生，情致頗爲酸楚。其中如：

滯青雲，
且訓蒙，
爲飢驅，
西復東，
可憐舍此無蛇弄！
人情冷暖嘗應徧，
兒女啼號夢不通，
等閑空把流年送。
更堪嗟旁人冷眼，
說先生頭腦冬烘。（自悼。）

王敬哲評他這套曲道：

貧士悲哀，聲情曲稱。（文章遊戲。）

這首曲當之應無愧色。沈遂吉(生卒未詳)號秋河，籍貫事蹟並不可考，我們只知道他家杭州，與繆艮友善。他有道情賦歸一套，載在文章遊戲中。這套曲記的是他由南京返杭州，道經蘇州的行程。其中如：

出南京，

燕子磯，

到金山，

雞盡啼，

江流浩森無邊際。(賦歸。)

又如：

吳江平望官道直，

烏鎮寒山水路灣，

塘棲過後鄉音軟。(賦歸。)

迤邐寫來，頗能道出順大江而東的情況。收尾道：

落日照城隅，

仔細分明認，

却似去年離別景。

不堪轉登程，

回首城樓，

又悵望夕陽影。(賦歸。)

這更使人覺得情致無限。

徐大椿(西歷一六九三——一七七一年)原名大業,字靈胎,號洄溪,吳江人。性通敏,喜豪辯。自周易道德陰符家言,以及天文,地理,音律,技擊等,無不通曉,尤精於醫。初以諸生貢太學,後棄去,往來吳淞震澤,專以醫活人。著書頗多,有蘭臺軌方,醫學源流論等。他的歌曲有洄溪道情三十餘首。對於道情,他可說是個專家,他自"廣道情之體,一切詩文,悉以道情代之"。在他這些作品中,應以時文歎爲最警切透闢。他罵那些作時文的人道:

看了半部講章,
見了三十擬題,
狀元塞在荷包裏。
等到那歲考日,
鄉試期,
另行裝袋汪汪念到三更際。
也不曉得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

也不曉得漢祖唐宗是那樣皇帝。

讀得來口角蹊奇，

眼目迷萋，

脚底下不曉得高低，

大門外辨不出東西。……

就是做得官時把甚麼施經濟，

得趣的是衙役長隨，

只有百姓們糟遭晦氣。

“看了半部講章，記了三十擬題，狀元塞在荷包裏”，這是何等深刻的指摘！至其卓異流俗的見解，也値得我們向他致敬。餘如：

一片清光，

隔斷了紅塵千丈。

瀟洒襟懷，

清新詩句，

流出眞如相。（贈方丈將。）

山河同泡影，

身世等浮萍，

方曉得蕩蕩乾坤，

原來是一片無情境！（哭亡三子燼。）

這些曲，或淒厲，或沉痛，也都不同凡響。他曾論作這情的甘苦道：

然構此頗不易，必情景音詞處處動人，方有道氣。（壽沈非南序。）

洄溪道情中如邱園樂，題席士俊小照，題唐愉生寒林行嘯圖等，都還稱得起"情景音詞處處動人"的評語。

招子庸（生卒未詳）字銘山，別號明珊橫沙（今廣東南海附近）人。嘉慶二十一年（一八一六年）舉於鄉，大挑一等，以知縣用，分發山東。道光時，曾任青州知府，後以事罷官，卒於家。他爲人不修邊幅，而敏慧多能。善畫蘭，竹，蟛蟹，又精音律，粵中人士，如瓊南張維屏，香山鮑俊都很推許他。他的歌曲有粵謳一卷，約存曲一百二十餘首，道光八年（一八二八年）刊行於廣州澄天閣。除三數首含有教訓的意味外，這百數十首歌曲都是哀豔纏綿的情詩。如：

斷腸人怕聽春鶯。

鶯語撩人，

更易斷魂。

春光一到，

已自撩人恨，

鳥呀，係重有意和春共碎我心。

人地話鳥語可以忘憂，

我正聽佢一陣。

他估人雖如鳥，

定是鳥不如人？

見佢特在能言，

就言到妙品；

但逢好境就語向春陰！

點得，鳥呀，你替我講句眞言，

言過個薄倖！

又怕你言詞唔關切，

佢又當作唔聞。

又點得我魂夢化作鳥飛，

同你去搵，

搵着薄情詳講，

重要佢回音。

唉，眞欲緊，

做夢還依枕。

但得我夢中唔叫醒我，

我就附着你行。(聽春鶯。)

此卽其例。餘如：

我想死別共生離，

亦唔差得遠，

但得一日早逢君，

自願命短一年。(楔頭月。)

不若我苦命楊花同你哭罷。

唉，風任擺，

飄絮無心化，

等我替你萬花垂淚，

洒遍天涯。(楊花。)

這類刻骨情話，直是俯拾卽是。有位署瑶姓的（姓名不詳）稱許這些歌曲道：

將刀斷水，亦遜其纏綿。擣麝成塵，罕如其激楚。(粵謳序。)

這實非過譽的話。此外還有一點是我們必須提到的，便

是他這些情詩大都取 於妓女。其中有寫被棄的悲哀的，如：

思想起，

想起就含悲，

不堪提起，

個個薄倖男兒。

起首相交，

就話乜變志，

佢話天長地久咯，

共你兩兩相依。

我想才貌揀到如君，

亦算唔識錯你。

枉費我往日待你個副心腸，

你就捨得把我別離。……

開口就話我係敗柳殘花，

有乜正果歸。

點曉得榕樹根深，

重要跟到底。

九泉相會，

正表白過郎知。

一定前世共君你無緣，

故此今日中道見棄，(思想起，)

有寫做妓女的苦况的，如：

煩過一陣，

想起吓前因，

此生何事墮落紅塵！……

好繁華，

不過係陪酒個陣，

等到客散燈寒，

又試自己斷魂。

有客就叫做姑娘，

無客就下等，

一時冷淡，

把我作賤三分。……

大抵個日落到靑樓，

就從個日種恨。……

啫總要捱淚盡花殘，

就算做過一世人。(想前因。)

其他，其他，實在不勝枚舉。總之，我們讀粤謳時，直如置身青樓，聽着，瞧着那些淪落風塵的女性在宛轉哀啼，歛眉長歎。廷楨在粤謳序中敍招子庸的爲人道：

賦朝雲暮雨，大有微詞。悅嫦首蛾眉，非關好色。閑作冶遊，特工情話。

又有人說他創作粤謳的動机是爲了他所眷戀的妓女秋喜。（秋喜爲債務所迫投水而死，他曾作弔秋喜來追悼她。）是知他之所以善寫（而且喜寫）妓女的情愫，實也是境遇使然。

最後，我們略論無名氏的作品。這類作品包括"小曲"與"八角鼓"。在掛枝兒，霓裳續譜，白雪遺音等書中，牠們留存了許多首。

先論無名氏"小曲"。對於這一方面，我們要討論的約有五點，以下依次敍述。一，論內容。無名氏"小曲"的內容多是寫艶情。其中有寫相思的。如：

人兒人兒今何在？

花兒花兒爲誰開？

雁兒雁兒因何不把書來帶？

心兒心兒又把相想害。

淚兒淚兒掉將下來。

天兒天兒無限的淒涼怎生耐?!

被兒被兒奴家獨自將你蓋!(馬頭調。)

有寫別離的,如:

喜只喜的今宵夜,

怕只怕的明日離別。

離別後相逢不知那一夜。

聽了聽鼓打三更交半夜,

月照紗窗影兒西斜。

恨不能雙手托定天邊月,

怨老天爲何閏月不閏夜。(馬頭調。)

有寫三角戀愛的,如:

但等冤家一句話,

或是疼俺,或是疼他。

要疼俺就該說句知心話,

要疼他咱兩就趁早丟開罷。

拍拍良心,量量自己,

爲什麼一條腸子在兩下裏掛?

情人從今以後疼奴罷!(寄生草。)

有寫女性的嬌憨的,如:

幾番盼不到黃昏後,

盼到黃昏又害羞。

將身藏在燈兒後,

燈兒後故意又把秋波溜。

暗溜秋波不肯抬頭;

不抬頭銀牙咬定羅衫袖,

見他來半推半躲半將就。(寄生草。)

餘如寫幽期,寫絕交,寫投贈,寫寄書,……舉凡男女間的情事,幾乎描摹盡了。豔情而外,或寫村婦的痛苦,或寫過年的風俗,或取材於詩歌,或取材於小說,或取材於戲劇,……數量上雖不及寫豔情者之多,其種類亦殊複雜。如:

一更鼓兒多〔重〕,

獨柳的生活指這個。

教奴家推磟碡累的我實難過。

思量奴的命薄〔重〕,

渾身上下破衣囉嗦,

每日裏織蒲席纔把那日子過。

我也是無其奈何〔重〕!(獨柳調。)

這首曲寫的便是村婦的痛苦。又如:

只見滿街上鬧鬧烘烘 拉拉 扯扯 把把 年

拜:

"發萬金罷,太爺!"

"不敢,太爺!"

"好說,太爺!"

"豈敢,太爺!"

"太爺新春大喜就大發財!"(平岔。)

這幾句曲寫的便是過年的風格。又如:

閨中少婦不知愁,

春日凝妝上翠樓,

掛起簾 為〔重〕,

忽見陌頭楊柳色,

輕黃淺綠映清流。……

蝴蝶雙雙舞,

鴛鴦對對遊,

悔教夫壻上黃州,

覓甚麼封侯〔重〕。(剪靛花。)

這首曲便取材於詩歌。又如:

魯智深遊戲在山門外:
"自從我出家在五臺,
吃的是什麼齋!
西天的我佛今何在?
那濟顛僧五葷都用他全不戒。(寄生草。
"九里山前作戰也麼場,
牧童拾得舊刀也麼槍。
順風吹動烏江水,
噯,好似虞姬別霸王。"
"賣酒哦!賣酒哦!"(山歌兒。)
"忽聽的山下有個賣酒的來,
酒保,你挑上山頭賣與洒家吃個爽快。"
"師傅,我的酒不賣!不賣!!眞不賣!!!"
"你若是不賣,我就搶過來。"
"師傅,你太不該,
一吃醉酒兒要把人打壞〔重〕。"(寄生草)

這首曲便取材於小說。又如:

你不淡雲籠月華，
似紅紙護銀蠟，
柳絲花朵垂簾下，
綠莎茵鋪着綉榻，……
她本是個女孩兒家，
須索性兒溫存。
話兒摩弄，
意兒浹洽。（西調。）

這首曲便取材於戲劇。

二，論體製。無名氏"小曲"的體製頗近散曲。有的彷彿散曲的小令只用一曲，如前引的寄生草與剪靛花；有的彷彿散曲的套數聯合數曲而成，如前引的"魯智深遊戲山門外"，二者中，前者較多。

三，論作風。無名氏"小曲"的作風大都是質樸的，活潑的，非感傷的，但其中也有些例外。如：

到而今病紅漸老，
瘦綠成林。（西調。）
步蒼苔玉闌外寒梅瘦，
捲簾櫳海棠花開胭脂透。（寄生草。）

又如:

淒涼涼夜長添寂寞,
明亮的月兒照見了天河,
冷颼颼風吹梧桐葉落,
孤伶伶碧天雲外賓鴻過。
昏沉沉如癡病兒纏魔,
悶懨懨細雨洒著獨自個,
呆獃獃思想前情把時光錯。(馬頭調。)
二十三四花兒正開,
人到了三十,就是朵鮮花也叫風吹壞。
玩玩罷,誰知誰在誰不在!(馬頭調,)

又如:

去年的芳草青青滿地,
去年的桃杏依舊滿枝,
去年的燕子剛剛來至,
去年的杜鵑花又開了,
去年的垂楊又垂絲,
怎麼去年去的人兒也,音書沒半紙!(掛枝兒。)

這些工麗，感傷，蘊藉的曲子，都可說是例外之證。

四。論地方色彩。關於無名氏"小曲'的地方色彩，我們可舉二例。如：

想丈夫討勿起二房妻。（銀絞絲。）

土炕上臭蟲，蛤蚤咬的我實難睡。（馬頭調。）

"討勿起'顯然是江南人的口語，"土炕"也只有北方人方用，由這兩句，我們便可斷定這兩首曲的作地。

五，論優點。無名氏"小曲"的優點在爽利，自然，真摯，奇俊。牠是塊未加彫琢的璞玉，又像個玲瓏剔透，天真爛熳的孩子。爽利，自然，真摯三種優點，前引諸曲多可為例，現在只舉一兩首以奇俊勝的。如；

怕相思偏偏入了相思寨，

無奈何手提花籃將相思賣。（馬頭調。）

紫竹兒本是堅持操，

被人通了節，破了體，做下了簫。

眼兒開合多關竅。

舌尖兒餂着你的嘴，

雙手兒摟着你的腰，

摸着你的臉兒也，還是我知音的人兒好。

（掛枝兒。）

這類奇俊的作品，雖在元曲中也應視爲佳構。

次論"八角鼓"。就我們所見者論，牠們與"小曲"頗相類。牠們的內容也很複雜，或寫艷情，或寫景物，或取材於小說，戲劇，或散文。牠們的體製也是有長有短。牠們的作風也是質樸，活潑。牠們的優點也是爽利，自然。在這些作品中，秋聲賦與風雨歸舟是值得我們注意的。秋聲賦道：

歐陽子夜讀書，

忽聽得窗兒外敲響庭除。

夜深也，人寂靜，

萬籟無聲漏已疎，

何處蛩聲到草廬？

恍如那海門潮入錢江浪，

又猶如萬馬奔馳在道塗。

光閃閃青燈一盞搖書幌，

冷森森涼氣撲人睡不熟。

呼童兒："出戶觀瞧何物也！"

童子回答:"蹤跡無。

但見那碧落悠悠星斗燦,

銀河耿耿月兒孤,

寒蟲鳴原隰.

鴻雁叫雲途,

却原來是風入芭蕉,鳳尾竹。"

牠雖取材於歐陽修的秋聲賦,而一經點染,便覺面目一新。風雨歸舟則於同一題材之下寫出兩種毫不相襲的文字,尤爲人所難能。

近代歌謠

現在該詩史的"壓軸戲"出場了。唱"壓軸戲"的是些最質樸,最自然,爲大衆所共同創作,爲大衆所共同欣賞的作品——歌謠。對於這些數量豐富的詩歌,我們自難一一敍述,茲將牠們的較特別,較重要的幾點略述於後。

歌謠的內容是異常複雜的。牠們本是大衆所共同創作的,自然牠們應該包含着,反映着大衆的情感與生活。所以情歌固然居其大宗,但其他與戀愛無關涉的也很多。如:

鄉下女客上城拜菩薩，

一約兩約約到十七八。

開開窗門，

東方調白。

裏穿靑衫，

外穿月白。

胭脂搽得血紅，

水粉攞得雪白。

滿頭珠翠都是銅鑞，

松香扇墜假充蜜蠟。……

一見城門，

嚇得嚇嘲，

看見巷牌，

"介个大衣架無人來搭搭。"

看見旗桿，

"介个大毛筍無人來拔拔。"(紹興歌謠之二。)

這是嘲笑鄉下女人的。又如：

耘稻要唱耘稻歌，

兩膀彎彎泥裏拖，

日頭晒拉背皮上，

種田人無法苦處只好做。耘稻要唱耘稻歌。

這是敍述農人的辛苦的。又如：

"阿母，我不嫁

南門隱龜壻。"

"家貧欠人債，

賴囝你着嫁。

你父收人銀，

你母插人花，

你若說不嫁，

將來害你父。"（阿母我不嫁。）

牠叙的是個母親強迫她的女兒嫁個駝背的丈夫。又如：

烏烟食了眞有勢，

出門跟隨十外個，

有個代拿旱烟管，

有個代背家私袋。

死錢食了若終盡，

一個一路走相賽。

田園屋宅那變了，

某仔縲緻別人分。

單身流落無處依，

誰人免去人養濟。（烏烟食了眞有勢。）

牠敘的是抽鴉片烟的害處。至若：

跳蝨有做開典當，

臭蝨強要做朝奉，

白蝨來當破衣裳。

跳蝨白蝨打起來，

白蝨話：

“你這尖嘴黑殼，

東戮西戮，

惹起禍來連我一道捉。”

跳蝨話：

“你這小頭大肚皮，

說話無情理，

自家爿得慢，

倒要怪我小兄弟。”（跳蝨有做開典當。）

天上一粒星，

地下一只釘。

丁零當郎挂油瓶。

油瓶裏種赤豆，

赤豆勿囘芽。

大薪綉球花，

猢猻搖尾巴，

一搖搖到冬青丈母娘娘家。（武進謠諺集第一輯之二七）

前者敍蝨子們的對話已覺奇特，後者竟是信口"胡柴"了。其實上引諸例，只是就我們所見及者信手取一二，若要一一枚舉，那便爲篇幅不允許了。

歌謠的體裁是異常自由的。就每句的字數論，有全首三言的，如：

羞羞羞，

買蔴糬，

糊嘴鬚。

羞羞羞，

買針綫，

糊目睭。(羞羞羞。)

有全首四言的，如：

鵪鶉縛線，

氈帽掛帶，(鵪鶉縛線。)

有全首五言的，如前面所引的“阿母我不嫁”。有全首七言的，如前面所引的“鳥烟食了眞有勢”。有雜言的，如前面引的“鄉下女客上城拜菩薩”和“跳蝨有做開典當”。就每首的句數論，有二句的，如前面所引的“鵪鶉縛線”。有三句的，如：

命裏窮，

注得窮，

拾着黄金會變銅。(命裏窮。)

有四句的，如前面所引的“耘稻要唱耘稻歌”。有五句的，如：

起早起，

面朝東，

眼淚汪汪落在胸。

別人相思想到手，

奴奴相思一場空。(起早起。)

有六句的，如前面所引的"羞羞羞"。有七句的，如：

打鐵打家刀，

小妹要嫁物件無。

緊緊寫信與大哥，

一哥添粧一盞金，

二哥添粧一盞銀，

三哥添粧花仔裙，

四哥添粧四皮箱。（打鐵打家刀。）

有八句的，如前面所引的"阿母我不嫁"。其較長的如相思病歌則多至一百二十句，南洋行則多至一百八十餘句。就每首的結構論，有純用敍述的，如前面所引的"烏烟食了眞有勢"。有純用對話的，如前面所引的"阿母我不嫁"。有敍述與對話兼用的，如前面所引的"跳蝨有做開典當"。有二人唱答的，如：

郞係平遠妹九江，

路遠漂漂難來往。

八角開花難得見，

露水泡茶難得嘗。（參商伴侶的唱）

有米煮粥唔怕鮮，

只怕麽米斷炊烟。

有情唔怕路頭遠，

麽情唔怕屋相連。(參商伴侶的答。)

有"聲辭雜寫"的(但與樂府古辭微異)，如：

妹你有心兄亦知，囉，

你兄唔敢交別個，囉。

別個阿妹唔中我，囉，

登山望月等妹來，囉。(你妹有心兄亦知。)

餘如"鯉魚銜尾"，"鵲頂格"，"連珠調"，……這些，這些，我們簡直是舉不勝舉。在這許許多不同的體裁中，除了三兩種應爲某地方或某種人民所特有者外，其餘的似乎各處都可混用。所以若武斷一點，我們竟可說歌謠的創作者是不注意作品的體裁的。

歌謠的地方色彩是很濃厚的。關於這一點我們可分四項來說明。一，關於地名的。如：

騎馬上福州，(肥兮肥羞羞。)

胡椒白蠟在南濠。(陽山頭上一根藤。)

再送親郎到潮州。(南洋行。)

這三例中，第一例屬於閩歌，故言福州，第二例屬於吳歌，故言南濠，第三例屬於粵歌，故言潮州。二，屬於物產的。如：

年三晚，

切檳榔。月光光。

弓蕉結子條條彎。(弓蕉結子條條彎。)

此二例子一見於閩歌甲集，一見於蛋歌，所以牠們講到他植物都是屬於南方的。三，屬於生活的。如：

郎在廣東妹往番。(相思酬唱歌。)

今日開船妹去歸，

送郎千里別一時！

賺到銀錢哥暖轉，

日後已有團圓時！(南洋行。)

這種往南洋謀生的生活，决不是北人所能想見的，所以上述二例，前者見於嶺東戀歌，後者見於在廣東平遠一帶所輯的情歌唱答。四，屬於方言的。如：

僥倖取水某。(臭頭臭濾濾。)

從繒見過冬穿綾羅夏穿紗。(爲人家田嘛人家花。)

看俺頭，

是好頭。（椒角樹。）

"某"就是妻，此係閩語，故見於閩歌；"艚"就是不會，此係吳語，故見於吳歌。至於"俺"，那是北人所習用的第一人稱代詞，故這首歌謠也是河南洛陽的產物。

歌謠頗喜用漢儒所謂"興體"。今舉四例於下：

花野雀，

尾巴長，

娶了媳婦不要娘。

把娘背了山後頭，

媳婦背了坑頭上。（花野雀。）

石榴花開嘴含纓，囉，

我個阿妹眞有情，囉。

日來睇着嫣悶笑，囉，

冥來共兄來掠情，囉。（石榴花開嘴含纓。）

梔子花開六瓣齊，

潘巧雲結識海闍黎；

楊雄石秀來傷義，

翠屏山上殺妓妻。(江南民間情歌　之七三。)

扇子搧來圓葵葵，

家中打罵因爲愚；

前門局價後門轉，

目汁唔燥又想愚。韓江一瞥。)

我們讀了這些歌謠的首句，彷彿在讀關雎的"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和古詩爲焦仲卿妻作的"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

歌謠中常有些大同小異的。例如：

天烏烏，

要落雨。

海龍王，

要娶某。

蟳挑燈，

蝦打鼓，

水雞扛轎大腹肚，

蜻蜓舉旗叫受苦

蛐吼，魚走，

水雞翻筋斗。(天烏烏之一)

天烏烏，

要落雨。

夯鋤頭，

巡草埔，

巡着鯽仔魚要娶某。

龜擔燈，

鼈打鼓，

小捲夯銅槓，

目賊放火弄，

蝴蝶擇彩旗，

蚊子吹笛枝，

田蛤仔扛轎，

壓到舌仔[illegible]。(天烏烏之二)

這兩首歌謠，前者通行於泉州和廈門，後者通行於臺灣，而相同如此！也許有人說，這種現象是因爲泉州，廈門去臺灣不遠。那末，我們可另舉個例子來證明。奉天鐵嶺有首歌謠道：

月亮爺，

亮堂堂，

他媽開門洗衣裳。

洗的亮，

漿的光，

他媽送他上學堂。

讀詩書，

念文章，

一考考個狀元郎。（月亮爺。）

河南西華有首歌謠道：

月奶奶，

明晃晃，

開開頭門洗衣裳。

讀詩書，

念文章，

看看排場不排場？（月奶奶。）

山西某縣有首歌謠道：

月亮兒，

明朗朗，

打開巷門洗衣裳。

洗的淨，

杵的光，

打發學生上書房。

讀四書，

念文章，

紅旗插到你門上，

你看排場不排場？（月亮兒。）

無論讓什麽人看，他都不能不承認這三首歌謠是相類的。河南與山西還可說是鄰省，奉天則遠在關外，與河南，山西相去何只千里！其實這是値不得奇怪的，南朝淸商曲已開了先例。所以歌謠中常有些大同小異的，這應該是個可以成立的假定。

歌謠的創作者大都是富於天才嗇於訓練的詩人，所以歌謠的一般作風多是很質樸的，甚且流於粗俗，而在這極質樸的作品中却有不少的佳作。如別離家鄉五六載寫個女性的容色服飾道：

頭上梳的空心髻，

兩面光油油。

金簪耳扒兩邊插，

烏雲青絲髮。

面上搽的清香粉，

畫眉俏眼睛。

手把胭脂點嘴唇，

眉毛八字分。

身上穿的紅綾襖，

湖色綢背心；

八幅羅裙八幅襴，

懸鈴與鐺聲。

大紅花鞋足下登，

絲帶兩面分。

這段描寫，頗似艷歌羅敷行所寫的羅敷，古詩爲焦仲卿妻作所寫的蘭芝。又如：

亮月亮，

星星出，

婆婆煮飯公公吃；

公公吃着一粒砂，

打得婆婆扁擠榨。（武進謠諺集第一輯之一。）

這與前面所引的"阿母我不嫁"都是用很經濟的手段暴露出家庭中的醜惡。而最傑出的還應數情歌。如：

約郎約到月上時，

等郎等到月差西；

不知是奴處山低月上早，

還是郎處山高月上遲。（約郎約到月上時。）

這是何等"溫柔敦厚"！又如：

天長地久莫分開，

生死同妹共一堆；

還生同妹共床眠，

死了同妹共棺材。（戀歌二百首之九七。）

這是何等眞誠堅決！又如：

妹相思，

不作風流到幾時？

只見風吹花落地，

不見風吹花上枝。（粵歌。）

這是何等纏綿哀婉！至如：

月子彎彎照九州，

幾家歡樂幾家愁！

幾家夫婦同羅帳！

幾個飄零在外頭！（月子彎彎照九州。）

此歌寄慨尤深。這四個例子還是就其短者言，如論長篇的情歌則南洋行之二前後凡百八十餘句，句句眞摯而纏綿，合起來看固然是首偉大的抒情詩，若將牠分成四十餘首短歌，也多可與前引諸例媲美。這些作品都可視爲古今絕唱。惟其如此，所以歌謠這種文藝儘管無人來尊重牠們，保存牠們，而牠們還能極普遍的在大衆間流行着；唐詩死了，宋詞死了，元曲也衰老了，而牠們到現在還在盛年！

卷三終

中國詩史

附論

陸侃如馮沅君合著



附論：現代的中國詩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的革命軍爆發了。無論從那一點意義看來，這總是件中國史上劃時代的大事。我們敍中國詩的歷史，卽至這一年止。至於這一年以後的詩，則尚未到"蓋棺論定"的時候，若要當作歷史的事實來論述，是頗感困難的。但是從那年到現在，差不多有二十年了。這二十年中，中國的詩是一天一天地踏上新的大路，無論在形式上或在內容上，都有很重大的變革。我們在研究了古代，中代和近代的詩以後，不可不再看一看現代的詩。所以，我們雖不能另闢"現代詩史"一卷，却要在"附論"裏簡單的述一述。

講起詩的變革，我們自然要想到譚嗣同們的"詩界革命"。當清代的末葉，士大夫們模模胡胡的接收了點西洋文化，在詩歌裏用了點新的名詞或術語，於是便稱之爲"新學之詩"。但這種作品是無甚價値的。上引者如

黃遵憲輩，所謂"能鎔鑄新理想以入舊風格"者，雖然有幾篇值得一讀的作品，然要想使詩史變色，則還差得很遠。因此，我們述現代詩的趨勢，只以下列兩種運動爲主：

(1)白話詩的運動；

(2)無產詩的運動。

不過第一種運動尚未收效，第二種運動還在萌芽，所以我們的敍述側重每種運動的基本理論，而對於作家及作品則存而不論，

現在我們先述白話詩的運動。

近百年來，歐美帝國主義者利用金融資本來支配中國，使中國成爲他們商品的市場與投資的處所。因此，中國內部便發生類似產業革命的事實，而長久停留在某一階段的中國社會也劇烈地變動起來了。經濟構造既然變遷，上層建築自然也動搖起來。首先受影響的是政治制度，一九一一年的革命便是明證。其次是思想方面，如反對孔教及攻擊舊道德的文字在民國初年是很多的。不久，便輪到文學上。

胡適是第一個捉住這成熟的趨勢而加以有意的提倡的。一九一七年，他在新青年上發表一篇文學改良芻議說：

> 文學者，隨時代而變遷者也。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因時進化，不能自止。唐人不當作商周之詩，宋人不當作相如子雲之賦，——卽令作之，亦必不工。逆天背時，違進化之跡，故不能工也。

又說：

> 以今世歷史進化的眼光觀之，則白話文學之爲中國文學之正宗，又爲將來文學必用之利器可斷言也。

這是"文學革命"的第一炮，上距武昌的事件才五個年頭。這個白話文學運動的基本理論，是文學的歷史進化論。同年，胡適作歷史的文學觀念論，說：

> 居今日而言文學改良，當注重"歷史的文學觀念"。一言以蔽之曰：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此時代與彼時代之間，雖皆有承先啓後之關係，而决不容完全抄襲；其

> 完全抄襲者，決不成爲眞文學。愚惟深信此理，故以爲古人已造古人之文學，今人當造今人之文學。

又說：

> 白話之文學，自宋以來，雖見屛於古文家，而終一線相承，至今不絕。……豈不以此爲吾國文學趨勢自然如此，故不可禁遏，而日以昌大耶？

他旣從文學史上認定將來的方向，便進而作建設的工作。至於他的具體的方法，如所謂"八事"，所謂"四條"，我們不必細說。

白話詩的運動，乃是作爲白話文學運動的一部分而出現的。一九一九年，胡適在談新詩——八年來一件大事裏說：

> 我們若用歷史進化的眼光來看中國詩的變遷，便可看出自三百篇到現在，詩的進化沒有一回不是跟着詩體的進化來的。……南方的騷賦文學……是一次解放……漢以後的五七言古詩……是二

> 次解放。……詩變爲詞……是三次解放。……近來的新詩……是第四次的詩體大解放。這種解放,初看去似乎很激烈,其實只是三百篇以來的自然趨勢。

又說:

> 中國近年的新詩運動可算得是一種"詩體的大解放"。因爲有了這一層詩體的解放,所以豐富的材料,精密的觀察,高深的理想,複雜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詩裏去。五七言八句的律詩決不能容豐富的材料,二十八字的絕句決不能寫精密的觀察,長短一定的七言五言決不能委婉達出高深的理想與複雜的感情。

同年,他又出版一部嘗試集,正式作白話新詩的試驗。

以上我們引胡適三篇文章,第一篇表示白話文學運動怎樣開始,第二篇說明這運動的基本理論,第三篇則專門關於詩的方面的。同時贊成與反對的文章,遍於全國,我們不能多引。到了現在,白話早已成爲文學的正宗,反對派早已銷聲匿跡了。這運動成功的原因,

陳獨秀在答適之論科學與人生觀裏說得最正確:

> 常有人說: 白話文的局面是胡適之陳獨秀一班人鬧出來的。其實這是我們的不虞之譽。中國近來產業發達人口集中,白話文完全是應這個需要而發生而存在的。適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話文,祇需章行嚴一篇文章便駁得烟消灰滅。此時章行嚴的崇論宏議有誰肯聽?

就詩歌而論,自提倡以來,十餘年中,出版的專集不下數十種,而未印行的稿本及在報章雜志上零星發表的還不計其數。專門刊登新詩的刊物,有詩及詩刊等。就量的一方面看來,確可證明這種嘗試的成功,雖然質的方面不能令人滿意。

其次,我們要講到無產詩的運動。

無產詩的運動是無產文學運動的一部分,而中國的無產文學運動乃是全世界的運動的一個支流。因此,牠的形勢與白話詩運動不大相同。無產文學的基本理論有二:一,歷史的唯物論,二,科學的美學。讓我們先

引一點牠們的創始者的話。

歷史的唯物論乃是一種唯物的歷史觀或社會觀。馬克思(Marx)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序言裏,自述其研究的結論道:

> 人類因爲以社會的生產,生產其生活資料時,造成或種必然的,離自己意志而獨立的關係。這個關係,是適應於其社會物質的生產力發展程度之生產關係。這生產關係的總和,爲社會上經濟的構造,是法律上政治上建築物的眞實基礎,又是相應於社會的意識形態的眞實基礎。物質的生活之生產方法,可以決定社會的,政治的,及精神的,一切生活過程。不是人的意識,決定人的生活;倒是人的社會生活,決定人的意識。(依胡漢民的譯文。)

下文他又說:物質的生產力逐漸進展,便和當時的生產關係發生衝突,而引起社會的變革。當變革時,一面是物質的變革,一面是意識形態的變革,前者更爲主要。

但若舊社會裏生產力尙有發展的餘地，或新的生產關係尙未在舊社會胎裏成熟，則這種變革還不會出現。幾經變革的結果，便成現代資本家的社會，而人類歷史的序幕便將和這種社會同時終結。——這便是有名的“唯物史觀公式”。簡單說來，內中包含兩種學說：一是人類精神文化之經濟的說明，一是社會組織之經濟的說明。根據這兩點，我們知道將來的社會必然的爲某種社會，而將來的文化也必然的爲某種文化。

科學的美學卽孕育在上列公式之中。蒲列罕諾夫(Plekhanov)在其論文集二十年間的自序裏說：

> 我所抱的見解，是社會的意識由社會的生存而被決定。凡在抱有這種見解的人，則一切意識形態（以及藝術和所謂美文學）顯然是表現所與的社會或所與的社會階級（倘若我們以分了階級的社會爲問題之際)的努力和心情的。

他根據這種見解，寫了若干部書，來建立新的文藝理論。這種理論被稱爲“科學的美學”，而他也被稱爲這種美學的“開基人”。其他如霍美斯坦因(Hausenstien)，梅

林格(Mehring),波格達諾夫(Bagdanov),弗理采(Friche),盧那卡爾斯基(Lunacharskg)等等,都對於這新理論有所貢獻。總看起來,他們的工作有四項:一是文藝起源的新解釋,二是文藝演進的新法則的研求,三是作家與作品的新評價,四是無產文學的提倡。其中最重要者,當惟第四項。

根據歷史的唯物論,我們認識了現社會中有產者與無產者的階級敵對的尖銳化,知道了無產階級之必然的勝利。根據科學的美學,我們了解了文藝與社會經濟的因果關係,明白了作家與作品只是階級意識的反映。那麼,文學史上必然的有無產文學的一頁,又有什麼疑義?無產文學的提倡,一面是這種趨勢的實現,一面還藉文學作鬥爭的工具。俄國革命成立後,有無產文化協會的組織。一九一八年九月,協會第一次大會有這樣的決議:

> 爲了在社會的活動,鬥爭,建設上組織有自己的力起見,無產階級以自己的階級藝術爲必要。

自後,文藝刊物及作家團體紛紛出現;至一九二五年七

月，黨的文藝政策遂正式披露。其間經過情形，我們不必在此細說。其波及中國，則在最近數年。起初，只是少數人在雜志上發表幾篇介紹或提倡的文章。到一九二八及二九兩年間，遂如火如荼的興盛起來，一是文藝理論的大規模的介紹，除零星單行本外，還有不少的叢書，如科學的藝術論叢書，文藝理論叢書等。二是文藝作品的大規模的介紹，此時雖無統計確數，然較理論書更多是可以斷言的。三是文藝刊物的發行，其規模較大者如萌芽，拓荒者，大衆文藝，文藝講座等，其他還不下數十種。四是文藝團體＿組織，較重要者如左翼作家聯盟，藝術劇社等。這個運動的結果之一，便是無產詩。無產詩在俄國已有很好的成績，介紹到中國來的有新俄詩選等。但在中國方面，一因提倡者注重小說與戲劇，一因時期短促，故至今尙無顯著的成績。

以上我們已將兩種運動的基本理論及提倡情形，略述一過。就詩壇現狀看來，我們似未能表示滿意。胡適在嘗試集自序裏曾說：

我們也知道單有白話未必就能造出新文

> 學；我們也知道新文學必須要有新思想做裏子。但是我們認定文學革命須有先後的程序：先要做到文字體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來做新思想新精神的運輸器。

這話固然不錯，可惜的是：現代詩人旣不能在體裁上澈底解放，居然還有人提倡什麼"新格律"，而內容方面尤其是千篇一律的傷春，悲秋，失戀，狂歡！體裁的解放，提倡過了，思想的改新，渺不可期！文學革命的使命，白話運動只完成了一半，還有一半却有待於無產運動。我們不但要求新的瓶，並且要求新的酒！雖然現在團體解散了，雜誌封閉了，書籍禁售了，整個的無產文學運動都受打擊了。然而歷史上必然的趨勢是無法抑遏的我們相信有新形式與新內容的完美的詩，不久必將出現，來替中國詩史開創個新的局面。我們抱着無限的希望，來寫這詩史之最後一頁！

一九三〇年夏，作於上海，

福生路，愷樂里，十一號。

中國詩史終